

發稿之前

《遇羅克與〈中學文革報〉》一書（遇羅錦編著），全書 25 萬字，445 頁，於 2014 年 10 月在香港“晨鐘書局出版”是此出版社出版的最後一本書。出版不久，出版人姚文田先生便在國內被捕，判刑七年。從此難於找到自由出版的正規的紙質出版社了。

此書印得很精緻，6 期《中學文革報》的二十幾張黑白照片十分清晰，“有關遇羅克的著作”之彩頁照片，以及遇羅克和家人的照片，也印得清晰精緻尤其是在沒有校對軟件的情況下，作者與姚先生用“勘誤表”來回進行校對，無一錯字可以說：..是作者在德國出版的三本書中，唯一沒有遺憾的一本書（但不排除此書稿會有錯字，書稿的編排上與書基本一致）。

此書及另外兩本書《一個大童話》和《給外星人的 66 封信》的所有有關的彩色與黑白照片，作者都交給了加拿大的“綠野出版社”發表，特此聲明。

遇羅錦

2016.11.25

德國 **Passau**

（繁體稿）

紀念文革懷念遇羅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遇羅克 與 《中學文革報》

遇羅克為之而死

被中共封閉至今的六期報紙

遇羅錦 ◎編著

封面折頁（封二）：

內容簡介

這是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書。

遇羅克（1942年至1970年），被譽為“中國人權先驅”和“中國的馬丁·路德·金。”在最黑暗的文革時期，他不僅是為那篇振聾發聵的“出身論”而死，亦是為六期《中學文革報》他所寫的頭版頭條文章和其他文章而死。編著者遇羅錦將1986年年帶出中國的六期《中學文革報》全部打出了電子版，一字未拉地編入本書，並做了清晰的報紙照片當時的社會環境是怎樣的每天在發生著什麼事情這六期報紙會把您帶進那活生生的時代？，讓您有如親臨其境般地體會一切。

這亦是具有文學價值的書，不僅是遇羅克生前僅僅保存下的，作為判他死刑證據的詩詞和日記，更有遇羅錦以歷史見證人的資格，以她一貫寫實的文風，記錄了她的哥哥遇羅克一生的成長過程 - 她又一次加工與補充的電影文學劇本“遇羅克”生動地描繪出一個家庭政治與愛情的雙重悲劇。

獻給

無數被殺害的
優秀的知識分子
和無辜的人民

目錄

*六期《中學文革報》綜合圖像

*遇羅克一生的最後一張照片

*有關遇羅克的著作（彩頁）

*家人照片集

*作者遇羅錦近照（2013.8 攝於德國 Paasau）

* 序一 遇羅錦：寫在《遇羅克與〈中學文革報〉》前面

* 序二 任不寐：你憧憬着奇妙的前途

* 序三 金鐘：遇羅克與血統論的生死搏鬥

卷一：遇羅克小傳和判決書

* 遇羅克小傳

* 遇羅克判決通知

* 遇羅克死刑判決書

- * 遇羅克再審判決書

卷二：遇羅克遺作

- * 詩詞
- * 論文《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
- * 日記摘抄

卷三：《中學文革報》大全

- * 《中學文革報》大全编者说明 遇羅錦
- * 《中學文革報》第一期（本书编者注 1）
- * 《中學文革報》第二期
- * 《中學文革報》第三期
- * 《中學文革報》第四期
- * 《中學文革報》第五期（本书编者注 2）
- * 《中學文革報》第六期

卷四：电影文學劇本

- * 傳記文學電影劇本《遇羅克》 遇羅錦

卷五：評遇羅克

- * 哥哥的小屋 遇羅錦
- * 有關遇羅克的五個問題 遇羅錦

* 五湖四海的献词

本書编者注 **1**: 第一期印于 **1967.1.18**, 唯现只有一版; 专刊印于 **1967.2**, 共四版。
专刊包括了第一期所有内容并又多于第一期的内容, 故只能将专刊视为第一期。

本書编者注 **2**: 第五期缺第一版, 但文章不缺。

序一

寫在《遇羅克與〈中學文革報〉》”前面

遇羅錦

2011年11月下旬，我開始編輯這本書。

它的意義很大：

一. 假如人們只知道遇羅克的一些大作，卻見不到六期《中學文革報》其他的文章和報導：每期的幾版園地上都反映了什麼？當時活生生的社會狀況是怎樣的？儘管最早建立「紀念遇羅克」網站的晉松先生，在2010年3月《北京之春》發表的文章中，列出過六期報紙上許多文章的標題名稱，但，一是他只選擇了具有辯論性的文章；二是他只寫了標題名稱，沒有文章內容。我曾多次去「紀念遇羅克」網站和有關遇羅克的其他網站，想下載有關的文章，卻始終無法找到他所列出的那些標題的中文電子版文章。

其實，報紙上許多沒有辯論性的讀者來稿、來信、有價值的「首長講話」和「參考消息」，是使報紙生動活潑、令人耐看的不可忽視的內容；

二. 文革是中共一直掩蓋並希望人民徹底忘卻的。大陸所有的圖書館關於文革的資料一律是封閉的。後代人已經不知何為文革，就算聽說過也毫無體會和印象。甚至，由于多年来当局一直没有清算文革的罪恶，致使后代的年轻人反而觉得文革是好事，是快乐，是应当再来一次的全国大热闹。光是文學作品遠說明不了這個問題，沒有報紙來得既廣闊全面、又直接明瞭；各派觀點，群眾反映，都反映在每一期的報紙上；

三. 我們這一代經過文革的，很多人已去世了，很多人因病做不了什麼事了。雖然我也 65 歲了，似乎還健康，但時時不敢肯定到了 2016 年整七十歲時，是否還能象現在這樣？如再不做，自己也時日無多了；而這六期報紙的由生到滅，正是在文革高潮最亂的時期對全社會的見證。

以上三點，就是我決心把六期報紙內容全部打出電子版、編著這書的原因。趁文革五十周年的大紀念之前，無論如何也要把它完成。就算哪個出版社也不肯出版，那我就放在網上也好。相信那些很想知道文革真相的人，會歡迎它的。

然而，假如能有現成的電子版，我又何必去打字呢？先問了住在美國、研究文革和遇羅克的專家宋永毅先生，他回道：“<中學文革報>全套和其他兩千七百多種文革小報已經在 1998-2005 年間由我和另一位朋友主編，在美國由華盛頓的中國資料研究中心影印出版，共 112 大卷。裝幀極為精美。除了中國的國家圖書館，這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文革小報收藏。全世界主要的大學圖書館均有收藏。德國海德堡大學就有一套。”我回道：“可

是，一般的老百姓能看到嗎？在網上能隨便下載嗎？還是只在海外個別的大學裡才能讀到？”

其實，那 112 大卷是報紙的影印件而非文字電子版。就連住在德國的人，也很難進入那麼遠的大學圖書館去看那些資料。我想給見不到這些資料的所有人看，給每一個住在海內外的普通老百姓看；比如，他們能在美國、香港或臺灣買到這本書。

次日，我給住在紐約、“萬事知”的胡平去了信：“請告訴我：1. 你是否知道這些資料有哪家網站全部公開的？2. 假如沒有，你覺得做這件事有意義嗎？”他回道：“沒見到有哪家網站把<中學文革報>的文章全部都上了網。你願意都打出來上網當然很好。不過工作量很大。我想，把報紙都掃描上網，再可以放大來看，對一般讀者也就可以了。”我回：“假如把報紙掃描，由於老舊報紙的顏色及字跡，掃描後不太清楚，人們看時太費眼力，就連我現在打字也費勁的。為了真實起見，可以把每一版做成小照片附在書中的每一期內。若有人想把這些小照片放大幾十倍或二百倍的話，知道我沒做假，就行了。”

我以“一定要做完”的心情去做這件事，相信哥哥的在天之靈是贊許的。打字、打字、打字……心裡是踏實和自信的，知道這本書會為無數人歡迎的。

我手頭有六期《中學文革報》的紙制拷貝件，是 1986 年 2 月出國時帶出來的，除缺少第五期第一版之外，其餘全部完好。那還是 1980 年我去該報的創辦人牟志京家中採訪他，為了寫哥哥的紀實文章《乾坤特重我頭

輕》時，他給我的拷貝件。當時他說：多次抄家，他手裡早已一份原件都沒有了，連這拷貝件都是後來別人給他的。

時光如梭，為了迎接 2016 年的文革五十周年，才覺得應該編輯一本較有份量的書。宋永毅先生很支持，給了我哥哥所寫文章的所有電子版（包括我缺少的第五期首版文章），省了我很大的事，我很感謝他。

人們都說：遇羅克的《出身論》是在文革中最黑暗的年代裡誕生的。但，怎麼個黑暗法？人們具體的生活情況是什麼？社會上每天在發生着怎樣的事情？當我一邊打着字時，就象在看着最生動的、編也編不出來的小說，就象在看着一幕幕生動的電影：它是那麼真實、客觀、簡明地記下了一切。我是在這報紙誕生之前一個多月，就因“記反動日記”問題被關進監獄，又勞教三年了。即便我們當初生活在那個年月，也不可能每天親眼見到報紙上說的那麼多事件，心裡就更加欽佩哥哥，那是人人的生命都朝不保夕的瘋狂歲月啊！也才更加證實別人所說的：“正因當時全國各級黨委全部陷入癱瘓，就在這短暫的無政府狀態之下，〈出身論〉和〈中學文革報〉才有問世的可能。”

當仔細讀完這六期報紙之後，更深切地體會出：為什麼毛魔一發起文革，全國便立即轟然掀起？正因 1956 年的“大鳴大放”時，上下層人民所提出的社會問題絲毫沒有解決，尤其是無言論自由、黨天下、無法制、任人唯親，故意混淆“出身”與“成份”，以此壓制和歧視全國絕大多數老百姓的階級鬥爭政策和長久的愚民政策，在“反右”後的十年裡，中共與人民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毛魔是很清楚這一點的。但他深信自己“一松

一弛”的文武之道，運用得相當熟練自如，深信人民對他的崇拜會起到巨大的作用。尤其他清楚不會失敗的原因，是軍隊對他的支持，這也正是他一定要依靠革幹革軍和其子弟的原因，沒有槍桿子是不行的。所以他絲毫不害怕驅除劉、鄧和所有的異己，不怕全國大亂。借着全國大造反的大亂中，先消滅他想消滅的軍頭和政客，最後是借人民之手，再消滅有異見的全國老百姓。

讀報紙又令人想到：為何五十年後的今天，中共國仍不能民主，為何今天血統論及太子黨仍是那麼強大？為什麼人們的道德淪喪、普遍冷血？看看四十六年前的文革，革幹革軍等“紅五類”子弟組織的「紅衛兵」和「聯動」是怎樣的猖狂無比和滅絕人性，所做的種種醜事是怎樣地令人髮指，而當政者對他們一味地容忍姑息，不僅血債累累的許多聯動和老紅衛兵兇手們，五十年來未受任何懲罰，沒有任何人向文革受害者道歉，反而無情鎮壓那些敢於說真話講公理的人們。從他們的學生時代便是特權階層，發展至現時的權錢交易、黑社會化，正是從那時生殖繁衍到五十年後的今天（嚴格說，是自中共建黨以來至今），也就可想而知太子黨歷來的品質了。在這沒有言論自由的封建國家，為何正義與非正義，道德與非道德，都是完全顛倒的？因為太子黨以他們醜惡的行為作為表率，給全國人民以示範。而這一切根源，遇羅克在幾十年前的篇篇力作中，都透徹地指明與闡述過了。

在哥哥 1968 年 1 月初被捕後，全國各地爆發的兇殘的武鬥，處處血流成河，甚至一派吃另一派的肉和肝；集體活埋、集體通高壓電、種種殺人不眨眼的手法，舉不勝舉。而兩派劃分的根本，仍是以混淆“出身”和

“成份”為依據。最終受到慘無人道的殺害、監禁和死刑的，依然是“黑五類”及他們的子女(及孫輩)，以及凡是造過一點反的(即有相反觀點的)、非紅五類出身的“二十一種人”。殲滅了所有的“階級敵人”之後，似乎中共國才能走上不再過於重視“出身”和“成份”的屍骨鋪成的血路。儘管十年的文革結束後，“黑五類”子女也允許考大學也能出國了，但他們一直是國內的社會邊緣人。就連被“中央文革小組”利用夠了的造反派大名人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利用過後，也都個個啣嚙入獄，絕不放過一個。而那臭名昭著的對聯發起人譚力夫和「聯動」們，由於民憤極大，雖然也關了幾天北京半步橋第一監獄，卻在監獄裡受着特等優待(當時是1966年12月至67年3月，我和那幾位血債累累的「聯動」女學生關在同一個監獄楼道裡)，她們與別人的待遇完全不同，暫時的監禁等於是對她們的保護。後來不僅很快地無條件地都被釋放回家，譚力夫還高升了，改了名，成為故宮博物院的黨支部書記。而我因記“反動日記”被判勞教三年。遇羅克被公安跟蹤半年，於1968年1月被正式逮捕。正象1966年12月時，哥哥在家裡對我們幽默地說的：“文革把每一個人的靈魂都觸及到了!”

一邊打着每一期的報紙文字，一邊深感「中央文革小組」及圍繞他們的政客們：後來被槍斃的、被抓的、死在監獄裡的、病死的，當初是怎樣玩弄和擺佈着全國人民，來達到毛魔清洗政治對手的目的。而在長久的愚民政策之下，頭腦簡單和滿腔憤懣的人民，又是那麼容易地盲目相信和被人擺佈。只感到哥哥的清醒和獨立，有如鶴立雞群，活在報紙上及生活裡。對他那具有遠見卓明和仙風道骨的精神，正如蘇曉康先生所說的：“遇羅

克是‘英雄’、‘先知’，但他首先是一個‘受難者’，是我們大家的‘犧牲’；除非在終極的宗教的層次上，我們甚至無法觸碰到他。”

在那混濁苦難的土地上，卻有這樣一位自少年時起就苦讀諸子百家、「吾日三省吾身」、要求自己成為完全的人之清醒者。他即使不死在文革，也絕對不會幸運和長壽的，除非他真能逃離那塊國土。假如他不想離開國土，除了監獄和死刑，沒有別的在等着他。

《中學文革報》的由生到滅，是文革中最輝煌、也是唯一輝煌的一段歷史。正因它的輝煌和唯一性，報紙只能存在六期，遇羅克必須被處死(注1)；正因它的輝煌和唯一性，中共竭力掩蓋這段史實。雖然遇羅克被平反，但是，一個殺死了你的人給你平反，又有什麼意義？只能說明那殺人惡魔想怎樣就怎樣而已。何況，有這樣平反的嗎：既無對死者屍體的交代，又無合理的撫恤金(只發給兩千元人民幣)，更不將應還給家屬和本人的遇羅克的日記、遇羅錦的日記、母親王秋琳畢生積攢的上千張家人和朋友的照片全部歸還。除了胡耀邦當政時的短暫的放鬆時期，有一兩篇對遇羅克的讚揚文章之外，就連在那時，也突然就停止了、任何報刊都再見不到有關報導了。一定是秘密下了指令：對遇羅克還是不能提的——那還是中國最開放的時期呢。以後，凡是對於遇羅克的正面報導，幾十年來一律是壓制的，甚至不惜用在獄中與之一起關過的“釘子”之口，對遇羅克二十多年來進行過不止一次的新的“巧妙隱晦的”污蔑，以至一般讀者都看不出來。

(本书编者注:周恩來總理特批:“這樣的人不殺,殺誰?”——請參照 2010 年 8 月由金鐘主編、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的《遇羅克 中國人權先驅》)

在編輯過程中, 趁我還活着, 就我所知道的和記憶的, 都儘量地做了“編者注”, 以便讓讀者更清楚當時的情況, 對歷史有個更明確的交代。

當仔細讀完這六期報紙之後, 才能深刻地體會遇羅克與他的夥伴們, 與血統論生死搏鬥的整個過程: 光有一個遇羅克而沒有其他夥伴們及廣大讀者的支持是不行的; 而沒有遇羅克的主筆、那些誰也駁不倒的力作, 也是不行的。尤其是第六期, 一開始對《中學文革報》贊成和支持的許多小報和團體, 以及所有必須回校的學生們和一些工人組織, 都在中共中央的巨大壓力之下, 改變了態度: 當 1967. 4. 14, 「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出面說: “〈出身論〉是大毒草” 之後, 可以想像那種壓力有多大! 第六期便是最後掙扎的一期, 但那掙扎中仍透着堅信與從容, 篇篇力作皆讓隨波逐流、膽怯動搖的人們難以駁倒; 更讓心懷叵測、製造血統論和敵人的特權階層加倍懷恨。

遇羅克和《中學文革報》與血統論的生死搏鬥失敗了, 但, 它是光榮的失敗、驕傲的失敗、是永遠屹立不倒的失敗。高瞻遠矚的遇羅克, 引用了高爾基的散文《海燕》中最後的呼喚: “讓暴風雨來得猛烈些吧!” 作為最後的一句話, 結束了封建黑暗的中國社會中一段最最輝煌的歷史!

在此:

向《中學文革報》所有的成員致敬！

向所有熱愛遇羅克的人們致敬！

遇羅克永遠活在要自由、要人權的人們的心裡！

2011. 12. 16 一稿

2013. 10. 5. 校定

于德国 Passau

作者简介：

遇罗锦，1946年3月31日生于徐州，三岁随全家迁至北京；1958年于「北京市东四区一中心小学」毕业，1961年于「北京女十二中」初中毕业，1965年于「北京市工艺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在玩具厂设计儿童玩具；

1966—1969年，因「思想反动」(日记)被劳教三年；

1970—1979年，先后在河北省、黑龙江省和北京，做过农民和城市临时工；

1980年调到北京《学习与研究》杂志社任美编，同年在北京《当代》发表纪实文学《冬天的童话》；

1981年在广州《花城》发表纪实文学《乾坤特重我头轻》和小说《春天的童话》，《春天的童话》旋即被禁；由其第二次离婚案引发的全国长达一年的讨论及各大报刊对《春天的童话》的批判，被中共舆论诬指为“堕落的女人”，至今仍是被中共排挤和压制的对象；

1986年之前，也发表过其他中短篇小说及一些文章。《冬天的童话》与《春天的童话》被译成英、法、德、日和芬兰文等版本；

1986年2月在西德申请政治庇护并定居；

1987年3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自传小说《爱的呼唤》，在中共压力下，1989年宣布不再出版；

1987年日本东京「现代文学研究所」出版中外评论集《遇罗锦》，在中共压力下，宣布不再出版；

2008年2月，将《爱的呼唤》作了大量补充和修正，回归原书名《一个大童话 我在中国的四十年 1946—1986》，42万字，于2009年3月，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2010 年 3 月, 台北「允晨文化」出版《一个大童话》的续篇《童话中的一地书》;
2010 年八月底, 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 编入了遇罗锦的传记电影文学剧本《遇罗克》和她所收集的集体献词《献给遇罗克的花》;
2011 年 11 月, 编著《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 于 2013 年 10 月由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博克: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序二

你憧憬着奇妙的前途

任不寐

那顆罪惡的子彈，穿過遇羅克的身體，擊中了我們。遇羅克在這個殺害他的世界裡，用自己的生命，憧憬着一個奇妙的前途，見證着一個燦爛的前程。遇羅克是一位英雄，更是一個人，一個不可能被代替的人；“也許有一天”，“血紅的黎明”和“紛紛揚揚的碎片”，都不能安慰的人。解釋和記憶不能真正安慰死者，甚至不能安慰生者。生者不肯受安慰，因為他不在了。我們在向殺人者和灰燼般的人群以及冰冷的壁畫要人；但雙重的沉寂和黑洞的絕望，宣示着邪惡必勝的普世價值。誰殺了遇羅克，政治答案是不難翻找的：《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激動了姚文元，《出身論》見獵心喜着戚本禹，《中學文革報》挑戰了不容挑戰的“文革”及其體制……1970年3月5日，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當着十萬人的面被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時年27歲，“臨刑前被強制進行活體器官移植”，受益者是一位“勞動模範”或是更多。在東方的歷史中，不難尋找殺人的理由；“正義”只是呼籲倖存者的注意、閱讀和反正。在這裡缺乏的是不殺人的理由，以及，現場阻攔殺人的見證。但中國一片空白，如宇宙中最

大的傷口，如地上瘋長着的塵霾。罪惡和死亡在所有的地方掌權，但只有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統治是絕對的。十萬人，四萬萬人，沒有一個人說不。

罪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成功廢掉了反對的聲音，把每一個遇羅克囚禁和活埋在沉重而肅殺的冬天裡。這是槍殺遇羅克的世界：“千頃雪原泛夜光，天心人願兩茫茫。前村無路憑君踏，路也迢迢夜也長”（遇羅克，1962）；“清明未必牲壯鬼，乾坤特重我頭輕”（遇羅克，1968—1970 於獄中）。反對殺人和抵抗罪惡的能力就是愛的能力，但愛的能力從起初就被滅絕了。「北京工人體育場」上演着永恆的體育競賽：罪對愛競爭，全面勝利。這場災難不是從 1949 年才開始的。1919 年聖經翻譯的時候，翻遍經史子集，中西方家找不到與“神”、“罪”和“愛”對應的象形文字。人從根本上被廢掉了保衛生命、尊嚴和榮耀的能力，沒有對神的敬畏，沒有對罪的懺悔，沒有愛的勇氣，這會使那惡者肆無忌憚和暢通無阻。底線已經崩潰了，剩下的只是把誰投進髑髏地，烤製成替罪羔羊。但是東方的鬥獸場選擇遇羅克不是偶然的，再沒有《出身論》這篇經典之作本身的內容和邏輯，更能見證這種必然性了。遇羅克的《出身論》（1966）包含三部分內容：“社會影響和家庭影響問題”；“重在表現問題”；“受害問題”。這三方面內容分別揭示了罪在中國的行動邏輯或黜愛工程；但同時，這也正是遇羅克一生的三個基本階段。遇羅克是中國政治的先知，也是自己命運的先知。

一、家庭：樂園的破碎

《出身論》首先聚焦當時的政治原則：血統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遇羅克談到的“社會影響和家庭影響問題”，首先可以還原為“家庭”這個主題，“家庭出身問題是長期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家庭是創造的中心，是愛的根基。人類第一個家庭是被蛇拆毀的，從此以後，凡是罷黜愛情的罪惡行徑，都會將家庭作為首要的侵略目標。家是抵抗一切革命和罪惡最後的堡壘，家是對殺人說不最後的防線。正因為如此，搶劫者必須拆毀家庭。革命領袖在戰爭年代家破人亡的遭際，使別人的“家庭幸福”成為他犧牲的價值否定；這成為一種個人動力，強化了對家庭的三光政策。“血統論”首先針對的就是家庭關係，並將親子關係變成怨恨關係。包括那些聲援和施行血統論的“人民文革”與“毛的孩子們”，不過是對親子關係在歷史上的“不公正”做出的報復性反應而已。血統論首先根植於兩個歷史背景：一方面，家庭倫理為政治倫理的根本，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生物學的原則基礎之上；其中血統論，不過是等級社會最原始的分層策略；另一方面，“家天下”傳統造成了社會封鎖和不公正，歷史積怨蓄勢待發。而這兩個歷史積怨連同當下政治的需要，使很大規模入侵宇宙的中心，人為地在家中製造衝突。愛被逼迫，離家出走；全面專制主義成功地將自己建造在每一個家庭的廢墟之上。

羅克的論文有很強的定位能力，這是超越時代的思想敏感。不過，這場衛家戰爭是未盡的事業。一方面，羅克只能通過縮小家庭影響的方式來迎戰這個入侵者；另一方面，羅克自己的家開始在這樣的入侵中支離破碎。掌權者用誇大的方式，而受害者以縮小的方式，將親子之愛邊緣化了。羅克說，“這副對聯不是真理，是絕對的錯誤”。這是非凡的勇氣。羅克繼

續說，“它的錯誤在於：認為家庭影響超過了社會影響，看不到社會影響的決定性作用。說穿了，它只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實踐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父愛”是“戚本禹”拆毀的對象，而在遇羅克這裡，被迫使家庭之愛成了犧牲。這個犧牲當然不是全面的，遇羅克要在可能的範圍內，盡力保護樂園免遭政治的全面踐踏和徹底淪陷。他在為家庭作無罪辯護：“家庭影響也罷，社會影響也罷，這都是外因。過多地強調影響，就是不承認主觀能動性的機械論的表現。人是能夠選擇自己的前進方向的。這是因為真理總是更強大，更有感召力”。羅克在這裡是背對着家庭的，他的注意力不在背後，而在前面，那個家庭入侵者，是中國政治的合法性慌張。革命者和大饑荒的始作俑者以及絕不認罪者，由於拒絕民選和代議這最不壞的選擇，剩下的只能是撒謊。君臣父子，這是儒家的彌天大謊；血統論是馬家的歷史詭計；判決書是一道毛家菜。

二、自由：羅克的出走

罪犯和革命對家庭的圍攻，逼迫家庭成員突圍，與家庭劃清界限，在社會中尋求安全和自由。這是《出身論》第二部分即“重在表現問題”所涉及的内容。羅克說，“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換言之，當局及其意識形態喧囂指着家庭和父愛所加諸于青年的控告以及不公正待遇，逼迫娜拉離家出走，離開家庭這個重擔，靠自己尋找出路。“重在表現”包含兩個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個人自由，包括個人責任與個人權利。這個觀點即使在今天，也是自由主義的基本信條。另一方面，個人的不自由。“重在表現”，這裡的“表現”指向一群觀眾和評委，而他們，有權

力、有意願、有能力根據你的表現作出符合公義的評價。但是，這是完全不可能的。此時羅克將個人自由寄託在別人的自由之中；而這些人就是在北京鬥獸場上宣判他死刑立即執行的人，就是十萬墳墓一樣沉默的人民，就是活活奪去他眼角膜的勞動模範……此時的羅克只是認識到“姚同志”的無聊和局限，但還不認識人。向人表現和向人求自由，已經落入了人的牢獄。人就是地獄和鎖鏈，他們根本沒有權力、沒有意願、沒有能力在意、論斷和平反你的“表現”。羅克在思想中與娜拉一起出走了，他們只是到了一個比家庭更加黑暗和無恥的“公共空間”或公共廁所。他們等到的，是公共領域的毀滅。要過了許久之後，遇羅克和他的人民以及同伴，才會逐漸認識到，向任何人求自由已經不自由了；自由的國度根本不在這世界上。

但是，遇羅克的思想並沒有停留在“重在表現”這個階段上。翻閱《出身論》之後和之外的讀書筆記和日記，能夠看見遇羅克對“顯在人前”的那種“群體自由”已經開始卻步了。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一位先行者。遺憾的是，傷痕之後的作者沒有能力辨認這個深刻的方向。羅克在他的日記裡寫道：“我們架空的東西真是太多了”（四月三十日），這不僅指文革政治說的，完全可以針對 500 多年來整個漢語思想文化界的全景。“任何理論都是有極限的，所謂無限是毫無道理的”（五月三日）。羅克應該知道，《出身論》也是有極限的。在八月三日的日記中，羅克談到自己面對暴雨中被毆打審判的宋玉鑫之時的矛盾心情：“我若有傘我就想去給他打一下。魯迅說：敢摸着叛徒死屍痛哭的是中國的脊樑，……我同情他嗎？不……”這是非常真實而深刻的內心獨白。1970 年 3 月 5 日，羅克自己站

在了宋玉鑫的位置上，看見了下面黑壓壓的“當年的自己”。宋玉鑫的殉難抓住了羅克的靈魂：“我想，假若我也挨鬥，我一定要記住兩件事：一、死不低頭；二、開始堅強，最後還堅強”（八月二十六日）。到這裡，“表現”的對象已經不再是觀眾或者人民，他們是靠不住的，他們用在場的方式不在場；羅克開始仰望超驗的關注或神聖的支撐。這並非指向羅克的宗教信仰問題，但涉及到了他的信仰。

羅克一直在思想自由。40 多年後，自由在遇羅克蒙難的地方啟程，返回這樣兩個原則：第一、自己首先不要像神一樣審判人。第二、絕不接受任何人像神一樣審判我。這是羅克的畫外音：“正是生活上養尊處優，精神上自認為高人一等，再加以長時期口是心非的說教，使一些人的靈魂變得醜惡了，乃至達到了滅絕天良的地步！人為的階級鬥爭使他們不知愛為何物。”羅克一直在自由的道路上。他很幸福，有一個叫羅錦的妹妹。如果說羅克主要面對的是權力的專橫和多數的暴政；那麼羅錦在更長的時間裡，更充分地經歷了人民的冷血和人性本身的監獄。如果羅克不是死於權力的子彈，今天必然要毀於人民的流言。中國沒有能力維繫對自己英雄長久的尊重，就像習慣反目成仇的淫婦，不能始終堅守一場愛情。羅錦比羅克有機會更切身更細緻更全面地經歷人。對人的認識使羅錦在人間歷盡滄桑。不安從家庭到北京到海外，蔓延滋長，開花結果。這個果子被羅錦稱為“外星人”。羅錦對地球人已經完全失望，只剩下“我和我的外星人”之間的柏拉圖愛情。羅錦在羅克的祝福中繼續前行，“我祝你幸福；幻想吧，你憧憬着奇妙的前途”（好哥哥羅克，1961 年 8 月）。其實羅克自己一直也在“憧憬着奇妙的前途”，正如海子說的，“願你有一個燦爛的前

程”。這燦爛的前程，這奇妙的前途，超越了血色的黎明，超越了邪惡必勝的世界，真實，永在，越來越近。

三、報復：醜惡的靈魂

羅克的離家出走引起了權力的恐慌，自由之路上埋伏着截訪的狼群。

《出身論》第三個問題，“受害問題”，一方面是在講述掙脫血統論鎖鏈的人所遭遇的苦難；另一方面也說明，那拆毀家庭的惡者，將在半路瘋狂懲罰和報復所有不就地投降的浪子。事實上，羅克自己就是死於這種蓄謀的報復。蛇將愛消滅在家庭這個萌芽狀態，而將自由截殺在離家出走的半路。羅克將半路截殺者的面目指給我們看，讓我們看見，他們真的很醜：

“具有野獸般的性情，特務一樣的心靈，乃至達到了滅絕天良的地步！”六期《中學文革報》，記錄着遇羅克與他的夥伴們“對血統論生死博鬥的整個過程”（遇羅錦）。路上的野獸長存，這個基本常識提醒一切追找真理、特別是被真理找到的人，在這人間，愛唯一的歸宿就是殉難。遇羅克是一種自由選擇：“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於探求真理以外的東西，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這是遇羅錦的感慨：“他即使不死在文革，也絕對不會幸運和長壽的，除非他真能逃離那塊國土。假如他不想離開國土，除了監獄和死刑沒有別的在等着他”。在耶穌降生之前，希臘的哲學家就說過：如果一個完全人降臨世界，他唯一的結局就是被全體人類處死。但耶穌釘十字架之後，給真理的跟隨者的安慰之一就是：耶穌比我更“可憐”，因此我勉力前行。

遇羅克不僅因為拒絕傷害也因為見證傷害，受到了加倍的傷害。這是《遇羅克死刑判決書》中的部分內容：“遇羅克……父母系右派份子，其父是反革命份子。遇犯思想反動透頂，自 1963 年以來，散佈大量反動言論，書寫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惡毒污蔑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又書寫反動文章十餘篇，印發全國各地，大造反革命輿論，還網羅本市和外地的反、壞分子十餘人，策劃組織反革命集團，並揚言進行陰謀暗殺活動，妄圖顛覆我無產階級專政。遇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遇犯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經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處現行反革命分子遇羅克死刑，立即執行”（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70 刑字第 30 號)，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中國式的傷害本身也成為一種儀軌，“示眾”表達的不僅是一種報復的快感，更是一種普遍的威懾；刑場不僅是對兇手內在恐慌的壯膽或安慰，也是對受害人的雙倍羞辱。上面的判決書首先用語言暴力羞辱和控告遇羅克，從家庭株連到內心；而且，再用“立即執行”的鏗鏘有力與現場示眾，發洩魔鬼般的激情。連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日的《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再審判決書》一起，人就這樣報復性地把自已扮演成對別人生命生殺予奪的上帝（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再審判決書（79）中刑監字第 1310 號）。

值得注意的是，“再審判決書”中提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來，遇之父遇崇基對原判不服多次申訴”。罪惡企圖藉着拆毀家庭之愛而全面掌權的努力，遭遇到最後的抵抗，仍然是家庭。他們怕的有理，但恢復已經開始，複歸樂園的人已經啟程。血統論要離間父子關係，但正是“遇

之父遇崇基對原判不服多次申訴”。愛可能被傷害，但帶着傷口和眼淚的愛，那腳上有傷心中有愧的愛，從未在宇宙的中心完全退場。愛的力量在尋找一個季節，一片草原，繼續向天空開放。家之愛最後凝聚在兄妹之愛上。這是愛與死亡的爭戰。羅克的死像巨大的黑暗吞沒了這個家庭，但這黑暗的勝利不是完全的。羅克的墓地有一束野花，40 餘年一直在生長。羅錦對羅克的記憶已經超越了政治和親情的範疇，成了面對冷漠和死亡的迎戰。這場記憶的抵抗也是一條殉難之路，也是遇羅克的道路，面對的也是十萬無動於衷的人民。越來越孤獨的記憶，越來越絕望的無人在場，需要一種屬天的恩賜，才能警惕怨與恨的捲土重來。因此，記憶之花的“表現”要調整一個綻露的方向，一個與“他們人類”怎樣回應都無關緊要的方向，那個“好哥哥”囑託過的方向。哥哥絕對不願意他成為妹妹生命中最大的重擔，並將殺害和旁觀他殉難的人類、包括後來用口水和石頭將妹妹驅逐出境的人類，視為傾訴、追討和自傳的物件。相反，哥哥願意自己成為弟弟妹妹生命中最大的祝福：“我祝你幸福；幻想吧，你憧憬着奇妙的前途”。燦爛的前程也不在指着下一代人而虛構出來的不朽幻象或輪回意象中。前途在別處，雖然生活不在別處。我們的世代有兩位哥哥：遇羅克與海子。然而春天來了，“春天，十個海子全都復活；在光明的景色中”。春天，羅網如夜的碎片紛紛揚揚；清晨的日光如清晨的翅膀，四面照耀着；祝羅錦和這本書的讀者在曙光中，有似錦的前程。

2013 年 5 月 7 日

作者簡介：

任不寐原名胡春林，黑龙江人，1986 年考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正好赶上 89 年学生运动，担任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会常委。后因「人民大学」早于 89 年 5 月 13 日离开学生绝食行列，担任后勤补给工作。六四天安门惨案发生后，「人民大学」学生未被列为通缉名单，幸运地逃过被追捕命运；不过，六月三日，任不寐回到广场送「粮草」，亲眼目击军队扫射手无寸铁的学生，心灵深受冲击。儘管没有学生领袖柴玲、王丹、吾尔开希的高知名度，也没有被通缉亡命海外，留在北京的任不寐，却不断受到公安骚扰，有做不完的交代与政治学习，由于他坚决不承认政治错误并“狂妄地”对执政党保留起诉权力，结果他被「人民大学」开除并取消其城市户口，在那个农村户口不得随意迁移到城市的年代，无异宣告任不寐将被赶回黑龙江老家，一辈子当农民。

正值年少轻狂、热血澎湃的任不寐不甘心困守黑龙江当乡下农夫。九十年代，海南岛成为沿海特别城市，他先跑到海南当码头工人，而后到广西做生意，最后回到北京搞文化出版；重返北京城的任不寐，展开新人生，他组织一些教育工作者及学者，重新编写小学教科书，一路编到中学、高中及大学，民间版教科书迥异於官方大一统思想观念，他也号召志同道合之士架设「不寐之夜」网站，散播自由思想、关怀广大民众生活，发表文章、评论时政。至 2004 年 8 月获准移民加拿大为止，「不寐之夜」网站已被封杀五十三次之多。在这些患难期间，任不寐开始接触基督信仰，在移民离开中国之前受洗，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看“任不寐：我的见证”），开始了从自由作家到自由传道人的转型过程。根据圣经出埃及记的记载和很多基督徒“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的经历，于 2010 年写了《灾变论》一书，在大陆中青年基督徒中广为赞溢。现为加拿大蒙特利尔华人基督教会传道人，编著有《灾变论》、《新语文读本》、《大学精神档案》、《路加福音注释》、《加拉太书注释》、《启示录释义》、《约翰福音概论》等。更多信息请参考不寐之夜网站：<http://blog.ifeng.com/1247038.html>
任不寐文集：http://blog.boxun.com/hero/renbm/1_1.shtml

序三

遇羅克與血統論的生死搏鬥

金鐘

中國淪為史無前例的一黨專制六十年。在北京豪華的大慶之中，無數的歌功頌德，沒有一個人說過共產黨致勝的法寶中，有一個「血統論」的政策。在描述一九四九年的一代失敗者慘痛故事的暢銷書中，也找不到「血統論」的影子。這是歷史的盲目，歷史的不公。

在毛時代近三十年的嚴酷統治時期，大張旗鼓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貫穿在接連不斷的每個政治運動中，滲透在社會和體制的每個角落。綱舉目張，天網恢恢。沒有一個家庭、一個人能逃過這張大網的籠罩和糾纏，無論是禍是福，是家破人亡還是驕奢淫逸。所謂「階級鬥爭」，已經完全脫離馬克思原教旨主義的規範，變成粗野的庸俗的「出身決定論」。在少數特權份子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同時，將一部分人定為「地富反壞右」份子，成為社會不容置疑的公敵，組成一個受侮辱、受損害，永世不得翻身的階層。

這個階層以四十年代國共內戰遺留下來的戰敗者為主體（在中共執政之初已被毛澤東下令按比例殺掉了近百萬人），加上執政後「新生」的反革命及右派份子，這個數以千萬計的階級是法定的被專政對象。而禍延這個階級的家庭成員和親屬，繁衍蔓生者不計其數。封建時代的「株連九族」，只限於一定的犯罪者，現代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受害者，則是僅僅因為有血脈相連的關係——這種血統論便成為中共整個統治架構中一個最有力的支柱。

到了毛發動的文革，這種階級政策撕破一切遮羞布，由一班涉世不深的紅衛兵赤裸裸地鼓吹出來：「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紅衛兵張揚的這幅革命對聯，只不過是說出了他們父輩已經做和正在做的事。他們自稱「紅五類」，出身地富反壞右家庭的子女則是「黑五類」、「狗崽子」。長輩在臺上批鬥走資派，他們在台下橫掃牛鬼蛇神，光天化日之下，一個紅八月，在首都北京活活打死一千七百多人。紅色恐怖蔓延全國，湖南道縣幾乎「一夜之間」，竟然將全縣四類份子及子女斬草除根殺死九千餘人。

至此，毛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治國路線，已經變為「階級滅絕」罪行，其踐踏人權殘暴不仁的性質超過了印度的種姓制度和南非的種族歧視，希特勒的反猶太主義也沒有達到如此野蠻的地步。要特別指出的是，毛的階級滅絕政策，最令人傷心悲痛的是對那些出身于「黑五類」家庭的子女的歧視與迫害，這些無辜的稚嫩的生命和心靈，從出生到成年飽受凌辱和不幸，甚至被迫和父輩一道做牛做馬，沒有快樂、沒有未來，那是人類社會最可恥的禽獸不如的殘忍。

在介紹本書之前，以上背景的說明至為必要，否則，不能解釋出版這本書的意義，不能解釋遇羅克。遇羅克正是生長在上述那個時代，他在毛的專政淫威下度過淒風苦雨的少年，然後在青春年華勇敢挑戰血統論，最後被殘酷處死於一個十萬人公審大會之後，他只活了二十七歲。

據說，今天中國年輕一代，有些人連「趙紫陽」是誰都不知道，就像八九北京學運的知名領袖不知道魏京生一樣。當今中共領導人走黑路怕遇到鬼似地害怕真實的資訊流傳，造成了歷史的斷裂和一代人的無知。上千名遇羅克案的株連者，都選擇了沉默。而現實確實發生了巨大變化。毛後三十年，中共奉行千萬倍於修正主義的「物質刺激、利潤掛帥」政策，他們相信形而下的麻醉，勝過形而上的洗腦。上大學再不必填寫家庭出身，有錢隨時可以來香港「血拼」，甚至中學教員袁騰飛上課消遣毛澤東，也沒有關進秦城監獄……那麼，共產黨是不是放棄了「血統論」？紀念遇羅克還有甚麼意義？

如果說，為民請命、捨身取義，是如文天祥所謳歌的古已有之的書生傳統，遇羅克便以「乾坤特重我頭輕」的獻身精神，成為毛澤東暴政下光榮犧牲的代表者。據本書王銳先生的考證（本書編者注：指《遇羅克 中國人權先驅》一書），在為時不到一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類似遇羅克這樣的「文革思想者」，被當局處決的「起碼有一萬人」。這已經大大超過被紅衛兵在北京亂棒打死的人數，他們已經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中，我們無法表達對這些英雄們的哀思和敬意，甚至连他們的姓名也無法找尋。

遇羅克在歷史上留下英名。他給中共血統論以沉重的一擊，建樹一個不屈的象徵，這本書會告訴我們，他的代表性並非偶然，而是出於他的人格特質，尤其是他的好學深思與每天在日記中的自省。在那樣極端困苦條件下，博覽群書，自強不息，在鐵窗下也不懈怠。他在寫出《出身論》之前，就已發表文章向權威姚文元、陳伯達挑戰，這顯然不是只有勇氣可以達到的境界。

除了遇羅克個人的啟示外，我們也看到，毛時代深植的血統論，就如政治上的獨裁一樣，迄今依然存在，只是變換了存在的方式。代替對黑五類的粗暴壓制的是，血統優勢的特權氾濫國中。最為突出的是，以紅色基因為淵源的高幹子弟，俗稱「太子黨」，在毛後時代中從未放棄他們的特權佔有于萬一，他們巧取豪奪、貪贓枉法、成為新貴階層。資料顯示，中國走資三十年，億萬級富豪已達五萬五千人，「太子富豪」佔據國計民生的大部份高層職位，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政治上，太子黨也佔據黨政軍許多重要部門的權力要津，乃至十八大的最高權力爭奪，高幹子弟已由江澤民、曾慶紅系推上了接班地位。紅衛兵對聯只需稍改而已：「老子英雄兒掌權，老子反動兒滾蛋」。頗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年提出「對聯」被遇羅克痛批的那位大名鼎鼎的譚力夫，九十年代公然出任「故宮博物院」第一副院長兼黨委書記！譚的出身並非史學而是高幹之家。至於毛派傳人，烏合之眾，至今還在「烏有之鄉」逍遙懷舊，叫嚷張志新、遇羅克反毛該死。

因此，遇羅克和血統論生死搏鬥的故事雖已過去了四十年，仍給人溫故知新的無限感觸，說明這種封建傳統，在中國是何等頑強而深厚！林昭

在反右運動後，對譚天榮說，這場較量，我輸了，但這不算完。來到文革，遇羅克的抗爭，又一次輸了。六四的學生們，也以血灑長安街而告終。中國讀書人的鮮血，就這樣前赴後繼地灌溉着這塊土地。正如遇羅克所盼，度過嚴冬，終有開花結果的一天。只有在那時，血統論和它派生的人間悲劇才會成為歷史。

本書的出版，除了我們長久的一份心願之外，遇羅克的妹妹遇羅錦是一位重要的推手。她為親愛的哥哥四十年祭創作的電影文學劇本《遇羅克》，是本書最精采可讀的部份。羅錦在毛時代也是倍嘗艱辛，淚水和屈辱伴隨她的女性成長。遇羅克是她的偶像，她也和她的兄長一樣自學成材，文革後憑處女作《一個冬天的童話》登上文壇。但是她的寫實風格和反叛意志不容于黨性文化，八十年代因《春天的童話》遭到猛烈地圍剿，被咒為「墮落的女人」。無奈之下，於一九八六年流亡西德，繼續為寫一本不受刪剪的書而奮鬥。定居德國二十年來，先後出版《一個大童話》和《童話中的一地書》，連同本書的劇本，她說，這是她在完全的創作自由環境下出版的屬於她的三本書。

遇羅錦在苦難中成就為一位極有個性的「女性作家」。中國八十年代著名報告文學作家蘇曉康認為，遇羅錦文學上呈現的性別告白，直抒胸臆的直率，不避隱私的勇敢，至今在中國文壇也是罕見的。她為此，「所承受的壓力，也許比她哥哥還要沉重，同樣需要勇氣和孤膽。」

有關遇羅克的書，一九九九年有徐曉、丁東、徐友漁編著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十年來，又有一些研究者

的新作發表，包括對周恩來在批准遇羅克死刑上的責任的探討等，都收入本書中。這是海外有關遇羅克的第一本書。開放出版社對本文集的所有作者，謹致誠摯的謝意。希望我們共同的努力，讓今天年輕一代知道，在那暗無天日的年代，有一個和他們一樣年輕的生命，為了人的尊嚴和自由，怎樣獻出他的全部智慧和青春，而被人譽為中國的馬丁．路德．金。

2010年8月9日 香港

（本書編者注：香港《開放》月刊主編金鐘先生編著的《遇羅克 中國人權先驅》一書，於2010年8月底由「開放出版社」出版，備受好評。此文是他所作的序言，又放在此書裡，並對金鐘先生深表敬意。2013.10.5）

作者簡介：

金鐘（筆名），1942年出生于中国湖南省，在一事業單位工作，曾習西方油畫繪畫作為業餘愛好。後移居香港。先後在香港政論月刊《爭鳴》和《七十年代》任編輯，並以“牧夫”和“金鐘”為筆名發表政論文章，深刻有力。1987年1月與香港著名評論家哈公，創辦政論月刊《解放月報》。後哈公去世。由金鐘任雜誌總編，以及「開放出版社」總編。於1997年7月改刊名為《開放》，它是香港一份關注中國大陸、香港和中華民國台灣的綜合性月刊。該雜誌和出版社，發表傾向民主自由、回顧近代史以及中國政局秘聞的文章和書籍。作者几乎都是反对中共一黨專制的异议人士，故在中國大陸禁止發行該雜誌和所出版的書籍。它在香港諸政論月刊中，地位首屈一指，曾多次獲得新聞業大獎和其他新聞獎項。金鐘的政論文章數量很多且力透紙背，堪稱當代最有影響的資深政論家。

《開放》網站：<http://www.open.com.hk/>

卷一

遇羅克小傳和判決書

【遇羅克小傳】

遇羅克，1942年5月1日生於南京，七歲隨全家遷至北京。父母是先後留學日本的工商科人才，自營實業。

1954年於“北京市東四區一中心小學”畢業（現在的“北京府學胡同小學”），1957年於“北京市男二十五中學”初中畢業，1960年於“北京市男六十五中學”高中畢業。由於“資本家”家庭出身和父母的“右派”問題，學習成績與品行優異而三次未准考入大學。從1961—1968年間，做過“農業工人”、北京“首都圖書館”管理員、兩個小學的代課教師、多種臨時工和“北京人民機器廠”學徒工。

遇羅克從小時起便博覽群書、獨立思考、文采超群、見解獨到，立志做一個傑出的人。

1966年7至9月，正當“血統論”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風行猖狂、文革處於全國遍地血雨腥風、慘無人道的最黑暗時期，25歲的遇羅克，寫下和發表了著名的《出身論》及六期《中學文革報》的頭版和其他文章，向社會發起挑戰，得到全國熱烈和巨大的反響。

1968年1月初，遇羅克以莫須有的政治罪名被捕入獄；在獄中飽受折磨，寧死不屈；於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十萬人的公審大會上，和另十九人一道，被“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以“現行反革命罪”宣判死刑，臨刑前被強制進行活體器官移植。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給予“再審判決書”，宣佈遇羅克無罪。

遇羅克的名字，至今象文革一樣為中共諱莫如深。

(遇羅錦撰，2011年)

遇羅克判決討論通知

1970 年 1 月 9 日

最 高 指 示

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份子鎮壓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地鞏固起來，以便將革命進行到底，達到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

.....

通 知

在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在中央兩報一刊一九七〇年元旦社論的鼓舞下，首都革命人民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鬥、批、改群眾運動蓬勃發展，社會主義革命競賽熱火朝天，形勢越來越好。但是，一小撮階級敵人不甘心他們的失敗和滅亡，積極配合帝、修、反進行破壞活動，幻想變天。為進一步搞好戰備，加強對一小撮反革命勢力的專政，準備最近再召開一次公審大會，宣判一批現行反革命份子，以狠狠打擊反動氣焰。現將楊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發給你們，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市公法軍管會。

此材料只供內部討論，不准張貼。

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

(一至九略)

十．現行反革命犯遇羅克，男，二十七歲，北京市人，資本家出身，學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機器廠徒工。其父系反革命份子，其母系右派份子。

遇犯思想反動透頂，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懷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來，遇犯散步大量反動言論，書寫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惡毒地污蔑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書寫反動文章十餘篇，印發全國各地，大造反革命輿論；還網羅本市與外地的反壞分子十餘人，陰謀進行暗殺活動，妄圖顛覆我無產階級專政。遇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

十一．現行反革命犯王佩英。女，五十四歲，河南省人，系地主份子，鐵道部鐵路專業設計院勤雜工。

王佩英頑固堅持反動立場，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書寫反革命標語一千九百餘張，反動詩詞三十餘首，公開散發到天安門、西單商場、機關食堂等公共場所，並多次當眾呼喊反革命口號，極其惡毒地攻擊污蔑無產階級司令部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王犯在押期間仍堅持與人民為敵，瘋狂地咒罵我黨，其反革命氣焰囂張到極點。

(以下略)

遇羅克死刑判決書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70 刑字第 30 號）

遇羅克，男，1942 年生，漢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資本家，本人成份學生，系北京市人民機器廠徒工，住北京市朝陽區南三里屯東 5 樓 13 號。父母系右派份子，其父是反革命份子。

遇犯思想反動透頂，自 1963 年以來，散佈大量反動言論，書寫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惡毒污蔑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又書寫反動文章十餘篇，印發全國各地，大造反革命輿論，還網羅本市和外地的反、壞份子十餘人，策劃組織反革命集團，並揚言進行陰謀暗殺活動，妄圖顛覆我無產階級專政。遇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遇犯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經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

管制委員會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處現行反革命分子遇羅克死刑，立即執行。

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決書

(79) 刑監字第 1310 號

遇羅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漢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資本家，本人成份學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機器廠徒工，住北京市朝陽區南三里屯東五樓十三號。

1968 年 1 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來，遇之父遇崇基對原判不服多次申訴。

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遇羅克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從認定的事實和適用法律上都是錯誤的，應予糾正，據此改判如下：

一、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70）刑字第 30 號判決書。

二、宣告遇羅克無罪。

如不服判決，可於接到判決書的第二天起十天內，向本院提交上訴書及副本，上訴於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卷二

遇羅克遺作

詩詞

祝辭

——為羅錦考入工藝美術學校而作

我祝你幸福；

前進吧，

你踏上了理想的道路。

但願你許血于軒轅，

但願你忠實於藝術。

我祝你幸福；

勤奮吧，

你鍛煉得精力永充足。

但願你征路中飽經風險，

但願你青春的活力把萬難排除。

我祝你幸福；

幻想吧，

你憧憬着奇妙的前途。

但願你開放得爭梅並菊；

但願你吸吮大自然的溫柔。

揚帆、

擊鼓、

祝你、

幸福！

好哥哥羅克

1961 年 8 月

登香山鬼見愁

巨石抖，

欲把乾坤攪。

奇峰千古人共有，

豪傑甚或阿斗。

山上綠紫橙黃，

山下渺渺茫茫。

來路崎嶇征路長，

哪堪回首眺望！

(作於 1961 年秋)

夜行

千傾雪原泛夜光，

天心人願兩茫茫。

前村無路憑君踏，

路也迢迢夜也長。

(作於 1962 年冬)

夜半散步寄懷

人生時刻誇豪傑，

此心願與廖廓同。

海思闊兮濤裂岸，

人須達兮悶填胸。

有限聊當充無限，

多情應是最鍾情。

風雪一掃環宇赤，

火熱需消兩極冰。

（作於 1966 年 9 月，從被關押的工廠學習班歸來）

無題

淮河黃河與海河，風塵萬里泛濁波。人生沸騰應擬是，歌哭痛處有漩渦。

惡浪惡浪奔馳速，風雪日夜苦折磨。認定汪洋是歸宿，不懼前程險阻多。

多少英雄逐逝波！

(作於北戴河，1967 年被公安局監視與追蹤中)

五律

神州火似荼，

煉獄論何足。

義舉驚庸世，

奇文愧爛書。

山河添豪壯，

風雨更歌哭。

唯念諸伯仲，

時發一短呼。

(1968—1970 作於獄中)

贈友人

攻讀健泳手足情，

遺業艱難賴眾英。

清明未必牲壯鬼，

乾坤特重我頭輕。

(1968—1970 作於獄中)

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

(本書編者注：1966年2月，遇羅克寫了二萬多字探討學術問題的文章《從〈海瑞罷官〉談到歷史遺產繼承》，幾經《北京日報》等報刊退返周折，最後不經作者同意，標題與內容被刪改得面目全非，把他當作“反面教員”，轉發在1966.2.13的《文匯報》上；詳見《遇羅克日記摘抄》。)

遇羅克

姚文元同志寫了一篇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給口碑傳頌的清官們判了死刑。他認為《海瑞罷官》中的海瑞是個假海瑞。他引證了幾頁史籍，並加以分析，說海瑞根本沒幹過好事。無怪乎有的同志讀了這篇評論大搖其頭，深感有劃分清楚歷史唯物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的必要。

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頌

如果就劇論劇，吳晗同志的《海瑞罷官》其缺點絕不是因為把海瑞寫得太高大了，太英雄了，恰恰相反，吳晗同志多少還擔心遭受機械唯物主義觀點的攻擊，不客氣講，還有點怕，還不敢把海瑞寫得更英雄些，更高大些；還拘於史料的限制，還沒有把海瑞更理想化。讓人莫名其妙的是，

竟有人在《北京日報》上發表大塊兒文章，作者看到劇中海瑞講了“何以對慈母、對皇上、對百姓”這麼幾句話，就認定吳晗同志有意在宣揚封建道德觀！那不正是吳晗同志為了暴露海瑞的歷史局限性才加上去的嗎？說假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頌，真海瑞有沒有可以讚揚的地方呢？姚文元同志既然把海瑞認定為地主階級的一員，認定他每時每地都是地主階級的自覺的忠實捍衛者，因此就無法解釋海瑞一些有利於人民的政績。在史實面前，他就採取了兩種手法：一是否認，二是貶低。姚文元同志真武斷得可以。他說平冤獄，那是惑人視聽；退田，那是為小地主服務；實行一條鞭法，丈田納稅，那是徒有其名；修吳淞江，這總是真的了吧？不，姚同志偏偏盯住史書的“一月竣工”四個字上。說一個月根本不能完工，想必是“張冠海戴”記錯帳了；那麼，或許海瑞死後“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這總不會太虛妄吧？姚同志卻說：窮人無錢着白衣，因此大不可信。我看，若說有一種人曾犯過考證癖，姚同志大概就犯了否定癖了。

海瑞做了叛逆本階級的事

封建社會中的道德觀、倫理觀是錯綜複雜的。封建正統觀念不管是多麼膚淺，也會有一點兒本來屬於人民的東西，非如此就不能起到欺騙人民的作用。統治階級的絕大多數人是不會傻到自縛手足的。正所謂“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但也許這一套會騙住一兩個本階級的“癡子”，真的相信了仁義禮智信，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甚至連皇帝也看

着不順眼了，上書罵一罵，我們也不必非得說他是自覺地捍衛本階級的利益。因為他的階級觀念還不很明確，我們得原諒，他到底是四百年前的古人了。海瑞在當時正是被稱為“癡子”的。而這種癡子還是對人民有益的，對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有利的。他雖算不得天下的救星，倒也無愧於一方的護法。不過請姚同志放心：這種人是不會推崇農民起義的。在矛盾尚未激化以前，部分的改良總是無可非議的。不過，在漫漫長夜之中，在統治階級的泥淖裡驟然出現一個有棱角的人物，並且肯為對立階級做一點事，哪怕只有個別人物吧，不也沒有基礎嗎？這在某些人看來真是不好理解。但不善於理解歷史的人卻無權擅改歷史。階級鬥爭是尖銳的，階級關係也是複雜的。我們不能把某一個人看做是一個階級或是一個階級的絕對代表。我們既應該看到反動階級通過宣傳、利誘、欺騙、暴力會給革命階級出身的個別人物一些不良影響，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人數眾多的革命階級通過反抗、鬥爭、磨擦、接觸會給反動階級出身的個別人物較好的影響。影響是相互的，儘管不是對等的。像海瑞這樣一個出身非豪貴，處世很清廉的官僚，從人民之中接受了一些好影響，做幾件叛逆本階級的事，我看是用不着全盤否定的。這用階級觀點分析滿可以說得過去，只不過使濫貼階級標籤的人感到困惑罷了。正因為海瑞有功于農民，所以才有怨於統治集團。他幾次被貶，一次幾乎掉頭，始終未成顯官，被迫閒居達十六年之久，最後為了利用他在人民中的影響，到古稀高齡才被起用，不久也就嗚呼哀哉了。我想：這只能說海瑞在某些方面是站在農民立場說話的，否則也太冤枉了。

人民和皇帝都紀念海瑞

姚同志或許會問：你說海瑞是屬於人民的，而皇帝卻說海瑞是他的，海瑞死後被諡為忠介公，這又如何解釋呢？難道人民不應該站在皇帝的反面嗎？姚同志在上述那篇文章裡就像得了把柄似的，很發揮了一番。不過倒要請問姚同志：我們的標準何苦去以封建階級的標準為轉移呢？他說誰壞，我們就非得說誰好不可；他說誰好，我們就非得說誰壞不可，這不容易上當嗎？我們確認自己的分析方法是最科學的，我們的立場是最堅定的，那麼我們自己要怎樣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就可以怎樣評價，何必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呢？其實，敵我兩方面都推崇一個歷史人物，這是常見的，並沒有什麼矛盾。就以海瑞為例，皇帝一看自己的臣屬被拉到人民那一邊了，海瑞陡然一變，成了一個神話似的人物了。人民的海瑞和自己的官僚唱了對臺戲。放在明處一比較，人民的海瑞太高大了，自己的群僚也實在太污濁了。怎麼辦呢？最好的辦法是把死去的海瑞奪回來，算在自己的名下。因為皇帝（也只有皇帝）認得真海瑞，他雖不大喜歡真海瑞，卻也沒什麼太大的仇恨，海瑞生前已被人民神化，因此待其一死，趕緊加封，好乘機把假海瑞奪回來。他這時就忘記了當初排擠海瑞、想殺他的頭了。人民和皇帝都紀念海瑞，實際上紀念的是兩個海瑞。這兩個海瑞都不是真的，不過是皇帝那個比較真一些。問題不在於皇帝怎樣講，史書怎樣寫。倒是我們今人該持何看法。一種是科學分析方法，一種是機械主義的方法。不分優劣，一古腦兒交給了皇帝，說這都是陛下的，我們不要了。我看這是賠本買賣。那樣一來，四千年來的歷史也就無一可繼承了。從未見先進階級有如此恨遺產者！也從未見不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而成為先進者！海瑞本人接受過

人民的影響，史書上又夾雜着來自民間的傳說，海瑞的形象就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你偏說曲折的我不繼承，非要繼承直接的，那麼，對不住，這樣的史書還不曾有過。我們大家都講應該用階級觀點研究歷史和戲劇問題。姚同志說他是那樣做的，我在這篇文章裡也試圖這樣做的。但是我絕不能和姚同志得出同一結論。因為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機械唯物論的傾向。我覺得和這種傾向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

遇羅克日記摘抄

（本書編者注：遇羅克從兒時起便每天記日記，至 1966 年 8 月他決定燒掉二十幾本日記、大量的讀書筆記、信件和文稿之前，只這一本他舍不得燒的日記留了下來，並作為給他定罪的一部分內容。1979 年「撥亂反正」期間，《光明日報》的三位記者，去「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查看遇羅克的存檔，發現他有八十幾本厚卷宗和這整本日記。在只給不到一天時間，不

准拷貝、不准照相、只能手抄的情況下，三位記者只好抄下給他定罪的這部分日記內容。)

四月三十日

讀完了（法）拉·梅特里的《人是機器》。……我總覺得，今天的文化、哲學的發展不是人類歷史上進步的繼續。梅特里那種細緻地觀察、點滴的探索，在今天就沒有繼承，我們架空的東西真是太多了。固然，梅特里只考慮到生理原因而沒有考慮到階級原因，這是不對的。但一反而為之，也不能不算是偏頗。我們終不能否認，梅特里哲學也有其合理性。難道這就是大變革嗎？不！哲學是只承認揚棄而不承認拋棄的。歷史註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復，而反復的過程是痛苦的。

五月一日

看芭蕾舞劇“白毛女”。……就其所費的人力和取得的效果相比較，是所得甚微的。……每逢抒情就縮手縮腳。……重事不重情，當今藝術之流弊。

五月二日

讀《波斯人信札》一百餘頁，自有妙句：“對於宗教事業發展的熱心，並不等於對宗教本身的愛戴，而且熱愛宗教，絕沒有必要因此而憎恨與迫害不遵奉的人。”可把：“宗教”改為“思想”或“馬列主義”。

五月三日

“共青團中央”號召，對毛無限崇拜、無限信仰，把真理當成宗教，任何理論都是有極限的，所謂無限是毫無道理的。

五月四日

《波斯人信札》：“我設想在某王國內，人們只許可土地耕作所絕對必需的藝術存在——雖然土地為數甚廣，同時排斥一切僅僅歸官能享受與為幻想服務的藝術，我可以說，這個國家將成為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

何謂不朽？不朽，在於引起後代的共鳴。孟德斯鳩可謂不朽，其洞察力已經逾過二百多年了。

五月七日

目前開展反對美化帝王將相的運動，而毛主席詩詞中就出現了許多帝王將相。毛主席是批判他們呢？還是歌頌他們呢？今天一切都要用毛澤東思想做指南，回避這個問題是不利的，但也沒有人敢提，因為這確實需要一定的魄力。

五月十日

大力批判鄧拓，必有更高級的人物倒了霉。

五月十三日

文化革命？鬧得不可開交。滿篇都是“工農兵發言”，發出來的言又都是一個調門。我想這次不是反對鄧拓，反對的是姚文元，只要報紙上說姚是反革命，那麼，這些“工農兵的發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

晚間騎自行車到故宮角樓，凝望護城河水和黑黝黝的古代建築，自問：努力夠了嗎？修養夠了嗎？都不夠。可以休息嗎？能夠自滿嗎？前途還漫長着呢！

五月十四日

看了受批判的電影“舞臺姐妹”，正如影片中所說的：“連這樣的戲都不讓演，還讓演什麼呢？”

五月二十二日

報刊上轟轟烈烈地展開文化革命，我是頗有感觸的。

一、工農兵參加論戰。誰掌握報刊，誰就掌握工農兵。工農兵批判的不是言論本身，而是不許“敵人”破壞社會主義。因此，報刊上所謂的工農兵論文，現在看來是批判鄧拓的，但不用換掉幾個字就可以變成下一次運動批判其他人了。工農兵哲學的時代還沒有到來，最大的障礙是幼而失學，現在又沒有自修條件，要想在一天十多小時勞動之餘，要想在民兵、

會議等等活動充斥之下，寫出一篇文章來，那是十足的謊話。事實上，廣大群眾對這件事是不關心的。

二、（略）

三、爭論雙方：現在被批判的一方是過去代表“黨”的。例如，鄧拓是“市委書記”。《北京日報》是市委報刊，《前線》是市委雜誌，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等等。而開火的一方則是上海文聯的姚文元、民主黨派的報紙《光明日報》、《文匯報》，即使是《解放軍報》吧，也只有一個莫名其妙的“高炬”。……這麼看來，要說攻擊黨，大概應該指那些民主黨派的報紙。可是這時急急忙忙的把工農兵搬出來了，如果不是確定了誰該受批判，是不肯輕易搬出這個法寶的。……內幕真複雜，只把局外人蒙在鼓裡。

五月二十三日

《解放軍報》曰：政治好，業務也可以不好。……很顯然，假使政治好的人反而不如私心雜念的人鑽研業務時幹勁足，不正說明政治的無力嗎？事實上，比如說，乒乓球隊獲勝是因為毛澤東思想政治掛帥，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籃球隊不也學習毛澤東著作嗎？蘇聯隊不是沒學嗎？為什麼中國隊敗給蘇聯呢？講不出來了。這是用政治講不通的問題。知道走錯了路，而又不肯回頭的人，必然用歪理來解釋真理。

五月三十一日

傍晚車間開會批判鄧拓，老工人發言，回憶解放前痛苦生活，聲淚俱下，但和鄧拓毫無關係。

六月三日

詳讀《人民日報》發表吳晗、胡適的通信，實在是一般學術問題，且有相當民族感情，可惜謬解。

六月四日

市委易人……大家當然都擁護“黨中央”的決定，但誰也不知彭真、劉仁到底犯了什麼錯誤，吳德又是何許人也。看來，要是“中央”易人，大家也會同樣敲鑼打鼓的。——熱情帶有極大的盲動性……學校大嘩，每個學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學，給領導大刷大字報。所謂北大七人的大字報，也無非是騙局而已。

六月七日

這是給初出茅廬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禮，“群眾運動”的洗禮！好一個“群眾運動”！不講官面文章，誰也不會相信修正主義者會怕這樣的大會！更可笑的是，口號裡有“誓死保衛毛主席”，大家都喊，想過沒有，是誰要害毛主席？鄧拓的舌劍嗎？那還遠遠不夠資格哩！到底是誰，報紙上沒有公佈，誰也不知道，但喊口號。

六月十二日

晚上看到受批判的電影《紅日》。這麼一部深受束縛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為裡面有一些東西是真實的。今天要求的絕不是什麼“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義”。要一切死人活人給我們說假話，欺騙人民。希望現實也去遷就那些假話。這確實能夠矇騙一部分沒有實際經驗的知識份子。……但是，在事實面前，當權者永遠覺得會有壓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麼不正常，即可作為明證。

六月十七日

聽弟弟、又聽母親說，小牌坊小學四年級的一個李老師自殺了，小學生衝動起來，連校長也給打了。小學生是沒有分析能力的，這種盲動，真的像新市委所雲：“是可愛的”嗎？歐洲十字軍東征的時候，兒童也從家裡跑出來東征去了。結果呢？被商人賣給薩拉森做奴隸去了。

六月二十六日

讀《中國散文選》，是五四諸家選本。……五四是出人才的時代，今天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是沒法比擬的。

七月六日

工作是難耐的寂寞，幻想充滿了腦際，對於我，革命的欲望是多麼的強烈啊！

七月十八日

讀完《五四小說選講》。能夠自由地闡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才是有出息的作品，非如此就不能真實的刻畫一個時代的面貌。由此看來，今天所謂的文化大革命，較之五四時代，真是相形見绌了。

七月二十九日

開全廠大會，宣佈中央兩個文告，今後運動的方向是直指當權派……所謂當權派云云，亦可證明，這根本不是什麼階級鬥爭，而是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為什麼群眾“哄”起來？那是積了多年的怨氣，這次導而發之。正因為客觀上解決了這兩個階層之間的問題，社會才得以進步。才能出現某些大快人心的現象。可是，又因為口號提得不中肯，宮廷政變迅速，致使準備不足，而呈現混亂狀態。總之，這跟文化毫無關係，也跟階級毫無關係。

八月三日

下班參加一車間聲討宋玉鑫的大會，宋相當沉着……會上下雨了，群眾多半都找到了傘或是避雨的地方。宋挨淋，我若有傘我就想去給他打一下。魯迅說：“敢摸着叛徒死屍痛哭的是中國的脊樑”，……我同情他嗎？不，我對他養尊處優……以空頭政治來刁難人，為一己私利服務，是恨入骨髓的。……但是，我絕不同意群眾言不由衷地質問：“你為什麼刪改八條？為什麼不讓我們學毛著？為什麼不接受印刷毛選的單面印刷機？”這

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罪過，……把幹部拉到敵我矛盾上來，害處多麼大啊，既制不服對方，又說不服自己。為此讓他淋到大雨裡，豈不枉哉？

八月五日

近來聽說“紅衛兵”，亦即中學生，身穿軍人服，戴袖章……都是革幹子弟，今天給我們送來一張大字報，“資產階級狗崽子”等詞出現了好幾處，說有人對他們行兇了。……誰敢哪？這都是流氓把戲罷了！……實在太囂張了。

八月八日

晚間開會鬥宋玉鑫，但宋始終不承認自己是黑幫。這種氣節是值得學習的。假使他認為是對的，就死也不能說是錯。革命，只能信託有氣節的人。

八月二十一日

這個星期着力寫出身方面的論文，改名為《略論家庭出身的幾個問題》，這幾天所以擱筆，是因為毛都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過分攻擊紅衛兵的話只得不說了。

八月二十二日

聽說紅衛兵把王府井各個鋪面全改名字了。現在市內叫東方紅的大街不下五條，叫紅旗的鋪面不下五十個。一切能引起舊的回憶的東西，統統消滅了，但新的東西又是這麼貧乏，因此只好有五十多面紅旗了！

八月二十三日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樣子，各種紙條貼滿了牆壁，門面字型大小全砸了。榮寶齋遭到最大的浩劫。還有人聲言，要燒北京圖書館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書。……我又看見青年會（基督教）也站滿了紅衛兵，大改了模樣。

據說紅衛兵砸人的家，理由是沒有毛主席像，或在像後放了別人的像。翻到翻譯小說就燒掉，好一個焚書坑儒。

八月二十六日

我想，假若我也挨鬥，我一定要記住兩件事：一、死不低頭；二、開始堅強，最後還堅強。

卷三

《中學文革報》大全

第一期圖像

(報紙照片 1, 2, 3, 4, 5)

六期《中學文革報》大全編者說明

遇罗锦

六期報紙的頭版文章，都是遇羅克在「北京人民機器廠」勞累了一天，夜裡在他那潮冷的小屋裡趕寫出來，往往是一氣呵成。他還以其他筆名發表文章。他寫作文風淳樸，從來是就事論事，無一字一句“革命”之詞。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動”、“革命”、“資產階級思想”、

“無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鮮明的無產階級觀點”、“最高最活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教育路線”、“無產階級革命的正確路線”、“無產階級革命家”、“資產階級司令部”、“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資產階級思想自由化”、“無產階級革命隊伍”、“回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上來”、“偉大的社會主義時代”、“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的思想武器”、“我們敬愛的偉大領袖”、“我們敬愛的中央首長”，“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以及隨時隨處地對中共黨和毛澤東的熱烈歡呼再歡呼。這些黨八股式的革命詞彙的特點是：虛浮空洞、傲氣凌人、漫天誇大、狐假虎威、似是而非、含義不清、古板教條、人云亦云、眾口一致、反反覆複、百說不厭、千說不倦、習慣成自然，這恰是當時社會上所有報刊、開會學習、發言講話等等，視為極其重要的語言、造句結構和風氣；假如不是，反倒成為應立即剷除的異作異類。唯有在家裡沒人說，否則必被家人視為精神病（但有些家庭相反，狼一般的兒女在家裡也造反，出口便是革命語言，大革父母的命，可以把不是特務的父母硬說成是特務，而幾十年後也不見任何人反省）。皆因中共黨在文革前便已是黨八股成風，文革時更加飆飛升級、達到登峰造極、漫天飛舞、無孔不入的地步，再加上文革中，戰鬥隊和司令部遍地叢生，無任何武器的戰鬥隊和司令部，也就只有拿千篇一律的革命詞彙充當槍、炮、兵，甚至思維方式了。甚至由於幾十年來每時每刻的薰染，不主動讀好書反洗腦的人們，性格也變得和黨八股詞彙一樣的

教條、死板和專橫了。最明顯的，就是許多人後來出了國，哪怕在西方生活了二、三十年，但思維、寫作、語言與性格，仍沒有多大改變。

遇羅克每次寫完交給主編牟志京，為了報紙生存，牟都要加進不少文革詞彙和術語。在那非常年代，遇羅克寫作時，有時也必須引用一些革命詞彙和毛語錄來作為自己的擋箭牌，“以毒攻毒”，使對立派啞口無言。

為了便於文革幾十年後的讀者閱讀，不至於因虛浮空洞、反反覆複的“革命”詞彙太多而產生錯覺或讀不下去，編者做了適當刪減。尤其是最重要的《出身論》這篇，因編者親自讀過遇羅克於1966年7月手寫的《略論家庭出身的幾個問題》，9月他定稿後，十月定名為《出身論》，並與遇羅克和兩個弟弟油印複製、四處張貼。原文無一字以上所述之革命詞彙，所以在此儘量恢復原貌。遇羅克以“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為筆名，意在希望人們都能認真地研究家庭出身和社會問題。

編者不漏六期報紙上所有的大小文章和報導，但對於語句過於重複和語法修辭上的錯誤，給予了刪減和修正；在必要之處加了括弧內的編者注。

2011.12.15

於德國

第一期 1967. 1. 18，第一期刊登《出身論》被搶購一空，又于 2 月重印一期專刊。（四版）

出身論

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家庭出身問題是長期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這個問題牽涉面很廣。如果說地富反壞右份子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那麼他們的子女及其近親就要比這個數字多好幾倍。（還不算資本家、歷史不清白份子、高級知識份子的子女，更沒有算上職員、富裕中農、中農階層的子女。）不難設想，非紅五類出身的青年是一個怎樣龐大的數字。由於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萬產業工人，所以真正出身於血統無產階級家庭的並不多。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參軍，不能做機要工作。因此，具體到個別單位，他們（非紅五類）就占了絕對優勢。

他們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特別是所謂黑七類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經成了准專政對像。他們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響下，出身幾乎決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僅低人一等，甚至被剝奪了背叛自己的家庭的權利。這一時期，有多少無辜青年，死於非命，溺死於唯出身論的深淵之中。面對這樣嚴重的問題，任何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不能不正視，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靜和全面的折衷主義觀點，實際上是冷酷和虛偽。下面我們就從社會實踐中尋找答案，分三個問題來闡述我們的觀點。

一. 社會影響和家庭影響問題

先從一副流毒極廣的對聯談起。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

辯論這副對聯的過程，就是對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過程。因為這樣辯論的最好結果，也無非他們不算是個混蛋而已。初期敢於正面反駁它的很少見。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實這副對聯的上半聯是從封建社會的山大王竇爾敦那裡借來的。難道批判竇爾敦還需要多少勇氣嗎？還有人說這副對聯起過好作用。是嗎？

這副對聯不是真理，是絕對的錯誤。

它的錯誤在於：認為家庭影響超過了社會影響，看不到社會影響的決定性作用。說穿了，它只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

實踐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

從孩子一出世就同時受到了這兩種影響。稍一懂事就步入學校大門，老師的話比家長的話更有權威性，集體受教育比單獨受教育共鳴性更強，在校時間比在家時間更長，社會影響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領導的教導，報紙、書籍、文學、藝術的宣傳，習俗的薰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會給一個人不可磨滅的影響，這些統稱社會影響。這都是家庭影響無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響，也是社會影響的一部分。一個人家庭影響的好壞，不能機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動的媽媽，影響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卻流于放任，有時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簡單生硬，效果也會適得其反。同樣，老子不好，家庭影響未必一定不好。總之，一個人的家庭影響是好是壞，是不能機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響的參考。

總的來說，我們的社會影響是好的，有時社會影響又不全是好的。無論是什麼出身的青年，如果經常接受社會上的壞影響，一般總要服從這種壞影響，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是只要引導得法，他很快就會拋掉舊東西，回到正確的立場上來。所以，故意讓青年背上歷史包袱，故意讓青年

背上家庭包袱，二者都是殘酷的。由於社會影響是無比強大的，但又不見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麼出身的青年放棄思想改造，都是錯誤的。對於改造思想來說，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並沒有任何優越性。

家庭影響也罷，社會影響也罷，這都是外因。過多地強調影響，就是不承認主觀能動性的機械論的表現。人是能夠選擇自己的前進方向的。這是因為真理總是更強大，更有感召力。

二. 重在表現問題

(1) 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

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兒子的出身。如果說，在封建社會家庭是社會的份子，子承父業還是實在情況，那麼，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說法就不完全正確了。家庭的紐帶已經鬆弛了，年輕的一代已經屬於社會所有了。而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無產階級教育，準備為無產階級事業服務或已經服務了，再把兒子、老子看作一碼事，那也太不“適乎潮流”了。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有一段對話是很耐人尋味的。甲（是個學生）：“你什麼出身？”乙：“你呢？”甲：“我紅五類，我爸爸是工人。”乙：“我比你強，我就是工人。”

如果說唯成份論都沒有道理，那麼唯出身論又怎麼能夠存在？

特別是在新社會長大的青年，能說他們是在剝削階級地位中生活嗎？世界上哪裡有一種沒有剝削的剝削階級呢？沒有這樣的東西。給一個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會。青年人的階級地位，要麼是準備做勞動者，要麼是已經成了勞動者。這時對他們還強調“成份”，那就是要把他們趕到敵對階級中去。

我們必須要劃清出身和成份這二者之間不容混淆的界限。誰抹煞了這兩條界限，雖然樣子很“左”，但實際上就是抹煞了階級界限。

（2）出身和表現關係甚小

於是，公允派不談成份了。他們說：“我們既看出身，也看表現（即政治表現）……”

這是“出身即成份論”的翻版。兩相比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沒多大差別。

出身是死的，表現是活的，用死標準和活標準同時衡量一個人，能得出同一個結論嗎？我們已經分析過：出身是家庭影響的一個因素，家庭影響是表現的一個因素，而且是一個次要的因素，社會影響才是表現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現根本沒有同一性。究竟一個人所受影響是好是壞，只能從實踐中檢驗。這裡所說的實踐，就是一個人的政治表現。表現好的，影響就好；表現不好的，影響就不好。這和出身毫無牽涉。

退一步說，我們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現不可，那麼請問：出身不好，表現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績？出身好，表現不好，是不是可以掩

飾人家的缺點？出身不好，表現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現好，是不是要誇大優點？難道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嗎？

“既看出身，也看表現”，實際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現”的泥坑裡去。出身多麼容易看，一翻檔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見面問對方：“你是什麼出身？”便瞭解了一切。真是又簡單又省事。要看表現是何等麻煩，特別是對那些莫名其妙的懷疑派來說，既不相信你平時的表現，也不相信你大風大浪中的表現；既懷疑你過去的表現，也懷疑你現在的表現；並準備懷疑你將來的表現，直懷疑你個死而後已，才給你蓋棺論定。終於連他們也懷疑膩了。何如看出身？兩秒鐘能解決大問題。再說，表現這種東西，對於某些人根本就沒有固定的準繩。愛奉承的人，認為拍馬屁是最好的表現；愛虛偽的人，認為客套是最好的表現；愛錯誤路線的人，認為出身不好的青年終日頌經似的懺悔是最好的表現。哪裡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老子平常兒騎牆”三句話就解決問題了。

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賜的團結，不能夠只做人家的外圍。誰是中堅？娘胎裡決定不了。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

談到怎樣看表現，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則寓言。他說千里馬常有，但識千里馬的伯樂不常有。一般人相馬，總是根據母馬、外型、產地、價錢來判斷馬的好壞，偏偏忘記了讓馬跑一跑，試一試，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一千，夜走八百，這樣就分不出哪一匹馬是千里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

這樣嗎？他們只是着眼於出身啦，社會關係啦，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為根據的表現。久而久之，不但糟蹋了千里馬，就是普通的馬也要變成“狗崽子”了。

我們必須要擺對出身和表現的位置。衡量一個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標準，只有表現才是唯一的標準。對於這個說法，廣大的出身好表現也好的青年，是不應該反對的。你們真的以為出身好表現就好，盡可以在表現上超過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現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這面大旗當虎皮，拿老子當商標，要人買帳。

出身、社會關係這些東西只能算是參考。只要把一個青年的政治表現瞭解清楚了，它們就連參考的價值也沒有了。

（3）出身好壞和保險與否毫無關係

公允派這回換了口氣：“黑五類子女同他們的家長當然不完全一樣了……”言外之意，和紅五類子女當然也不一樣了。為什麼呢？因為（這回功利主義這塊法寶來了）：“他們不保險！”

可是，為什麼不保險呢？“無論如何，他們受過壞影響！”外因決定論者這樣說。且不談家庭出身不好影響未必不好，且不談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那麼，是不是家庭影響壞一些，社會影響再好，表現也要壞一些呢？這絕不是代數和的關係，而是辯證的關係。如果不和自己頭腦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作鬥爭，無產階級思想又如何樹立得起來？我們常常形容一些祇受過紅一色教育而沒有經過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為溫室裡的花朵。

他們禁不起風浪，容易動搖和變質，容易為壞人利用。不是這樣嗎？他們保險嗎？而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出身都不好。這個事實也絕不是偶然的。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出身，在於思想改造。

“革幹子弟不想復辟，不會革老子的命。”家庭觀念極重的人這樣說。往往，復辟是在不自覺中進行的。運動中揭出來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凡是近幾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們保險了嗎？後來形“左”實右的工作隊或明文規定，或暗中推行歧視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時，選入革委會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結果大多當了工作隊的反動路線的推銷員，他們保險了嗎？北京市中學生紅衛兵某負責人，他竟有男女秘書各二人，司機一人，此外還有小汽車、摩托車、手錶、照相機、答錄機等等，陳伯達同志稱之為假紅衛兵。可見，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樣不能取消復辟的危險。古代有個女皇名叫武則天，她把大臣上官儀殺了，卻把上官儀的女兒留做貼身秘書。有人為她擔心。她說：“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悅誠服，這有什麼關係？”看看那些反動路線的執行者，他們連封建帝王的這點遠見也沒有，還自稱為“無產階級戰士”呢！縱然如革命勝利後驅逐了剝削階級的蘇聯，所有的青年出身都不錯，也不是保險的。

提倡保險論的人並不少，像樣的理由卻沒有。難道這就是“階級觀點”嗎？依照他們的觀點，老子反動，兒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類永遠不能解放，所以他們不是共產主義者；依照他們的觀點，父親怎樣，兒子就怎樣，不曉得人的思想是從實踐中產生的，所以他們不是唯物主義者；依照他們的觀點，一個人只要爸爸媽媽好，這個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進行艱苦的思想改造和思想鬥爭，所以他們不是革命者。他們自己不

革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們稱自己是“自來紅”，殊不知，“自來紅”只是一種餡子糟透了的月餅而已。

我們必須相信廣大青年，應該首先相信那些表現好的青年。不能用遺傳學說來貶低一部分人抬高一部分人。那樣做，無非是一種拙劣的政治手段，絕沒有任何道理。

三. 受害問題

有一位首長在一九六一年講過：“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間，不應該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不應該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這是怎麼造成的？

記得運動初期，受害問題首先由一些時髦人物提出來了。隨着，大家都說自己受了修正主義集團的迫害。修正主義集團那麼反動，要是自己不但沒受迫害，反而得到寵愛，那還算是革命者嗎？於是譚力夫也說他受害了。經濟上受害嗎？困難時期他大吃荷蘭煉乳；政治上受害嗎？思想那麼反動還入了黨，哪一點像受過委曲的公子哥兒？新改組的《北京日報》也大登特登紅五類出身的青年訴苦文章。說他們是前市委修正主義路線的受害者。應該說，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為什麼單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們看一看他們受了哪些害。

一．“我們被拒于大學之外，大學為剝削階級子女大開方便之門”；

二. “大學裡出身好的青年功課不好，大受教授白眼”；

三. “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幹部”；

四. “……”

假使這就算受害，那麼，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報竟然這麼顛倒黑白，還是讓事實說話吧！

回想每年大學招生完畢，前高教部總發表公告：“本年優先錄取了大批工農子弟、革幹子弟。”不少大學幾乎完全不招收黑五類子女。大學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學校則以設立“工農革幹班”為榮。難道這就是“為剝削階級子女大開方便之門”了嗎？上了大學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優待。不少大學設立“貧協”一類的組織，與團組織並列。這次運動開展以來，有禁止黑七類子女串聯的，有用出身攻擊敢於寫大字報的同學的，有不許出身不好的青年參加各種組織的，有借出身挑動群眾鬥群眾的……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樣意外。可見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歷來就是常事。至於說紅五類出身的青年學不好功課，那純粹是對出身好的青年的誣蔑。何以見得出身和學習一定成反比呢？中學也如是。據前北京市教育局印發的調查亂班的材料，其中有“搗亂”學生出身調查一項（注意：這裡的“搗亂”和造反沒關係），材料中指的是大談男女關係，有偷盜行為的，大都出身很好。有在亂班中別人都鬧他不鬧的，出身反而挺糟。問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鬧沒事，我一鬧就有事了。”這話不假，不用說中學，連小學也是如此。有位校長對青年教師說：“有兩個孩子同時說一句反動的話，出身好的是影響問題，出身不好的是本質問題。”不知道是

不是前團市委的指示，有一度某些學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隊幹部全改選了。近幾年中學的團幹部、班幹部也都是從出身這個角度考慮的。一般教師也許是為輿論左右，也許是發自肺腑，沒有不對出身好的青年（特別是革幹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況純然是例外。否則，早扣你個“沒有階級觀點”的大帽子了。

工廠這種現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幹部，幾乎無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連先進工作者候選名單上也有出身這一欄。有的工廠還規定，出身不好的師傅不許帶徒工，不許操作精密機床。運動初期還有規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選舉權但沒有被選舉權”的。在總結各廠當權派罪狀的時候，所謂招降納叛（即曾經提拔過某個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術幹部），是十分要緊的一條。可想而知，以後的當權派要再敢這麼辦才怪呢！工廠裡也組織了紅衛兵。出身限制很嚴。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說，從未見只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說。是誰把工人也分成兩派了呢？

農村中這樣的例子更多。凡搞過“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劃分了一下成份。表現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現一般的，是農業勞動者；表現好的，是中農。為什麼表現好的就是中農呢？不能算貧下中農嗎？那麼，貧下中農子弟表現壞的是不是也要劃成地主、富農呢？表現是出身的結果呢，還是出身是表現的結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財會、保管等各種工作，也不能外調。沒有普及中學教育的農村，能夠上初中的，要教師、貧協、大隊長三結合進行推薦。當然，他們誰肯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鍋呢。大隊長介紹說：“這個娃出身好，又聽話，肯幹活，就是他吧！”這樣的，就上初中。

社會上其他部分也如是。北京的街道近兩年改選居民委員會，出身是一項首要條件；連街道辦事處印製的無職青年求業登記表上也有出身這一項。求業表上主要就有兩項，除去出身，還有一項是本人簡歷。自己填寫簡歷，又都是青年，自然情況差不多。招工單位來挑人，沒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單挑出身壞的，是什麼思想？所以，不被學校錄取而在街道求職的青年，積年沉澱下來的，大都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時候，他們才有被分配的把握。

“出身壓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假！類似的例子，只要是個克服了“階級偏見”的人，都能比我們舉得更多、更典型。那麼，誰是受害者呢？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還有什麼區別呢？

“這正是對他們的考驗啊！”收起你的考驗吧！你把人家估計得和他們的家長差不多，想復辟、不保險、太落後，反過來又這樣高地要求人家，以為他能經受得住這種超人的考驗。看其估計、審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記了馬克思的話嗎？“要求不幸者是完美無缺的”，那夠多麼不道德！

“他們的爸爸壓迫過我們的爸爸，所以我們現在對他們不客氣！”何等狹隘的血統觀念！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父親破了產，兒子只要宣佈放棄繼承權，就可以脫離關係。想不到今天父子關係竟緊密到這個地步了，“左”得多麼可愛啊！

算了！我們不再浪費筆墨駁斥這種毫無見地的議論了。讓我們研究一下產生這種新的種姓制度的根源吧！

正因為這些青年和他們不屬於同一個階級，所以他們才這樣做。而對於實現復辟陰謀，無論是無產階級出身的子弟，還是非無產階級出身的子弟，在他們看來，是沒有區別的。或許，那些溫室裡的花朵，那些不諳世面而又躺在“自來紅”包袱上的青年對他們更有利一些。為了轉移鬥爭的方向，他們便偷換了概念。本來，父親的成份應該是兒子的出身，現在，他們卻把父親的成份當成了兒子的成份。這樣，就在“階級鬥爭”的幌子下，一場大規模的迫害，通過有形無形的手段，便緊鑼密鼓地開場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們的擋箭牌，而壓迫這些天生的“罪人”，則成了他們掛羊頭、賣狗肉，擾亂視聽的金字招牌！

他們幹這種罪惡勾當，利用的是社會上的舊習慣勢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真幼稚，特別利用一些高幹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劃在一二三類，因為革軍、革烈實際也就是革幹，而工農子女便只好是第四、第五兩類了）。他們還利用部分中下層幹部的缺點和錯誤。有些幹部所以承認並且推行了這一套政策，在理論上是無知的表現，他們分不清什麼是階級論，什麼是唯出身論；在認識上是曖昧的表現，他們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現是本質的，哪些表現是表面的；在工作上軟弱無力的表現，他們不會給青年人提供表現政治思想的機會，他們不會做政治工作，以至把出身當工具，打擊一些人，鼓勵一些人，以推進工作；在政治上是熱情衰退的表現，他們不願做細緻的調查研究，滿足於用出身當框框；在意志上是怕字當頭的表現，他們不敢提拔真正表現好的人，怕負責任。於是這些東西一起推波助瀾，形成了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下，絕對不能容忍的現象。一

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一個新的受歧視的階層也隨之形成了。而這又都是先天的，是無法更改的。

嚴重的社會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深化、公開化了。殘酷的“連根拔”、極盡侮辱之能事的所謂“辯論”，以及搜身、辱罵、拘留、毆打……全都以“超毛澤東思想”的面目出現了。迫使這麼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無罪的罪人、低人一頭、見不得人。有理由這樣講：如果不把以前受壓迫最深的這大部分青年徹底解放出來，那麼，這次運動就絕不會取得徹底勝利！

難道還能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下去嗎？不應當填平這人為的鴻溝嗎？受壓抑的青年不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與走資派對抗的工農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你們絕不是局外人，你們是掌握自己命運的主人。只有膽小鬼才等待別人恩賜！一切受壓抑的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

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1966 年 7 月初稿

9 月定稿

11 月修改

.....

(本書編者注：以下二篇皆為遇羅克所作。首發于《首都風雷》1967. 1. 27 第一期。《中學文革報》1967. 1. 18 出版第 1 期後，2 月又印專刊加以轉載。遇羅克為了大造輿論及更清楚地澄清謬論，不止一次地用對方的觀點和做法著文並再著文予以反駁，但對立的一方卻從來做不到這一點。)

凡是敵人擁護的， 我們就要反對

駁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出身論》

步曙明

去年十月我和同學經天津、武漢到廣州，沿途都有《出身論》的蹤跡。回到北京以後，發現這紅色的都城簡直染上了《出身論》的狂熱。很多人為它奔相走告，竟先抄寫，像是得了什麼牛黃狗寶。不管在什麼地方，這份傳單只要一被我看見，我就都在上面寫上：“這是一株大毒草！”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我們紅後代就不能允許它自由氾濫。我懷着階級的仇恨(而絕不是象文章的注角上譏諷的那樣是發洩什麼階級的憤慨，我的這種感情是作者這樣的庸人一輩子都理解不了的)，堅決要把它批臭、批倒！堅決要把文章的作者，對黨有着刻骨仇恨的傢伙揪出來，抄他的家，砸爛

他的狗頭!和我抱有同感的人不少，傳單上也寫滿了這樣的話。在這裡僅向消毒的戰友們致敬!

可敬的「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專家們!《出身論》的確有市場，但你們不要高興太早!你們知道它為什麼人所歡迎嗎?告訴你們:我親眼看到一個傢伙在傳單前面手舞足蹈地說:“這下可有人替我們說話了!”當場被我們揪住，經瞭解，他是個右派份子!

聽我們宣讀一段最高指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衡量一下，你們是站在什麼立場上替誰說話了吧!

你們的大作怎麼能不為敵人擁護呢?你們包庇他們的子女，不號召這些受毒最深的狗崽子(當然不是說所有黑七類青年都是狗崽子)脫胎換骨地改造自己，反而煽動他們奪無產階級之權，說什麼:“不管什麼出身的青年，都可以成為革命左派，都可以成為革命的依靠對像。”還誘惑他們不要人家(按指無產階級)恩賜的團結，不能只做人家的外圍。你們還把革命群眾理所當然地教育、改造他們，稱作是種性制度的新形勢。你們想一想，也請受你們蒙蔽的青年想一想，這對誰有利?你們不是要剝削階級傳種接代又是什麼?不是要他們光耀門楣又是什麼?你們公開替剝削階級做宣傳，用心何其毒也!

告訴你們!我們就是不能給剝削階級子女以平等的政治權利。如果我們這樣做了，就等於承認，老一代剝削者死光了，也就沒有階級存在了，這

實在是徹頭徹尾的階級鬥爭熄滅論。不管文章作者怎樣掩飾，也嗅不出一點點階級觀點的影子（當然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我們向不懂得什麼是階級鬥爭的受它欺騙的青年再三疾呼：階級鬥爭，階級觀點，階級政策！你們只要想一想，要按照文章的口號去做，什麼人擁護，什麼人反對，就不難得出結論來了。

文章可批判的地方很多。這些專家在學術問題、理論問題上故弄玄虛，在概念定義上大做文章，大用詭辯法，企圖嚇唬我們這些土包子，乾脆告訴你們：我們看不懂！

再一次宣告：權，過去在我們手裡，現在還在我們手裡！你們黑七類青年奪不去！你們只能老老實實、投降歸順，絕不許得寸進尺！否則，請以你們的老子下場為戒！

.....

我們有責任捍衛最高指示

——反駁步曙明

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大作經×××轉交，已經拜讀了。我們的頭早有好多人預約要砸了，今天才蒙你來砸，實在是晚了一步。老實說，你算不得一條好漢。既然氣勢凶凶，為什麼不署上名字呢？（按：步曙明，不署名的意思），還是色厲內荏吧？

實在沒有答覆你的必要。但你的論點還是流行的，特別是因為你在文章中而且就在標題上引用最高指示，大大地玩弄了詭辯法，竟然從絕對真理中得出如此荒謬的結論，我們就有責任捍衛最高指示。這比單純維護《出身論》的觀點，有着更深刻的意義。

毛主席告訴我們：“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可是，竟有一小撮別有用心份子，對此做了隨心所欲的解釋。這樣的例子我們見得多了。當北京工業大學的革命左派要奪譚力夫的權的時候，他就喊叫：“我看見牛鬼蛇神笑了！”最近有人攻擊××同志，也說：××同志的講話使階級敵人高興了。今天你也繼承了他們的伎倆，不知從哪裡找來一個右派份子，說他手舞足蹈了。我們實在奇怪，為什麼在你們講不出道理的時候，總有敵人應聲而出為你們服務呢？你們默契得這樣好，多半是有勾搭的吧？看來我們不得不花費點篇幅，在你們混沌的頭腦里加點辯證的東西了。

毛主席教導我們：“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對於當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存在着辯證唯物主義的解釋和機械主義、教條主義的解釋。後一種解釋只從抽象的定義出發，務使最高指示僵死而後快。

敵人擁護，我們反對，是指敵人本質上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如果敵人表面上擁護，實際上反對，我們就不僅不能反對，而且要擁護。

敵人擁護，我們反對，是對同一件事物而言的，切不可為同一名稱不同概念的兩件事物所迷惑。

敵人擁護，我們反對，是指目的而言，不是指手段而言的。如果被手段的同一性所迷惑，就會歪曲這一英明論斷。例如：我們要文鬥，不要武鬥。設想被鬥的敵人何嘗願意武鬥？但我們要文鬥，是要觸及他們的靈魂，他們要文鬥，是想保住狗命，伺機反撲。看來手段都是一個：要文鬥，但目的是不同的。

不瞭解本質和表面的區別，不瞭解同一名稱不同概念的區別，不瞭解同一手段不同目的的區別，就不能解釋上述這些情形，就不能判定敵人擁護的是什麼，我們應該反對的是什麼。

讓我們看一看，《出身論》中提倡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應該享受和無產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同等的政治權利”，這一口號，敵人是擁護還是反對？如果，有子女的剝削階級份子只是從眼前狹隘的家庭觀念（所謂父子感情、母子關係）來考慮，他們也許是擁護的。但是我們之所以提出這一口號，和他們的根本目的絕對不同。我們既不是要光耀他們的門楣，也不是要幫他們復辟。相反的，我們是要把非無產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納入無產階級陣營，在政治上，而不是在肉體上，使剝削階級斷子絕孫。不用懷疑，從這個長遠的利益考慮，階級敵人是反對的。他們寧可讓自己的子女受歧視，

從而擴大他們的陣營；逼上他們的梁山，也決不願意讓這些青年加強我們無產階級隊伍。

步曙明做不出這樣細緻深刻的分析，以為拉出一個子虛烏有的右派份子來，就可以萬事大吉了，是何等幼稚！我們和步曙明的根本分歧，決不是因為《出身論》有什麼缺點，而是對待出身不好的青年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下，這些青年是屬於社會的，還是屬於家庭的？他們之中的絕大部分（正如出身好的青年之中絕大部分一樣）是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還是資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按照《出身論》的話說，同一個家庭的成員是否就是同一個階級的成員？如果你承認出身不好的青年理應屬於無產階級範疇，理應是出身好的青年的階級兄弟，那麼，這裡就不存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無產階級奪權的問題。

如果真的是奪權，那也是向資產階級老爺奪權。因這幫老爺（無論是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還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工作隊）都不給真正革命的青年以權利，特別是他們為了裝出一副左派面孔，歧視出身不好的青年，更不給這些青年以應有的權利。這樣，他們就把應該屬於最廣大群眾的權利，最大限度地抓在自己的手裡。我們怎麼能不向他們奪權？你步曙明非要說人家向你奪權，豈不證明你和這幫老爺是一個垃圾箱裡的貨色嗎？

從這個角度來看，你們反對的是什麼，革命群眾應該擁護的是什麼，不是昭然若揭了嗎？你可以誇口說：“我比你們‘左’；你甚至可以說：“我左得比你們跨過了真理的界限！”（當然，那就是荒謬絕倫了），可是你沒有理由說：“我比你們講階級路線。”我們黨的階級路線，是規定依

靠什麼人，打擊什麼人的。如果把應該依靠的全部依靠了，把應該打擊的全部打擊了，就是講階級路線了。如果把應該依靠的打擊了，把應該打擊的依靠了，那就是破壞黨的階級路線了。既然出身不好的青年是屬於無產階級範疇的，你偏偏不給他們應有的平等的政治待遇，偏偏讓他們處在準備投降歸順的地位上，還奢談什麼“階級路線”，簡直胡扯！

階級鬥爭也絕不是象你想像得那樣，只要人為地杜撰出一個敵對階級，比如把一部分青年硬性地算做是敵對階級，然後與之鬥爭，這就是階級鬥爭了，以為這樣一來社會就會向前發展了，這真比荒唐還要荒唐！在階級社會中，階級鬥爭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通過這次文化革命，我們看到，新生的資產階級不是出身不好的青年這一階層，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不承認社會存在的階級鬥爭，只承認人為的階級鬥爭，這才是典型的階級鬥爭熄滅論，還奢談什麼“階級觀點”，更是胡扯！

黔驢技窮，最後來個“我不懂！”不懂有什麼光榮？無知怎麼能是理由？不學無術算哪筆資本？好不知羞恥！

你的大作我們就拜讀到這種程度吧，正如列寧說的，上帝是允許青年人在一定時期說這種蠢話的，你的愚蠢正是資產階級路線給你造成的。假使你讀了我們的這個反駁，還受不到啟發，依舊執迷不悟，繼續對我們揮拳吶喊（只因為我們替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接班人說了話），那麼不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再容忍，整個無產階級也是絕對不會饒恕你們的！

.....

中央首長談聯動會（一月十日）

康生同志：聯動會造謠說毛主席不在北京，借此，欺騙群眾，“三條”也沒有（按：“三條”是指聯動會等造謠說毛主席有“三條指示”）。中央文革怎樣？我們支持他們，誰反對中央文革，就逮捕他們。

江青同志：現在有個幾百人的聯動會，他們轟謝富志，包圍公安部，這是錯誤。他們的小頭頭應該抓起來，實行專政。他們號稱三千人，裡頭有西糾，海糾，東糾。冒名周總理的指示。他們也是可以分化瓦解的，要把他們的頭抓起來，專政。

（江青同志在康生同志講話中插話，針對聯動會等造謠“公安部亂抓人”說：你們說抓了一百多，其實才抓了九個，對他們專政，是法律制裁。）

周總理：他們聯合行動委員會造些謠言，首先造謠說毛主席不在北京，又說江青同志怎麼怎麼樣，都是胡說八道。

（未經本人審閱，僅供參考）

.....

堅決砸爛聯合行動委員會

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

「糾察隊」解散之後，跳出了個「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他們彙集了三個糾察隊中的頑固份子，肆意歪曲黨的階級路線，以此作為他們的思想基礎，繼承了糾察隊的反革命衣鉢，又充當了鎮壓中學運動的角色。一個月以來，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證明了它們的組織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右派學生組織。

他們瘋狂地反對中央文革，在他們舉行的所謂“破私立公”大會上竟然高喊：“中央文革不要太狂了。”並狂妄地叫嚷要“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負責人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下，他們更是瘋狂，一個月來，時時可以聽到他們“打倒中央文革”“打倒江青”的狂呼聲。在他們企圖將中央文革和中央軍委對立起來的陰謀破產之後，竟不擇手段地多次給毛主席造謠，以動搖中央文革在革命造反派中的威信。

他們極端仇視革命的第三司令部，污蔑三司是“鎮壓中學生運動的劊子手。他們到處砸、剿各校的革命組織，學來了一整套流氓手段，在展覽館舉行的幾次辯論會上，他們用放鞭炮，砸話筒，打人，撕標語，衝主席臺等卑劣的種種手段破壞大會會場。

這樣的反動組織必須堅決砸爛！

聯動會必然要滅亡！

.....

這也算是紅衛兵嗎？

參加了幾次聯合行動委員會主持的大會後，問號越來越多，最大的問號是：“這些人也算是紅衛兵嗎？”

在會上他們大喊大叫醜態百出。一聽到讚揚或有人捧場就“噢”聲大作，手舞足蹈，摘下自己的或從別人頭上搶過帽子來，拋上天去，活象電影中舊俄時代的一群無政府主義者，那種旁若無人、狂熱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作態，讓人只能惘然結舌：“這……這……是什麼人啊！”聽到不同意見或忠言勸告就更加狂熱了。下面“狗崽子！”“混蛋！”的叫罵聲不堪入耳，伴隨着唾沫星子直衝而來，臺上的發言者“噲”地就被圍住：“你他媽的老實點！”“三司的狗崽子你小心點！”“你他媽的滾開！”“要放屁就打你！”接着就七手八腳地打起來。這聲勢還不夠，火藥味還不濃，於是乎鞭炮齊鳴。這邊一聲巨響，那邊“二踢角”轟然而起，朝造反派飛去，在人群中炸開。6日那天，三司一位同志衣服被炸得燃燒起來。4日把舞臺前的巨幅標語“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發展”炸破。就在這天，

一個名副其實的小丑跳到劇場頂篷上放炮，一失足連人帶通風設備一起從幾十米高的頂上掉下來，砸傷了許多人，造成嚴重事故，他自己因摔到別人身上，才免得一死。他們還嫁禍於人，大喊大叫：“三司搗亂！”“把三司的抓起來！”真是無恥可恨之極。

他們的會開了幾個小時，也許因為餓了，他們就買來大包小包的點心，糖果，大肆咀嚼起來，有人還作出令人作嘔的樣子，似乎在譏諷別人：“你們餓了吧，活該！”一位首都紅色造反團的同志看過氣憤地說道：“哼，拿工人的血汗幹這號事！”

我們的問號越來越多，這難道是在辯論嗎？不是！不是！絕對不是！他們這樣做只能說明他們思想上空虛，說明他們政治上軟弱，他們的表現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結論。那些口口聲聲自稱：“紅衛兵萬歲！”的人根本不是紅衛兵，根本代表不了毛主席的紅小兵。提醒你們一句：不要受那些頭上有皺紋的人操縱了！

首都風雷

北京三中刺刀見紅戰鬥隊

67.1.12

.....

不許破壞無產階級專政！

京工附中《紅旗》

在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深入發展，兩條路線的鬥爭空前激烈的今天，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衛革命人民的大民主，公安部依法逮捕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現行反革命份子及打人、殺人的小兇手，拘留了一些破壞國家利益、人民利益、違法亂紀的小傢伙，這個措施好得很！

但是，現在卻有那麼一小撮人，煽動了一些受蒙蔽的群眾，去闖公安部，無理取鬧，狂妄地叫喊，要公安部釋放人，以「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充當了急先鋒。

12月6日，北航「紅旗」送來了兩個「聯動」的北航附中紅衛兵的打人兇手。聯動聞風追來，搶截兇手，隨後又衝到公安部接待站，正見到公安部的副部長于桑和北航紅旗一戰士談話，於是衝上去就毆打紅旗戰士，于桑及工作人員上去阻攔，結果也遭毒打。當場打人兇手被留了下來，進行了說服教育。承認了錯誤的，立即被送回家，但聯動卻很不滿意，又多次到公安部大吵大鬧，污蔑謾罵。事情越演越烈，蓄謀已久的衝公安部事件終於在12月28日上午發生了，幾百人衝進了接待站，佔領了樓上樓下七八間房子，隨後就是一通大破壞，在叫罵聲中，玻璃窗被砸碎，痰盂、杯子暖瓶等被扔到院內。隨之，又有十幾人破窗而入。衝進了公安部，馬

上被公安人員截住，正當雙方辯論時，其他幾百人又乘虛而入，跳進院內，並用彈弓偷襲、圍攻和毆打工作人員，以至把有病的工作人員打昏在地，不許搶救。許多人衝進大禮堂，拆毀電話，撕破沙發，弄得亂七八糟，並大吵大鬧，罵聲不斷。讓他們派代表進行談判，但他們蠻不講理，談判沒有成功。

29 日晨，聯動更狂起來，見人就綁，儘管我公安部人員竭力阻攔，他們仍把工作人員綁去三個，五花大綁拉到大禮堂，大門一通，不僅人身攻擊，還把廁所的髒紙簍扣在人家頭上。一位工作人員，由於聯動綁得太緊，幾乎被勒死。于桑付部長兩次和他們談話都沒有成功。下午三司派人來支援，聯動見勢不妙，於是乎溜之也。

30 日晚，被公安部留下的一部分聯動人員，經工作人員教育，承認了錯誤之後，就給他們吃飽飯，送回家去。

但是 31 日早晨，又有聯動的九十個人，占了接待站的一些房間，嚴重地影響了接待工作的正常進行。有些工作人員沒來得及退出，就遭到圍攻和毒打。當一些工作人員和他們講道理時，也遭到毒打。有人當場就被送入醫院。聯動又在院內大喊反動口號，如“誰說青松不老，誰說三司不倒，我們就是當代愚公，誓把三司搬倒！”“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一切權利歸軍委！”“揪出三司後臺，槍斃三司後臺！”“中央文革是三司的後臺！”……但是當他們承認了錯誤之後，就又放他們回去了。

一月六日，他們又衝闖公安部，不顧警衛阻攔，從大門闖進，直衝大禮堂，砸爛禮堂的東西，砸開配電室的門，把裡面部件毀壞；在大禮堂中

大放鞭炮，撒反動傳單；又衝進食堂，搶走幾十斤香腸、豬頭肉，連吃帶罵。這還不算，又去找廣播室，沒有找到又扯去廣播線電話線，並把工作人員打昏在地……

1月10日，他們竟然又向公安部，發出了“通令”限24小時作答覆，又威脅說，否則將採取“革命”行動。

聯動何其倡狂！他們無視和瘋狂破壞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是把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小組，指向黨中央、毛主席。

我們正告一小撮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傢伙：你們為什麼那麼大膽，到底是誰支持你們？把後臺交出來！你們必須低頭認罪！必須懸崖勒馬！向毛主席低頭認罪！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

參考消息

◎聯動是於12月5日成立的。當天晚上，就在北大附中大搞武鬥，無理毆打同學，並砸了「八.八戰鬥團」。

◎聯動「衝鋒號」與「狂打狂衝」小組寫出《致中央文革》，《用毛澤東思想衡量一切》的大字報，竟認為：1. 中央文革不聽取群眾意見，對三

司、北航紅旗等定調為左派，他們有材料認為不是左派； 2. 中央文革錯誤地處理西糾問題； 3. 公安部把專政權利下放，北航紅旗和三司亂抓人，有些「老紅衛兵」對三司、中央文革有意見就被抓。

◎由三中、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師大女附中和女一中等學校組織的「首都風雷」宣告成立，準備同聯動鬥爭到底。

◎聯動廢除自己的「宣言」，承認它是錯誤的。

◎一月六日，六中召開批判原「西糾」領導人大會，聯動五十餘人到會搗亂。

◎劉志堅也是「西糾」後臺。

◎據悉：聯動有人在電話中揚言：“血洗北京城”。

◎11日聯動聚衝公安部未遂，狂喊：“打倒江青！”

◎據一個西四中學聯動會員供認：聯動前幾天刺殺一個三司人員，用匕首在肚子上紮了幾刀。

◎今年元旦，在北京六十五中，由「北斗星」編輯部組織召開了《出身論》座談會。與會者有工人、學生、幹部共五十多人。會上，「北京人民機器廠」一位老工人說：“《出身論》的觀點我基本都同意。”大多數人發了言，表示贊成，會場氣氛十分熱烈。

◎湖南省已經出現「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在湘潭、長沙已掀起部分人對《出身論》的辯論。

◎北京一零一中最近出現幾付對聯：“想當年小將可愛造反有理，看如今血統高貴什麼東西；一落千丈”，有人改為：“想當年小將可愛造反有理，看如今修正錯誤勇往直前；前途光明”，“想當初召之即來甘當勤務員，到如今百般邀請就是不接見；言行不一”，把矛頭直接指向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此外還有吹捧聯動打擊三司的對聯。

.....

《出身論》好得很！

（來信來訪者論壇）

◎北京六十五中「紅戰兵」說：《出身論》熟練地掌握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這一銳利的武器，擊潰了從“左”右殺來的階級敵人的進攻，捍衛了毛澤東思想，捍衛了黨的階級路線，保衛了革命青年。又說：“它之所以好，不僅因為人民歡迎它，也因為敵人反對它！”最後還熱情高呼：“《出身論》好得很！”

◎從青藏高原徒步來京串聯的紅衛兵長征隊隊員蒼排加措說：“我們認為《出身論》很好！”

◎北京女十一中一位同學說：“我出身是革軍，《出身論》對我沒有任何壓力，相反的，我覺得很高興，因為又有很多人能和我一起幹革命了。”

◎北京積水潭中學 * * * 說：“《出身論》解決了我多年沒解決的問題，道破了我幾年來的內心活動，說出了我想說的話。”

◎北京地安門郵局讀者說：由於你們刊登了《出身論》，提高了我們職工幹革命的勇氣。

◎中國科學院某同志說：在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全面開火的時候，出現了《出身論》，是中學學生又一次起到了先鋒作用。

◎黑龍江省安達縣「任民中學」學生 * * * 說：“我覺得《出身論》的中心思想是：要使出身不同的一切革命青年在毛澤東時代得到平等。”

.....

【再版說明】

自本報發表《出身論》以後，引起廣泛的辯論。由於印數有限，不能滿足各界需要，特出專刊，以饗讀者。

希望同志們能將本單位辯論的情況寄給我們，我們將辟專欄發表。來信請寄：北京西安門大街西什庫北京四中《中學文革報》聯絡站。

本報 編輯部

1967.2

.....

(本書編者注：每期報紙二開大小，每版是四開大；在每一期最後一版的最下邊，注有：聯絡地點：北京四中 定價二分)

第二期圖像

(報紙照片 6, 7, 8, 9)

第二期 1967. 2. 2 (四版)

談“純”

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聯動是聲名狼藉了，但聯動的原則還被某些人奉若神明。不是常常聽得到這樣的怪論嗎？“你們組織的成員都是什麼出身？”如果對方回答：“什麼出身的都有。”於是乎他們就會大搖其頭，說：“不純，不純！”

“不純”？這個詞多麼耳熟！

竊據了中央文革副組長、全軍文革組長的劉××不是大講紅衛兵的出身要純、純、純嗎？譚力夫不是也要他們那一夥純、純、純嗎？聯動更純得可以。要是誰的老子沒有福氣當上十三級以上的幹部，就連邊也不要沾。可惜！提倡唯出身論的純字型大小的人物，大都沒落到好下場。不論他們是因為犯了什麼錯誤下臺的，但我們推測，和唯出身論的思想基礎總是溝通着的。這個推測有沒有根據？假使有功夫，同志們可以研究研究。

這且不提。有趣的是：今天大力提倡“純”的，已經不再是聯動諸公了。他們的老子是英雄還是反動，實在大有討論的必要。假使老子反動了，還偏要喊“老子反動兒混蛋”，混蛋的口號還能算數嗎？所以除非是毫無羞恥之心的，多半不掛老子這塊金字招牌了。實際上，今天繼承聯動衣鉢的，往往是被聯動排斥過的，直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激烈反對聯動的那一夥人。這就不能不讓我們深思了。

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危害大眾的東西，大公無私的人要造它的反，私心雜念頗重的人有時也要造它的反。前者提出的口號是“造反有理”，後者的口號是“造反有利”；前者要粉碎的是它賴以存在的基礎，他們說：“我們要取消一切特權階層”，後者要取消的只是它的表面的一部分，他們說：“為什麼你是特權階層，而我不是”；前者要擴大革命隊伍，並把表現傑出的同志吸收進來做中堅，後者則採取關門主義，唯恐人多手雜碰掉他們自封的烏紗帽。一個坦蕩蕩，一個長戚戚，同是造反，本質不一樣，不可同日而語也。

那麼，你們“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不是反對純潔階級隊伍嗎？非也！我們是堅決提倡純潔階級隊伍的。在我們的隊伍裡決不允許一個剝削階級份子混入，但是我們的標準和你們是不一樣的。

你們的標準，唯一的就出身；我們的標準，唯一的就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根本的分歧。你們認為出身相同的人都是一個階級的，出身不同的人都不是一個階級的，我們堅決反對。我們認為：是不是一個階級的，要看他們有沒有一致的目的、綱領、方向、行動，而不是看他們的出身。出

身相同的人，以上這些不見得相同；出身不同的人，以上這些不見得不同。出身於高幹家庭的就都是同一個階級的嗎？譚力夫也跟你一個階級嗎？出身於貧民家庭的，就都是一個階級嗎？時傳祥也跟你一個階級嗎？出身於工人家庭的，就都是同一個階級的嗎？赫魯雪夫也跟你一個階級嗎？出身不好的人就跟你不是一個階級了嗎？王光華烈士也不跟你一個階級嗎？馬、恩、列、斯、毛這些偉大的導師也不跟你一個階級嗎？按照你們的標準去純潔你們的“階級隊伍”，勢必把譚力夫、時傳祥、赫魯雪夫都拉進去了，勢必把王光華這樣優秀的戰士都排斥走了。下過這麼一番去粗取精的功夫，你們的隊伍將會純潔到何種程度，等你們冷靜下來自己做結論去吧！

依照我們的標準純潔階級隊伍，就不會發生你們的弊病。我們的標準就是一個，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擁護它的，我們吸收；反對它的，我們不要。執行它的，我們吸收；抵制它的，我們不要。特別是在運動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我們吸收，不高舉的我們不要。這樣，我們的隊伍就會是一所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堅硬如金剛，純潔似水晶。無往而不勝，無堅而不摧，這就會是一支非常戰鬥化的革命隊伍。

的確，我們的成員出身是不同的，不同的豈止是出身？性格、年齡、經歷、性別等等不同之點還多的是。但是，我們的每一個人好像是一種元素，在這毛澤東思想的大熔爐中，經過一番冶煉，就會變成一塊再也分不開的化合物。這個化合物比起以前單個的元素來，真不知要強硬幾萬倍。

的確，你們的成員都是相同的，但共同的思想基礎卻不見得相同。你們不能熔煉成化合物，而只是一堆貌合神離的混合物。你們當然可以誇口

說：“我們的顆粒都是圓的。”但也只是圓的而已。雨一淋就會流掉，風一吹就會揚開，實在成不了事業。

目前，正當左派大聯合，向資產階級當權派全面奪權的時候，還有人企圖形“左”實“右”地混進階級隊伍，大講唯出身論的“純”，我們對他們的最好的回答就是：要做化合物，不做混合物！

.....

《出身論》對話錄：翻案篇

（本書編者注：此文是遇羅克所作。“常洞瑤”即“常動搖”之意。）

常洞瑤：齊聲喚同志，你好！現在全市都在爭論《出身論》了。上次和你談過話以後，我簡直把《出身論》佩服得五體投地了，我甚至認為《出身論》的一切反對派都是壞蛋。不過我這個人你是知道的。轉過臉來，聽見相反的意見，就認為《出身論》的作者是個透頂加雙料的混蛋了。可是，我想這次我是再也不會動搖了。因為我剛才聽見一大群人在議論，他們的論據又是那樣有力。我想即使是你聽到了，也會改變原來的看法的。

齊聲喚：是嗎？什麼樣的論據讓你這麼信服？能講給我聽聽嗎？

常洞瑤：當然可以！這一大群人說：《出身論》在為修正主義集團翻案。

齊聲喚：怎麼證明《出身論》是為他們翻案呢？

常洞瑤：那你還用問我？《出身論》不是明明白白地寫着：“修正主義集團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嗎？不是寫着：“修正主義集團對出身不好的青年專政了”嗎？

齊聲喚：這就是說，誰主張出身不好的青年從前受迫害，誰就是替修正主義集團翻案了？你的意見是這樣嗎？

常洞瑤：你是知道的，我本來沒有什麼意見。這是那一大群人的意見。不過截至目前為止，也可以說這就是我的意見。

齊聲喚：好的。如果反過來，誰要是主張出身不好的青年在修正主義集團的統治之下沒有受迫害，沒有被專政，誰就算控訴了修正主義集團的罪狀，當然更不能算翻案了？

常洞瑤：這個推理是符合邏輯的，我想。

齊聲喚：你剛才說的那一大群人，顯然主張修正主義集團沒有迫害過出身不好的青年，沒有對他們實行專政。是這樣嗎，常洞瑤同志？

常洞瑤：是的，他們是這樣主張的。

齊聲喚：好朋友！如果你認為那些人的觀點和你一致，你能不能設身處地的代替他們回答我的幾個問題？我不需要你長篇大論地解答，只希望你說同意或者不同意，這樣對我們共同提高認識或許是有說明的。怎麼樣？

常洞瑤：試試看吧。我不見得回答得好，不過這是很有趣的。

齊聲喚：請聽我的第一個論點：對於地富反壞份子，對於不屬於人民範疇，而屬於敵人範疇的，也就是說和我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的人，我們的政府必須對他們實行專政，你看，那一夥人會同意嗎？

常洞瑤：這當然用不着懷疑了。

齊聲喚：如果某甲說修正主義集團沒有實行專政，而是對其中的一些人招降納叛了，那麼，我們就認為某甲是控訴了修正主義集團的罪狀，並沒有替他們翻案，對嗎？

常洞瑤：我想，對你這個說法，別人是沒辦法反對的。

齊聲喚：再比如，某乙說修正主義集團對所有的地富反壞份子都實行專政了，並沒有招降納叛，那麼我們就認為某乙是在為修正主義集團塗脂抹粉了，是替他們翻案了，你看那群人同意這個說法嗎？

常洞瑤：他們會同意的。

齊聲喚：我們說：是地富反壞的子女不等於是地富反壞份子，你該不會反對吧？

常洞瑤：不反對。

齊聲喚：所以這些青年不屬於敵人範疇，而屬於人民範疇。

常洞瑤：不見得吧？比如他們殺了人呢？

齊聲喚：那只能說因為他殺了人，所以成了敵人，不是因為他是剝削階級份子的子女，而成了敵人的。同樣的，出身好的也可以殺人，他們也可以成為敵人。在這裡並不是根據出身而是根據表現(或者說是行動)定罪的。對嗎？

常洞瑤：似乎是這樣的。

齊聲喚：把話拉回來，出身不好的青年不屬於敵人範疇，而屬於人民範疇，不屬於敵我矛盾，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你的同志們意見如何？

常洞瑤：他們也只能說同意。

齊聲喚：“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壓迫另一部分人民”，這是最高指示。違反了它，就是犯罪，你們同意嗎？

常洞瑤：當然同意，當然同意！

齊聲喚：好了，我們馬上就會得出結論來了。如果某甲說：修正主義集團對一部分人民實行了專政，那麼，我們就認為某甲是控訴了修正主義集團的罪狀，並沒有替他們翻案，對嗎？

常洞瑤：對。

齊聲喚：如果某乙反對某甲，他偏要說：修正主義集團對這部分人民根本沒有實行專政，人民能夠享受的權利，修正主義集團都讓這部分人享受了。那麼，我們就會說某乙是在替修正主義份子塗脂抹粉了……

常洞瑤：豈止是塗脂抹粉？簡直是替修正主義集團翻案，應該把他抓起來！

齊聲喚：且慢！不要忘記，你一開始曾說過：那一大群人是主張修正主義集團沒有迫害過出身不好的青年，沒有對他們實行過專政的。看來，替修正主義集團翻案的，不是《出身論》的作者，倒是誣衊他為敵人翻案的那一夥人了？

常洞瑤：似乎，似乎是這樣的。不過，也許修正主義集團並沒有那麼嚴重地迫害過出身不好的青年吧？

齊聲喚：就算是這樣，就退一步說，修正主義集團沒有迫害過他們吧，而作者偏要說迫害了，這只能說是增加了修正主義集團的一項罪名，儘管是不實事求是的。但無論如何不能把增加罪名算作翻案吧？至於修正主義集團是不是真的迫害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不是真的給他們精神以壓力，肉體以摧殘，是不是剝奪了他們做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應該享受的許多權利和履行義務的許多權利，大家都可以調查。這一點，連《出身論》的最激烈的反對者都是公認不諱的。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批判文章就是這樣，他們承認文章中所舉的例子確是事實，確實有理，他們之所以還反對這篇文章，是因為他們認為一部分人民受壓迫，是合理的，是正確的。譚力夫

的講話也承認，出身不好的青年學生連同他們的弟弟妹妹是沒有政治前途的，但他也認為，這樣做是天經地義的。他們的思想固然反動，可是到底還肯于面對現實的。而你所信服的那一夥，就連這一點勇氣也沒有了。

常洞瑤：啊呀！這麼說，這一夥人是透頂加雙料的大混蛋了？我又贊成《出身論》了。再見！

.....

【社論】 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隨着今天社會上革命左派大聯合、大奪權形勢的發展，中學生革命造反組織的大聯合、大奪權行動也在部分學校開始了。但是，仍然有不少學校參加運動的人很少，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即便有少數學校有些“轟轟烈烈”的影子，也不過是少數人在那裡忙來忙去，很難忙出個頭緒。不少學校造反派們奪回了大印，封閉了財會室，以為這就是把權奪過來了，以為這就是奪權的基本內容。真正的大多數同學，不少人呆在家裡，也有人盲目地下廠下鄉，對中學的文化大革命感到沒信心，沒前途。不把這些人發動起來，能算奪取政權了嗎？

什麼叫“權”？毛主席說：“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就學校情況來看，不把大批同學發動起來，就無所謂奪權，而發動群眾的本身，也就是奪權的過程。我們做得怎樣呢？我們動員依靠廣大群眾了嗎？我們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了嗎？沒有，全沒有。我們做得很不夠。

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對這個問題是很清楚的。它知道自己站在群眾的敵對立場，是得不到群眾的擁護的。因此它採用的手段是壓制群眾、威脅群眾、迫害群眾。它大刮“封建血統論”的陰風，大放“秋後算帳論”的暗箭，企圖以此束縛住群眾手腳。許多受它蒙蔽、打擊的同學於是變得不敢說、不敢動、怕遭迫害、怕受報復，不能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一些單位和學校裡，資產階級反動勢利還占上風，革命造反派還抬不起頭來，學校如一潭死水，文化革命很難搞起來。

資產階級反動勢利為什麼還這樣頑固？它的理論基礎究竟是什麼？剝開它的外衣，其醜惡靈魂不外乎是反動的唯出身論！它憑藉出身高貴，對造反派大罵“右派翻天”、“狗崽子報復”；它憑藉出身高貴，可以橫行霸道，任意抄砸革命組織；它憑藉出身高貴，可以作威作福，勒令“狗崽子們的組織解散”，對違令者非打即罵；它憑藉出身高貴，可以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目無黨紀國法！這樣的東西不打倒它，我們怎能發動群眾，怎能奪權？

革命的造反派們，聯合起來吧！為解放受壓抑的革命群眾，為大聯合、大奪權的成功，為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行動起來吧！

.....

江青同志談階級路線

(1966. 11. 14. 江青同志接見北京中學生代表和紅衛兵時的講話)

……階級路線是黨的生命，同志們的確應該關心重視，務必充分注意。要說階級路線，很簡單，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搞革命。許多同志給中央文革小組來信，問出身問題。我們說，也就是毛主席講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階級出身是給人打烙印的，但不起決定作用，起決定作用的是個人努力，是人的思想革命化。尤其你們都很年輕，最大才二十歲，大多數是長在紅旗下(新社會)受了黨十多年教育，所以出身對你們影響不大，不起決定作用。最近有些人總愛講紅五類黑五類的，把人分成等級，這樣做不對。正如周總理給你們講過的，中共文件、《人民日報》，哪次用過紅五類、黑五類這樣的名詞？總之，這樣做不對，這會影響團結、危害革命。你們說對不對？(齊答：對!)

同學們，紅衛兵戰士們，你們出身好壞都不必背包袱，工農革命家庭出身的人，要更加嚴格要求自己；要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要充分發揚父兄傳統，繼承老一輩革命精神好好聽毛主席的話，幹一輩子革命。

剝削階級反動家庭出身的人，要肅清家庭的反動性，力爭徹底背叛，根本不用害怕擔心，只要不和老子一樣，就不是狗崽子，甚至可以是堅定的革命左派。

還有“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個口號，在現在是錯誤的、不合適的、反動的。

有人問：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是矛盾，這其實一點都不矛盾，也就是要看人的成份，但不以它為主，要時時處處看人的觀點。

好吧，同志們，紅衛兵戰士們，這個問題就說這些，供你們參考。

.....

北京一中“勞改隊”

親愛的同志們，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文化大革命，始終貫穿着兩條路線的鬥爭。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無時無刻不在做拼死的掙扎。在這解放後十七年的今天，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在我們偉大祖國首都北京，在黨中央、毛主席身邊，它也伸出了魔爪。北京一中勞改隊就是它的產兒。

那些私心雜念極端嚴重，但又不注意思想改造的執行者們，正是成了資產階級的繼承人。無論是什麼出身的青年，如果不注意思想改造，都

會成為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為什麼在今天會出現這樣駭人聽聞的事件，難道不能引起我們的深思嗎？

宿舍變成了監獄，不少無辜的青年，在皮帶、彈簧鞭木抽打之中，在鹽水浸泡過刀傷之後，呼出最後一聲，失去了年輕的生命……夜裡聽到了兩個人的夢囈：“你他媽混蛋，狗崽子！就得揍你！”，這是一個紅衛兵說的。“我不了！我不了！”，這是一個出身不好的人說的。從這一點足以說明雙方在心靈上的扭曲與變形！三百多人的勞改隊，就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

勞改隊的成員是什麼呢？有出身不好及與紅衛兵觀點不同的“狗崽子”和“反革命”，有出身一般卻與紅衛兵觀點不同的“混蛋”，有出身好但與紅衛兵觀點不同的“工賊”，也有不論觀點如何只是出身不好的“當然狗崽子”。

反動路線的執行者們要的是特權，殘害這些無辜的青年自然成了他們行使特權的機會。他們剝奪了“勞改犯”的一切政治權利。他們不許“勞改犯”們戴毛主席像紀念章。國慶日時，“勞改犯”們沒有權利參加慶祝活動，必須到學校勞動或關在家裡不准出門。他們還不准“勞改犯”們讀《毛選》，說：“你們他媽的還學《毛選》？你們他媽的有我們的無產階級感情嗎？毛澤東思想對你們根本他媽的不適用！”

他們把興趣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強迫出身不好的同學一邊走，一邊敲鑼，一邊喊：“我是混蛋！我是資本家！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而他們卻在一邊大笑不止。他們不允許“勞改犯”們與貧下中農說話，即使允許說，也得先說自己是個大混蛋，然後按照他們指定的條例說話。“勞

“改犯”們在勞動翻土時慢了，晚上要以消極怠工的罪名被鬥。他們逼迫出身不好的同學在檢查中必須說：“要不是解放了，我也一定會騎在勞動人民頭上殘酷地剝削人民。”僅僅是幾個月的工夫，不少紅衛兵養成了罵人打人的惡習。他們在食堂吃飯時可以多吃，可以排在隊伍最前面，可以獲得吃肉包子的特權。他們在勞動時可以少幹，空出不少時間去監視所謂“狗崽子”和“混蛋”；可以完全脫離勞動，站得遠遠的用望遠鏡監視；可以任意打罵出身不好的同學，自封為“自來紅”。至於其他出身的同學，則謹小慎微、畏首畏尾，不敢觸犯清規戒律，因害怕，不敢來學校參加運動。難道我們能過多地指責他們嗎？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們，繼承了法西斯暴行，已經是十月了，可是被打的危險仍陰雲般地籠罩着“勞改犯”們！有的班每天都拉幾個到村外去打。有一位受到這種虐待，逃跑後被抓了回來，打得死去活來。讓他在頭頂上頂一個盆，若是盆掉了就加倍打。頭上打破了洞，腿上打破了條口，他們不僅不送醫院醫治，竟殘忍地用鋼針穿上棉線逢上幾針完事！勞動時象牲口一樣牽着他，後邊跟着監工又打又罵！

更令人氣憤的是：他們將初二的一個小同學打了一頓，還用刀子刮，然後慘無人道地往傷口上抹鹽水，並用洗腳水往身上潑，令人慘不忍睹！

一天紅衛兵找來一付拳套，把“勞改隊”的找來拷問，他們帶上拳套輪流地打“勞改犯”們，這個打完了那個說：“我過一下癮！”打人已經成了他們的嗜好，多麼令人痛心啊！象這樣的紅衛兵能夠接老一輩的班嗎？

一天，一個同學被關在我們學校的監獄裡，當又有人被打死時，“勞改犯”們被逼着與死人握手，嘴裡還得說：“老兄，你先走一步，我隨後就到！”

革命的同志們，你們以為在聽笑話嗎？不！這些事情就發生在北京一中，三個月前的北京一中！一位被解放的同學深有感觸地說：“如今我們能夠控訴他們，說出我們想說的話，多不容易啊！”

革命造反派們，為徹底解放一切受壓抑的革命青年努力吧！

(北京一中供稿)

.....

王光華之死

把持西糾的北京六中一小撮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傢伙，他們揮舞着唯出身論的反動大棒，在十六條公佈後，仍然頑固地對抗毛主席的階級路線，犯下了滔天罪行，革命左派王光華同志的犧牲（北京六中高三學生，資本家出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王光華同學，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猖獗的時候，在白色恐怖籠罩着北京城時，在反動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

瘋狂破壞無產階級大民主的時候，他在辯論中敢於堅持真理，勇敢捍衛毛澤東思想，大膽發表自己正確的意見。因此觸痛了那些血統高貴的老爺們，對他懷恨在心，終於在 1966 年 9 月 27 日將他非法押往六中，關進六中的集中營：“勞改所”。

王光華一被推進“勞改所”就是兩記耳光，接着剝光上衣，以姜晉南為首的十來個暴徒，手持各種兇器，輪番抽打。用木棍向王身上猛刺，並用木棍向王的前後身猛擊，肋骨被打斷數根，昏迷過去。又給他做人工呼吸，用冷水澆頭，王蘇醒後被扔到一間空房。第二天，王危在旦夕，便血，後又昏死過去。就這樣暴徒們還不甘心，逼他寫材料，並強迫他只要承認自己錯了，就饒了他。但王始終未向暴徒低頭，於是又遭毒打，終於在 28 日下午二時被打死：一個英雄在捍衛十六條中犧牲了。

王之所以犧牲，就是被反動的唯出身論吃掉的。唯出身論打着“左”的旗號扼殺了多少有為的青年！他為真理而犧牲，死得光榮！

王之所以犧牲，因他早在去年文革剛開始的四月份，就寫出了全校第一張革命的小字報。5 月 9 日又寫出了全校第一張大字報，揭露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罪行，以後又寫了許多具有高水準的大字報……這樣的好同志，正是頑固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眼中釘，所以非把他置於死地不可。敵人的瘋狂，不表明他們的強大，正表面他們的虛弱。事情敗露之後，兇手王冒明、姜晉南還威脅王光華的母親不要講出真情，說如果講了……但真理是殺不絕的，紙是包不住火的。一個王光華倒下去，千萬個王光華站起來，徹底肅清反動的唯出身論！

王光華同志永垂不朽！

(北京六中供稿整理)

.....

駁秋後算帳論

人大附中「井岡山」兵團

我校「批資聯絡站」和清華「井岡山」接連兩次抄了我校聯動的頑固據點，大長了造反派的志氣，大滅了聯動的威風。紅衛兵、紅旗和赤衛隊中都出現了造反派，聯動在我校不可一世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但是，聯動中不少的人並不服氣，他們還在頑固地堅持錯誤，誣衊「紅旗造反派」是搞投機，大罵「批資聯絡站」的同學是“痞子”。他們搬出的最後一着是秋後算帳。狂喊：“狗崽子別狂，早晚有一天非叫你們跪在老子腳下不可！”並威脅同學說：“現在關你們十天就能放出來，將來關你們，一輩子也別想出來！”真是狂妄之極。

聯動的所作所為，完全證明了它是一個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黑組織。周總理 22 日代表中央宣佈了聯動是一個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組織。我們抄了它的老窩，有哪裡不對？你們要算

的是什麼賬？老實告訴你們，現在和將來毛主席都會支援我們，你們這筆賬是算不成的。

散佈秋後算帳論者，有一小撮是頑固不化的人，這些人不甘心失敗，要“蓄芳待來年”伺機反撲，對他們只有實行專政。

另外一些人，他們中血統論的毒太深，只許“非紅五類”出身的同學受排擠、受壓制，而不許他們反抗。不許他們革命，只要他們一造反，就大叫什麼“右派翻天”，以秋後算帳進行威脅。告訴你們，你們也該觸及一下自己的靈魂了，如果再執迷不悟，將來人民一定會跟你算清這筆賬！

.....

【參考消息】（續）

◎師大一附中，振奮人心的消息：由北師大一附中、四中、成專、北航紅旗等幾個組織在1月20日晚11時抄砸了「聯動」在該校的老窩，經過一番戰鬥，終於獲得勝利。現將戰果公佈如下：槍枝、刀十把左右；炮彈七枚；槍套一個，子彈六顆；劍一把；木劍一把；鋼刀七把；東洋刀二把；機關炮彈一個；大片刀一把；並從黑幫林楓之子（聯動人員）身上搜出金子和有關其他材料。在場的還有朱德之孫，也是聯動成員。

.....

中央首長在六中講話(摘錄)

同學：王光華昏死幾次，一醒就喊：“要文鬥，不要武鬥”，堅持黨的政策。最後五分鐘給他做人工呼吸後還在喊。

江青：他是你們應該學習的英雄。

戚本禹：他喊“毛主席萬歲”沒有？

同學：我記不清了。反正“要文鬥，不要武鬥”我記得清清楚楚。

戚本禹：他貼第一張反黨委的大字報，可以算左派。

江青：對，左派，左派。

同學：他出身算什麼？(講了他出身的情況)

戚本禹：王力，不算資本家，算小業主。

江青：不管什麼，看他表現嘛。

康生：什麼是階級路線？毛主席“接班人的五條”，就是階級路線！哪一條也不能少！他們就是不要第四條嘛！蠻橫拔扈不講道理嘛！

同學：紅衛兵是否是階級隊伍？他們總說是階級隊伍。

江青：不是。它哪能高於黨，它是青年學生的一種革命組織。你能說修正主義紅衛兵，作為一個組織不是這樣，有個別份子 is 修正主義份子。說修正主義紅衛兵不好，這個組織在國際影響很大。

同學：(階級路線)

江青：階級社會要講成份，這是本質。但是要看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各有背叛其本階級的人，這就不要唯成份，重在表現。

同學：其他勞動人民子弟可不可以組織紅衛兵？

江青：可以。怎麼不可以？只要是幹革命，就好嚕！

.....

雜感四則

洋揚

小序：恕我見識少，言多語失，恐怕要得罪人的。然則“實在沒有值得一讀的文章”，也許有存在的必要吧。

一. 喊那有名的口號“打倒三司，砸爛三司”的「聯動」諸位，簡直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了。可這不過是資產階級路線新反撲(注意不是新形勢)

的“一粒灰塵”而已。他說：“三司抓了我們的弟兄”，便充好漢打抱不平了。舊賬且不算，“宣言”總還記得吧？

二.「聯動」的流言簡直可以自成一報，從宣揚主席不在北京到三點指示，一脈相承，歷來如此，現在自然如此。

三.於是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各校既然已空”（並非事實），“元旦社論又有號召！”“下工廠去吧！”拉“破私立公”與“工農結合”的大旗包着，封別人的嘴，行保自己之實，自以為得計，結果並不然。我們可以看出一些人的思想和行動。

四.最近拜讀「聯動」《年終話三司五則》這篇妙文，作者也許在自吹、自謙或自煩：“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但每一個人都應協助公安機關逮捕反革命，這起碼的常識。五歲孩兒也知道吧！

.....

聯動是落水狗嗎？

本報評論員

東城、西城、海澱糾察隊解散之後，立刻便鑽出了一個「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聯動）。它又雲集了三個糾察隊中的花崗岩分子，死死與人民為敵，與文化大革命為敵，鎮壓中學生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一個月以來，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足以證明它是一個完全的反革命組織。但現在有很大一部分同學認為，聯動已經是一隻落水狗了，事實是這樣嗎？

在12月上旬，聯動剛成立時，在他們所謂“破私立公”的大會上，膽大包天地狂喊：“中央文革不要太狂了！”並狂妄地叫嚷：“堅決批判中央文革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社會上和學校裡：他們更是瘋狂。近兩個月中，時時可以聽到他們聲嘶力竭地狂喊：“打倒中央文革！”“打倒江青！”甚至喊出“打倒毛**，劉**萬歲！”這些反革命們企圖讓歷史的車輪倒轉，回到白色恐怖時期。我們可以奉告這一小撮混蛋們：白色恐怖時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他們極端仇視的第三司令部，誣衊三司是鎮壓中學生運動的劊子手。不僅要糾出三司後臺 還要“油煎蒯大富”。

在公安部依法逮捕了一小撮聯動份子後，他們彙集了數千人衝向公安部，並向公安部發出通牒，要求釋放全部被捕的革幹革軍子弟。

如今在左派組織群起而攻之的情況下，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他們表面是不再喊反動口號了，氣焰也不象過去那樣囂張了，他們真的投降了嗎？不是，絕對的不是。他們還在積累力量準備捲土重來。

事實是：他們也並沒有退出歷史舞臺。聯動的一些混蛋們在海澱區及遠郊區仍在趾高氣揚，橫行霸道亂砸革命造反組織。甚至有的流竄外地，紛紛組織成立「聯動」這一組織。而在北京的工礦企業中，有很大一部分聯動成員，破壞工礦企業的左派大聯合大奪權，用兇器武器武裝自己，準備東山再起。從他們活動的情況看，並不是一隻死落水狗，而是一隻極凶的瘋狗。

.....

讀者來信

中學文革報編輯部：

親愛的同志們：

我一口氣讀完了你們的第一期報紙，這是多麼好的報紙啊！

《出身論》這篇文章就象一把匕首刺向癥結所在，說出了我們心裡要說的話。我們親眼看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們是怎樣壓迫、歧視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幹部，使他們喪失了當毛主席的紅衛兵的權利，喪失了應有的待遇。他們之中有多少人想跟毛主席徹底鬧革命，但是又有多少人日夜在喊：“狗崽子，混蛋，靠邊站！”——把他們當成了天生的罪人。

出身不好的同學，你們不要再沉默了，是我們一起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宣戰的時候了。

《出身論》出得是時候，中學文革報的同志們，我們願和你們一起，
共同奮鬥！

毛主席說得好：“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遼寧省興城縣毛澤東思想長征宣傳隊

.....

參考消息

◎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在中學剛剛興起，有許多中學生卻大批走向工廠勞動。蒯大富同志向中央文革的江青同志彙報這個情況時，江青同志說：現在讓中學生大批下鄉下廠是大陰謀。

◎738(無線電)廠由於聯動搗亂，如刮地板上的臘，工人下通令：聯動24小時內滾出廠去！

◎六中聯動人員已有鑽入第一汽車附件廠的，每當衝公安部時均在場。工人恨之曰：他們再衝就砸爛他們的狗頭。

◎聯動(23中)鑽入海澱運輸社汽車廠，與當權派捍衛團勾結不幹活，該廠捍衛團用鋸木的鋼片打成62把匕首給聯動，至今不交出，下落不明。

◎二機床場造反派於 66 年 11 月奪權，聯動混入該廠，第二天因反三司，被工人轟出廠去。

◎據聞：聯動準備血洗七百戶，名單已列好。據自首者供認：聯動以原 16 縱隊三個小隊為核心組，一個是外院石 * *，一個為人大附中的 * * *，一個為北京一中周 * *。

◎清華附中、北大附中聯動成員集體“起義”，聲稱退出聯動，但不見什麼行動。北大附中的已有下廠，可見他們退出是假，秋後算帳是真；準備保存實力，東山再起。

◎21 日，聯動(101 中的)在石鋼因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撕標語，撕大字報，制兇器(刀子)，被工人送交公安部 5 人。

◎聞聯動新近成立「敢死隊」，政治上與父母脫離關係，經濟上保持聯繫。

◎大快人心的好消息：聯動一小撮反動份子作惡多端，倒行逆施，我公安部 21 日前往 91 中，依法逮捕 19 名暴徒(其中一名女生)，然後一一扔到車上帶走，並將他們頭目加銬。其嘍囉站在樓平臺嚇得直哭。91 中革命師生、過往行人和附近居民目睹此景，無不拍手稱快 齊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聯動不投降，就叫它滅亡！”

◎23 日晚清華附中的革命造反派，抄砸了聯動在該校的老窩。24 日晨便有了老紅衛兵（曾為聯動）貼出大字報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全報！革幹革軍子弟和一切要革命的

同學團結起來，打退無產階級的孝子賢孫的猖狂反撲！不許對革幹革軍子弟實行階級報復！”

◎周總理于 1 月 23 日在人大會堂講話中曾說：「中國工農紅旗軍」、「紅色政權保衛軍」和「聯動」是反革命組織。

第三期圖像

(報紙照片 10, 11, 12, 13)

第三期 1966. 2. 10 (四版)

“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麼？

兼駁清華附中紅衛兵評《出身論》

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去年十二月，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的舞臺上，出現了幾個跳樑小丑，這些小丑是西城、東城、海澱三個糾察隊陰魂的化身，他們破壞無產階級專政機構，挑動武鬥，製造混亂，查抄革命組織，散發反動宣言，種種罪狀，舉不勝舉。這些小丑，就是「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

他們以自己的滔天罪行，招致了革命組織的共同征討，招致了西糾、東糾、海糾等反革命組織相同的命運。如今他們雖然還在負隅頑抗，但是在群眾之中，「聯動」已經成了反動集團的代名詞。各種小報，無不羅列他們的醜事。唯有知音，也遠在大洋彼岸，實在愛莫能助。用一個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頭子的話來講，算是“咎由自取”。

從聯動表演的烏煙瘴氣的場面裡能讓我們得出什麼結論來呢？在我們與之幾個搏鬥的回合之中，能吸取什麼經驗教訓呢？我們不由得想起列寧的一段話。他說：“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指示了一個基本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迷離混沌的狀態中找出規律來。這條線索就是階級鬥爭的理論。”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用階級鬥爭的理論來剖析一下聯動的本質呢？

迄今為止，正因為沒有以階級鬥爭學說為武器，從思想上擊潰聯動，所以他們還不服氣，還在沒落中掙扎，還在失敗中狂吠，還在夢境中描繪凱旋的場面。正因為我們沒有從本質上揭露他們，沒有觸動他們的靈魂，所以至今還有一批年幼無知的小傢伙，心甘情願地充當殉葬的金童玉女，並且還準備繼糾察隊和聯動之後，成立其他換湯不換藥的組織。從理論上擊潰聯動，顯然是一個急需解決的任務。

用階級觀點分析聯動，對於那些只善於貼階級標籤而不會做階級分析的同志是個難題。

假使聯動份子都是些黑七類狗崽子，那也就另當別論；可是，他們偏偏是出身在光輝耀眼的家庭裡，他們的老子都是十三級以上的大幹部。說他們要復辟，要階級報復？說他們的家庭影響太壞，打上了資產階級烙印？很不容易為這些同志所接受，於是只好存而不論了。

聯動成員不但以自己的出身迷惑了別人，也迷惑了自己。他們堅持自己的本質是玉潔冰清的，他們犯錯誤是純屬偶然的。按照最近替聯動的幽靈大唱挽歌，拋出《評〈出身論〉》的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話來說：“雖然幹了許多錯事（即使現在仍發生），但他們畢竟是我們的好同志。”沒有疑問，這種不要臉的腔調“表明幼稚比表明惡意更多些”（馬克思）。我們批判聯動的同時，也不能不對闡明聯動思想基礎的《評〈出身論〉》進行嚴肅的批駁。

毛主席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事情是複雜的，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決定的，看問題要從各方面去看，不能只從單方面看。”我們就根據這一教導，嘗試一下，怎樣應用階級鬥爭學說來完成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個課題。

※

※

※

聯動的騷亂告訴我們：沒有改造好的高幹子女是資產階級復辟力量的最理想的繼承人。

“革幹子弟是修正主義的寵兒？”清華附中紅衛兵受不住這樣尖銳的論點，忍不住用謾罵代替了論證：“這些混蛋！”（顯然這句話不像是罵自己）。但是謾罵摧不垮鐵的事實。請看！

一．物質上的特權階層

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統治着教育部門的時候，給高幹子弟安排了養尊處優的社會地位，造成了一個新型的少爺階層。

最近被革命群眾查抄的聯動老窩「八一學校」，就是典型的“貴族”學校，其陳設之豪華，其生活之優越，完全是培養資產階級幼苗的理想的溫床：“他們住在花園式的校園裡，校內有動物園、游泳池、假山、大觀園等等。一般教職員工成了某些貴族少爺小姐的集體嫖娼，動輒遭到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辱罵。”（據「八一學校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聯合總部」傳單）每逢週末，小轎車排成一條長龍，迎來送去，川流不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也是一個小姐少爺的安樂窩。據雲：每個學生除去國家負擔吃、穿、住及生活用品之外，還要發給十八至二十五元零用錢。我們可以和下

面幾個數字做一比較：國營農場的一個壯勞動力，每天工資八角；一個社員的收入比它還要低。一個工人，能夠維持生活的費用是每口人每月十二元。但是「軍工大」讀書的一個普通學生，只零用錢一項，就達二十幾元！這樣的青年那裡懂得艱苦樸素？怎麼不大肆揮霍？只要看看聯動開會時，十幾歲的青少年就叼着煙捲，穿着呢子衣服，亂放花炮，大嚼特嚼醬肉、點心、水果糖，便很令人痛心了。此外，高幹子女可以任意挑選“理想”的大學，上膩了，還可以任意調校。一些培養國家特殊人才的地方，不僅剝削階級子女無權問津，就是廣大工農子女也只占極少數。一個青年人，長時期在這樣脫離勞動人民的環境裡生活，就必然會象毛主席所說的：“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其中的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採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

我們奉勸那些主張家庭影響大於社會影響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聯動的騷亂證明了《出身論》的這個論點：“無論是什麼出身的青年，如果經常接受社會的壞影響，一般總要服從這種壞影響。……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

聯動的成員之一：清華附中紅衛兵不得不承認這一論斷。但他們想用“家庭影響和社會影響不可分割”的論點來分庭抗禮。他們說：張地主的兒子接觸的必然是王地主、李地主。這個狗崽子看見自己的爸爸剝削貧農，“想來”是不會感動的。這實在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大家都知道：《出身論》的讀者群主要是今天的青年人。迄今為止，還真沒有看到修正主義分子開辦過“地主子弟專類學校”。所以張地主的兒子從上小學起，經常接

觸的必然不是一些地主。而且“想來”也沒有“福氣”見過自己的老子剝削貧農。但是，這群聯動份子的論點對他們自己倒很合適。只有他們才有權力囿於自己的集團之中，連十三級幹部以下的子女都恥於交往。只有他們才有權力依靠父母的功勳，享受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因而也就很少接觸到勞動人民，也就根本不能領會毛澤東思想。

二. 精神上的特權階層

在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控制宣傳和文化部門的時候，也拼命造就這些青年的貴族心理。

翻開以前的雜誌、報刊，回顧以前的戲劇、電影，以教子為題材的故事多得驚人。情節大致是這樣的：某甲，一個出身好的青年被一個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攏壞了。某甲的朋友（是個出身相同，而且一點缺點也沒有的青年）和某甲的父親（是個當權派）就開始幫助他了。怎麼幫助呢？不是要他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也不是要他和工農群眾相結合。而是在一個傾盆大雨的晚上，帶他到烈士陵園前，宣讀一份血書，於是霹靂一聲，這個青年就翻然醒悟了。前中宣部網羅成群的末流作家，大搞這類作品，難道不是別有企圖嗎？他們歪曲階級鬥爭的規律，要人們相信：老一代死光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是敵對階級了。而高幹子弟是最理想的青年，即使暫時有個別人落後一些（那時無數事實迫使這群阿諛成性的作家也不得不客觀一點），但只要等到打雷的時候一念血書，便可以臻于完美了。假若事情真這麼理想，今天的聯動問題也就用不着傷腦筋了。可能是血書丟了的緣故吧？舊中宣部如今是被批臭了，可是由他們製造出來的盲目優越感卻被

接受下來。正如造謠者被抓住了，謠言卻被相信了一樣。運動中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證明不少高級幹部的生活作風，是不夠艱苦樸素的，個別的甚至到了腐化糜爛的程度。當然也有很值得景仰的律己極嚴的首長，但是因為他們終日為國事操勞，對子女的教育未必是深入細緻的。至於一般當權派，大家都深有體會，他們過去對群眾宣傳毛澤東思想都是不夠的，何況對子女？所以，一個青年人，長期在這種經濟地位中生活，很容易養成奢侈、放縱的毛病。正如列寧在闡述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的特點時所說的那樣：“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着的腐化活動製造着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復辟的惡果。”

我們奉勸那些大講出身好家庭影響就一定好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聯動的騷亂證明了《出身論》的這個論點：“一個人的家庭影響是好是壞，是不能機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響的參考。”

聯動的喉舌，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是只承認別人的家庭影響不好，不承認自己的不好。要是他們不把家庭影響神秘化，那麼，他們成為特權階層的“理論基礎”不就動搖了嗎？所以，他們就用上級的口吻教訓說：“我們誠心誠意地告誡那些剝削階級出身但是要革命的青年……和家庭徹底決裂是不容易的，千萬不可粗心大意。”真正應該告誡的不是他們，而是你們！出身不好的青年多年以來承蒙幫閒文人譏諷嘲罵，承蒙好心的同志無休止的提醒，對自己的家庭總是存在戒心的。大多數青年是要和家庭劃清界線的。往往老子說什麼，他們就下意識地反對什麼。我們應該相信這些青年人，是能夠在他們的老子磨刀霍霍的時候，把老子揪出來的。我們相信他們，是因為我們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威力；我們相信他們，是因為他們

和你們一樣，也接受了黨十七年的培養；我們相信他們，是因為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剝削階級出身的青年主動地抄了自己的家，向毛主席表示了自己的決心。但是，對於相同的家庭影響，對於那些“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着的腐化活動”，誰的抵抗力更強呢？你們盲目崇拜自己的家庭，正象一個嬌滴滴的姑娘所說的：“我的紅爸爸、紅媽媽，用通紅通紅的烙鐵，給我打上了鮮紅鮮紅的烙印！”這樣，當你們的爸爸媽媽沒有紅烙鐵的時候，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用反感去抵制的東西，你們就用同感去接受。你們就容易飲鴆如蜜，夜郎自大，放鬆思想改造。你們根本不瞭解他們。在你們中間已經形成一道深溝，築起一道高牆。你們的危險，不在哪一個莫須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攏你們，而就在你們的家庭生活之中；季孫之憂不在顛輿，而在蕭牆之內，此之謂也！

三. 醜惡的靈魂

長期受修正主義的毒害，長期以貴族自居，長期放鬆思想改造，勢必使一部分革幹子弟的靈魂，變得十分醜惡了。其中的一小撮，簡直具有野獸般的性情，特務一樣的心靈，乃至達到了滅絕天良的地步！請看這些血淋淋的事實吧：

北京六中紅衛兵，西糾一小撮，在武鬥當中，製造了種種慘無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例如：

澆、燙、燒；澆：被打的人昏死過去之後，用涼水猛澆其身，使其清醒，然後繼續逼供拷打。燙：用滾開的水向被打的人頭部猛澆，受此刑法後，人的頭皮脫落，臉色紅腫，胸前背後都是燙傷，慘不忍睹。燒：兇手

最初是用一根火柴燒被打人的頭髮，後來竟發展到用整盒的火柴燒，另一做法是把火柴燃着後，向被打的人臉上按，或向嘴裡塞。

吊、踩、刺；吊：兇手有時拿人命開玩笑，將活人做上吊的試驗，用繩套套在被打人的脖子上，猛力踢倒他腳下的凳子，使其懸空，吊到半死，又猛一松繩子，使其重摔於地，再找人做人工呼吸使其蘇醒繼續受刑。踩：被打者躺在地上，幾個人輪流踩之，受此害者往往內臟嚴重受傷，上吐下泄，大便不能自控。刺：兇手用木槍猛刺受害者，直至刺得對方躺下為止。

跪、剝；跪：兇手將凳子翻過來，令受害者跪在凳子上，長時間不得起來。有時令受害者跪煤渣，使跪者兩膝疼痛難忍，鮮血直流。剝：兇手用刀剝受害者背部，直剝得血清滲出，方肯甘休。

磕響頭：兇手令受害者給他磕響頭，如果磕得不響，就用腳向他頭上猛踩，受此刑後，受害者大都腦震盪，記憶力衰退。

諸如此類的刑罰，名目甚多，舉不勝舉。

再看一看他們是怎樣殺死十九歲的學生王光華的，而他的全部罪過，只因為他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

王光華被帶到六中“勞改所”，剛一進屋門，西糾頭目之一姜××馬上抽了他兩巴掌，隨後又被帶入裡屋，令王脫去上衣，解下皮帶。這時屋裡屋外都有看守，戒備森嚴，屋裡的暴徒均為西糾隊員，他們獸性大發，蜂擁而上。拳打腳踢，對王使用慘無人道的暴行。用木槍向王猛刺，並用槍托劈頭蓋臉向王打去，使之無法忍受，倒翻在地。十來個暴徒手持各種

兇器進行為時三十分鐘的毒打。王肋骨被打斷三根，昏迷過去。這時，一個西糾隊員一面踢王頭部和頸部，一面惡狠狠地說：“觸及觸及你的靈魂”。有的一邊打一邊大聲怪叫：“要饅頭不要窩頭！”（即要武鬥不要文鬥）。就這樣王光華被打死過去幾回，後經“勞改所”中“黑幫”給予做人工呼吸，才免除一死。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王光華已經面部青腫，渾身重傷，危在旦夕。去廁所時還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上，小便出血。事態已這樣嚴重，可是一小撮人還不死心，而後，栗 xx 和陳 xx 等又曾毆打王光華，逼他寫材料。寫不出來仍是一頓毒打。惡毒的看守也為虎作倀。在殘酷的法西斯暴行下，就在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兩點左右，王光華被這群暴徒活活打死了。夜晚，十二點多鐘，趁夜深人靜，就把王光華的屍體送到東郊火葬場焚屍滅跡。

還可以看一看，一個在舊社會顛沛流離的老工人是怎樣被活活地害死的：退休老工友徐霽田（七十六歲）於十月三日下午，被六中紅衛兵領導、西糾隊員王××和陳××帶到淋浴室。他們說“給你洗澡”於是這群暴徒們開始慘無人道地折磨這個老工人。先是用冷水潑身，只聽老人慘叫：“冷啊！冷啊！”然後又用滾開的水向老人頭上猛澆。王××，陳××等人一面澆一面獐笑着說：“老頭子，今天讓你洗個痛快！”老人被折磨的死去活來，連聲慘叫“熱啊！熱啊！饒了我吧，老祖宗！”這夥暴徒獸性更是大發，反而澆的更厲害了。老人的頭皮被燙去一層。當老人勉強爬向宿舍時，已經奄奄一息了，不省人事了。四日早晨，徐要求醫治，但他們不許出屋，不給醫治。當天十點四十分徐又被王××，陳××等人拉到後院，進行種種毒打和戲弄。他們強迫七十六歲的老工人學哭，學笑，令其

吃屎，喝尿，過夠癮後，又把徐嘴堵上，帶到後院廁所中，將徐吊死。這群暴徒真是置人於死地而後快。更令人氣憤的是，他們竟揚言徐上吊自殺了。

老工人徐霈田在舊社會裡，沒有死在國民黨偵緝處的手裡，僥倖死裡逃生。今天，這位有三、四十年工齡的老工人卻死在西糾一小撮法西斯暴徒手裡（以上均摘自北京六中「紅旗公社」公佈的材料）。

無獨有偶，一中的刑罰和刑具也足可以說明與六中比美。而且打死了人，還得讓“勞改犯”（大都是出身不好的同學）去和死人親嘴。握手，說：“親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隨後就到。”（見一中傳單）這就是聯動的前身，這就是清華附中紅衛兵稱之為“好同志”的那些人！

我們奉勸那些認為出身好，表現就好的同志，可以休矣！聯動的騷亂證明了《出身論》中的這個論點：“出身和表現關係甚少。……衡量一個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標準，只有表現才是唯一的標準。”

為聯動招魂的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擺出一副讓賢受禪的高姿態，說什麼“隨着運動越來越觸及到黨政軍的領導機關，有一部分幹部子弟（尤其是高幹子弟）已經不能充當革命的主力軍了。”

觸及黨政軍的領導機關，礙高幹子弟何事？說穿了，就是這些高幹子弟的老子已經成了黑幫人物，再靠“老子反動兒混蛋”吃飯就該打自己的嘴巴了，只得忍痛把他們割愛。實際上，以前誰又承認你們這些“好同志”

是主力軍呢？這樣一些嗜血成性的人配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嗎？真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事！

清華附中紅衛兵裝腔作勢地說什麼：“我們的心情非常激動，我們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二十年以後的今天。”算了吧！設想，二十年以後的今天，不正是你們這些西糾、東糾、海糾、聯動這一夥人當政了嗎？不正是今天沒有暴露出自己是殺人兇手、但具備了那樣心靈的人當政了嗎？你們和你們的這些“好同志”不是在不久以前，以當然左派的面孔擔任了一切領導職務了嗎？那麼，二十年以後的今天，這將是多麼可怕的局面！不僅中國的局面要葬送在你們的手裡，世界的命運也要葬送在你們這群敗類的手裡！

“我們打人，動機是好的！”

毛主席早就告訴我們：“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統一論者，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

你們打人，是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制定的“反革命”的帽子滿天飛的時候，去打所謂的“反革命”的。不管你們打誰，在客觀上就起到箝制了革命群眾之口的作用。你們威脅着左派，嚇唬住中間派，這是多麼為大眾所唾棄的效果！你們為了逃脫罪責，妄想求助於別人看不見的動機，那是站不住腳的。你們真的有為無產階級事業貢獻終身的動機嗎？那麼你們的聯動就不會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中央文革了，就不會大衝公安部，就不會高呼：“劉××萬歲”了！今天都沒有好的動機，難道當初就會有嗎？

我們要鄭重地指出：《評〈出身論〉》的清華附中紅衛兵代表不了整個革幹子弟，更代表不了整個紅衛兵。我們敬佩那些進行過刻苦的思想改造，不以出身當作包袱的革幹子弟。這樣的同志，總是革命子弟的多數。因為我們從來就承認社會的好影響是主流，承認人是能夠選擇自己的前進的方向的，我們承認內因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此，我們是反對以出身來分界的。我們沒有忘記，運動初期，一些優秀的紅衛兵發表過《致爸爸媽媽的公開信》他們勇敢的承認自己的家庭影響不是鮮紅的。我們也懷着十分的感激心情，銘記着一個來訪者，某校高三年級同學的話，她對接待人員說：“我是革軍的女兒。我完全同意《出身論》。”接待人員問她：“有人說《出身論》對出身好的有壓力，那麼，你不感到有壓力嗎？”“不，我不覺得。我只覺得十分高興，因為有更多的青年又可以和我一起鬧革命了！”聽着！自以為血統高貴的小丑們！這是多麼偉大，寬闊的胸懷啊！你們是不配替革幹子弟說話的。讓你們的大作和聯動的在天之靈一起見上帝去吧！

四. 階級鬥爭的必然產物

不容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一小撮處於貴族地位，具有卑鄙污濁的靈魂的高幹子弟，是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的寵兒，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標準選民。

正是這一小撮人，在《評〈出身論〉》中散佈流言蜚語，杜撰最高指示，造成一片假像，好象復辟力量的繼承人不是他們，而是出身不好的青年。故說什麼“反動剝削家庭出身的人即使非常積極，也要拼命看他們的實質。”“不管是真積極還是假積極，革命的重擔反正不能落在他們身上。”

言外之意，重擔他們是挑定了。這顯然是違抗毛主席提出的五項接班人條件的。我們不能不指出，哪些人會變成資產階級最可靠的金童玉女，也是隨着階級鬥爭的發展不斷變化的，而不是一成不變，固定是一些人的。

毛主席多次教導我們：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鬥爭，是貫穿着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根本矛盾。

毛主席又教導我們：“事物發展的各個發展階段，情形往往互相區別。這時因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期過程中的各個階段上採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並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

那麼，具體到文化大革命階段，激化了的主要矛盾是什麼呢？是像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派和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嗎？是像土改時期，地主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嗎？是像反右鬥爭時期右派份子和廣大革命群眾之間的矛盾嗎？是像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嗎？不是，都不是。固然他們人還在，心不死，但是文化大革命這個歷史發展的新階段，自有它特定的主要矛盾。十六條中的第一條指出：“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五條指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二條也指出：

“運動的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此可見，在目前主要矛盾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眾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之間的矛盾。正在開展的廣泛奪權鬥爭，說明了這個矛盾達到了何等尖銳的程度！

在階級鬥爭的新階段，資產階級必然會尋找新的機會，新的舞臺，新的代理人又必然尋找新的御用工具，必然會使用新奇的、巧妙的、隱蔽的手段，去培養自己的接班人，唆使他們，挑動他們，利用他們和自己一起演出復辟的醜劇。而不幸為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利用，正是沒有改造好的高幹子女。這樣，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達到頂峰，開始走向沒落的時候，西糾、東糾、海糾、聯動等反革命組織就應運而生了。這絕不是偶然的。這是階級鬥爭的必然產物。

我們奉勸那些頑固地堅持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保險，出身越好越保險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聯動的騷亂證明了《出身論》的這個論點：“對於實現復辟陰謀，無論是無產階級出身的子弟，還是非無產階級出身的子弟，在他們（復辟力量）看來，是沒有區別的。或許，那些溫室裡的花朵，那些不諳世面又躺在‘自來紅’包袱上的青年對他們更有利一些。”

“這真是奇談怪論！”在聯動的招魂術上，清華附中紅衛兵這樣喊道。他們或許會反問：“誰敢說我們要復辟？難道我們希望蔣介石回來嗎？希望原來的資本家重新做經理嗎？”替你們說句公道話吧，你們的確不希望蔣介石回來，的確不希望原來的資本家重新做經理。但是，復辟不等於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屍。赫魯雪夫復辟，沙皇尼古拉並沒有上臺；鐵托復辟了，

貝爾格莱德有限股份公司的股公，並沒有被找回來當經理。同樣的劉鄧陶彭羅陸楊等等篡權份子，也並不打算請蔣介石回來實行獨裁，也並不讓原來的剝削份子發號施令。難道新興的資產階級份子還不夠用嗎？他們不是早已建築了「八一學校」，「哈爾濱軍工大」這樣的復辟溫床了嗎？西糾，東糾，海糾，聯動不就是修正主義合格的苗子嗎？你們在《評〈出身論〉》中，一口一個“資產階級屠刀”，殊不知和平演變並不希望刀光劍影。而到了關鍵時刻，敵人的屠刀也絕不會落在你們的綠軍衣上，正是你們用雙手接過去，揮舞着它，砍死了王光華，砍死了徐霽田！這不是復辟嗎？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利益，或為了執行反動路線的工作隊的利益，最後為了你們個人和你們反動小集團的利益，行兇、搶掠、搗亂、破壞，這種種行為，就是復辟！你們決不能因為自己不希望蔣介石回來，就不承認自己搞復辟活動。

聯動就是自覺地搞復辟活動！當然，這是指他們整個組織而言。至於個別成員，總是有自覺和盲從的區別，自覺和受蒙蔽的區別，改正錯誤和堅持錯誤的區別。而清華附中紅衛兵，過去是聯動瘟神的膜拜者，不知閉門思過，卻等待秋後算帳；不知痛改前非，卻到廠礦農村搗亂，拒不承認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平等的革命權力，拒不放棄自己得天獨厚的貴族地位，今天又妄想借批判《出身論》撈取發言的機會，當作一根救命的稻草，這完全是徒勞無益的！告訴你們；如若“怙惡不悛，繼續胡鬧，那時，全國人民忍無可忍”，把你們“拋到茅廁去”，那就悔之莫及了！

我們誠心誠意地勸告那些受唯出身論蒙蔽的小傢伙們，你們讀了我們的文章，不要以為這是侮辱你們。實在說，我們對你們的憐憫勝過對你們

的憤恨和厭惡。當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在某些部門佔優勢的時候，我們憐憫你們，在學校裡，受到的是一種怎樣的脫離實際的教育，在家庭裡過着怎樣一種養尊處優的生活，讀的是怎樣胡說八道的文藝作品，形成了怎樣一種愚不可及的思想，形成了怎樣一種荒唐的觀點，辦了怎樣一些遺恨終身的傻事！多麼危險！多麼危險！從泥坑中伸出你們的雙手來吧！革命的同志是不會見死不救的！讓我們共同戰鬥，共同革命，共同建設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吧！

.....

《出身論》在我們單位……

《出身論》在我們單位影響很強烈，簡告如下：

一．有對文章熱烈擁護的：

李 * * 同志(高級軍事院校畢業)：“我堅決擁護這篇文章，因為這都是真理！”

劉 * * 同志(女)：我看這篇文章時深深觸及了靈魂，不由得掉了幾次眼淚。把文章拿回家去，給愛人和孩子念了好幾遍。

榮* *同志(女，出身職員):這篇文章我特別愛看，的確如此。不過還不夠全面，如：出身不好的男女青年，連找對象都受到影響，文章就沒有談到。

田* (地主出身，抗日戰爭時期參軍入黨):我認為這篇文章的出現，是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我能看到它，感到無限幸福。這是一篇具有充分造反精神的文章。誰要是反對、攻擊這篇文章，我堅決和他幹到底。我對反動的“唯出身論”的罪惡之深之大，是有多年的實際體會的。如：我因田壘的名字和大男孩田光的名字，就曾被認為是階級異己份子，於1951年險些被開除出黨籍。後經我說明實際情況，經很長時間調查，才沒有開除。但被清除出公安部門，一直受打擊，受歧視，成了“轉業專家”。本月24日，我寫了一張革命的大字報，貼出後，有一位貧農出身的主任，竟在我的大字報末尾，在“田壘”署名上面用鋼筆加上“地主”二字。當時被群眾揪住，對他進行辯論。後來他才加上“出身”二字。另外，據我所知，農村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害更大。如：河北高陽白家莊村，有個人是富農出身，可是他的孩子也同樣被當作地富出身對待，不准上初中。這樣長久下去，連他的孫子、曾孫子也永遠是准專政對象了！共產主義何時實現？我還聽北京郊區昌平縣馬池口大隊社員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初期，個別農村竟把地富子女也給打死了。這叫‘斬草除根，永不發芽’。”多麼令人驚心動魄的事例啊！難道說，“有多少青年死於非命”是假話嗎？

二. 有的人認為這文章很對，但不敢表態，不敢說心理話：

他們怕這篇文章受到批判時，燒到自己頭上不得了。如有的人說：“毛主席看到過沒有？”“為什麼〈人民日報〉不登載？”聽說有的地方批判它了，聽說清華就有，西單也有《評〈出身論〉》等；則採取觀望態度，不敢說這篇文章好或是壞。

三. 有的人看了以後，竟說：“這篇文章太誇大了，太過火了！看什麼人高興？還不都是那些地富反壞右出身的人們嗎？！”實際上，說這些話的人是中譚氏流毒很深，背“自來紅”包袱很重的。他們的階級偏見是很深很深的。

1967. 1. 28

.....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優待出身不好的青年嗎？

編輯同志：

我是一個下廠的中學生。最近我所在的這個工廠公佈了當權派的一批材料。其中有一封信，是前黨委的四個委員寫給最最敬愛的毛主席的。他

們在這封信裡不但沒有一點悔罪的表示，反而滿腹牢騷，伺機翻案。其中有幾段談到了階級路線的問題，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聯想到《出身論》中的一個論點：“修正主義份子推行的是歧視、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他們還利用部分中下層幹部的缺點和錯誤。有些幹部所以承認並且推行了這一套反動的政策，在理論上是無知的表現；在認識上是曖昧的表現；在工作上是軟弱無力的表現；在政治上是熱情衰退的表現；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當頭的表現。”我認為這個論點是精闢的，是正確的。下面僅把這封黑信摘錄幾段，略加注解(注解的材料是工人師傅提供給我的)，以做旁證：

“工作組黨委代行廠黨委職權。他們進廠以後不是採取訪貧問苦，紮根串聯的辦法，而是偏聽偏信，在車間只是依靠貼大字報揭發問題‘積極’的人，這些人中有很多是過去工作不好思想反動的落後的人，和一些地主、資本家的狗崽子。工作組就支持這些人，依靠這些人，處處給這些人機會、場合，讓這些人發言。”（注：這就是說，只要是地主、資本家的狗崽子，即使工作好，思想不反動、不落後，也不能依靠，不能支持。這就是過去那些當權派的心裡話！）

【按：他們是欺騙。工作組一進廠，就公佈出身名單，規定“黑七類”只有選舉權，沒有被選舉權。在鬥爭廠黨委的大會上，重點發言是階級路線問題，說原黨委第一書記是招降納叛，提拔了出身不好的人做了幹部。但是，這個廠的黨委委員大多是近幾年提拔的，出身都不壞，下文即可做證明。這樣一來，給出身不好的工人造成很大的壓力，工作組根本沒有支持他們、依靠他們。】

“工作組和幾個‘革命左派’就利用自己的合法職權和以‘毛主席派來的親人’的名義，依靠一些貼大字報積極的地主、資本家狗崽子和平常對黨有意見、有仇恨的人。”（注：狗崽子總是和對黨有仇恨的人並列，這就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在過去那些當權派心目中的地位！）

【按：工作組依靠的“革命左派”，後來被選在第一屆革委會的三個主任，一個是中農出身，兩個是貧下中農出身，又因為出身不好的工人根本沒有被選舉權，所以也無從依靠。】

“究竟（我們）這些幹部有多大問題呢？直到現在他們也拿不出書面材料。就拿黨委委員來說，在廠的有十名，其中除一人家庭出身是地主，本人是老革命幹部（三八年入黨，到延安抗大學習過）。其他三名是中農，五名都是貧下中農，都被打成“黑幫”。看來他們不是執行黨的階級路線，而是執行的資產階級路線。”（注：這就是他們為自己辯護的第一個理由：他們出身好，所以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依照他們的邏輯，出身好，即使對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也不能定成罪犯。誰要敢說他們走資本主義道路，誰就是不執行黨的階級路線。黨的階級路線就是這樣為他們服務的！）

“黨委委員（四名，簽字）1966.10.27”（注：請注意這裡的日期，當時譚力夫的名字已經很臭了，他們不是不知道。可是在給毛主席的信中，仍然一口一個狗崽子。可見，這種思想在他們頭腦中是多麼根深蒂固了。要說在這些人當權之時，優待過出身不好的青年，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同時公佈的，還有一份工作組進廠以前制定的整群眾的黑材料。他們把群眾分成四類。第三、四類絕大部分都是出身不好的工人(即所謂有危險的，必須控制的)。公佈之後，有的工人去質問他們，憑哪一條理由說自己是有危險的三類四類？他們狼狽地說：“我們犯了唯成份論的錯誤了。”一個工人引用《出身論》的話反駁道：“你唯成份論了？那就好了！我們的成份都是工人，為什麼還劃在三類、四類呢？”只問得這些當權派汗流浹背。順便說一句，這個工廠是將近 2000 人的大廠，當權派按道理說是有一定水準的。

以上這些僅供參考。此致

敬禮！

赴 * * 廠一學生

1967 年元月

(本書編者注：此文中精闢的(注)和【按】，從文風上看，我認為是遇羅克所作。文中引用了在廠裡公佈的資料。那個 2000 人的大廠，就是他所工作的單位「北京人民機器廠」。)

.....

【讀者來信】 鼓起勇氣鬧革命

《中學文革報》編輯部：

您報創刊號發表的《出身論》，我榮幸地通過朋友轉借，看了一遍，真是一篇好文章！在社會上影響很大，起的效果也很大。您們寫這篇論文的調查小組的同志，大概都是原來不出名的小將吧？我敬佩您們能把學到的真理來解答問題，為革命服務。

首先聲明，我是一個年輕的工人，但出身不好，地主家庭出身。高中畢業，未被大學錄取，在社會上做了二年臨時工，才僥倖地進工廠工作的。總的說來，我是一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受害者。

文章《出身論》，從頭至尾，每個字都敲在我的心裡。我捧着它。一氣讀了三遍。

其實，毛主席對於出身不好的同志，所制定的政策，是英明偉大的。可惡的是，有人把它篡改了！今天，您們旁證了很多材料，論述了很多事實，駁倒了很多爛言，使那些篡改政策的人體無完膚。您們的文章，看來只是紙上的幾行字，但它被人們接受了，會變成多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啊！它對革命事業的貢獻，是無法計算的。

說實話，幾年前，我是一個敢衝敢闖、活潑愉快的人。可恨的是我遭受了“唯出身論”的打擊，未老先衰，變得沉默寡言。平時，很少說話，唯恐言語“走火”，那就是“立場”問題！受到一些人攻擊時，我則咬着舌頭，讓血和淚往肚裡咽。這是社會上存在的“出身問題壓死人”的影響，這也是我個人私心雜念在作怪。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號角吹響了！值得我第一個向你們致敬的是：在去年七月份你們就動手寫了這樣的好文章！《出身論》，是自古以來獨一無二的，而且，是在“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鬼見愁”的壓力下，殺出來的。我佩服你們的水準，佩服你們革命的膽量！

在“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個反動口號剛出生時，我這個“鬼”確實“見愁”過。但，它只愁了我幾天，我就從這個苦海中殺出來了！

我是一個 24 歲不到的年輕工人。解放時，我還在穿開襠褲。我受的教育，全是黨的教育；我受的影響，全是社會主義影響。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江西省委，南昌市委，和我廠黨委，大膽地反黨、反毛澤東思想，反社會主義。我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社會者，我們的社會；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我們不容他們與毛澤東思想搶陣地。我大膽地支持革命學生的革命行動，大膽地痛斥保皇派張 xx 的大字報（象北京譚力夫者之流），於是，在運動初期，我上了黑名單，險遭毒手。

今天，形勢大好，革命造反派揚眉吐氣了(我自認為是革命造反派)。
以前，我雖在大字報辯論中遭到圍攻， 在他們挑動的武鬥中受過傷， 但
我反覺得榮幸。我為捍衛毛澤東思想之戰，貢獻了我的一份力量。

現在，我在江西化纖廠革命造反司令部搞宣傳，我一定“宜將剩勇追
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致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戰禮！

江西化纖廠化纖車間 劉平西

元. 24

又：我盼望《出身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我還希望你們能繼續寫下去。

元. 27

.....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罪行點滴

◎北京 * * * 學院在運動初期破四舊時曾有人規定：出身不好的同學不能改名，若非要改不可，只能改成“混蛋”、“狗崽子”，例如：姓郝，則叫“郝混蛋”等等。

◎河北省益縣某中學，有這樣的通令：出身好的進教室走前門，出身不好的走後門。那些出身不好不壞的人，又不敢走前門，也不願走後門，只好由窗子進出了。

◎河南開封 * * 學校，在反動對聯流行時，要求出身不好的同學檢舉“混蛋”。

◎黑龍江省安達縣 * * 中學，對到過北京串聯的出身不好的同學敲詐勒索，他們發出通牒：限令看到過毛主席的同學交錢。看清楚的罰五元，不清楚的罰三元。這是對我們偉大的領袖的侮辱！

◎北京女 * * 中初一同學下鄉勞動時，要求出身不好的同學拔草比一般同學多拔幾倍，不完成任務便不能吃飯。在勞動時，這些同學喝水必須在別人喝過以後再喝。

.....

致讀者

自本報創刊號發表以來，收到全國各地讀者的許多來信，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和要求，在此我們表示感謝。因為來信、走訪的人員很多，來信不能一一發表，在此我們表示歉意。希望廣大讀者對本報提出寶貴意見和要求，並踴躍投稿。

本報編輯部

.....

《中國青年》是推行唯出身論的罪魁禍首

本報編輯部

修正主義的團中央把持下的《中國青年》，近年來，一直宣揚反動的唯出身論，打擊壓迫廣大出身剝削階級的青年，妄圖把他們趕到敵人方面去，以達到他們縮小無產階級隊伍，使剝削階級後繼有人的罪惡目的。

下面讓我們揭開《中國青年》“關心”剝削階級出身的青年的畫皮，看看他們兜售的是什麼貨色吧。

1. 有意混淆出身和成份的本質區別

毛主席在《糾正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左”傾錯誤》（毛澤東選集 1279 頁）一文中提出：“既反對忽視成份，又反對唯成份論”的政策，通觀全文，很顯然，“成份”二字，完全是指本人成份。然而《中國青年》卻偷天換日，以出身假冒成份，下面就是他們的胡說八道：

“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它表現為忽視成份的觀點，不承認家庭出身對本人的影響……”住口！前面一句剛剛說“成份”，第二句就換成了“出身”，堂堂的《中國青年》的一個社論，這樣語無倫次的話多得數不清。

也有混為一談的：“我們黨的一貫政策，是爭取、團結、改造、教育，在出身成份和政治思想表現兩方面，着重於本人的政治思想表現。”

有偷換概念的：“既要反對忽視成份，又要反對唯成份論；既要看到剝削階級家庭對青年的思想影響，又要相信出身於剝削家庭……”

“不講階級成份，忽視階級劃分，不承認階級出身對人的影響，是完全錯誤的。”

“對他們（編按：指出身剝削階級的青年），不應搞唯成份論。”

這樣的胡言亂語真是翻開《中國青年》處處可見，人們要問：是《中國青年》的編輯老爺們神智不清嗎？不，他們神智清楚得很，他們心中有鬼，才說出這種狗屁不通的鬼話。

2. 誣衊廣大剝削階級出身的青年

“這些青年既然出身剝削階級家庭，不可避免地會同其家庭有這樣或那樣的聯繫，接受剝削階級這樣或那樣的影響。”

這是地地道道的血統論。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的青年，難道是“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剝削階級這樣或那樣的影響”嗎？

“要重在表現，只要他們願意背叛自己出身的階級。”

“不去自覺地和剝削階級影響作鬥爭，努力改造思想，就不能背叛剝削階級。”

“教育剝削階級子女進行思想改造，確立無產階級立場，背叛剝削階級……”

這全是放屁的話。背叛者，原來是也。剝削階級子女本來就不是剝削階級裡的人，何以謂之背叛？何須令其背叛？你們把出身剝削階級的青年放到哪個階級裡去了？

“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說，只能消滅，不能改造。但是對剝削階級中的人來說，則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剝削階級的子女尤其這樣。”這段話公然把剝削階級份子和他們的子女混為一談了。

堂堂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章講話》竟也印出：“剝削階級出身的青年只要背叛他們原來的階級……”之類的話，可見他們把出身剝削階級的青年當成本來的剝削階級了。

3. 轉移剝削階級出身的青年改造思想的主要目標

“重在表現，最要緊的一點，就是看他能不能和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清除剝削階級對自己的思想影響。”

這是道八說胡。我們認為，家庭影響只是社會影響很小的一部分。對所有的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和社會上的資產階級思想劃清界限。《中國青年》一貫反對這一點，目的就是把剝削階級子女引入一條無法前進的死胡同。

《中國青年》幾乎期期都刊登一篇關於剝削階級子女的文章，上至入黨入團，下至結婚戀愛，沒有不專門對剝削階級的子女談一談的。他們真的是關心愛護這些青年嗎？

不！社會影響是遠遠大於家庭影響的，對於任何一個青年來說，都應克服來自社會上的剝削階級影響，然而《中國青年》卻本末倒置。幾年來，對於起決定性作用的社會影響幾乎絕口不談，幫助廣大青年分析研究並克服社會影響的文章幾乎沒有。反過來，卻十分熱心地“幫助”出身于剝削階級的青年分析家庭。《中國青年》要是心中無鬼，會這樣嗎？

《中國青年》的反動宣傳加上團中央組織上的貫徹，把出身於剝削階級的子女置於被壓迫的地位上，他們雖然和出身於勞動人民家庭的青年同屬於一個階級的範疇，理應是相同的階級弟兄，但在團中央的路線下，卻享受不到同等的待遇。

文化大革命開展起來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過是更加露骨地推行了《中國青年》販賣過的貨色，公然提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這樣的口號，更加壓迫了剝削階級出身的青年。

同志們，這就是幾年來，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激烈的階級鬥爭啊！

.....

談彭真的反革命階級路線

師大女附中東方紅紅衛兵

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總有那麼一些人跳起來，對大造形“左”實右階級路線反的群眾大喊大叫：“你們要為彭真的階級路線翻案！”好大的罪名！

請問：彭真的階級路線的實質是什麼？他們振振有詞地說：彭真就是講“重在表現”，對出身不好的愛護備至，竭力栽培，出身好的則受到打擊迫害……

這些人抓住表面現象、一鱗半爪的事實，便以為認識了事物的全部和實質。他們嚴重地歪曲了黨的階級路線，對出身不好的實行專政，以為七

鬥八鬥才算貫徹了階級路線，以出身把人分為左、中、右三等。其實，正是他們掩蓋了彭真階級路線的反動本質，使其得以延續。

階級路線是解決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問題。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階級路線，就是增大右派隊伍， 依靠右派份子，打擊左派，爭取中間派。彭真打壓的是革命造反派，不管你什麼出身，象地主出身的聶元梓， 只要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就遭到無情打擊。

“重在表現”，彭真這個一貫打着紅旗反紅旗的老手，利用這個口號進行本質的篡改，把一切維護修正主義統治、甘當奴隸、順民甚至幫兇的，一切符合資產階級“德”、“才”標準的，都可以拉入團內黨內，把持大權，充當資產階級復辟的社會基礎。把李瑞環那樣的人喬裝打扮成無產階級的英雄。這一套，我們稱之為“重在表面”，就象紅皮白心的水蘿蔔。但這紅皮是丟不得的！他們大講出身，其實就是這個道理。

管你怎樣改頭換面，姓彭還是姓譚， 反毛澤東思想的一概通通打倒在地！

.....

參考消息

◎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了《評〈出身論〉》，批判《出身論》，然而水準太低；竟然有某校二個學生，看過《評〈出身論〉》之後，雖然沒看過《出身論》，便肯定《出身論》是篇好文章。

◎《首都風雷》創刊，此報第四版開闢了專欄討論階級路線：他們也認為批判“唯出身論”是中學目前最重要的任務，創刊號上刊載了「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文章。

◎三中的「人民公社」（老紅衛兵）到處張貼《〈出身論〉是一株大毒草》，《〈出身論〉代表一種反動思潮》等標語，並熱心地把《評〈出身論〉》抄成大字報。

◎三中出現了《〈出身論〉好得很！》的大字報。

◎四中出現了《〈出身論〉是香花不是毒草》的大字報。

◎京工附中「毛澤東思想聯合作戰指揮部」留守兵團印出《向‘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及其追隨者的宣戰書》。

◎北大附中「紅旗紅衛兵」精神可佳，把《出身論》與《評〈出身論〉》全都抄成大字報，在學校引起了一場風波。一派同意《評〈出身論〉》，另一派，認為兩個全是大毒草。

◎在三中、北大附中等校均有“打倒反動的血統論，打倒反動的《出身論》”的口號，被人稱之為自相矛盾。

◎《中學文革報》出刊以來，在工廠得到了意外強烈的反映。工人對此問題十分關心，很多工人對《出身論》表示支持。

◎越來越多的中學生感到：不批判反動的“唯出身論”，中學生運動就無法深入；尤其是海澱區的中學生，雖然有的對《出身論》的觀點有保留，但卻都認為“唯出身論”是中學反動路線的根子。

◎據悉：清華附中紅衛兵寫《評〈出身論〉》的主要負責人一名被捕，一名畏罪潛逃，下落不明。

◎由廣西、河北、黑龍江等省部分革命造反團組織的辯論團於二十九日去清華附中，要與該校寫《評〈出身論〉》的展開辯論。但得到的回答是：“鬼知道他們上哪兒去了。”

第四期圖像

（報紙照片：14，15，16，17，18，19）

第4期 1967. 2. 21（因六版， 此期定價三分）

論鄭兆南烈士的生與死

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中學文革報》囑咐我們寫一篇悼念鄭兆南烈士的文章，這個題目出得好。鄭兆南同志的一生是一首壯烈的詩。她把自己年青的生命獻給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她的英雄業績不朽！

一、記真正的大無畏精神

鄭兆南同志生前是北京五十二中語文教員。運動初期，她貼出了第一張炮轟黨委的大字報，點燃了本校熊熊的革命烈火。於是她受到了更多的攻擊。正當敵我雙方鬥爭激化的時刻，工作隊進校了。從此，××反動路線的混血兒：工作隊、黑黨委、保皇派聯合在一起了。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他們要盡陰謀詭計，分化、瓦解、利誘、威脅革命群眾，孤立、誣陷、打

擊、鬥爭革命性最堅決的左派力量。文鬥不行，又來武鬥。他們毆打、折磨鄭兆南同志，讓她在非人的境地裡度過了 47 天。在她奄奄一息的時候，才將她“釋放”。但他們萬也沒有想到，就在這生命垂危的最後四天裡，勇敢的鄭兆南同志仍然堅持戰鬥。她給黨寫了兩封信，控訴了反動路線的罪行，對革命運動提出了不少好建議，信中沒有摻雜一點個人的怨艾。就這樣，她以卓越的政治表現，寫完自己歷史上光輝燦爛的最後一頁。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毛主席早就為革命烈士做出過這樣崇高的評價。鄭兆南同志是當之無愧的。

這樣的一段歷史，應該說是一個英雄的歷史。不是隨便一個什麼人都能寫得出來的。而鄭兆南同志要達到這一步，需要比一般的同志多花費一倍的勇氣。她每向前一步，都更容易被打成反革命份子，都更不容易為習慣勢力承認與諒解，其本人也就很容易產生自卑、沮喪、失望乃至麻木的情緒而不能自拔。因為，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無論是傳單、是標語、是發言、是議論，我們不是聽熟了這樣的觀點嗎？“黑五類狗崽子，只許你們老老實實，不許你們亂說亂動！”××集團一貫推行歧視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這股陰魂還大有可依附的軀殼。當時炙手可熱的劉××、李××也大講革幹子弟的優越性，秉承他們“聖旨”的團中央甚至把出身好當做革命左派的一個標準。可是多麼奇怪！一個地主狗崽子，竟然敢於衝破層層網羅，挺身而出，給黑司令部貼了第一張大字報，這真是想翻天了！無怪乎工作隊的負責人，團中央候補書記李

××有恃無恐地說：“可以整鄭兆南，她出身不好，社會關係複雜，有小辮子在手，就是整錯了，也沒有妨礙！”像她出身這麼糟糕的人，不積極，是真右派；積極，是假左派。何況還不“老實”？

是的，是要老實。不過要看對誰老實。請問唯出身論的同志們，你們何必對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此偏愛？為什麼只讓他們獨享毛澤東思想的光和熱？你們可有這樣的好心腸嗎？沒有！那麼，你們就是要他們和你們一樣，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最忠實的工具、打手。這就是你們的“老實”！鄭兆南同志不做這樣的老實人，她就是要說，要動，就是要向你們的主子投以長矛和匕首。

毛主席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歷來就有兩種不知畏懼的人。一種人，他們事事遂心，除去他們浪漫主義的幻想，根本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引起他們的畏懼。這種人的不畏懼，不見得是真正的無所畏懼。大有可能是一時衝動，甚至撒嬌、驕橫、耍無賴。因此很難講他們是不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另一種人則不然。他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們敢於和自己頭腦裡的私字進行殊死的鬥爭，敢於甩掉包袱，輕裝前進。這種人的不畏懼是真正的無所畏懼，只有這種人才稱得上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我們寧可相信後一種人而不可輕信前一種人。假如不具備熾熱的無產階級感情，假如不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假如沒有高度的政治遠見，假如沒有巨大的鬥爭魄力，就一定不會成為這樣一個無所畏懼的人。

鄭兆南同志正是一個真正無所畏懼的人。她十分清楚前途的崎嶇。她在第二封遺書中分析過當時的思想動態：“拿我來說，家庭出身是地主，

社會關係比較複雜，在運動中又是一個領頭的‘假左派’；把這些問題‘綜合’在一起，一造聲勢，自然要多嚴重有多嚴重，即使將來檢查起來，也有小辮子在手。”但是，她沒有被這些制人於死命的包袱所壓倒，她“聽了動員報告，熱淚盈眶，當天夜裡就寫了一張題為《質問李靜同志為首的黨支部》的大字報。……它的確起了點火作用。一天之內，大字報如雨後春筍，形成一個炮打司令部的局面。”鄭兆南同志就這樣毅然決然地敲響了戰鼓。

二、論重在表面和重在表現

面對這樣大無畏的宣戰，牛鬼蛇神顫慄了。鄭兆南同志在遺書中如實地描敘了這一時期修正主義當權派的活動：“這下嚇壞了學校領導人和‘保衛黨支部就是保衛黨’的人。當時的形勢，正如十六條所指出的：‘這些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藉口壓制群眾運動。他們採用轉移目標，顛倒黑白的手段，企圖把運動引向邪路。當他們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時候，還進一步耍陰謀，放暗箭，造謠言，極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擊革命派。’他們緊急活動，控制個別班，散佈關於我們的流言蜚語。李靜還親自威脅我：‘你是參加過反右鬥爭的！’為了轉移目標，學校領導正式宣佈：‘給學校領導貼大字報差不多了，從明天起轉入揭老師的問題。’他們還組織了揭露老師的專刊……我正確認識這個問題，也是從學習十六條開始的：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

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佈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

怎樣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呢？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當權派從自己烏七八糟的武庫裡，為工作隊和保皇的赳赳武夫們尋找彈藥了。那便是他們過去從小彙報中彙集起來的材料。這些材料無一不貫穿修正主義決策人所傾心的“重在表現”這樣一條黑線。

先談談小彙報制度。單有一群“積極份子”，這是最受反動主子青睞的“大有可為”的人物。他們以搜尋小是小非、瑣瑣碎碎的新聞為能事。動輒運用他們的“天才”，加以誇大、渲染，以便於他們的上級隨時利用，務使人人變成不敢造反的謹小慎微的君子而後快。小彙報制度首當其衝的犧牲者，除去反對修正主義份子堅持正確立場的革命左派外，就是無論是否是左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彙報他們的情況，是很容易被認為有“階級感情”的。鄭兆南同志二者兼而得之，問題也就更“嚴重”了。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她曾用蘇聯畫報包過《毛澤東選集》的書皮；再比如：她指導學生批判某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油印時沒有加按語。又比如：她曾在幾年前的一堂課上說過一句錯話（天曉得他們的記憶力怎麼這樣驚人？）有了諸如此類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獨特的分析，巧妙的總結，聰明的臆測，精心的杜撰，無恥的捏造，就不難做出尖銳的結論了：“反黨”！

這就是修正主義集團最得意的“重在表面”政策。這條政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所談的只着眼一個人生活中的枝節問題。另一個方面是

把群眾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對抗性矛盾擴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們把教員和學生的矛盾，幹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級幹部和高級幹部的矛盾，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這些非對抗性矛盾擴大到對抗性矛盾的地步，“極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動一部分人鬥爭另一部分人。我們在《出身論》中談到過，一些中下層幹部和群眾“所以承認並且推行了這一套反動的政策，在理論上是無知的表現，他們分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論，什麼是小資產階級的唯出身論；在認識上是曖昧的表現，他們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現是本質的，哪些表現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軟弱無力的表現，他們不會給青年人提供表現政治思想的機會；在政治上是熱情衰退的表現，他們不願做細緻的調查研究，滿足於用出身當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當頭的表現，他們不敢提拔真正表現好的人，怕負責任……”他們就是這樣菽麥不分，把無限熱愛黨、無限忠於黨的鄭兆南同志打成“反黨”份子！

《中學文革報》記者為我們走訪了鄭兆南同志的各屆學生。其中有黨團員，有革命造反派。看一看他們是怎樣回憶烈士的吧！

一位同學說：“鄭兆南同志是我的入團介紹人。在我入團的時候，是我思想鬥爭最激烈最痛苦的時候。我到底在她的幫助下，檢舉了貪污的父親！”

又一位同學一往情深地說：“有一幕情景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有一次我們去過隊日，給烈士墓獻花圈。在出發前下起雨來。同學們猶豫了。

可是鄭老師脫下雨衣來蓋在花圈上，淋着雨，領我們走了。這次隊日活動給了我深刻的教育。”

“班上發生過一次丟錢的事，”一位同學陷入沉思中：“大家猜疑起來。鄭老師知道了便在晨會上給我們宣讀幾則毛主席語錄。她說：‘請拿錢的同學再好好學習學習這幾段語錄。如果想通了，我勸你把花剩下來的錢不要再花了。如果徹底想通了，可以把錢交給我，我負責保守秘密，不損害你的名譽。因為這證明你提高了覺悟，還錢的勇氣是大於拿錢的勇氣的。’不到中午，錢就還到鄭老師手裡了。”

“鄭老師在五年前就用主席語錄批改作文了！”許多同學都這樣說。這就是鄭兆南！

這也許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是比較起五十二中黑支部所提供的“彈藥”來，哪一個更能代表鄭兆南同志的本質呢？哪一個應該算做“表面”，而哪一個又應該算做堪稱本質的“政治表現”呢？天下竟也有這麼一幫糊塗蟲，會認為政治表現是前者，而不是後者，或者因為鄭兆南同志是個“狗崽子”吧？難道因此她就不可能有好的表現嗎？當然，我們沒有忘記毛主席教導的：要在大風大浪中，要在群眾鬥爭中識別幹部。我們認為鄭兆南同志的第一張大字報和兩封充滿革命豪情的遺書，就已經雄辯地說明了她在大風大浪中的表現了，她完全夠得上一個革命者的稱號。最令人感動的是：鄭兆南同志對於那些無中生有的人身攻擊，對於那些令人難堪的造謠誣蔑，並不想申辯澄清。在她交給黨的遺書中，通篇只用了三句話高度概括了那把她打成“反革命”的種種流言蜚語：“這些材料幫

助我證明了兩點：一是證明了我有許多錯誤和缺點；再是證明了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有個別人為了自己脫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強加在我的頭上，這無損於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還用得着逐條駁斥那些謾言嗎？用得着涕淚橫流地訴說自己的委屈隱衷嗎？用不着，用不着！胸懷坦蕩的鄭兆南同志不屑于和製造謊言的無恥之徒打官司。她充分相信黨、相信群眾，相信他們一定會根據她的政治表現，做出正確結論的。其實，她在與死亡搏鬥的四天裡，完全沒有注意到個人的歷史結論下得正確或不正確。那有什麼關係呢？她所念念不忘的，是仍舊被白色恐怖籠罩的學校，是整個中學的革命運動，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流毒還沒有肅清，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沒有取得徹底勝利。她在遺書中大談特談的就是這些。至於她個人，是革命還是反革命，她認為沒有什麼談的必要，這就是鄭兆南烈士的氣魄！一個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家所必須具備的氣魄！這也就是她的表現，是麤集在反動路線麾下的蒼蠅們所無法理解的政治表現！

三、論愛憎分明的階級感情

鄭兆南同志像挺拔屹立的青松，資產階級當權派的陰風吹不倒她，工作隊的暗箭也射不垮她。於是保皇勢力夥同流氓和暴徒，帶着皮鞭粉墨登場了。舉凡控制了群眾的“多數”，還採取武鬥的，都是虛弱垂死的表現。五十二中也決不例外。

鄭兆南的愛人唐錫陽同志沉痛地對記者說：“這一小撮人對鄭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種慘不忍聞的刑罰：讓她在脖子上掛着垃圾箱，天天遊街，讓她戴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後面跟着一個暴徒，拿着鞭子，像對牲口一樣的不停地抽打，有時候讓她跪在地上爬，有時讓她自己打自己，還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熱的日子裡，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間，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裡的髒水，這樣她得了痢疾，夜裡為了允許她在盆里拉痢疾，要勒索兩元錢！……同志們，我沒法把這些罪行全部對你們說，特別是在抄毀我們的家，一連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嚴重的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當着她的面打死一個地主婆給她看，說：‘你只要有一點不老實就這樣。’肉體上的折磨還不夠，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對她扯謊說：‘你女兒唐樺已經跳河死了。’同志們，鄭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別是深更半夜，她到底經歷了多少刑罰，她自己沒有說，我到現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聽。”

為了證實這些話，《中學文革報》的記者訪問過親眼目睹鄭兆南同志受害的學生家長，其中有老工人，有幹部，所談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莫不唏噓感歎！聽了這些觸目驚心的敘述，再想一想毛主席的話：“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執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革命派，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任何一個革命同志都會對罪惡的劉鄧路線引起憤恨，這是一條多麼殘酷的路線啊！

然而，在當時，那些揮舞着皮鞭耀武揚威的流氓，那些在一旁煽風點火的篡奪革委會大權的保皇份子，那些默許行兇、遙控大局的工作隊，卻一口一個“朕即是黨”！這一群張牙舞爪的活瘋子用了這麼多凌辱人格的酷刑要把政治頭腦如此清醒的鄭兆南同志逼到和他們一樣瘋狂的地步！你當真以為他們是在打“地主狗崽子”？你以為他們當真要讓她“背叛家庭”！那才是夢囈！他們打她，是因為她緊緊跟着毛主席，打她，是因為她聽了毛主席的話，起來鬧革命了！而什麼家庭出身黑七類八類的，那才是招搖撞騙的幌子！

但是，這些人卻一口一個“朕即是黨”！在這種情況下，象鄭兆南同志這樣的處境，很容易迷惑、張惶或者誤解。但是，她非但沒有為個人的安危所憂慮，反而為純潔紅衛兵的組織而擔心。遺書中是這樣寫的：“我愛紅衛兵，我恨流氓。在大量可愛的紅衛兵和革命同學中間，也混雜了少數個別的流氓。我建議在運動後期，應當清理這樣的流氓份子，不能允許他們沾污了光榮的紅衛兵組織。不過話又說回來，運動中出現這種奇怪的現象，流氓能如此得逞，這和革委會的無心真正革命（其中有人借機發洩私憤見死不救），因此放棄了革命的領導是分不開的；也是工作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陰魂不散的必然反映”。

再讓我們回想一下，鄭兆南同志一個人，關在陰暗腐臭的牢房之中。她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忍受着刑後的創痛，忍受着精神上的刺激，渡過了一個又一個難眠的長夜，整整四十七天！也許她真的瘋狂了？失望了？懷疑了？消沉了，不！她一直琢磨着怎樣把這裡的情況彙報給真正能代表黨的人。她堅信：“也許在我寫這封信的時候，革命勢力正躁動於母腹之中，

革命的光芒開始噴薄欲出。不管情況怎樣，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是誰也阻擋不住的，革命的群眾終究是要起來的。”這就是她對待階級敵人的最好的回答！

我們再強調一遍，有這種思想的同志是一個地主出身的人！你可以不解釋事實，但無權篡改事實。事實就是如此。鄭兆南同志的這種感情究竟算不算得無產階級感情？你看她對毛主席、對黨、對真正的紅衛兵，是多麼愛戴，多麼關心。不管處境多麼惡劣，不管反動的東西把紅旗打得多麼高，偽裝的多麼好，而英雄的鄭兆南同志總是最能聽到黨發出來的真正聲音！同屬於無產階級的同志，不論是指揮員還是戰鬥員，他們的思想總是溝通的。這就是：愛憎分明的階級感情在起作用。我們簡直不願意再提起“聯動”那一小撮敗類。他們的出身倒不錯，可是同鄭兆南同志比較一下吧！一個是侏儒，一個是巨人；一個是糞土，一個是金石！在這裡，又一次證明了：出身並沒有起作用。

四、 論致死不渝的戰鬥精神

按照革委會裡的修正主義份子的想法，鄭兆南是被他們整個制服了。由於內臟損傷，她已經渾身浮腫，遍體瘡痍，白血球接近到最低點，看來沒有幾天活頭，更不會有什麼鬥志了。為了減輕罪責，他們就把鄭兆南“釋放”了。

到醫院去治療吧？第一句話就是“病人什麼出身？”聽了答覆，便被拒之門外了。鄭兆南同志感到胸口悶，想喘又喘不出來。特別是在晚上，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就在一個椅背上，放一個枕頭躺在枕頭上。她的面前放上紙筆，因為她“有許多許多的話（不只是我個人安危的問題）要向黨說。”她要繼續戰鬥！她要 and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儘管那時候外間還不知道劉鄧受批判）進行浴血的戰鬥！但是白天她不能寫，怕引起還不十分懂事的女兒的思想混亂，只有在晚上，她才向黨傾吐自己的心曲。這時，她還對唐錫陽同志說：“即使市委不處理我這封信，將來輪到我發言的時候，用大字報貼到學校去，也表明我對革命的態度。”她就是這樣滿懷勝利的信心，克服了難以形容的困難，把這封長信寫下去了。

到了第四天頭上，信還沒有寫完，鄭兆南同志的病情惡化了。她咳嗽、吐血、坐不住了。錫陽同志把她送到第六醫院，大夫先是不收。幾經周旋，再和五十二中交涉，最後才勉強收下了。鄭兆南同志躺在候診室裡，最後和死亡搏鬥。她第一次喊叫起來。她是想把死神嚇走？還是想傾吐她向黨還沒有說完的話？這就不得而知了。她的女兒唐樺勸她說：“媽媽，你學學麥賢得、劉英俊吧！”“媽媽，大夫答應給你看病了！”大夫走來了，開始聽她的心胸。需要安靜。鄭兆南的眼睛已失去光澤，她的嘴唇發烏了，可是她還是咬緊嘴唇，有一刻沒有出聲。不過，這時候她已經不行了。一個年輕的、勇敢的無產階級戰士，就這樣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折磨死了！

人死了，還沒有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要她永世不得翻身！還要敗壞她的光輝的名字！受蒙蔽的群眾中，包括她的女兒，十三歲的小唐樺。她對父親說：“你不應該哭！媽媽死得輕如鴻毛！”在她的眼睛裡看來，

媽媽是被“群眾”打死的，而我們應當相信群眾！唐樺呀，你今天所以有這樣的好品質、好思想，其中不是也有你媽媽的一份功勞嗎？你不是也清楚地記得，她在燈下和你一起讀毛主席語錄，用毛主席思想要求你，給你講英雄人物的事蹟嗎？難道你從母親那裡受到過一丁點地主階級的教育？錫陽同志為了不給女兒加重思想負擔，幾乎含着眼淚回答她：“你要和媽媽劃清界線，緊跟毛主席，永遠鬧革命！”這就是在反動路線的統治下，革命同志的“永世不得翻身”！不僅鄭兆南本人要戴着“假左派”的帽子被“群眾”打死，連知情的愛人也要囑咐女兒和她革命的母親劃清界線！

直到親愛的毛主席和黨中央發出了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號召以後，錫陽同志才把這兩封遺書給女兒讀了。這天晚上唐樺哭了，第一次哭了，傷心地哭了。是黨和毛主席給了一個尚未成年的孩子哭悼自己媽媽的權利！

可以想像，鄭兆南同志是在怎樣一種逆境裡戰鬥的。但是，是什麼東西支持着她致死不渝地為黨的事業戰鬥的呢？不是別的，正是毛澤東思想，正是她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聯繫起她平時行動刻苦要求自己的精神來看，這決非偶然了。鄭兆南同志不愧為毛主席的好學生，黨的好女兒。革命的同志不應該再套上修正主義集團製造的死框框，因為她的出身而貶低她。更不應該象馬克思所諷刺的那樣：“如庸人看歷史的偉人，拿破崙是一個偉人，他做了許多好事，也做了許多壞事。”我們只能根據鄭兆南同志的階級立場，根據她的政治表現和她的功績來給她的一生做一個正確的評價。正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談到的：“一切經過調查確系因錯誤處理而被誣害的同志，應該得到昭雪，恢復黨籍，並得到同志的

紀念。”“在各次錯誤路線統治時期，和黨的任何其他歷史時期一樣，一切為人民利益而壯烈犧牲了的黨內黨外的領袖、領導者、幹部、黨員和人民群眾，都將永遠被黨和人民所崇敬。”

今天，五十二中的革命群眾起來了，全市的革命群眾起來了，鄭兆南同志得到了昭雪了。其他單位受過反動路線迫害的革命同志也得到了或將要得到昭雪。這種令人鼓舞的情景，使我們有理由設想，當革命群眾真正奪權以後，那些出身啦、職位啦、級別啦等等死框框是再也不會害人了。那些小彙報啦、只重表面不重表現啦等等修正主義統治手段，是再也沒有存在的餘地了。你的表現是革命的，群眾自然會認可；你的表現是反動的，無論你的嘴巴多麼伶俐、血統多麼高貴、手腕多麼圓滑，群眾也會把你扔到垃圾箱裡去。因為那時的天下，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天下。那時的人們，是敢想敢說敢幹的真正大無畏的人們。

我們悼念烈士，是為了鼓舞踏着她的足跡繼續戰鬥的勇士，我們悼念烈士，是為了從血的事件中吸取血的教訓！

讓我們把一首戰歌獻給鄭兆南的忠魂吧：

春雷天降起東風，浩蕩污濁橫掃空。

恨黯蘇修一片土，喜瞻馬列最高峰。

千年大業奇勳建，九域熊焰異彩虹。

神鬼“何其毒”計破，雄兵誓死搗黃龍。

.....

我們為什麼擁護《出身論》？

二十五中齊聲喚戰鬥小組

去年秋天，我們串聯到廣州的時候，看到了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出身論》。

說實在話，一開始我們真接受不了他那新穎而又潑辣的觀點。我們問自己：是因為我們的頭腦被傳統思想和習慣勢力束縛着呢？還是因為它是株大毒草呢？為此，我們結合實際情況認真思考，最後終於得出結論，是前者而並非後者。

《出身論》不僅向反革命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推行的唯出身論挑戰，也向盤踞在我們腦子裡的舊框框挑了戰。過去，唯出身論（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唯成份論）在我們的心目中以兩種形式存在着：其一，是把出身不好的人神秘化，看不起他們，歧視他們；比如我們看待一位出身地主家庭的同學。修正主義的校領導執政時，不許他參加政治活動（如迎接外賓、遊行示威、聽重要報告等等），甚至不許他單獨留在班上。每逢和他談話，我們心裡總有一個潛在的念頭：他出身是地主！總是帶着這樣的偏見去看

他，把他萬分平常的舉動都看成莫測高深的。而他自己也長期處在緊張、自卑、麻木的狀態，以至心理畸形。是什麼毒害了這年輕人呢？是什麼把我們之間劃上一道深溝了呢？正是反動透頂的唯出身論！那時，我們不但認為這樣做是正確的，還為自己的“階級觀點”自鳴得意過。

思想上貶低了一部分人，自然要抬高另一部分人，這就是唯出身論的第二種形式。我們認為血統高貴的人處處了不起，把他們也神秘化了。這種思想狀態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存在着。對聯的提出、唯出身論紅衛兵的組成、高人一等的西糾的騷亂，以及工作組明暗推行的歧視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長期、牢固的思想基礎的；只不過在革命運動中，把它們激化，顯得很尖銳罷了。假設出身不好的青年沒受過壓制，對聯等等現象也就不會如此猖獗了。

運動中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使我們對唯出身論的第二種形式產生了懷疑。是否出身好的青年表現都好呢？否！駭人聽聞的武鬥，令人齒冷的腐化墮落行為，儘管只發生在部分青年之中，但足以說明問題了。由此，我們對第一種形式也懷疑起來。是否出身不好的青年表現都不好呢？那時，我們還不知道王光華、鄭兆南、陳里寧這些出身不好的英雄人物。不過，懷疑心理是產生了，卻解釋不清這是為什麼，我們為這種懷疑苦惱過。

象一聲驚雷，《出身論》閃爍着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出現在我們面前！他告訴我們，出身和表現之間，還有一個中介物，這就是“影響”，而影響又分為家庭影響和社會影響兩個部分。家庭影響和出身是有一定關係的，而社會影響在今天對青少兒全面教育的情況下，就和出身沒有關係了。

家庭影響和社會影響哪一個大呢？肯定是社會影響大，而且是能克服家庭影響的。這兩種影響並非加減法的關係，而是辯證的關係。因此，無產階級的導師出生于剝削階級家庭，就不是偶然的了。因為社會影響對今天的青年來說是共同的，所以，把出身好或不好的青年兩極神秘化就毫無根據了。《出身論》就是這樣擊潰了反動的血統論的，解釋開了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團。

這種解釋符合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呢？《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主席說：“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世界觀基本還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請看，毛主席認為社會影響是大於家庭影響的。解放以前如此，解放後怎麼就不如此呢？

我們擁護《出身論》，不僅是它說理透闢，觀點鮮明，廣征博引，生動活潑，更因它具有現實意義。一篇議論社會問題的文章，它的壽命應該越短越好：社會問題解決了，文章也就失去意義了。但不幸的是：《出身論》沒有失去價值，它之所以為大眾關心，正因“唯出身論”廣有市場。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不願意加強人民內部的團結，反而擴大人民內部矛盾，用心不可謂不毒！

《出身論》鄭重地宣告：無論什麼出身的革命青年，都是有前途的，都是為黨信任的。任何有形無形的歧視，都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它鼓舞了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鬥志，提高了他們的信心，促成他們早日投身到

運動中來。不管聯動成員和清華附中紅衛兵怎樣地猖狂反對《出身論》，這個意義是無法否認的。

有的人不顧《出身論》的重大現實意義，一筆抹殺這篇革命造反精神十足的文章。他們是向聯動份子們獻媚，不想解放無數享受不到平等政治權利的青年。還有的人，當聽到我們公開擁護《出身論》之後，跑了來，提出許多幼稚可笑的糊塗問題，給他們解釋了一百個，他們又有一千個要問你。我們反對這種繁瑣的經院哲學的態度，這實在是一種害怕新生事物、不敢表態的證明。他們不敢堅持真理，不理解真理必須旗幟鮮明，連一點點敢衝敢闖的青年人的朝氣都沒有！

也有人對我們說：“你們擁護《出身論》，是因為你們出身都不好吧？”這種說法是不對頭的。一個要求革命的青年，每遇到一件新生事物，首先應考慮的是是非問題，而不是個人的利害問題；是非歸根結底也是利害問題，不過那不是小利小害、而是大利大害問題；不是眼前的利害、而是長遠的利害為題，這才是破私立公的看問題的方法。不過，我倒是看見不少出身不好的同志，常常擺出一副“破私立公”的樣子，瞪着兩隻大眼睛，說什麼：“我沒受壓抑呀！對聯辯論的時候我同意呀！我是《出身論》的外圍反對者呀！”云云，竭力給反動路線拍馬屁，唯恐“十年寒窗成流水，進步二字落了空”，那還了得？對於沒出息透頂的傢伙們還有什麼好說呢？

我們高呼：《出身論》好得很！

.....

【讀者來信】

反動的“唯出身論”在農村

農村一位青年的來信

我是焦作市農村中的一個青年，學生成份，初中程度，出生于地主家庭。在一個很難得的機會中，看到了你們在中學文革報發表的《出身論》。你們所列舉的一些事實完全符合實際情況。這裡，我簡單地把我們農村中的運動進行以來的情況向你們介紹，供你們研究參考。

自從在農村進行文化大革命以來，那種形左實右的現象比城市尤其嚴重，迫使我們出身不好的青年（約占全大隊人口的6—7%左右），出現了畏縮不敢前進的狀態，使我們的革命熱情受到了嚴重的阻礙。不要說我們沒有參加紅衛兵、戰鬥隊等各種組織的權利，就是在批鬥走資派的大會上，我們的發言權也受到了限制。民兵隊長還說：“對於他們這號人要專它們的政，用暴力對待他們，不許他們說話……”既然批鬥大會讓我們參加，而又不讓我們發言，這不是矛盾嗎？由於我們不敢和他們挺起身來講道理，所以在我們思想裡就形成了“坐山觀虎鬥”的思想狀態。開批鬥會我們好象去那裡看看熱鬧罷了。“明知不對，少說為佳”，說多了人家就會說：“某某趁機攻擊貧下中農（當權派的出身都是貧下中農）。”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青年，提起自己的老子都恨之入骨，都不情願做剝削階級的繼承人，大

多數都願意背叛自己的家庭，永遠跟黨走革命道路。在勞動、工作中，多數表現都不錯，隊幹部也很信任我們。有一次，一個共產黨員的父親因投機倒把，勾結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倒買布證從中取利，幹部們就派我和幾個出身好的青年晚上捉拿這夥人，結果這件事在批鬥會上也受到了批判，說幹部階級路線不清，為什麼讓地主的兒子去站那樣的崗……當權派回答說：“因他平常表現一貫好……”一個紅衛兵便即時念道：“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又說：“你說他表現好，那是他用糖衣炮彈來蒙蔽你，你怪相信他哩……”多麼苦惱呀！然而我們又沒權和他講道理。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當了個小組長，他們就批判幹部分不清敵我。在運動中政府按人口補助的布證，到農村後就沒有我們的布證了。在要求進步方面，我也曾寫過好幾份參加團組織的申請書，駐隊的一個工作組員對我也很重視，很想幫助和培養我，但村中的團組織卻不重視，他們認為出身決定一切。出身不好的沒有一個是團員或什麼幹部的，所以，那位工作組員也就“少數服從多數”了。他們公開地說，不讓出身好的和我們接近，如果和我們一接近，“敵我不分”的大帽子就被扣上了。不僅出身好的不敢與我們接近，任何一個群眾見了我們也有些怕，怕的是沾辱了他們。有時我們做的事有理，也評為無理。任何人也不敢為我們辯護。群眾已經形成了這種風俗，把我們和老子一樣看待和孤立起來。

在評工分方面，我們這些年輕力壯的青年，沒有一個被評上全勞力的，因為評工分的第一條就是政治思想好。我們出身不好，也就代表政治思想了！你表現得再好，政治上也比不上一個貧下中農。如果在工作中偶然做錯

件事，便成了“敵意”的，屬於本質問題了。所以在工作中我們總是膽膽怯怯、蹣手蹣腳的。近來，他們說“重在表現”是反動路線，因為上邊有彭真的語錄。有時得到了江青、陳伯達等同志的談階級路線的翻印文件，他們也都一看就算了，仍繼續堅持“形左實右”的錯誤路線。任何一個人都不敢為這事來辯論，都怕替我們出身不好的青年背黑鍋。我們多麼希望得到中共中央關於闡明出身問題與階級路線問題的文件呀！

以上的情況都是譚力夫之流所造成的惡果。這惡果不但收不回去，反而更嚴重了。如果我們不將反動的唯出身論打垮，若以後新的當權派上任，他們對待出身不好的青年又會如何呢？我們不應該“只爭朝夕”自己解放自己嗎？

焦作市郊區農村一青年

.....

靈魂

——替別人或自己描象

梅 靈作

目前的有些“造反者”，還是一個宗派者、折衷者、兩面三刀者。他明明地使群眾起來，卻不敢毀滅一個私字；明明地使隊伍精悍，卻不敢開門整風；明明地使群眾所向，卻不敢使旗幟永遠保持鮮紅；明明地使鬼域滅亡，卻不敢使人永遠記得。

他專為他的同類：人類的宗派者、折衷者、兩面三刀者、自私的靈魂們，日日奔波，輾轉於各校之間，言辭之美妙，語句之動聽，以能做首領為度，恩賜別人去革命；使聽者：可以哭、可以歌、可以恨、可以狂；同時如醒如醉、若知若不知……他必須一切唯我獨尊，讓別人聯合於他的旗幟下。他有這種勇氣和信心！

那些同道者都在漫步、沉思、想着各自關心的事，都自命為“造反者，革命者，首領的天才”，以做“宏圖大志”，靜等着歡樂的到來，等待拜倒在“天才”的腳下。

這樣的“造反者”，他無須費力，又能出名，不可不謂高矣。

真的猛士出於人間，他屹立着，看見一切成績與失利；記得一切教訓和血跡，深知公與私、現在和未來；將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談全部掃除。他起來發動群眾，使鬼域置於死地。宗派者、折衷者、兩面三刀者卻陣了，也許沉默了，然而新的生命就會在這苦痛的沉默中萌芽。

.....

出身(名詞解釋)

《出身論》在許多單位的辯論已經展開，有必要對“出身”一詞加以正名，以免誤解。

“出身”一詞有兩種定義。其一指家庭出身，即“爸爸的職業”，這是目前最流行的說法。本報凡是提到“出身”的地方，都是指家庭出身而言的。其二是指本人出身，即“本人過去的職業”，這是傳統的用法，在老一輩人當中，仍有延續使用的。例如：“這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師”，“我是學生出身”等等，顯然不是說“我的爸爸是個學生”。本報凡是使用後一個涵義的地方，都用“成份”一詞代替了。

解放前，由於中國長期處在封建社會，子承父業是普遍的社會現象，所以，出身和成份常常是同一的，比如：父親做鞋匠，兒子也做鞋匠。但在社會主義時期，這種情況就不存在了，資本家的兒子是不會再做資本家了，就很有必要把出身和成份區別開來。

本報資料組

.....

參考消息

◎北京市各中學都十分關心《出身論》及其辯論，雖然有些人對這場辯論竭力阻攔，但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不可阻攔，一場大辯論就要掀起。

◎「北京第二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成立(據雲，成員是人大附中一名聯動份子)，寫出了所謂《駁出身論》。但此文所提出的一切責難和問題，都可以用《出身論》來駁斥，所以十分不得人心。

◎阜新市「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成立，他們對《出身論》表示百分之百地贊同，並將在不久開始他們的活動。

◎《首都風雷》將在第四期就《出身論》問題表態，完全贊成《出身論》的觀點。

◎《首都紅衛兵》在《和中學生談心》一欄裡，指出唯出身論(血統論)的存在是阻礙中學生運動的原因。

◎二月八日，陳伯達同志就《出身論》問題說：“有辯論好嘛！可以提高我們的思想認識水準，增長我們的辯論能力！”

◎由於各組織內部對《出身論》的看法不同，許多組織已經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和分化，不少人被罷官，甚至開除。有跡象表明，中學各組織將在《出身論》的問題上重新分化和排隊。

.....

本報發行專刊啟事

為了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本報特將刊載《出身論》的創刊號重新排版，印成專刊，大量發行。在專刊中，改正了一些因為編輯疏忽而遺誤的地方。今後的辯論，當以這次更正文件為準。

除去《出身論》，專刊上還轉載了《首都風雷》發表的「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另一篇論戰文章。

此外，編者按也做了部分修改。

因本報人手不夠，來信不能一一作複，希鑒諒！外地讀者購買本報時，請不要在信中裝現鈔，以免遺失。

本報編輯部

.....

（本書編者注：在 1970 年春節前夕，我因“反動日記”問題三年勞教到期解除，回京探親時，親口問過與牟志京一起創辦該報的大弟弟遇羅文，他如是回答：（以下二文的）「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其實就是《中

學文革報》的十幾位成員(都是中學生，只一名大學生郝治)。他說當時去開大會時，為了給《中學文革報》壯大聲勢，經幾位核心成員決定，臨時起了個大名。而遇羅克的身份始終是投稿人，並不屬於《中學文革報》的成員。)

記二月十七日大會

本報記者

2月17日上午，由「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等三個團體，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聯合召開了“首都中等學校控訴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回學校去，徹底鬧革命”的誓師大會。

會上，「中學生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代表發言。對於目前形勢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鑒於在社會上反響最大的《出身論》問題說明了自己的看法；尖銳地指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中學的遺毒，號召全體中學生打回學校去，徹底砸爛反動的血統論，完成毛主席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發言獲得了會場上的一片掌聲。

然而，就在我司令部代表發言後的短短的一分鐘時間內，一幫名副其實的跳樑小丑開始了一場蓄謀已久的破壞活動。

兩枚小鞭炮爆炸之後，隨之轟然而起的是二踢角的巨響。一小撮自以為是“英雄好漢”的混蛋，蜂擁而上，紛紛拔足越進主席臺，竟與執行主席搶麥克風，頓時會場大亂。一個觀眾竟失聲地大喊：“聯動的來了！”這群人借“批判出身論”為名，行搗亂會場之實。他們瘋狂地圍攻我司令部成員和《中學文革報》編輯，叫嚷着要與之辯論。在這種情況下，我部不得不拒絕與之辯論，並對這種嚴重違反十六條的卑劣行徑表示極大的憤慨。他們在黔驢技窮的情況下，破口大罵，不堪入耳。事態發展到越來越嚴重的地步，一幫充當急先鋒的人站在主席臺上，歇斯底里地齊聲狂叫：“《出身論》是大毒草！就是大毒草！”一個自稱為“消毒專家”的癩三，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動手揪拽我司令部人員，當場引起公憤。我司令部對這肆意踐踏毛澤東思想的行為，提出最最強烈的抗議！全體眾目睽睽地怒視着他，這個癩三才灰溜溜地縮回了雙手。

他們用謾罵道盡了內心肺腑之言，又進行了種種特務活動——如影子一般，監視、跟蹤、盯梢我司令部人員，連上廁所都要遭到責問。

面對這種情況，我司令部仍然坦然自若。因為，真理在我們這邊，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我們強大的後盾，任何人也休想阻擋歷史車輪的前進。

忠告那些跳樑小丑們：你們是嚇不倒我們的！謾罵和恐嚇只能表明你們的無能，表明你們怕見陽光，我們一定要戰鬥下去！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壓爛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

徹底打破中學運動冷冷清清的局面

「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 2.17 大會發言

同志們：

剛才那位同志的控訴，大家都聽到了。從他們所談到的事實，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多麼害人的東西！不知大家想過沒有，反動路線對於出身好的人尚且如此，對於出身不好的人又該當如何呢？不用說，那就更加肆無忌憚了。北京一中、六中以及許多學校都有勞改所，收容的大部分是出身不好的青年。每天有人監視着，受刑罰、做苦役；打死了人，還得讓沒死的和他親嘴握手，說：“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隨後就到。”如果學校裡還處在這種情況，恐怕大家誰也不願意回去。

這是個別的現象嗎？不是！也許某些學校不象這樣嚴重，但性質是一樣的。崇文區有一所中學，運動初期，刮了一陣剃頭風，專給出身不好的老師剃頭。剃完了一樓剃二樓，剃完了二樓剃三樓。剃完了頭的和沒剃頭的，真不知怎麼樣聯合起來鬧革命？！還有一所中學，進教室要有條件：出身好的走前門，出身不好的走後門，出身一般的爬窗戶，這三種怎麼樣聯合起來鬧革命？！

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大辯論，在座的諸位都參加了，真不知好漢和混蛋怎麼樣聯合起來鬧革命?! 所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天不改變，中學運動冷冷清清的場面就一天不會改變!

根據我們的調查，各校真正被發動起來參加了中學運動的人少得可憐。一般的學校，比例僅占 1/5 到 1/4。毛主席說：“革命群眾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同志們，中學運動不也是這樣嗎？沒有廣大的群眾參加，中學運動就將一事無成；什麼奪權，什麼鬥批改，沒有群眾，全是空話!

怎樣才能發動群眾呢？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不過有一點，大家不會不承認：要想發動群眾，必須找出群眾發動不起來的根源在哪裡？思想基礎是什麼？

我們說：群眾是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趕走的！在中學裡反動路線有一個最主要的工具：“唯出身論”！

“唯出身論”就是“唯成份論”。我們的成份都是學生，都屬於小資產階級範疇，還有什麼可唯的？所以還是說“唯出身論”比較確切。“唯出身論”是比“唯成份論”更沒道理的東西！

同志們可以回想一下，去年六月初，毛主席剛剛點燃文化大革命這把烈火的時候，火勢是多麼旺盛！群眾確實是發動起來了，大字報貼滿了一校園，揭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摧毀修正主義教育制度，打擊信

心多麼充足，熱情多麼高漲，幾千年的舊東西可以觸動一下了，辦學方式可以改變一下了。

又是誰把廣大師生的革命熱情打消了呢？是執行劉鄧路線的工作組。他們往這烈火上潑冷水還不夠，還要撤出一捆捆乾柴。他們的方法是把人民內部矛盾擴大化，其中最能迷惑視聽的，便是擴大出身好與出身不好同志之間的矛盾。他們打擊一部分人，拉攏一部分人。

反動的“唯出身論”最集中地反映在對“對聯”的辯論上。在辯論的過程中，不僅殘酷地鎮壓了出身不好的革命師生，也指向了其他出身的觀點不同的師生。真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派頭。八中有一個學生，才上初一，只因說了句：“一個混蛋變兩個，兩個混蛋變四個，共產主義永遠沒個來。”結果就被打成反革命，進行殘酷迫害，現在這位同學的神經還不正常，見人就害怕。無數實例證明，這副對聯成了中學運動的轉折點，一變蓬蓬勃勃之勢而一蹶不振！

在座的工人同志們也可以回憶一下，當這副對聯由中學走向社會時，是不是也成了廠礦企業運動的轉折點呢？這難道是偶然的嗎？決不是的。這是過去修正主義集團統治時期，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餘毒在氾濫，是劉鄧路線鎮壓革命運動的必然產物。歸根結底一句話：還是唯出身論在作怪！

天真的同志或許會問：“對聯不是被批判了嗎？再批判不是多餘嗎？”我們說：不！對聯雖然被判了死刑，可它的陰魂還在，根子還沒被徹底地挖出來。當時推銷對聯時，大家都在學校；到了批判對聯時，卻只有極少數

熱心份子在忙碌了，自然就批不深、批不透，大家的腦子裡總有對聯的影子在作怪了。

反動的“唯出身論”把同學們堵在家裡不想出來，這種現象使我們焦慮不安。從去年到現在，街上不斷張貼着：“中學生走出家門幹革命！”“中學生不要在家當嫖娼！”之類的標語。我們很體諒這些同志的心情。但是，要解決中學生回校的問題，光貼這些標語是行不通的，必須腳踏實地地瞭解呆在家裡的同學的思想活動，才能對症下藥。

我們調查了一下部分學校。不少學校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是非常猖狂的。尤其是海澱區的一些學校，聯動及同夥們仍在為所欲為，對敢於批判他們的個人和組織威脅、恐嚇，動不動就給人扣上“階級報復”的大帽子，只要被他們發現有不“純”的組織，就立即被他們砸抄、成員遭到毆打。這種現象怎能不讓同學們寒心？誰還敢參加批判和鬥爭？

我們還可以想一想聯動的前身：反革命的西糾、海糾、東糾，不都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嗎？去年12月16日，糾察隊們被解散之後，為什麼又蹦出一個「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他們憑什麼敢於目無黨紀國法、炮轟中央文革、六衝公安部、大肆張貼反動標語？還不是憑他們出身好、“血統高貴”嗎？大家打下去一個西糾，又立即出來一個聯動，這說明他們的思想基礎沒被敲碎，靈魂沒被觸動，還沒拔出“唯出身論”這個根子來。

在四個月的摸索中，許多同志深切體會到：反動的“血統論”，反動的“唯出身論”，是阻礙中學運動的最大絆腳石。他們要竭力製造出身不

同的矛盾，在人們之間劃出鴻溝，壘起高牆，那麼，我們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抱着這個目的，我們「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在《中學文革報》上，發表了「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寫的《出身論》。這是一篇宣傳毛澤東思想，捍衛黨的階級路線，徹底批駁反動的“唯出身論”的有力武器。它的出現，大受革命造反派的歡迎，引起了社會上空前強烈的反響！數以千計的來訪者，以自己親身的感受，證明了我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許多中學組織在觀點相同的基礎上，和我們結成了親密的戰友。他們利用報紙、傳單、大字報、辯論團等形式給我們以支持，助我們以宣傳。謹向他們致以最真摯的革命敬禮！

值得提出的是，廠礦企業對我們的這一篇文章給予了極大的重視。許多工人同志熱情地鼓舞我們、贊助我們，他們給我們舉出成千上萬的事實，說明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怎樣壓制出身不好的同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怎樣迫害這些同志。批判“唯出身論”，也是社會上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許多工人同志參加了今天的大會，證明他們對這問題的熱切的關心。

《出身論》的出現，正是時候。目前中學運動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形式主義的“奪權”，就是沒有大聯合，光杆牡丹式的奪權，這種奪權見印不見人。把印拿過來，一燒了事。以後再用印怎麼辦？只好再找刻字社刻一塊。這些人連依靠誰、團結誰、鬥爭誰都稀裡糊塗，這種奪權是假的！絕大部分同學連學校都不去，你奪權又有什麼用！

另一種是對校內、班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展開控訴與批判，從而提高廣大同學的覺悟，重新組織、擴大、整頓階級隊伍。我們認為這是燃眉之急，這辦法很好，我們支持。但是，因為中學批判反動路線的中心問題是“唯出身論”的影響，所以，在批判反動路線時，就不能不批判“唯出身論”。批判好辦，但怎樣才算批深批透了呢？

我們提出的口號是：一切革命的青年，不管你是什麼出身，都應該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真正做到了這一點，就是把“唯出身論”批倒了；做不到這一點，就是流毒還沒肅清。

不應是口頭上承認，而是在思想上認識這一點。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間沒有什麼不同，革命的程度沒有高低上下之分。在座的諸位有不服氣的嗎？你可以舉出例子來。你要是能舉出出身不好的人一定比出身好的人差一塊，我們就信服你。不過，奉勸你千萬不要舉出身好的「聯動」諸公，也不要舉出身不好的王光華、鄭兆南等等烈士，否則你定吃虧。

有的人也同意反對“血統論”，看來好象是我們的同志，但是誰只要一提平等待人，他就受不了。他總覺得自己比別人高出一頭，然後出於策略，而不是出於原則，恩賜給人一點團結，為“小民請命”一番，就自以為了不起。他雖然反對“血統論”，實際上他就沾染了“血統論”的毒素。他不希望比他出身好的人用血統論壓他，他卻依仗自己的出身不算太壞，而拿“血統論”壓別人（注）。

所以，反動的唯出身論真地被批乾淨時，那就是在人們的頭腦裡真正明白了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間沒有區別。正如《出身論》中所談到的：社會影

響是大於家庭影響的，社會影響是能夠克服家庭影響的；而家庭影響的好壞，又不能只根據老子的好壞來規定。這就是說，在新社會長大的青年人之中，是沒有多少差異的。

那麼，在社會影響相同的情況下，是不是家庭影響壞一些，整個影響也就壞一些，從而表現也就壞一些呢？不是。家庭影響加上社會影響並不等於表現。這裡不存在加減法的關係，而是辯證的關係。毛主席說：“不破不立。”要不破頭腦中的舊思想，新思想就不能鞏固地樹立起來。受過一些壞影響不見得是壞事，有時還會變成好事。說來說去，影響是外因，內因才起決定作用。大家要想知道詳細的論證，可以看看《出身論》。

今天，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受害者，反而縱容害人的兇手。我們沒有理由說：“你受害你也得來，要不你就不革命！”這種責備人的方式實在是最冷酷、最虛偽的。

我們提出口號：號召一切受反動路線欺壓和受害的中學生站起來，自己解放自己，勇敢地鬧革命！革命需要你的不是無畏的牢騷，不是呻吟般的哀怨、不是軟弱、不是妥協、不是世故、不是圓滑，不是這些！你們應該有勇氣、有魄力、有決心、有信念，你們應該戰鬥！要消滅那些殘害過你自己、殘害過你的革命同志，並將殘害多少代青年的可惡東西！這是我們新青年責無旁貸的義務。有廣大工人、農民、戰士做你的後盾，有什麼理由自甘消沉？前途光明，理想壯麗，把歷史重擔移到雙肩上來吧，向前，向前，再向前！

（本書編者注：這段話是指能與「中央文革小組」的首長們經常見面、彙報和聽指示的個別大組織的司令們。請參考上文梅靈之作《靈魂》。文革後期幾位司令們都被捕入獄、監禁多年， 那是後話。）

第五期圖像

（報紙照片 20，21，22。注：缺第五期首版， 但文章不缺。）

第五期 1967. 3. 6 四版

（本書編者注：《談鴻溝》首發于 1967. 2. 27 《中學論壇》第一期。文中“編者按”為《中學論壇》編者加。 ）

談鴻溝

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編者按：在學校裡，罪惡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長期造成了兩派學生的對立：以家庭出身為基礎的對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這種對立變得特別明顯起來，並且延續到現在，阻礙着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進一步批判，阻礙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談鴻溝》一文是着重針對血統論進行探討和分析的。現刊登出來供大家研究，希望同志們讀後能提出自己的見解，進行辯論。

《出身論》中有這樣一段話：“有一位首長在 1961 年講過：‘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間，不應該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熱心的讀者便寫信來問，這位首長是誰？是不是黑幫份子？可以請同志們放心，這位首長是個“心直口快”的好同志，不是黑幫份子，你們查一查 1961 年的《中國青年》，就可以找到這段話。

引用這位首長的話，有兩個目的。第一是想說明存在鴻溝這種現象不合理；第二是想說明存在鴻溝這種事實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後才存在。在文

化大革命以前，在一九六一年就已經存在了。不但存在，而且已經“不可逾越”了。這對於今天多忘事的貴人，是一個最好的答覆。他們不承認××集團歧視過出身不好的青年，勉強承認一點，也只承認到文化大革命初期這些青年才受歧視。大概如果今天再沒有人談這個問題，過不了一年半載，他們就連這一點也不承認了，事實就是如此。我們即使不說這些貴人過去曾經為虎作倀吧，不說他們今天用不承認來逃脫罪責吧，起碼也可以說他們本人體會不深，不懂得在反革命集團壓制底下是什麼味道。

有不少同志不理解毛主席所教導的：“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嚮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而這些同志往往在現象面前停住了。實質是什麼？他們並不懂得。比如產生鴻溝的淵源是什麼？反映在哪些方面？有什麼危害作用？說明了什麼問題？他們都不知道，自然也找不到填平鴻溝的方法了。的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這個蘊藏已久的矛盾激化了，爆發了。“對聯”出來了，譚力夫出來了，紅衛兵糾察隊和聯動也都出來了。面對無數豐富的事實，這些同志迷惑了。他們本來最善於責備別人沒有階級觀點，但他們自己卻不會用階級觀點來分析這些事實。

他們認為，譚力夫就是譚力夫，好像這麼一個上了三年大學的蠢學生有本事一手扭轉乾坤似的。他們既鬧不清譚力夫怎麼會成為譚力夫的，也不想知道為數頗多的群眾在當時接受它的思想基礎。直到《人民日報》1967年元旦社論發表以後，大家才知道原來這是“血統論”在作祟。但也就到此為止。不少人還以為自己既不是聯動的一員，也不是譚氏麾下的戰將，大概血統論和自己毫無關係吧？於是，當那篇與血統論宣戰的《出身論》

出來的時候，這些同志便跳了起來。他們一方面高喊“打倒血統論！”（因為人民日報社這樣寫的，他們雖然還迷迷糊糊，但也是要喊幾聲避避嫌疑的），一方面又高喊“打倒《出身論》！”（這一回他們清醒了，因為這和他們頭腦裡的混蛋東西大相徑庭了）。於是他們也繼承了聯動的衣鉢，在「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召開的大會上，亂撒傳單，大放二踢腳，大有聯動少爺還魂之勢。因此，如果說只是譚力夫和聯動一小撮人有“血統論”觀念，大部分人沒有，那實在該為那一小撮人抱委屈了。血統論這種東西歷時已經很久了，大約有四五千年了吧？“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我們自己頭腦裡有沒有血統論的烙印，倒是值得深思的。

下面我們就系統的談一談血統論和有關鴻溝的幾個問題。

一、血統論的歷史淵源

在奴隸制社會，血統論這種東西就挺時髦了。比如在古希臘，那裡的人起名字，先要把老子的名字冠在前面。比方老子叫賀拉斯，兒子就叫賀拉斯的×××。這和聯動張口老子閉口老子是很相象的。還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雅典城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大家都知道，希臘人對於體育運動是十分重視的，舉行一次運動會就好像過一個最隆重的節日。在這次運動會上有兄弟二人得到兩項冠軍，哥倆就把老子抬起來，繞雅典城走一周。於是成千上萬看熱鬧的人便對這個老頭子喊：“喂，你得到這樣的幸福，還不死嗎？你還想得到更大的幸福嗎？還想做天神嗎？”於是乎老頭子一

高興就嗚呼哀哉了。這樣的事情今天的人看來，實在荒唐。你兒子是冠軍，礙得着你的事嗎？但那時候的人就是這麼個思想感情。

中國的奴隸制社會這種情況也是存在的。相傳那時有個叫做舜的皇帝，他的爸爸是個十分可惡的瞎老頭子，幾次要害死他，但他還是替自己的老子隱瞞這些事，直到他做了皇帝，也還是沒有再提起。多半他怕別人知道自己的老子反動，他便是混蛋了。因此還是不說的好。

到了封建社會，封建的倫理關係發展到了極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社會的常綱，是定而不可移的倫理道德。據說有一個牧羊的人，看到自己父親偷了羊，便揭發檢舉去了，這件事讓聖人知道了，他便大搖其頭說：不大對頭。漢朝有個皇帝叫做劉邦的，他在當皇帝以前就是個大流氓，時常到他哥哥家去騙飯吃。有一天他哥哥家的飯熟了，但偏對他說沒熟，好不給他吃。等到劉邦做了皇帝，應該分封諸侯了。照理說，姓劉的都得是諸侯。可是他的哥哥分封不分封呢？劉邦一想，自己的長兄表現可不好，要是按重在表現的原則，那是不夠資格的。不過後來到底是血統觀念占了上風，他的哥哥還是被列為藩鎮，只是叫做“剩飯侯”，多少還不能忘記表現。讀過《紅樓夢》的人都記得，賈府有位鳳姐。鳳姐為了修繕大觀園，得找個監工的。她明明知道賈府裡的人沒一個不貪污，可也偏得找姓賈的。找姓甄的不行嗎？不行。因為封建的倫理觀念不允許她這樣做。明朝有一個叫做方孝儒的，犯了罪依我們的想法，他犯罪把他殺了就完了。但是沒那麼容易，得“滅門十族”，連他的老子、老娘、再加上其他的親戚，再加上親戚的親戚，都得殺掉。這下子可真是斬草除根了。封建統治階級把他們的這一套倫常關係編進了一本小冊子。叫做“二十四

孝”，內容主要就是談兒子、老子不可分割的關係的。歸根到底一句話，便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不是英雄怎麼辦？兒子也偏得說他是英雄，即便老子反動透了頂，兒子也得象尊敬英雄那樣尊敬他，其目的無非還是證明自己是個好漢。今天不是還有“共產黨員”給自己反動的老子樹碑立傳嗎？多半是讀“二十四孝”讀得太熟的緣故吧？現在似乎有一種風氣，誰只要講歷史，誰就是別有用心。乾脆告訴你們，省得你們猜測。我們講這些，就是給明着暗着推崇血統論的人一面鏡子，也照照你們的尊容，看和歷史上的那些古董是不是有一二分相似？封建社會有這種現象並不奇怪。因為有怎樣的經濟基礎，就會有怎樣的上層建築；有怎樣的上層建築，就會有怎樣的法律、習慣、道德和倫理觀念。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比較簡單，階級關係也不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那樣複雜。加之交通的閉塞，物物交換（而不是商品交換）所造成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況就造成了家庭是社會的一個細胞。因此，血統論變成了統治階級賴以維持統治的理論基礎了。那時候出身和成份差不多是分不開的。老子打鐵，兒子拉風箱。例外的情況很少。所以直到現在，還有這樣的習慣說法。比如，：“這位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師”，“我是學生出身”等等，那並不是說我的爸爸就是學生。封建社會不象今天這樣大分化、大變革、大動盪、大改組的時代，今天資本家的兒子已經不再做資本家，而出身挺好的聯動諸位反倒變成了地富反壞右的一丘之貉，出身和成份完全不一樣了。

這種封建時代的家庭觀念，在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沒有存在的餘地了。下面摘錄《共產黨宣言》的一大段，供大家參考。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

“凡是資產階級已經取得統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純樸的關係統統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即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誠、義俠的血性、庸人的溫情，一概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個人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它把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都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來代替了。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冷酷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剝削。”

“資產階級撕破了籠罩在家庭關係上面的溫情脈脈的紗幕，把這種關係變成了單純的金錢關係。”

馬克思、恩格斯就把這些算作資產階級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毛主席告訴我們，我國的資產階級是十分軟弱的，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幾乎是超越了資本主義這一社會發展階段。因此，幾千年來維持封建社會生存的血統觀念帶到了今天，是不足為奇的，特別是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各種剝削階級傳統觀念都要破產的關鍵性時刻，它們更要進行垂死掙扎。變換各種面目（甚至是極“左”的面目）束縛革命、阻礙革命、破壞革命，那實在是必不可免的事。譚力夫的出現決不是偶然的。做為封建血統論的代表人物，他的命運必定是被革命的車輪輾碎！至於那時候為什麼他能振臂一呼，應者雲集？也不是因為他有什麼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神通。如果我們掌握了起碼的階級分析的方法，應該由此證明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封建的東西還有廣大的市場，還頑固地盤踞在一些人們的頭腦之中。誠如主席所說：“在我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反馬

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會長期存在。”他老人家又說：“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正是這種剝削階級的血統論，發展到了今天便是唯出身論，給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間製造了一道鴻溝，有時達到了不可逾越的程度！它在運動中自己蹦出來，讓我們將消滅它的戰鬥部署提到議事日程上，因此，打破它的束縛，消除它的阻礙，防止它的破壞，填平它所製造的鴻溝，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運動迫待解決的任務之一，這對於我們每一個關心國家大事的青年，都是責無旁貸的。

二、從三個方面看鴻溝

其一、家庭影響神秘化

一個人受不受家庭影響？肯定是受的。但是究竟什麼家庭給予一個人什麼影響？在一個人的表現中起到什麼作用？答案是有原則性分歧的。由於家庭出身好的青年不理解家庭出身不好的，家庭出身不好的也不理解家庭出身好的，往往將對方的家庭影響神秘化了。

不少同志忘記了今天特定的歷史環境，而把家庭蒙上了一層浪漫主義的色彩。比如一提到剝削階級家庭，立刻就想到刀光劍影，以為這些家長每天就是教兒子怎樣殺人。一提到高幹家庭，立刻就想起有一份血書，每天都要給兒子講怎樣高深的道理。這些同志從修正主義份子一手炮製的小說、電影、戲劇、刊物上面承受了這個概念，信以為真。其實這些東西惡

毒就惡毒在讓青年人不理解今天的階級鬥爭的特點，不懂得和平演變是什麼。假若出身不好的青年每天只提防磨刀霍霍，而忘記了糖衣炮彈；假若高幹子弟只對自己的家庭一味迷信，而忘記了高等生活的侵蝕，那麼，或者使他們放鬆警惕，或者走到極端，造成了疑神疑鬼的精神狀態，這都是對革命不利的。又有一些同志忘記了內因起決定性的作用。他們以為家庭給了你什麼影響，你就接受什麼影響，似乎一個人沒有一點可以選擇的自由。其實並不是這樣的。對於一種影響，有樂於接受的，有勉強接受的，有引起反感拒不接受的，也有無動於衷的。對於家庭影響也如此。今天的青年人接受了黨十七年的教育，對於拿槍的敵人是能夠認識清楚的。如果還有哪一個不識時務的老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敢在家裡磨刀，那個結果是不算太妙的。特別是出身于剝削階級的青年，對於家庭一般說來是憎恨的，因此，對於家長的言論，他們就有了免疫的能力。他們時時將自己放在與家長對立的一方，這樣，他們在克服壞的影響方面便有了一定的優越性。但是，那些出身高貴的少爺們，那些自認為最懂得階級鬥爭，以為階級鬥爭無所不在，就是不在自己的家庭之中的少爺們，卻很容易忽視自己家庭的壞影響。一旦他們自己的家庭真的有壞影響，他們就不知道什麼叫做劃清界限，他們甚至也會當作富有營養的東西接受下來。殊不知，我們的社會還處在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之中，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還都有市場。對自己的家庭喪失警惕無疑是危險的。

更有一些同志把家庭影響誇大到了無可形容的地步。他們以為除去家庭影響就沒有其他影響了，即使有，也得受家庭影響制約。毛主席有一段話，證明了這些同志的荒謬。他說：“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農民的家

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可見，教育（社會影響）是大於家庭影響，並且能克服家庭影響的。毛主席說的還是解放以前的情況，解放以後，到了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情況會怎樣呢？恩格斯在解答“共產主義制度對家庭將產生什麼影響”這個問題時說：“兩性間的關係將成為僅僅和當事人有關而社會勿需干涉的私事。這一點之所以能實現，是由於廢除私有制和社會負責教育兒童的結果。因此，由私有制所產生的現代婚姻的兩種基礎，即妻子依賴丈夫和孩子依賴父母，也會消失。”

正象馬克思早在 1848 年就駁斥過的政治庸人那樣，今天搖頭晃腦的血統論者們念念不忘家庭，念念不忘老子，活脫脫是個封建社會的遺少。革命的導師是這樣批判他們的：“你們卻硬說，我們用社會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滅人們最親密的關係。難道你們（資產階級）的教育不是由社會決定的嗎？不是由你們藉以進行教育的那種社會關係決定的嗎？不是由社會通過學校等等進行的直接或間接的干涉決定的嗎？共產黨人並沒有臆造什麼社會對教育的影響；他們僅僅是要改變教育的性質。”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裡還談到：把東方的家族形態看成絕對的，是不合理的。這種家族形態只是一個歷史的發展系列。

我們所以要引用這樣多的經典著作，無非是想證明今天大喊家庭影響大於社會影響，大喊老子英雄兒好漢的人們是群什麼東西！他們的水準比起那些用資產階級偏頗觀念灌昏了腦袋的政客還不如！看到他們對家庭這樣神秘化，簡直讓人想起寬袖方巾的時代，十足是一群蠢貨！

那麼，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革命群眾應該有怎樣的一種關係呢？我們說，這既不是將家庭當作社會上的細胞的那種關係，也不是赤裸裸的金錢關係，目前我們國家的革命人民正處在一種無產階級同志式的關係，這就象毛主席所說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紀律，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而反動的唯出身論妄圖改變這種局面，分化革命隊伍，以達到其復辟目的。

其二、政治表現神秘化

把家庭影響神秘化了，自然要把本人表現也神秘化。因為這樣一來才符合封建時代的種種格言。什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什麼“有其父必有其子”，什麼“將門出虎子”，這些陳詞濫調都被血統論者奉為至寶。

他們首先認為血統高貴的人處處都了不起，行堪觀止，字字珠璣，一舉一動都值得記在將來的回憶錄上。

這麼一來，就造成這些青年盲目的優越感。另一方面又貶低出身不好的青年。懷疑他們，輕視他們，處處以狹隘的偏見觀察他們，把他們萬分平凡的舉動也看得大有申陳。搞得他們緊張、麻木、自卑、甚至心理變了態。女十二中有幾位出身不好的同學，長期處在這種精神狀態中，竟以為自己順心的事都是錯的，自己不滿的事都是對的。他們看了某一篇文章，先是覺得挺高興，可是立刻就責備自己，回去寫了篇批判文章貼出來，不

過後來聽說這篇文章讓某位領導人肯定了，她們可大大慌了手腳！同志們可以想一想，這是怎樣的一種精神狀態！這還有什麼朝氣蓬勃可言！她們的心靈簡直是經受了無可救藥的殘害！而殘害者不是別的，正是封建的血統論，正是目前大大流行的唯出身論！何其毒也！手頭還有一張鉛印的傳單，是四個學校在運動初期聯合組織的「紅外圍」。「紅外圍」的組織當然都不是出身好的。他們寫道：只有革命的左派才能加入自己的組織，可接下去便說，“這個組織要絕對地服從紅衛兵的領導”，如果不承認這一點，就“格打勿論”！多麼典型的奴才性格！你已經是革命的左派了，還要絕對服從一個既非黨團，又非無產階級先鋒隊，只不過是出身好的「紅衛兵」的領導之下。大概領導你們的都是超左派了吧？以上這兩個例子，說明了青年之間的這道鴻溝已經多麼深，多麼寬，多麼不可逾越了！在學校裡，很容易形成這樣一種氣氛，一派是專門彙報思想的，一派是專門聽彙報的，前一派必然產生阿諛奉承，陽奉陰違的能手，後一派必然出現高高在上，目中無人的老爺。真要問他們是怎樣成了混蛋的？不是別的，還是萬惡的唯出身論把他們逼出來的！

其三、社會地位的不平等

任何一種腐朽的思想，都會被剝削階級所利用。過去修正主義集團大大利用了血統論，運動初期劉鄧路線也在出身問題上大做文章。他們把這道鴻溝越挖越深，務使我們新中國也形成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有三個。一是想把革命隊伍縮小，以利於消滅之，二是想

分而治之，三是想拉攏、利用一部分青年做他們順從的復辟工具。有一段時期，他們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真是達到了慘無人道的地步。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中學文革報》和其他中學生主辦的報紙常常有這方面的報導，大家都看到了。這裡有一張鉛印的表格，是一位司機同志托人轉交給我們的。他說：“請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人看一看，給他們做個參考。”不負盛意，我們把它抄在下面，以饗同好。

學習駕駛員的條件

（一）駕駛員的培養對象：

1. 駕駛員的培養對象要貫徹階級路線，以廣大工農兵，革命幹部，烈軍屬子弟為主；對家庭出身于地、富、反、壞、右、資本家的，原則上不培養。

2. 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看其政治表現，如果能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經過有關部門審查確屬沒問題的，可以適當吸收培養一些。

3. 所培養的機動車駕駛員，必須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活學活用，積極參加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好同志。（其餘兩條從略）

這僅僅是培養一個駕駛員所需要的條件！這張表很能說明問題。在第1款中，是兩個不問表現：一不問“紅五類”出身的表現，哪怕這些人是聯動的劊子手，也要被“貫徹”進去；二不問“黑六類”出身的表現，哪怕是聶元梓、鄭兆南、王光華、陳里寧，也都拒之於門外；第2款似乎是重

在表現了。這一款是針對除去黑六類以外的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那不用說，就是小業主出身的了。這回重在表現了。可是，一要劃清（劃清了還不相信），二要審查（審查到了沒有問題），才能培養“一些”！根據出身這麼一鑒別，於是乎再也用不着進一步審查了，便都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好同志”了！大家可以心平氣和地想一想：這種現象究竟能不能容忍！這不過是千萬個例子中的很小的一個。凡是克服了偏見的革命同志都可以為我們證明這一點，舉出你親身經歷的更多事例來。

社會地位是這樣懸殊，還談的上什麼團結，什麼瞭解？更談不上共同戰鬥了。有的只是隔閡，是生疏，是淡漠，出身真是壓死人啊！

以上我們就從家庭影響神秘化這個方面，從政治表現神秘化這個方面，從社會地位的平等這個方面，分析了在青年之中存在不存在的一道鴻溝。我們說，是存在的。它的存在是由血統論，唯出身論一手造成的。它嚴重地阻礙着我們革命事業的發展，阻礙着我們的前進，到了徹底填平它的時候了！

三、填平鴻溝的辦法

我們必須用階級論代替血統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共同幹革命。階級論就是“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現”。這裡所說的成份不是出身。比如你成份是個工人，是個學生，這都可以成為革命的主力軍。當然也不能唯成份，不是說是個工人都是革命的，還得看表現。象江青同志

所說的，要時時處處看一個人的觀點、立場。這和出身都毫無關係。讓那些死抱着家庭粗腿不放的人見鬼去吧，這個鴻溝我們是填定了。

革命的同志要在鬥爭中填平這道鴻溝。過去開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是這道鴻溝把革命青年分開了，使他們站在天河的兩岸，遙遙相望，幾乎使運動夭折。現在，我們應該在彼岸此岸共同填土，讓它變成一道通途。這道鴻溝只能在大聯合中填平，在奪權鬥爭中填平，在鬥批改中填平。只有共同鬥爭才能彼此瞭解，才能克服神秘化的傾向，只有在鬥爭中才能識別一個人表現的好壞，才能驗證一個人所受影響如何。那些受過一些委屈躲在家裡不願出來的同志，應該鼓起勇氣，重新投入戰鬥了！那些壓制過別人，無形之中幫了修正主義份子的忙的同志，也應該捫心自問，努力改正了。也只有在鬥爭中，才能滌蕩我們腦海中的剝削階級觀念，才能使無論什麼出身的青年都改造成一代新人。而要使這些都不至於變成空話，要使中學革命運動不至於冷冷清清，要使今後的革命能順利開展，我們首先應該強調：無論什麼出身的青年，都應該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我們講革命同志之間的平等，不是從策略上考慮的。這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不是要你委屈求全，恩賜給人家平等，而腦子裡還認為比別人高出一頭。那是假平等！我們認為一個人是不是比另一個人優越，不在於他的出身，不在於他的性格，不在於他的年齡，而在於他的表現，在於思想改造得好不好？通過大量的事實可以看出，決不是出身好的人一定比出身不好的人表現更好。聯動的騷亂雄辯地說明了這一點。

我們的黨歷來是主張革命青年應該平等的。毛主席在他親手擬定的接班人五項條件中，並不曾提到“出身”二字。他的那篇足以鼓舞我們青年無限勇氣的講話中所說的：“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世界是屬於你們的。中國的前途是屬於你們的。”“你們”也是對所有革命青年說的，不是對某一階層的青年說的。誰要想扭轉它，想阻礙它，那是萬萬辦不到的！

鴻溝等待着我們填平，血統論、唯出身論等待我們消滅。革命的年青人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聯合起來，在鬥爭中相互瞭解，這樣才能向一切腐朽的東西開戰！

首发于《中學論壇》創刊號

1967年2月27日

.....

反動血統論的新反撲

駁《大毒草〈出身論〉必須連根剷除》

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北京輕工業學院東方紅公社主辦的《旭日戰報》，不惜以六版篇幅，對《出身論》大肆攻擊，發表了一篇又長又臭的文章《大毒草〈出身論〉必須連根剷除》。用他們的話說，他們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大聯合大奪權的階段出現，是必然的。

大家總還記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正當火勢燎原的時候，是血統論配合着××路線將這場大火窒息的。隨着運動的第二次高潮，血統論又找到了舊同志。它配合着保皇派別、聯動份子、××路線的忠實信徒，配合着社會上的習慣勢力，再一次進行新反撲，這當然是“必然”的！

該文的作者實在沒有時間概念。《出身論》出現在去年秋天，當時大聯合、大奪權還不是高潮！有的卻是西糾的猖獗，聯動的騷亂。《出身論》敢於面向這些嗜血成性的反動組織下戰表，敢於動搖他們的特權地位，即使缺點再多，也足以使庸人慚愧。而那時候你們這些好漢卻連屁也不敢放一個。誰人不知你們輕院東方紅承認過譚力夫的講話，承認過反動對聯！你們可曾觸動過你們的錯誤思想，哪怕是一絲一毫？即使是現在，指導今年運動的元旦社論明確地批判了反動的血統論，又有哪個人看過你們的表態！如今你們在批判《出身論》，這個向血統論的宣戰書上充當英雄好漢了。你們和輕院“紅爆隊”大聯合了，就連你們的編輯也不否認他們是保皇勢力和執行反動路線的頑固份子的大雜燴。你們為了裝門面，竟和血統論的崇拜者，聯合在一起“批判”血統論了，豈非咄咄怪事？而發表於貴

報的“紅爆隊”們的大作中，不知道從《出身論》的哪一節找出“男女關係”這一條罪狀，這大概就是他們要批判的血統論吧？

該文(指“大毒草……”云云，下同)，首先從理論上，繼而從政治上否定《出身論》，我們有必要逐一批駁，我們要通過這樣的批駁，批出他們趁此機會攻擊毛澤東思想，顛倒歷史之真實目的，我們就是要暴露這些跳樑小丑們骯髒的靈魂。

一、《出身論》從理論上“剷除”不動

該文反駁《出身論》的第一個論點：“社會影響大於家庭影響，並能克服家庭影響”。按照辯論的原則，他們要否認這個前提，必須要提出“社會影響不大於家庭影響，社會影響不能克服家庭影響”。他們正是這樣做了。該文說：“尤其(注意尤其這個詞——筆者)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種事物對於一個人的思想的形成將起很重要的作用。”又說：“家庭給予一個人的階級烙印，對他的立場、觀點有着不容忽視的影響。因為它給人以認識問題的基礎。”請看，家庭影響又起“很”重要的作用，又是“基礎”，又不容“忽視”，顯然家庭影響是遠遠大於社會影響的，是社會影響所無法克服的。這是放屁！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當然不否認內因也是由外因形成的；但我們必須同時指出，內因和外因有着質上的不同。我們處在階級社會中，無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作為外因，是同時存在的。儘管從總的方面來說，

一個是強大的，一個是相對弱小的。但對於一個具體的人，情形又有異樣。他總有自己的選擇性。對於同一種影響，往往有的人起同感，有的人起反感；有的人愛好，有的人厭惡；有的人強烈，有的人淡漠；有的人接受，有的人抗拒。這就是內因在起作用。即如你們，為什麼和血統論的宣導者「紅爆隊」大搞聯合，而不和反血統論的人搞聯合，也是內因起了作用。

對於家庭影響也是這樣。首先我們應該看到社會上的好影響是強大的，這是因為毛澤東思想是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是強大的。因此，一個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他從小受的社會教育，就是剝削可恥，勞動光榮的教育。長大以後又知道階級鬥爭，知道無產階級的勝利和資產階級的滅亡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再強調一遍，從小（照該文作者唯一清醒的時刻所說的話，即剛剛脫離“本能”，剛剛有了“思想”的年紀，亦即從7歲）起開始長期接受這種思想，這就形成了內因。這時對於自己的家庭影響就會是反感而不是同感，是厭惡而不是愛好，是抗拒而不是接受。當然這也是指一般情況，例外也是有的。不過不管詭辯者怎樣曲解例外，真正瞭解了內因的決定性作用，就不會把家庭影響看得神乎其神了。

返回來再看社會影響是不是能夠克服家庭影響，就很容易得出結論了。為了證明該文作者對於毛主席著作是怎樣的不學無術，我們摘錄一段毛主席的話就足夠了。毛主席說：“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知識份子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教育，是社會影響吧？可見，形成一個人世界觀的，不是家庭影響，而是社會影響。這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是社會教育兒童的結

果。但是“剷除”《出身論》的英雄們卻立論：家庭影響是形成一個人世界觀的基礎！在發難的開頭，他們本來說，《出身論》的這一段是“不值一駁”，卻駁了三千字。不幸的是那駁的結果，原來是他們自己違背了最高指示。

該文在做了這樣的“文字遊戲”之後，又反駁《出身論》的第二個論點：“出身和表現關係甚小。”按照辯論的原則，他們要否認這個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和表現關係甚大”。

他們正是這樣做了。該文說：“出身既然給一個人的思想打上階級的烙印，它就必然會對這個人的行動（即表現）發生作用……有着緊密聯繫的。”發生作用，固然是對的。我們說出身和表現關係甚小，並沒有說一點沒有。但是“有着緊密的聯繫”，則大錯而特錯了。

出身和表現是沒有直接關係的，有個中間物，那就是“影響”。正如一位老工人所講的：出身、影響（社會影響和家庭影響）、表現是一條索鏈的幾個環節，那邊燒熱了，這邊不見得熱。

表現和影響是有密切關係的，特別是和社會影響。因為毛主席說：“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而思想是表現的根據。所以，表現是受社會影響制約的。

對於一個人的表現，家庭影響自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不過不是主要作用。毛主席和××同志已經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而只有家庭影響和一個青年的出身才是有關係的。特別是新社會，社會影響和出身沒有多大關係。今天的學校都是無產階級開辦的學校，並沒有地主子弟學校或資本家子弟學校，無論什麼出身的青年所受的教育同樣是社會教育。當然，對於高幹子女，出身和社會影響常常是有關係的。例如寄宿制高級學校，即那些只供高幹子女享受的修正主義溫床，就是和出身有關係的。不過，舉出這個例子，對你們的結論實在太不利了。因為這只能證明出身好的有時社會影響並不好。所以我們還是不要提的好。

出身只和家庭影響有關係，家庭影響又在表現中占了一個無足輕重的位置，那麼，結論是不難得出來的：出身與表現關係甚小。光是論證到這一點，已經足以動搖血統論的基礎。但是，我們還要證明，出身即使和家庭影響也沒有必然的同一性。儘管這個論點會使“炮製”該文的“混蛋”們暴跳如雷。

“當然在部分工人貧下中農中也有着一些落後的思想意識，甚至有極個別反動的。”謝謝，這是該文作者神志不清時提供給我們的論據。

聯動成員的出身都是最上乘的，但是陳××同志說，他們的家庭影響並不好，因為這是由經濟地位決定的。相反，列寧出身於一個地主家庭，但他從哥哥姐姐那裡受到了很好的革命影響。毛主席在他的回憶中也說，儘管他的父親是個富農，但是他從母親和家裡的雇工那裡，受到了許多好影響。無論血統論者多麼一廂情願，一個老子總是組成不了一個家庭的。這就是《出身論》中所說的：“一個人家庭影響的好壞，不能機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

“這是少數！這是例外！”“這不是主流！”血統論者振振有詞地念咒了。不過，既然已經承認是“少數”、是“例外”、是“支流”，那麼，就是承認，這是客觀存在的。是客觀存在的東西，就是它存在的道理，就無法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階級敵人還是少數呢，但並不等於沒有。那麼，說明這些例子的道理是什麼呢？該文作者說不出。別人說出來，他又跳腳！

這個道理，《出身論》說得很清楚：一個人與家庭影響也沒有必然聯繫了，結論是不難得出來的：出身和表現關係甚小。

如此說來，出身和構成表現的次要因素，家庭影響是好是壞，是不能機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小到什麼程度？小到出身只能作為參考。“只要把一個青年的政治表現瞭解清楚了，它們就連參考的價值也沒有了。”

這幾條氣勢洶洶的好漢，在兩次碰壁之餘，開始反駁《出身論》的第三個論點了：“出身不是成份”。按照辯論的原則，它們要否認這個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就是成份”。

他們正是這樣做的。該文說：“我們必須堅持第一有成份論，第二不唯成份論，第三重在政治表現，也就是既要重視出身，但又不光看出身……”顯然，作者是把成份當作出身了。

把成份當作出身是怎麼一回事呢？那就是，老子是老地主，兒子是小地主；老子是老高幹，兒子是小高幹。“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是也。

我們在論證“出身不是成份”這個論點時，有這樣一個論據：“毛主席在1939年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說，當時的知識份子屬於小資產階級範疇。在這裡並沒有分門別類，把哪一個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劃為哪一個範疇。”蒙作者費心，找到了原話。原話說：“從他們的家庭出身看，從他們的生活條件看，從他們的政治立場看，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的多數是可以歸入小資產階級範疇的。”於是他們便手舞足蹈起來：“殊不知毛主席在講這一段話時首先就講到了家庭出身。”按照他們“混蛋”（對不起，這是借用）的頭腦所得到的“混蛋”的結論，便是“哪一個家庭出身的知識份子就應劃歸哪一個階級範疇。”

真要給他們講點初級歷史了，可憐的大學生！請問，當時能上得起學的知識份子，什麼家庭出身的居多呢？顯然，是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等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居多。可是，他們的大多數偏偏不屬於剝削階級，而屬於小資產階級範疇！前面援引過的毛主席的話：“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農民的家庭……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都雄辯地證明了：“並沒有分門別類，把哪一個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劃為哪一個範疇。”

出身不是成份，兒子的職業不是老子的職業，天底下還有比這更淺顯的道理嗎？“出身不由己”，所以是死框框；成份可選擇，比如，從前有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的青年放棄了繼承權而參加革命的，如今也有成份不好的人改造好了摘帽子的，所以是活框框。既看成份，也看表現，是對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現是不對的。因為成份和表現是密不可分的。地主的表現和貧農的表現就是不一樣。而出身和表現是沒有多少關係的，有的甚至

是一點也沒有關係(例如列寧)。所以，用一個死框框，同時又用一個活框框衡量一個人，是為《出身論》反對的。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我們願意對“出身”這個詞做做正名的工作。

“出身”有兩個含義。今天普遍的用法是指父親的職業，亦即家庭出身。我們文章裡的“出身”，都是指家庭出身。出身還有傳統用法，是指階級出身，即本人過去的職業，亦即本人出身。例如：第一個發明電器的愛迪生是報童出身，不是說他父親是報童，而是說他本人過去曾做過報童，我們的文章裡一般是用“成份”代替了。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常常有着不同階級的屬性。所以，在我們看到一些材料的時候，有必要分清哪個是出身的時興用法，哪個是傳統用法。

既然出身不是成份，請問剷除《出身論》的勞動能手們，你們何曾見過：“一、有出身論，二、不唯出身論，三、要重在政治表現”這樣的階級路線？你們是明目張膽地篡改黨的階級路線！

由於你們連這樣起碼的常識都不具備，所以就寫出了那樣狗屁不通的文章。的確，《出身論》是提出“無論什麼出身的青年都應該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這對於過去長期受壓抑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是會起一定積極作用的。但你們抗議了。你們說，這就是“他們還夢想重新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你們什麼時候見過出身不好的青年騎在人民頭上來着？從來沒有過的事情，何談重新二字？顯然，出身和成份又被你們混淆了，你們又說：剝奪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正當權利，“這就是我們黨的階級政策，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制度。”你們多麼惡毒地挑撥出身不好的青年與

黨的關係啊！請問，無產階級專政，是對出身不好的青年專政嗎？對地富反壞專政，難道對地富反壞家庭出身的人也專政嗎？出身和成份又被你們混淆了！一個堂堂大學生，把影響也看成老子，把兒子也看成老子，橫豎都是老子，念念不忘的也只有這個老子，簡直高舉老子這面大旗死耍賴皮了。倘不是犯了偏熱狂，就是中了修正主義流毒太深，大概快不可救藥了。

你們想駁倒《出身論》這三個主要論點嗎？遺憾的是你們只停留在謾罵的水準上，一個也駁不倒。你們在理論上“剷除”不動《出身論》，因為《出身論》是以毛主席著作為依據的，是以社會實踐為基礎的。你們這幾個神志昏聩、頭腦混沌、思路紊亂、詞不達意的傢伙們妄想及鋒而試，實在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到了極點。

二、《出身論》從政治上“剷除”不動

有一些人信奉這樣的原則：用理論打不垮人家，就希望能用帽子把人壓垮。看來，北京輕工業學院就很有幾個這一流人物。

帽子之一是：“挑撥各種不同出身的青年之間的關係，蓄意製造宗派對立。”這個帽子要是給反動對聯戴上倒是合適。但我們何嘗提出過“老子英雄兒混蛋，老子反動兒好漢”這樣的“鬼見喜”來過？並沒有。我們只是提倡“出身不同的青年沒有什麼不同，他們應該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而且我們深信這是黨一貫所主張的政策。難道提倡平等，就是“製造對立”嗎？你們真是到了發昏的地步了。

挑撥關係的恰是你們。正是你們惡狠狠地說：“老實告訴你們”，（那些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就是沒有，也永遠不會有和工農子女相同的待遇。”這是根據毛主席著作的哪一章哪一節？這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哪一條哪一款？你們還煽惑說，“這是黨的階級政策”。用你們的話說：“作者用心之極，何其毒也！”

你們也許會詭辯說：我們是在“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前面加了定語的啊！我們指的是“甘當資產階級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原文如此不通，非筆者引錯）之云云的青年啊！參照上下文意，那麼不甘當“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剝削家庭階級出身的青年，就可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了嗎？顯然，這也是要被你們否定的。所以加上了那一大長串的定語，足以證明了你們邏輯上的混亂、思想上的空虛。這樣你們就越來越糊塗。比如對於沒有定語的，而又不是工農家庭出身的青年怎麼辦呢？對於這個問題，你們是沒有答案的。

退一步說，你們加上了定語，我們暫且認可吧。那麼，試問：“甘當資產階級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出身好的青年，例如聯動份子，能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呢？無論現在你們和這幫傢伙怎樣聯合組織“批判《出身論》聯絡站”，在那裡暗遞秋波，恐怕你們口頭上也不敢承認這一點。用中國人的話，簡潔地說：堅持反動立場的（哪怕是出身好的）青年，也不應該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可見，這裡只是堅持反動立場的問題，而不是家庭問題；只是表現問題，而不是出身問題；只是定語問題，而不是主語問題。是你們把本質的東西變成了定語，把非本質的東西當成了主語。因為自己的荒謬，而在那裡“怒不可遏”，這個脾氣可真發得沒道理。

你們或者會大叫：出身好的人堅持反動立場的幾乎沒有呀，出身不好的人堅持反動立場的幾乎全部呀！應該說今天堅持反動立場的青年無論什麼出身的都是少數。這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經談過了。現在再退讓一步，就說即使如此吧，也只要提出“凡是不堅持反動立場的青年都應該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這一個口號就可以了。因為照你們的結論，只要這樣一提，自然而然就把出身不好的人排除了，把出身好的人留下了。你們既然認為出身是表現的唯一的原因，表現是出身的必然的結果，那麼，表現之中已經包括出身了。用不着把這二者相提並論了。可是你們偏偏要齊頭並進。其實，文化革命以來的表現，用不着問老子，自己最清楚。不過你們怕談表現。因為一談表現，你們就吃虧。對你們這一小撮人，不拉出身這面大旗做虎皮，豈不露出廬山真面目？特別是對於你們的聯動“小將”，這就更不利。

那麼，是誰“為害人蟲混進革命陣線進行活動提供了組織路線”呢？不是別人，正是你們。是誰在挑撥關係呢？不是別人，也正是你們。為了進一步證明這一點，請聽你們自己的歇斯底里大發作吧：“我們就是要考驗你們！”“你們”——根據下文，是指出身不好的青年，那麼，“我們”是誰呢？是“剷除”《出身論》的英雄們嗎？這些英雄哪裡比得上鄭兆南、王光華、陳里寧這樣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你們還要考驗人家，配嗎？如果，這裡的“我們”是泛指出身好的青年，則又大錯特錯了。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青年，都應該接受黨的考驗。可是，他們中間，不存在什麼特權，不存在一個是考驗別人的階層，你們分出了這樣的階層，不是挑撥關係又是什麼呢？

帽子之二是“為××路線喊冤叫屈”。什麼是“××路線”呢？照你們的說法是“抽掉了重在表現的政策中的階級內容，而把‘重在表現’變成了‘重在表面’。”或者說，是“剝削階級子女受修正主義寵愛”，是“不講出身”。這是最瘋狂地顛倒了歷史！如果說什麼是“重在表面”，那麼，只問出身，不問表現就是最嚴重的“重在表面”。因為出身是非本質的東西，出身和階級內容實在沒有什麼關係。只有成份才是和階級內容有關係的。即如你們，對於出身好的聯動份子那樣客氣，而對於出身不好的不問其表現如何都那樣霸道，實在就是典型的“重在表面”。

血統論既然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利用得那樣順手，那麼，這個古已有之的東西，也不會不為修正主義集團所利用。血統論的作用，就是縮小革命隊伍，扼殺革命熱情，製造人為的對立，產生不可逾越的鴻溝，哪一個反革命份子不歡迎這種東西！

我們在《出身論》中“受害問題”裡舉出了大量的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例，這都發生在××集團統治時期。今天本報發表的這一篇調查材料，也發生在文化革命之前。有無數事實證明了舊團市委推行的是“唯出身論”的反動路線。這都無可辯駁地說明了修正主義集團和血統論結下了怎樣的不解之緣。

我們控訴××集團形“左”實右地推行血統論，你們則說沒有那麼一回事。請問，這到底是誰“為××路線喊冤叫屈”呢？是我們還是你們呢？

你們顛倒了歷史，但歷史是忘得了的嗎？問題不在於歷史，而在於現實。你們為××集團翻案，把他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罪行，美化為實行

了一概平等；把他不講黨的階級路線，美化為執行了黨的階級路線，其目的不是別的，正是為了讓反動路線推行“血統論”，繼續歧視、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並使之合法化，同時也為了減輕你們過去迫害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罪責！總之，你們是想推行比××形更“左”實更右的修正主義路線！你們最惡毒的是，竟把修正主義集團欠下的這一筆血債記在黨的帳上！

是誰告訴你們，××集團優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是現實嗎？非也！是中央文件嗎，中央確實發表過一篇社論，談到××的招降納叛。可是，這裡指的降和叛，不是出身，而是成份。指的是××招降了一些無恥叛徒，反動權威，蛻化份子，奴才走狗，哪裡說的是出身？於是，頭腦簡單的勇士們又迷惘了，既然××招降的是一些資產階級份子，又怎麼可能迫害剝削階級出身的子女呢？如果，你連這也迷惘，那麼，你可以回答一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推行“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情景，這總沒忘記吧？那是千真萬確地迫害了剝削階級子女了吧？告訴你們，這恰好證明了修正主義集團和廣大的剝削階級子女不是一個階級範疇的，正和廣大的出身好的青年與修正主義集團不是一個階級範圍的一樣。那麼，是誰告訴你們，××集團優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

不是別人，是××路線。是××路線指使他們的喉舌，所謂新改組的《北京日報》告訴你們的。翻開那時候的報紙一看，北大的孔繁不是大喊陸平優待“狗崽子”們嗎？從此開了先聲。至於孔繁是什麼東西，現在大家都瞭解了。隨着《北京日報》歪曲事實的報導，大規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醜劇就演出了。“對聯”問世了。血統論變本加厲了。回顧歷史，

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今天以《旭日戰報》為首，召集了三十個學校，大為××翻案，莫須有地大講出身不好的青年“趁着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候紛紛出籠，他們自稱‘左派’，打着‘造反’的旗號，借批判形‘左’實右為名，行攻擊黨的階級路線，打擊工農子女之實。”好一副不准人家革命的趙太爺的勁頭！今天有哪一個出身不好的青年專門打擊工農子女了？工農子女也有左、中、右之分，工農子女和非工農子女一樣，既不是一個階級，也不是一個集團，假使有個別的工農子女頑固地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理應所有的子女（當然是要革命の子女）共同打擊之，其實這並不是打擊工農子女，而是打擊反動路線。你們把打擊反動路線當成打擊工農子女，這是對工農子女最大的誣衊；你們又以工農子女為幌子，不許人家打擊反動路線，實際上是肆無忌憚地包庇與袒護。你們顛倒歷史的最終目的就在於此。你們和修正主義集團，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完全是一丘之貉！

帽子之三是“拼命地鼓吹反動的‘階級熄滅論’（疑是‘階級鬥爭熄滅論’，不過，對於這幫不學無術の傢伙們，錯了一個術語也算不得什麼怪事），鼓吹荒謬の‘階級調和論’”。

在我們的《出身論》中，一直是強調階級鬥爭の。我們強調無產階級與地、富、反、壞、右份子の鬥爭，強調與走資本主義道路の當權派の鬥爭，強調了與反動路線の鬥爭。我們所沒有強調の，所不贊成の，所激烈反對の，是“出身好の青年與出身不好の青年之間の鬥爭”。我們說，這是人為の鴻溝，理應填平。

但是，“聰明”的該文作者，說我們這就是“階級(鬥爭)熄滅論”。這就是“階級調和論”！在他們看來出身好與出身不好的青年是兩個對立着的階級。這個帽子，提出了一個很發人深省的問題：將來的階級鬥爭規律是什麼？

毛主席告訴我們：階級鬥爭將要貫串整個社會主義的始終，階級鬥爭要持續五代到十代。今天的階級敵人誠然是地、富、反、壞、右份子，是剝削階級份子。那麼，下一代的階級敵人是誰呢？解放快 18 年了，上一代已經遵照自然法則而將近老邁了，下一代卻成長起來，逐漸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部門唱主要角色了。對於下一代，階級鬥爭的對像是什麼人呢？這個問題確實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反動對聯告訴我們：“老子反動兒混蛋”。於是階級敵人有了。老一輩一死光，他們的兒子就會是階級敵人的替死鬼！

北京輕工業學院東方紅公社一點也不甘示弱，他們追隨反動對聯之後，繼續把剝削階級子女當作新的階級敵人看待，誰替剝削階級子女說話，誰就是“搖旗吶喊，為那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奪權製造輿論準備”。階級鬥爭的規律當真是這樣嗎？

毛主席親手擬定的十六條告訴我們：“廣大工農兵、革命的知識份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看來，主力軍並不只是出身好的人。那麼，革命的對像，即階級敵人是誰呢？過去揭出來的敵人姑且不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看來，這個新登臺的階級敵人，也還不是出身不好的人。特別是通過資產

階級反動路線氾濫時期，特別是通過西糾、聯動騷亂時期，我們更進一步看到以出身來劃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夠多麼荒唐！

歧視、排擠、打擊出身不好的青年，絕不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而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他們之中的一部分接班人）的階級鬥爭。將來的階級鬥爭規律是什麼？經驗告訴我們，否定式的回答要比肯定式的回答容易一百倍，我們擇易而行，可以這樣回答，絕不能把唯出身論當作下一代階級鬥爭的規律。

而以輕院為首的這一小撮人卻以“血統論”代替了階級鬥爭的學說，以血統論代替了階級觀點。從而攪亂了階級隊伍，放跑了階級敵人。這才是典型的“階級鬥爭熄滅論”，這才是典型的“階級調和論”。

《旭日戰報》發表的這篇“臭文章”（這都是借用原話），通篇沒有提血統論的一條罪狀，沒有列舉血統論的一條表現。但為了遮掩他們色厲內荏的本質，在文末居然也喊出了“打倒反動的血統論！打倒反動的《出身論》！”足以使不明真相的人迷惑，以為《出身論》就是血統論。實際上，什麼是血統論的活化身呢？這篇洋洋大觀的鑷花文章，就是血統論的活化身。它反血統論是假，反《出身論》是真。因為《出身論》嗅出了他們思想深處血腥的血統論的穢氣。《出身論》當初可以作為進攻西糾、聯動的武器，當然更不懼怕你們這群蟹將蝦兵。我們既不怕你們的大帽子，也不怕你們的人身攻擊，不怕你們沿街卑鄙的造謠！讓你們在真理面前顫抖吧！

輕院東方紅公社的《大毒草〈出身論〉必須連根剷除》不只是妄想消滅一篇《出身論》，它是要廣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繼續受血統論的迫害，它

是在挑撥廣大的出身好的革命青年與廣大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關係，它是在顛倒歷史，替××翻案，它是在抹殺階級鬥爭的規律。我們沒有忘記，前一階段中央文革率領着革命小將，費了多麼大的心血，才扭轉了血統論猖獗一時，獨霸一面的局面！可是，現在輕院「東方紅公社」及「紅爆隊」這一小撮人卻含沙射影炮打××同志，竭力把已經前進的歷史拖回來。我們說，他們完全不只是妄想消滅一篇《出身論》，而是懷着狼子野心，企圖實現上述一系列醜惡目的。

在新的革命形勢下，反動的血統論正在反撲，同志們千萬要提高警惕！

.....

他們為什麼不敢表態？

——淺評“左”點比“右”點好

北京女二中「伏虎」戰鬥隊

《出身論》發表以後，立時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它以雷霆萬鈞之力猛烈地衝擊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動的血統論已經面臨着沒頂之災。革命群眾，尤其是過去受壓抑的群眾無不拍手稱快。但也有一些人，他們不敢

表態，不敢說心裡話。當他們看見“紅五類”見到這篇文章皺起眉頭時，便討好地說：“這文章太右了”。他們為什麼不敢表態？很值得研究。

在當前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中，還有人在兩條路線的十字路口徘徊（對待《出身論》的態度是他們集中的表現）。他們還沒有選擇好走哪一條路。是什麼蒙住了他們的眼睛，使他們不能當機立斷、畏縮不前呢？就是這“左”點比“右”點好的概念。他們聽慣了“混蛋”“狗崽子”的叫罵聲，對於他們說來，這已經無所謂了。他們認為出身好的才是最革命的，血統高貴的人的一切言行都是無可非議的。在他們腦子裡沒有一個標準，只有兩個抽象的概念“左”和“右”，這就是他們辨別是非的工具。寧肯“左”一點，也不“右”一點。於是乎他們就跟着那些人的屁股後邊轉，人云亦云。人家說：“就是得有成份論！”他跟一句：“光重在表現就是不行！”人家說：“就是不能讓狗崽子們掌權！”他便說：“出身不好的人的確不保險！”他們不敢相信自己就是革命的力量，他們被高貴的老爺們壓怕了，所以他們認准了“左”點就是比“右”點好。聽到一點“右”的話，便閉起眼來瞎反對一氣，他們只看表面不看事實。他們不知道過左就是形左實右。這種人不是唯物主義者，有時他們對那些“右點”的話並非不同意，對那些“左點”的話點點頭並非心甘情願，他們看到貌似“右點”的《出身論》以後，思想處於極其混亂的狀態，他們感到這篇文章處處通情，處處達理，但看看“紅五類”（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的臉色，腦子裡又恍恍惚惚覺得有些“過火”，似乎有點“右”；於是習慣勢力“左”點比“右”點好，使他分不清顏色，迫使他遙遙晃晃地站到“左”邊。雖然他既不敢反對，又不敢同意，只得不表態了。

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你怕什麼呢？形而上學的“左”點比“右”點好，只有奴隸才把它當作座右銘！

同志，你也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受害者，你中毒太深了，勇敢地起來戰鬥吧！

.....

我們為什麼支持《出身論》

北京四中「紅旗」

《共產黨宣言》中說：“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過去遺傳下來的所有制關係徹底的決裂。”

反動的血統論是所有反動派遺留下來的傳統觀念。自有階級社會以來，血統論就是野蠻剝削和壓迫的辯護士。幾千年來，它以各種不同的面目出現，回憶一下這幕幕醜劇是有益的。

在奴隸社會中，生產方式的低劣，經濟的落後，人們的愚昧，血統論以最露骨的魔鬼面目出現。奴隸主子、子子孫孫都是奴隸主，只因他

們血統“高貴”。而奴隸世代只能是奴隸，只因他們血統低賤。奴隸主永遠手揮皮鞭，奴隸身上總留着皮鞭的瘡痕，血統論卻為它歌頌和讚美。

地主與農民， 貴族與農奴的新對立， 並沒有驅逐血統論， 雖然它表面塗上了溫和的色彩。貴族、官僚仍是世襲制，農民一代一代仍在社會底層呻吟。宗教興起， 使血統論更加氾濫， 宣揚“祖宗造孽，子孫承擔”的宿命哲學， 麻痹毒害人民。封建帝王又利用血統論對弱小民族進行殘暴的壓迫。封建科舉， 要查祖宗五代“高、曾、祖、考”與本人。五代中如有娼、優、皂、隸(注 1)， 根本無權參加科舉；如敢考試，便是“欺君”殺頭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是最好的寫照。

雖然資產階級使人與人之間，除了利害關係和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之外再也沒有什麼了，但血統論沒有退出歷史舞臺。資本家、貴族和奴隸主結成了“神聖同盟”，依舊玩弄着血統論的法寶。在德國，希特勒瘋狂屠殺所謂“劣等民族”猶太人，挑起民族仇恨。在美國， 種族壓迫和歧視繼續存在着。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 最高權利機構上議院的議員， 有些還是世襲。

這已足夠說明， 血統論是統治階級愚弄人民的安眠藥。“高貴血統”的人享有壓迫和剝削的特權，為所欲為；而“低賤血統”的人卻永遠被束縛在宿命論上， 永世不得翻身。

在社會主義的今天，血統論陰魂不散，又粉墨登場。在文化大革命中，它以極“左”的面目出現， 竭力將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它揮刀殺死了王光華、鄭兆南等烈士和其他革命群眾。血統論是反動路線的思想武器，它

企圖把一些人抬上天，把另一些人打入地獄。血統論是百分之百的反動，是思想的大敵。

列寧指出：“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可怕的。”《出身論》的作者們敢於向這“可怕的勢力”舉起了投槍，正射中了血統論的心窩。

《出身論》恢復了“重在表現”的本來面目，《出身論》徹底揭穿了魚目混珠的鬼把戲。它指出：“社會影響遠遠超過家庭影響。社會影響是家庭影響無法抗衡的。”所以看人只看表現，不看出身。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出身，在於思想改造。

為什麼有人讀了這些就如坐針氈，歇斯底里大發作呢？因為這些人希望人肉的筵宴永遠擺下去，卻被人掀掉了，毀壞了廚房，把飛揚跋扈、吃人的夢想變成了泡影，怎能不暴跳呢？

血統論拼死命地掙扎。他們煽起了為聯動翻案的陰風，糾集反動逆流，大造輿論，準備對造反派反撲了。我們就針鋒相對，反其道而行之。

血統論是根深蒂固的。沒有激烈、艱苦的鬥爭，便沒有新生事物生長的餘地。他們以血統論把人分為三六九等，製造新型剝削者——特權階層。我們堅信，歷史不會倒退，血統論的死期不遠了。這時候，如果對垂死的血統論不置一辭、不放一矢，我們說這是叛變！折衷與調和都是混蛋！

《出身論》的作者是兇猛的闖將！美麗光輝的新事物即將勝利！

出身不同的革命青年應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

看，《出身論》這紅色信號彈已經升起；聽，這響亮的衝鋒號已經吹響了！

革命青年們聯合起來，向舊思想的堤岸英勇衝擊吧！

注(1)：娼：妓女；優：戲劇演員；皂：聽差；隸：奴隸。

.....

略評《雄一師》報的四個版兩萬字

本報評論員

《雄一師》不惜用了四個版兩萬字大罵《出身論》，還口口聲聲佩服我們的聰明，我們可太佩服他們的文章之長。

剝開這具骷髏裹着的臃腫的外衣，有用的話不到四百。為了對等起見，特抽出本報四百字的地方給予駁斥，由下面算起：

長文說：“按照先生們的邏輯，只要反動的老子死去，就沒有階級鬥爭了？”那是您老先生們的邏輯。眾所周知：階級鬥爭還要繼續五代到十代。爭論的焦點不在於有沒有階級鬥爭，而在於階級敵人是誰？是不是原來的敵人的子女？我們說：不見得。你們說：就是。但底下卻又說：“如果

我國一解放就將這批反動的地、富、反、壞等統統從肉體上消滅了，豈不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那蘇聯不就成了第一個進入共產主義的國家嗎？！因為蘇聯在剛解放就將反動的富農和資本家都殺掉驅逐了。這豈不早成了赫魯雪夫所說的‘全民國家’，‘全民黨’了？真是令人笑掉幾顆大牙！”——這一段確實可笑，但我們的大牙還不至於那麼不結實。

蘇聯確實還沒有成為“全民國家”，還有階級敵人。可是，十分明顯，階級敵人已經不是原來的敵人的子女了。因為這些子女，大概還沒有長大或出世，就連同他們的家長，如你們所說：“都……驅逐了。”這段話恰好證明了我們的“不見得”，也恰好給了你們的“就是”一記耳光；這自然不該算武鬥。

至於今後的敵人和朋友該如何劃分？這是《出身論》的宗旨。但只提出了一個否定式的答覆：不能按照出身來劃分。你們既然已經為我們證明了這一點，那剩下的一萬九千六百字就算白說吧。

四百字駁完，再提供一個小小的線索。作者說：“我們革幹子弟和工農子弟都是一根藤上的瓜。”這才最沒有階級分析。任何子弟都有左、中、右之分。假如出身於革幹家庭的聯動份子，也在“我們”之列吧？這麼一來，大概也要跑到你們的藤上當瓜去了。

大肆攻擊《出身論》，暗中提倡血統論，給聯動翻案，為對聯還魂，可真值得警惕！

（本書編者注：此文未刪改一字。如此洗練、透徹、諷刺、幽默的佳作，定是遇羅克所作無疑。）

.....

【讀者來信】

親愛的戰友們：

最近我所裡有些大標語，什麼“誰吹捧《出身論》就砸爛他的狗頭”云云，在我想像中，《出身論》一定是反動透頂的東西。今日偶然看到此文，感到這是一篇充滿唯物辯證法的好文章，是毛澤東思想的體現，閃爍着為共產主義奮鬥的革命青年的新思想。我深為中國有這樣的革命青年而自豪。

我所的一些人寫了一些批判《出身論》的文章，可是除了扣帽子之外就是罵人，這不是正常辯論的態度，恰恰說明了他們理屈詞窮。當然這些人大都是一些反動路線的受害者，他們有的是被蒙蔽，有的是有私心和偏見，有的是被大帽子嚇破了膽，不惜出賣靈魂；不加分析，隨聲附和，不敢講道理。

在我的朋友中有出身於反動家庭的、工人和革軍家庭的，他們都同意我的觀點，但是不敢支持《出身論》。在我看來，他們是糊塗，不敢以天下為己任，不敢正視事實。在前一段時間，反動血統論大肆氾濫，他們

都不表態，但對具體問題卻有自己的看法。比如我所要出外調查一個當權派的情況，一個表現很好的共產黨員只因出身富農，不能和出身不好的人一塊外出調查。必須有一個紅五類出身的青年一起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難道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中的一個合格成員，只因父親是富農，反而不如一個出身好的表現一般的群眾嗎？黨內也是這樣。黨員也分成了等級，唯一標準就是出身。只要出身好，表現不太好也要當文革委員，真是奇怪，那麼出身不好的黨員是什麼黨員呢？那些有意無意支持血統論的人其實是可憐的混人，他們不懂得辯證法，不敢承認現實。

親愛的同志們，我感謝你們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我們相信一切真正要革命的人們是站在我們一邊的，因為真理在我們一邊！堅持鬥爭就是勝利！讓一些混蛋去罵吧，歷史將作出正義的裁判！

祝 勇敢前進！

機械研究所《試比高》戰鬥組一戰士

第六期圖像

(報紙照片 23, 24, 25, 26)

第六期 1967. 4. 1 (四版)

為哪一條路線唱頌歌

再評北京輕工業學院東方紅公社的反動立場

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北京輕工業學院東方紅公社一小撮人（即《旭日戰報》派）擺出一副狗氣殺的架式，與該院的另一種小報聯合起來，又拾起血統論的大刀，要和《出身論》血戰到底了。

他們糾集了三十個學校不多的幾個糊塗蟲，其中包括他們的聯動“小將”，要開“批判《出身論》誓師大會”了。遺憾的是回應者寥寥無幾，終於沒有告成。他們並不甘於失敗，上竄下跳，妄想“以數量壓倒品質”，大造聲勢。在他們特刊一號上，用了六個版的篇幅，非要剷除《出身論》不可。

我們在《中學文革報》第五期上給了他們致命的批判。我們說：《出身論》在理論上是剷除不動的。

聰明編輯們果然不再在理論上碰壁了，他們開始反擊《出身論》的第二部分：“受害問題”，我們還記得，是他們說“社會影響大於家庭影響”這個理論是貫穿整個《出身論》的第一線。這次回避了理論，“受害問題”（這是實際問題）又成了“精髓之所在”了。

對於他們的朝令夕改有什麼辦法呢？毛主席早就告訴我們：頑固專門學校畢業的人總是頑而不會固的。

好，你們要辯論“受害問題”，我們就辯論“受害問題”。不過，事先告訴你們，稻草是撈不到的，這正好會暴露出你們的“精髓”。

“受害問題”這一節，舉出了工廠、農村、學校、街道等各方面大量的事例，證明出身不好的青年，不僅不像×、×路線控制的《北京日報》所說的是受修正主義集團的寵愛，相反的，他們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你們承認不承認這些都是事實呢？這是根本沒有辦法否認的。但你們說這是“特例”，“特例就是詭辯”，於是你們就以阿Q精神得勝還朝了。

不過，要反駁我們，總得舉出相反的例子呀！說起來令人寒心，你們有關社會方面的例子只有兩個，我們原封抄在下面：

其一，“在控訴××集團時，京郊的貧下中農憤怒揭發道：××之流，在四清運動中大喊大叫，什麼以後地富子女叫什麼名字，需要研究，總不能叫他們地富子女吧？他們還別有用心的起了‘新式農民’之稱。貧下中農還揭發了××之流在一個生產隊以搞“青年聯合會”為名，不僅吸收了百分之三、四十地富子女，而且還讓一些地富子女掌握了“青年聯合會”的各個環節。複查時，還改劃了一批地富子女為‘勞動者’，企圖使青年一代混淆階級界限。”

其二，“有的貧下中農這樣說：以前他們（指地主）的孩子上洋學，咱們上不起，現在還是他們的孩子能上學，咱們還是不能上……，這也許是個特例，但是值得深思！”

第三個例子呢？沒有了。但他們的結論是得出來了：“出身反動的青年歷來是修正主義集團所寵愛的。”這可不是因為他們草率，而是因為人家“不必多費筆墨的緣故”。

無論是從我們長時期的社會調查的結果中，還是從全國各地廣大農村青年的成千封來信中，本來很容易挑出大量事例證明你們在說謊。不過，因為我們的“特例”都是詭辯，不如你們的“特例”那樣“值得深思”，看起來，這樣作的結果，對你們的花崗岩腦袋不會有什麼好處。

那麼，請聽我們問幾個問題，看你們能不能回答？

去年夏天，當我們寫出《出身論》，進攻猖獗一時的血統論的時候，你們還在沉睡，或者說正在幫兇。無論那時還是現在你們都沒放過一個屁。誰都知道，你們輕工業學院在“辯論”對聯的時候，是完完全全的一邊倒。在白色恐怖下，幾乎沒有一個“黑五類”子女不承認或不默認自己是“混蛋”，也沒有一個“紅五類”子女不承認自己是天生的“好漢”的。當然了，你們東方紅公社諸公也“絕對如此”。按理說，血統論統治得這樣結實的地方，在今天大家都批判血統論的時候，應當有所作為，哪怕寫一篇文章，裝裝門面也好。但你們卻連這一點表示也沒有。這是為什麼？

或許如你們所說：“譚氏路線要反，××路線也不能放過呀！”先說說你們思路的糊塗。譚力夫不過和你們一樣，是從蠹人堆裡挑出來的區區大學生，他算得了“什麼氏路線”？就說有個“譚氏路線”吧，它和“××路線”究竟又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可以告訴你們，“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圍繞着我們黨的每一次政策，都進行着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條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哪裡還有什麼第三條路線呢？

再退一步，就如你們所說吧！“譚氏路線是形‘左’實右路線，××路線是形右實右的產物。我們總得殺退兩邊進攻的敵人啊！”為了給批判譚力夫講話及其所代表的反動血統論的人加上一個罪名，你們不惜把××算作譚力夫的對立面，從而把他的“形”也變“右”了。你們真正覺得譚力夫形“左”實右嗎？未必。不過事情相隔不遠，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廣大革命群眾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下，剛剛將“譚氏路線”置於死地。大家對譚力夫講話的流毒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件也還記憶猶新，這時候，

你們不得不咬着牙根說，這是從“左”邊殺來的“敵人”。但××迫害這些青年的事件究屬這一些了，大家的印象可能淡漠了，這時你們便指鹿為馬，把××說成是形右的，以為搞了這樣的把戲，就可以作為你們打擊反對血統論的同志的藉口了。不過，我們要問：××路線真的形右實右嗎？

黨中央通過它的刊物告訴我們：××集團推行的是形“左”實右的路線。毛主席的第一張大字報也說：“聯繫到……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請問，你們是和誰唱對臺戲？

你們的那兩個特例，是想說明××路線不僅是本質上的右，也是外形的右。請問，這個形“左”又“左”在何處呢？

你們回答得了這幾個問題嗎？

顛倒歷史的人，是不會有好下場的。讓我們回顧一下1964年以來的歷史吧！

1964年5月，黨中央和毛主席又一次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偉大號召。毛主席指出，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領導和團結全黨，領導和團結全體人民群眾，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關鍵。

那麼，當時中國社會中出現的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表現在哪些方面呢？毛主席分析了幾個大的方面。綜合起來看，第一是被推翻的剝削階級。地主富農的復辟活動、恢復封建的宗族活動和利用宗教和反動會道門的活動；第二是被腐蝕的幹部篡奪領導權的活動；第三是雇工剝削、放高利貸、

買賣土地的活動；第四是新的資產階級份子投機倒把的活動；第五是貪污盜竊份子，蛻化變質份子的活動。在這些活動中，有沒有單單把地、富子女提出來呢？沒有，一條也沒有。

到了 1964 年 9 月，為了對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由××親手炮製，×××親自批發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即後十條）出籠了。在這株毒草裡，就把毛主席的階級鬥爭學說“修正”得面目全非了。修正主義份子首先否認被腐蝕的幹部篡奪領導權的活動。該文件說，即使是那蛻化變質的 5%， “他們同階級敵人還有區別，對他們應當採取教育、改造、團結的方針。”只因為他們“原來都是勞動人民”。其次有否認新的資產階級份子的投機倒把的活動，並且不准許向雇工剝削等現象做鬥爭。該文件說，不應該給當時倡狂地進行資本主義復辟活動的富裕中農戴上資產階級份子的帽子，甚至不應該和他們進行必要的鬥爭，並百般包庇這些人，還讓其中“公認能幹”的，繼續擔任基層組織的主要領導職務。接着又混亂無產階級先鋒隊和階級隊伍。對於那些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份子，可以不講“成份”（注意，是本人成份，而不是家庭出身），而只能根據抽象的“德”、“才”標準來衡量他們。同時，那些貪污盜竊、蛻化變質的“貧下中農”，也還可以是“依靠對象”。把修正主義份子提出來的政綱和毛主席的階級鬥爭的幾大表現對照一下，就不難看出，他們把本質上的許多東西抽去了！那麼，階級鬥爭還剩下了什麼呢？只剩下他們不敢更改的“被推翻的剝削階級的復辟活動”這一方面了。

但是依照宇宙的自然法則，到了 1964 年，這群地富份子很多已經是垂暮之年了。他們一死，別的剝削份子又都被否認了，豈不是階級鬥爭就熄滅了嗎？這和毛主席的教導“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不是公開頂牛了嗎？為了掩護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掩護他們自己），為了掩護真正的，新興的資產階級份子，為了打着紅旗反紅旗，為了迷惑視聽，這群修正主義老爺便人為地造成了一個階級，那就是“出身反動的青年”！該文件分析約占農村人口 10%（其實遠不止此）的地主、富農子女的政治態度和思想狀態時說：少數人受家庭影響很深，或者有殺父之仇，對黨和人民有刻骨的仇恨，進行階級報復。這就是新的階級敵人。多數呢？“同自己的家庭劃不清界限，對勞動人民缺乏感情，還站在十字路口”。這就是新的特殊“階級”。當然也可能有極少數，“政治上要求進步，向勞動人民靠攏，願意為社會主義服務”，但即便是他們，也“一律不能擔任本地的基層領導幹部，一般也不宜負責會計員、記分員、保管員等重要職務”。不用說地富子女本人，就是和他們通婚的幹部，也要“抓緊教育”。以上這些，就是修正主義集團對階級鬥爭的“創造”。可見，最先提倡“血統論”的，最先提倡“老子反動兒混蛋”的，也正是修正主義份子。

《旭日戰報》派說：“出身反動的青年歷來是修正主義集團所寵愛的”，是不是指的以上這些規定呢？你們還要“左”到什麼地步呢？非得把地富子女全部搞成敵對階級不可嗎？

那麼我們要問，究竟怎樣劃分階級？毛主席告訴我們，劃分階級有兩個標準。一是經濟地位，二是對於革命的態度。難道在解放後長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有什麼特殊的經濟地位嗎？沒有。那些真正具有特殊經濟地位的，比如投機倒把份子、雇主份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反而被修正主義集團包庇、掩護了。那麼，是根據“對於革命的態度”才視出身反動的青年為敵人的嗎？也不像。假使真的以此做標準，首先那些蛻化變質的幹部，那些貪污盜竊分子，那些搞資本主義復辟活動的人就應該算做敵人了。但這些人又被修正主義集團包庇掩護了，何況，把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大部分算做“站在十字路口”、“劃不清界限”的集團，也是完全違背毛主席的教導的。他老人家和他的戰友們多次告訴我們：大部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這樣看來，把“出身反動的青年”算做下一代階級鬥爭的對象便毫無道理了。其實，這也只是出自真正的階級敵人的政治上的需要而沒有一點無產階級政治原則的。

把敵人拉進來，謂之“實右”，把自己人打出去，謂之形“左”，這就是我們在《出身論》中所分析的：“他們肆意包庇地富反壞右份子，包庇資產階級份子，他們把資產階級權威老爺拉進黨內，給某些五類份子厚祿高薪，和他們大講和平共處。反過來卻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接班人，這不是一場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又是什麼呢？”

《旭日戰報》及其同夥清華附中的聯動份子，兩次為這一段“笑掉大牙”，但是我們偏偏把這一段再寫出來，直到你們的大牙一個也不剩為止。

我們也覺得可笑。但我們笑的是：所謂譚氏與××，所謂的××與你們，是何其神似！更可笑的是，譚力夫和你們這群小丑，一起在那裡拾××

的餘唾，卻還把自己打扮成反×的英雄！怪不得在最近一次辯論會上，你們還公開為譚力夫講話辯護呢！

修正主義份子的好夢是不長的。毛主席在 1965 年 1 月親手擬定了“二十三條”，及時扭轉了這個局面。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的矛頭不再指向出身不好的青年了，卻直指修正主義集團的決策人和他們大大小小的嘍囉！在這一綱領性文件中，隻字沒有提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怎樣的走在十字路口，相反的，即使對於他們的老子，還規定：“要在群眾監督下，勞動改造，幫助他們重新做人。”又說，“十多年來，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富反壞份子，已經戴上帽子的，可否摘掉帽子？沒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給戴？”請看，二十三條中對待地富份子的態度，恰好就是修正主義集團對待地富份子子女的態度！同樣的文件，還有 1964 年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項標準，這裡也絲毫沒有提出身。這就是說，無論什麼出身的青年，只要你按照五項標準去作，就可以成為無產階級接班人。

但是階級敵人並不死心，他們還在煽陰風，點鬼火，他們的影響也遠沒有肅清。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展開殊死的搏鬥，血統論、唯出身論這些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貨色，就赤膊上陣了。請看：

×××1966 年 8 月的講話說：“他們（指地、富、反、壞、資）的兒女要報仇呀！有殺父之仇兒子不報孫子還得報。”又說，“對他們的子女……要提高警惕。”還說，“有些家庭出身不好，他們有些人反黨反社

會主義。”甚至對在場談話的多年革命的老幹部，還這樣講：“你們情緒不對，有幾個地主家庭出身的，你們的思想感情不對，值得警惕。”（見北京建築工業學院「八一戰鬥團」的材料）。我們都還記得劉×的檢舉吧？她說：當她向×××彙報“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被同學奉若神明的時候，“×××微笑地聽着。”按理說，出身地主家庭的×××，出身于大資本家家庭的他的老婆，本來應該不愛聽“老子反動兒混蛋”的。不過，他們聽了還是很高興。因為具體到自己，那是“值得人深思”的“特例”。當然，對於大多數人，可就“基本如此”了。要舉出鄭兆南、王光華這樣的例子呢？那可又成了“詭辯”的特例了。

這是很能夠說明問題的，這都說明家庭出身是非本質的東西。強調家庭出身，並不等於強調階級鬥爭。再重複一遍，本人出身，即階級出身，即過去的成份，當不在此例。我們反對血統論，就是反對修正主義，血統論和修正主義決不是毫不相關的東西。

可敬的《旭日戰報》一小撮先生們，卻張牙舞爪地大喊大叫：“把出身放在第一位，這是黨的政策！這是階級觀點！”請問這是誰家的黨？什麼階級的觀點？當修正主義集團在出身問題上和毛主席對抗的時候，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圍繞着階級政策決戰的時候，你們究竟是站在哪一邊？你們是為誰唱頌歌？

也許你們會不服氣。“我們是為修正主義路線唱頌歌嗎？我們不是把修正主義的頭子××排成了頭朝下嗎？”的確，你們是這樣做了。我們早也沒有把你們看得多高明。你們縱然很反動，但真的到了“撫哭叛徒的屍

體”的時候，你們卻還沒有那樣一分狗膽。你們有的只是“狼性”。據說阿拉斯加有成群奔馳的餓狼。當它們的頭目因為多消耗了體力而精疲力盡的時候，它們就把它吃掉，再往前奔跑。你們正是這樣做的。你們可以毀壞修正主義份子的外殼，但你們卻拼命保存他的精神。你們的願望就是，××可倒，×××可倒，但他們印在你們頭腦裡的思想，他們為你們制定的反動路線，卻要永遠傳下去。而你們竟說：這是“黨”的聲音！這難道不是為反動路線唱頌歌嗎？

當我們的《出身論》到了農村的時候，革命的貧下中農子弟寫信熱情地支持我們，地富子弟也是十分贊同的。他們說：“讀了《出身論》，知道黨和毛主席是愛護我們的！迫害我們的是修正主義份子！我們要高呼：毛主席萬歲！”我們飽含熱淚讀着這些信件，但你們這一幫無恥的小丑，卻嚎叫：“就是不給出身反動的青年以平等，就是要無限期地‘考驗’他們！”而你們竟說，這就是黨的政策！

你們的嚎叫根本不是黨的聲音，這是××1964年9月已經喊過的，是×××1966年8月還在喊的，你們是為他們唱頌歌！可惜“時兮時兮不再來”，如今你們的頌歌已經是迴光返照，已是無限空虛，無比憂鬱的垂危着的挽歌了。不過你們也不是沒有自知之明的，你們在同黨的政策對抗的時候，儘量把自己擺在“左”的位置上，認為失敗以後，還可以落一個“認識問題”，而並非立場問題。你們錯了！形“左”實右，本質上是右，還是立場問題。譚力夫不是立場問題嗎？他何嘗不如你們聰明！你們的立場是十分反動的。

歷史早就給了我們沉痛的教訓。1930年，當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黨中央批判“立三路線”的“左”傾路線時，王明等假革命派卻批判“立三路線”的“右”，從而庇護並發展了“立三路線”，給革命事業帶來了不可彌補的損失。今天，毛主席又發起批判××集團執行的形“左”實右的路線，而劉××卻利用他的宣傳工具，說××執行的是形也沒有的什麼“左”，倒是實右形也右的東西，接着便有《旭日戰報》、《教工戰報》……一群英雄好漢，跟在劉善人屁股後面跑。請問，這究竟是為哪一條路線捧場呢？

若不徹底清算歷史上的錯誤，就會有重演歷史醜劇的可能。我們是不怕你們的各種卑鄙的攻擊的。“當着天空出現烏雲的時候。我們就指出，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曙光即在前頭。”

讓暴風雨來得猛烈些吧！

.....

【短評】 出身不同的青年團結起來

近日來，隨着《出身論》問題辯論的興起，一小撮頭腦中尚有血統論概念的頑固份子，糾合了一批烏合之眾，或曰糊塗蟲，造謠惑眾，大放厥詞，與聯動暗遞秋波(雖然不在形式上)之外，又道出了：出身好的

人有強烈的階級感情(儘管還不知道有哪種階級感情)，絕不會同意《出身論》云云。

然而我們須知，這是一個多麼卑劣的手段呀！它妄想使一部分出身好的青年放棄自己的立場和觀點，站到反對《出身論》的立場上去。但是，歷史將一定要宣判那些人的徹底失敗，因為他們看問題總是用“出身”來作為準繩。

請同志們看一看這兩篇文章吧，這是什麼樣的感情！那些“聯動”小將們的“階級感情”怎能與之相比！再請同志們看一看：他們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敢於直言不諱地發表自己的看法，敢於砸爛尚有強大社會基礎的血統論。難道不比那些庸庸碌碌，跟在別人後面跑的人強上一百倍嗎？

雖然這只是幾千封類似信件的點滴，但也足以能說明問題了。

出身好的青年勇敢地站出來，打垮反動的血統論！

一切革命的同志攜起手來，徹底埋葬反動的血統論！

.....

一定要改造思想

我是一個曾經執行過譚式路線的革幹的女兒。前些時候，我雖然認識到譚式路線是錯誤的、反動的，但對它的本質認識得並不清楚，所以做的檢查群眾也通不過。當我看了《出身論》以後，的確心裡豁然開朗多了，我懂得了，無論如何，內因是主要的。如果不好好地進行思想改造的話，幹部子女是非常危險的，最容易變“修”。而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同學只要好好改造思想，同樣可以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你們對我幫助很大，謝謝你們！今後我一定要甩掉“自來紅”思想包袱，努力學好毛主席著作，刻苦改造思想，再也不離開革命路線了。

我對《出身論》的看法：

1. 《出身論》從本質上來講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
2. 只要經過好好說明，《出身論》一定是敵人最恨的，人民最愛的。

* * 市軍大附中 * * 三月七日

.....

受毒害的青年站起來

去年冬天去北京，得到貴刊第一期，看完後，覺得你們解決了一個別人不敢問津的問題。這種敢字當頭的革命精神，十分敬佩。其實，我是工人出身，從十四歲起就被人剝削的人。到如今有了文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完全是黨培養的；但我卻是一個被唯出身論所毒害的人。因為我的出身和成份好，在50年入了丁玲所創辦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因為我的出身好，別人都寵愛我們，奉承我們；因為我的出身和成份好，別人不敢做的事，我敢做，別人不敢說的話我敢說。結果怎麼樣？在工農班學習過的人，差不多都犯過錯誤。我們當時的班長陳登科(安徽省文聯主任，作家)這次也完蛋了。被唯出身論所害的，不僅僅是出身不好的人，所以問題不能從單方面看。血統論是封建主義的階級偏見，在人們的頭腦中太深了！這是在舊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封建思想，由陶鑄、王任重、張平化、唐平鑄等人支持下出籠的譚氏理論，在當前最大的危害，還在於它是孤立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

由此可見，不打倒它成嗎？不成！不成！一萬個不成!!! 一定要將它連根拔掉！不但受迫害的出身不好的應該起來，受毒害的出身好的青年也應該起來，共同將它葬入墳墓。

中國作家協會 * * * 省分會 * * *

.....

辯論會點滴

本報記者

在連續召開的幾次辯論會上，一些親聯動份子與一些頭腦中尚有血統論概念的人，在**兵團及四中***一夥人的縱容下，向為要徹底根除血統論的到會者發出謾罵與恐嚇。

在毫無道理的責問和聲嘶力竭的叫喊被各方面的到會者痛加駁斥後，這些人竟然說出了：“老子英雄兒易好漢，老子反動兒易混蛋”，這種血統論腔調十足的言論。顯而易見，他們所要批判的血統論必然不深不透，必然是五十步笑百步，沒多大差別。

後來，這些人又進行了卑鄙無恥的人身攻擊和威脅恐嚇：“監獄的門在向你們招手，歡迎你們進去！有朝一日你們會在監獄裡後悔！”等等的無恥爛言。

會至一半，聯動份子打來電話：“我們的繩子早已準備好了，不要讓狗崽子們跑了！”這更足以說明這些人的行動是誰反對，誰擁護。

目前，還有些組織或報紙，對於血統論也空洞地喊兩句“批判”的口號，然而並沒有拿出真正的東西來，將其從理論上、政治上、以及社會基礎上徹底批倒，所以血統論有了今天的反撲。但當批判血統論的《出身

論》發表之後，他們又對其進行了大規模的圍攻。這不是咄咄怪事，而是根深蒂固的血統論在人們腦子裡的遺毒太深了！

.....

【讀者來信】 反動的唯一出身論在工廠

同志們！

我看到你們小組發表的《出身論》後，觸及了我的靈魂。的確，這不是一件小事，你們所反映的問題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嚴重的。我雖然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弟，但我也同樣遭到了“唯成份論”這條錯誤路線的迫害。因此，我對這條錯誤路線的體會是很深的。我願意以一個工人的身份，協助你們把這個工作進行到底，給你們提供有關資料，並參與我個人的觀點，供你們研究時參考。

我是礦山上的一個鉗工。幾年來，由於我們單位被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着，他們利用自己的職權，高喊“階級路線”呀，“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呀，喊的很“左”，做的很右。他們偷換了階級鬥爭的概念，轉移了鬥爭的方向，在地富子女身上大做文章，他們卻逃之夭夭，逍遙法外。

由於他們長期盤據着這個井口，唯成份論的現象非常嚴重，影響甚廣，至今譚力夫的流毒還在我井口到處氾濫。下面就把我單位的情況簡介如下：

從他們掌權以來，把大部分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青年工人(好多人爺爺是地主，但父母是革命幹部)都調離了機電崗位，去幹採煤工作。曰之：“機電工作是要害崗位，對這些人不放心，害怕出了亂子負不起責任。”表面是對黨忠誠的，其實正是由於他們的做法，給黨的事業帶來了不應有的損失。例如：1965年初，一個富農出身的五級絞車工被調出，卻將他們的心腹一個二級無級繩絞車工，調來頂替他的工作。由於操作不熟練，頭一天就造成了蹲缶事故，造成停產兩天沒出煤，檢修費用就花了兩千多元。

有的夫妻兩口，因其一出身不好，不顧家庭有無困難，就將雙方工作調開；有的調離相隔七八裡路遠，有的女方早晨跑去上班，晚上還要趕回來給小孩餵奶，給家庭造成很大負擔。

黨為了照顧生活困難的職工，每年都有好幾次補助。這種補助，凡是地富反壞右家庭出身的或與其家庭有關係的，不管這個人的工作表現如何，困難再大，一律沒有，把他們和地富反壞右份子等同起來看待。父母有了罪，子女也要遭殃。這種慣例似乎成了階級政策。這不是人為地讓他們的子女也要形成一個階層嗎？這樣下去對立面越來越擴大了，那麼何日才能過渡到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呢？

對於工資改革、級別調整，幾乎也拿出身問題作為先決條件。出身不好的，不論工作好壞、技術高低、政治表現如何，沒有較好的領導基礎，

想升工資是很困難的，有的幾乎幾次都輪不上一回。因而使這些人長期在思想上背着出身的包袱，對工作、技術也失去了上進的信心。比如兩個人同一工種，一個出身不好，技術卻好，政治表現也不錯；一個出身好，技術不好，政治表現一般；但後者比前者占絕對優勢。出身不好，就要低人一等，成了先天的罪人、終生恨。這樣一來，使他們形成一種甘居中流的思想，自然是很容易的。

每逢節日、假日安排檢修時，首先得把參加檢修人員的名單呈報到保衛科，一個個進行文件案審查，多少牽連一點問題的都不能參加。理由是這些人都不牢靠，不能信任，害怕出亂子。奇怪的是，還是這些人平時工作的地方，為什麼平時不害怕，偏偏在檢修時卻要對這些人大加懷疑呢？這不是人為地要在工人階級內部製造階層嗎？

除此之外，提拔組長、班長、隊長時，只要是出身不好的，或略微貼點邊的，不論其工作能力如何、政治表現好壞，都統統不行，以“唯出身論”決定一切。長久下去，這些人喪失前進的信心，悲觀失望，工作勁頭不足，處於被束縛狀態，不能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對國家的事業，是不可估量的損失。

由於這種風氣的盛行，一些基層領導幹部在平時工作中，“怕”字當頭，不敢接近他們，只怕連累了自己，與出身不好的人遠遠的。有些人對某些出身不好的人從內心裡感到佩服，也有心培養他們成為一個更有用的人，但由於這條鴻溝的隔離，不得不對這些人放棄希望，一些群眾也對這些人感到惋惜，抱怨地說：“誰讓你們投胎到地富家庭呢？命裡註定

了你們該倒楣，這怪誰呢？”這種抱怨都不是從辯證觀點出發的，都是唯心觀的毒害。

由於以上這種傾向的嚴重存在，對於出身不好的，入黨入團也就可想而知了。有的乾脆把這問題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根本就不考慮這事，更談不上讓他們主觀去努力。

我們的書記曾經在一次青年大會上說：“黨團員不要和地富子女結婚。已經結過婚的要加強教育；還沒有結的就不要結了。”看，連婚姻問題也規定政策來限制了。可是我在黨章、團章和婚姻法上，從來也沒見過此類規定，這也許是對出身問題的新創舉吧？

更有些個人主義嚴重的領導，處處總是先把個人安危放在第一位，害怕與出身不好的人貼近了受影響、對自己不利。所以他們辦事總是縮手縮腳、膽小怕事，任憑自己左一點；一提地富出身他就魂不附體、怕得要命；怕負責任、怕犯錯誤、怕開除黨籍、怕丟烏紗帽。因此他們一左再左，不可能堅持原則，只是人云亦云、謹小慎微。他們的腦子裡灌滿了奴隸主義思想，養成了盲從作風。至於群眾呢，就更是小心翼翼、唯命是從了。

文化大革命以來，剛成立紅衛兵、赤衛隊時，在宣言上就明確規定：必須“紅五類”出身。在充滿極“左”的幌子下，竟連中農出身的也不要了；並且把許多貧農、工人出身的，也要翻出祖宗幾代、連門親戚，逐個進行審查。只要能撈到半根稻草，也要大加懷疑，大做文章，把你一腳踢開，竟然達到如此地步！這真是形“左”實右的實右，是極端到了極點！

出身不好的或歷史上有污點的，凡能夠撈到半根稻草的人，如果在運動中站到保皇一邊就什麼事都沒有，哪怕問題再大些的人也敢吸收。如果站到造反派一邊，那就罵你“狗崽子”、“兔崽子”、“王八蛋”等等，在你的把柄上大放蕨詞、大做文章，借此來攻擊造反派的“隊伍不純”、“右派翻天”、“牛鬼蛇神”、“反革命窩”、“大黑店”等等惡毒語言。讓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們在運動中只好靠邊站，要麼就加入他們的保皇組織。

以上僅是我們單位所存在的問題及類似的情況，供你們研究參考。

致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敬禮！

注：以上談的被調換工作的同志，不是因為這些人犯了什麼錯誤，或家庭出了什麼問題，而是這些老爺為了貫徹他所理解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指示，才這樣做的，也是他們執行反動路線的具體表現。他們還借此機會把別人拉下來，把他們的親信安插上去。

銅川煤礦一工人

1967. 2. 22

.....

文化革命以前有無血統論

四中「紅旗」

《出身論》是去年7月初稿，這使一些血統論的信徒們，好象抓住了一根稻草，大肆攻擊，說什麼“1966年7月，反動對聯還未流傳，聯動當然還沒影兒，為什麼小組就全力以赴地研究《出身論》？又為什麼從事關於5%的調查呢？”“難道是他們目光銳利，看到了特權階層了嗎？”自問自答是“不，醉翁之意不在酒……(小組)七月動筆，不是針對血統論、聯動，也不是抵制特權階層，而是有其卑鄙目的”的，“是向黨一系列正確政策進行攻擊，這就是對我們新中國，對新社會不滿。”對於這一系列的推理，判斷，非常巧妙的自問自答，我們感到很奇怪。

請問：血統論就指反動對聯嗎？難道血統論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出現的嗎？

請問：血統論的信徒們，你們以什麼事實作為論據來說明“小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你們憑什麼說，七月動筆，就不是批判血統論？那一大堆的卑鄙目的又是從何談起的呢？

以小人之心度“小組”之腹是不行的，回答不了這些問題，只能說明你們水準太低，只能停留在謾罵的水準上。

也許你們會跳起來大喊：“文化大革命前就是沒有血統論，‘小組’七月寫出身論，就是別有用心的。”

那麼，就讓事實來說話吧！

我們在《我們為什麼擁護〈出身論〉》一文中已經說過，血統論是所有反動派遺留下來的傳統觀念。自有階級社會以來，血統論就是反動階級野蠻剝削、壓迫的辯護士。在社會主義時代，血統論仍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思想武器。

毛主席教導我們：在今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階級鬥爭和階級分析的觀點是毛澤東思想的靈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長期統治着團中央，他們把持下的《中國青年》，執行的完全是一條資產階級路線。請看：

60—62年6月，關於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思想改造問題的文章：0篇；

62.9—63.6，關於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思想改造問題的文章：5篇；

63.3—65年10月，關於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思想改造問題的文章：25篇；社論三篇。

回憶一下這段歷史的背景，對理解這些數字是會有幫助的。

60年—62年，三年自然災害，正是階級鬥爭空前激烈之時。國際上，蘇聯單方面撕毀協定，撤走專家；中印邊界衝突，蔣匪蠢蠢欲動等等。國內，以劉鄧為首的走資派，大肆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大肆宣揚三自一包。在這一段時期，《中國青年》閉口不談階級和階級鬥爭，卻奢談什麼“紅專問題”，號召青年刻苦學習，其陰險目的是：地富反壞右都不存在了，如果再大談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思想改造，豈不自相矛盾？

62年9月，黨中央召開八屆十中全會，毛主席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中國青年》的方向就是由這時起改變的。

也許有人會說：“團中央正是響應了毛主席的號召，所以才大談出身不好的人思想改造呢！”

從表面上看，好象的確是這樣。62年9月之後，尤其是63年6月團中央九大之後，關於出身不好的青年思想改造的文章，越來越多，幾乎期期都有。你看團中央對這些青年多“關心”，他們對階級鬥爭抓得多“緊”。

實際是這樣嗎？

請聽：胡克實任團中央九大會上，關於修改團章的一段話：“接受新團員一定要貫徹階級路線，要特別注意接受工人貧農、下中農青年和革命知識青年的積極份子入團，對於那些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青年，只要他們背叛了原來的階級，經過工作考驗，真正表現好的，已經具備了入團條件，也可以吸收他們入團。”“這裡特別強調的是：每個基層支部都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班子，要建立這樣一個領導班子，就要從鬥爭中去挑

選和識別人才，把這些成份好，覺悟高，年紀輕，熱情肯幹，聯繫群眾的同志選出來當支部委員。”

在這段話裡，完全混淆了出身與成份，混淆了階級界線，並把“成份好”當成了挑選幹部的首要條件。“有一度某些學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隊幹部全改選了。近幾年中學的團幹部、班幹部也都是從出身這個角度考慮的。”發生這類現象的根源，大概就是胡克實的講話了。

再看一段團章：“共青團依靠工人、貧農、下中農青年，團結中農青年和全體勞動青年及其他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青年，團結各民族一切愛國青年，相互學習，共同進步。”這就是團中央貫徹的階級路線。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但團中央在組織建設上，完全歪曲了黨的階級路線，公然把“依靠工人、貧下中農、團結中農、打擊地富反壞右”篡改為“依靠工人、貧下中農青年、團結中農青年、爭取地富子弟”，在這裡，革命與否，出身為準，工人和貧下中農的子女，成了天生的革命者，而地富子女實際上已經被列在打擊範疇裡，成了天生的混蛋。（挖所謂“背叛本階級”，若不是地富，談何背叛？）

這是對黨的階級路線的極大歪曲！這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老子平常兒騎牆”的翻版。

可以斷言，就是這個階級路線，在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間，挖下了深溝，砌起了高牆，把青年劃成三六九等。就是這個積階級路線，製造了新的階級壓迫，為“自來紅”、“自來黑”的反動血統論的流行打下了理論基礎。團中央是推行唯出身論的罪魁禍首！

鐵的事實證明，所謂對青年的關心，是團中央耍的大陰謀。正是毛主席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一下擊中了他們的要害，使他們不得不以新的面目出現，偷天換日，有意混淆出身與成份，攪亂革命陣線，削弱革命力量，製造特權階層。

無數事實證明，血統論在文化革命前活生生地存在着。“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同志們，勇敢地站了出來，用毛澤東思想的銳利武器，戳穿了敵人的陰謀，這種革命的精神好得很！

“難道是他們的目光銳利，看到了造特權階層了嗎？”事實恰恰證明，“小組”就是看到的這點，而且看得很准。同志，嫉妒是不行的，靠開“帽子鋪”吃飯是不行的，還是虛下心來好好向人家學習學習吧。

九評中有這麼一段話：“不論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或者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都必然解決依靠誰，爭取誰，反對誰的問題……”《出身論》作者抓住了這個首要問題，粉碎了修正主義份子魚目混珠的陰謀，它的大方向始終沒錯！

.....

略評《教工戰報》的頭版頭條

本報評論員

有些報紙很奇怪，想來他們不會不知批判血統論是中學運動的一個重點，口頭上也喊它兩句，但迄今未見他們寫過什麼文章。可是當批判血統論的《出身論》發表之後，他們卻活躍起來了，爭先恐後地大放厥詞。今有某「北京中等學校革命教職工紅色造反團」者，內哄之後，也隨波逐流，以頭版頭條的位置，兩版半的篇幅《宣判〈出身論〉死刑》。

自然，定成死罪，總須給別人造出罪狀，誣之為捏造事實就是其中最便利的一條。然而《死刑》（指《宣判〈出身論〉死刑》，下同）卻不然。它對《出身論》所列舉的一系列受迫害的事實毫不否認，這使我們尚有些敬佩，總算不比另一夥蠢人，尚有幾分尊重事實的味道。然而毒的卻在下面了，《出身論》說：這些罪惡都是“修正主義份子一手造成的”；《死刑》卻說：這就是“我們十七年的紅色政權，這就是黨的一系列已成的階級政策。”

試問：是誰將所有的罪過加在黨的頭上，從而把矛頭“指向我們十七年的紅色政權”？

是誰在挑撥出身不好的青年與黨的關係“煽動對新華社的不滿情緒”？

因為“小組”(指“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下同)講過“敵人擁護，我們反對，是指目的而言，不是指手段而言”，於是便又成了一條罪狀。《死刑》“怒斥”道：“手段”是“和一個階級的本性息息相關！凡是敵人擁護的(手段在內)我們就要反對，這是鮮明的階級立場。”

但翻開毛選，卻有一段話：“蔣介石對人民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我們是按照蔣介石的辦法辦事。蔣介石總是要強迫人民接受戰爭，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們就按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

大約在《死刑》的作者眼裡，這裡也沒有他們那種“鮮明的階級立場”了，因為毛主席不僅沒有反對蔣介石的那種手段，反而“照蔣介石的辦法辦事”。兩相對照，先生們又將做何解釋呢？

不知怎麼，《死刑》又稱“小組”為“蔣匪蘇修的馬前卒”了。其理為：“蔣匪的‘曲線救國’”，乃“曲線是‘手段’”，“救國是目的”。因此“按他們(指“小組”)的觀點”，“我們倒要擁護”了。又為“蘇聯的‘和平過渡’”，“‘和平’是手段，‘過渡’成共產主義是目的”。於是驚呼：“小組倒要連一切修正主義觀點都擁護了。”

好！你們記住你們講的這樣反動透頂的話。

毛主席告訴我們：蔣介石的曲線救國，目的是消滅共產黨。你們卻說：蔣介石的目的是救國。

毛主席告訴我們：蘇修的“和平過渡”，目的是恢復資本主義。你們卻說：蘇修的目的是：“‘過渡’到共產主義。”

試問：是誰在“為被人唾罵的蔣匪的一系列賣國罪行提供理論根據”？是誰在美化“閹割馬列主義靈魂的赫魯雪夫”？

正如你們所說：“對那些企圖為蔣匪赫禿張目，誣衊主席思想的混蛋，必須給予堅決的鎮壓!!!”但是這下也錯了，不想這回又輪到了先生們的頭上！

另外，他們只是“推薦” * 中 * 兵團 * 戰鬥隊的文章，責任自然不該由他們自己承擔了。那麼， * 中 * 兵團 * 戰鬥隊似乎該承擔了吧？人家的油印材料可也寫得清楚又清楚，那是“據可靠同志瞭解”的，所以“只供參考”。看來，負責任的又是“可靠同志”了。嗚呼！宣判別人以死刑的依據竟是莫須有的流言了！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流言可就多了。

比如《出身論》的作者吧，“據可靠同志瞭解”，“是一個 * * * 學院(還曾留過兩年級)”的學生。偏偏《東風報》又說“不對!”因為那裡的編輯明明看到是“四中的幾位語文教員”在六月份寫過，這麼一對照，寫作《出身論》不但要連累“父母兄弟都有問題”，而且本人成份也得隨着流言專家們的高興而改變。

最不可理解的是接待站人員的“蓬頭垢面”也成了一條“死罪”。那麼，“油頭粉面”行不行？大概，那該算是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了。那就剃光頭吧！也不行。沒有剃光頭，已經是“蔣光頭、赫禿的馬前卒”了（見該文第六節）；真剃了頭，那還了得？這樣一權衡，無論怎樣“蓬頭垢面”，還是保險一些。

最惡毒的，莫過於下面這條罪狀了：“‘小組’——中學文革報——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三位一體”，這條流言的意思是本司令部人不多。但同一篇文章的另一條流言又說：“他們的觸鬚很長，每個學校都有人，許多工廠、農村、甚至外地也有同夥……形成一個帶有反動色彩的秘密地下司令部”，人又突然多了起來。唯其矛盾，就更惡毒。他們不是不知道，由於《中學文革報》鮮明的無產階級立場，自創刊以來，多次遭到聯動份子的尋釁、搶劫、謾罵、恫嚇、抄砸甚至動武。如今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傢伙還嫌不夠，竟然散佈“反動色彩的秘密地下司令部”這樣的流言，為聯動份子進一步殘害我們提供理論依據。但又為了壯其狗膽，進一步說我們人數很少、迫害時儘管放心，這不是劊子手的行徑又是什麼？

“這些‘流言’造的是一個人還是多數人？姓甚名誰？總是查不出。後來，因為沒有太多工夫，也就不再查考了。僅為便於述說起見，就總稱之曰：‘畜生’。”魯迅當年就這樣蔑視過混蛋們。不過，我們總是不願意把“畜生”這個冠語加給“為人師表”的編輯們的頭上的。

看來，我們的對手已經無事實可擺，無道理可講了。所在行的只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無聊文人的辦報方式，有的只是人身攻擊，是流言蜚語；

自己呢， 又不敢負責任， 都推到“可靠同志”的身上， 實在是山窮水盡了。你們讓我們“辯誣”， 把大方向轉過去嗎？我們可偏偏不上當。我們就是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最有力的武器， 我們就是用宣傳， 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出身論》， 和你們這群為血統論張目的跳樑小丑們戰鬥到底， 直到把你們砸一個粉身碎骨！

（本书編者注：此文未刪改一字。根據它嚴密的邏輯思維和一語中的、嗅覺敏銳、善於辯駁的文風，定是遇羅克所作。從文中“毒的卻在下面了”開始，遇羅克已經預感到中共將要給他制定的罪名。）

.....

致「兵團戰報」編輯部

我們認為，你們發出的《取締〈中學文革報〉》是十分不當的。

《中學文革報》所發表的及以後發表的一些文章， 狠狠地打擊了反動的血統論， 在北京引起了一場激烈的論戰。陳伯達同志對這一場辯論很支持，他說：“有辯論很好。”然而，你們卻說：“這場大辯論是個大陰謀。”你們想過沒有， 這樣講是把矛頭指向了誰！

這場激烈的論戰剛剛開始，你們講不出一點道理，就斷言：“《出身論》是大毒草。”這樣做是不合適的，聯動之流最恨我們，你們這樣做是幫了他們的忙。

至於說我們的組織“純屬反革命組織”，這是毫無根據的。要說取締，只有公安局、軍管會才有權利，從一個編輯嘴裡講出，未免太覺可笑。

另，你兵團所屬人員，曾多次盜竊和搶劫《中學文革報》，有意挑起武鬥，無理扣押我部工作人員長達八小時之久；在大庭廣眾之中狂喊：“我就踐踏十六條！”你部人員還對我們進行了種種特務活動，對這些嚴重違反十六條的行為，希望你們注意。

廣大的群眾會給我們作出正確的評價，歷史將證明我們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

本報編輯部

.....

【小資料】 當權派(資)與唯出身論

◎ “我們要強調階級成份，一切都要講階級觀點，講階級路線。階級成份好的，總是好一點嘛！出身第一，但不是唯一。第一有成份論，第二不唯成份論，第三重在政治表現。老講重在表現就是修正主義。”

陶鑄《八月二十五日接見中南地區革命同學的講話》

◎ “接受新團員一定要貫徹階級路線，要特別注意接受工人、貧、下中農青年和革命知識份子入團，對於那些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青年，只要背叛原來的階級，經過工作的考驗真正表現好的，已經具備了入團的條件，也可以吸收他們入團。”

胡克實《在團中央九大的講話》

◎李雪峰和新市委公開支持譚力夫的發言，並大加推廣。當廣大的革命師生起來批判這株大毒草的時候，市委還打電話給譚力夫，要他頂住。

政治學院「紅旗」紅衛兵戰鬥團政治部

《李雪峰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五大罪狀》

◎劉鄧拋出過“左派條件”。這個條件有時三條，有時五條，都有過“出身好”這一條。經過幾次變化，最後由李雪峰、胡克實、胡啟立傳達時定了下來：第二條是出身好。

摘自《首都風雷》第二期

◎ “凡是紅五類的紅衛兵都是很強的，冒牌的紅衛兵， 你們要注意…… 一次， 我們的汽車被截住了， 另一個紅衛兵來問：‘你是什麼成份？’ 結果那個紅衛兵就跑了，原來他是假的。”

譚震林《1966 年八月二十八日接見氣象局紅衛兵的講話》

◎ “農村要造反， 首先要造地、富、反、壞、右的反。造了沒有？地富子女你革誰的命？……他們有什麼權利參加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只能是無產階級參加。大學和農村不是一個概念……大民主只能是貧下中農搞。”

譚震林《1966 年 12 月 12 日在紅星公社的講話》

.....

參考消息

◎謝富治副總理在 3 月 12 日的講話裡， 堅決地支持了中學的革命造反派， 命令一切有「聯動」思想的組織解散。在這種形勢下，北京中學各校的「老」紅衛兵基本上都已宣佈無條件解散。

◎北京報界被捲入《出身論》辯論的報紙越來越多， 據不完全統計， 已有《東風報》、《旭日戰報》、《紅鷹》、《教工戰報》、《雄一師》

、《文化先鋒》、《大喊大叫》、《首都風雷》、《中學論壇》、《只把春來報》、《湘江評論》，另有《北京評論雜誌》，參加了這場大辯論。充分說明了《出身論》點出了人們關心的問題。

◎三月十六日晚在工人體育館，慶祝“紅代會”的文藝晚會上，聯動大肆搗亂，小鞭、二踢腳齊鳴，「六六六」(殺蟲粉)的煙霧衝天而起。得悉：攝影師手錶被竊，攝影機被砸碎。聯動瘋狂辱罵造反派，甚為囂張。

◎河南、江蘇等地，相繼成立「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並已陸續開始了工作。

◎首都職工革命造反者中，成立了「《出身論》討論小組」，表示贊同《出身論》的觀點。

◎四中《革命造反公社》等一夥人盜用《首都紅衛兵報》的名義，攻擊《出身論》，遭到了「三司中學中專部」的嚴厲斥責。

.....

通訊地址：《中學文革報》編輯部

售價二分

(共六期《中學文革報》大全，全文完)

卷四

电影文学劇本

傳記電影文学劇本《遇羅克》

遇羅錦

（本書编者注：此劇本，曾在《遇羅克 中國人權先驅 》 一書中发表过。

现作者又有较大改動：1. 除了最后的 488 節之外，几乎没有对音乐的描寫；2. 添加了分鏡頭共 17 小節。）

1. 雪原，一望無際。從天空俯視的畫面：整個北京城，坐臥在靜靜的白雪中。一隻無形的“手”，一筆一畫地寫下羅克的手跡：遇羅克

2. 一九四九年

北京。一派蕭瑟的嚴冬景象。廖廖行人的大胡同、小胡同。一輛穿行的人力洋車，年老的車夫冒着寒風和飄零的雪花，用力地蹬着。

三十歲的母親(王秋琳)，和兩個孩子坐在車上。她身穿毛皮大衣，左邊緊靠着七歲的遇羅克，他戴着小白玻璃框眼鏡；母親摟着坐在膝上的三歲的遇羅錦。洋車從大胡同進入小胡同。灰漬漬、破舊的或較新整的一個個四合院外牆，張貼着用紅紙寫的、斜貼的標語：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有的院門外，斜掛出五星國旗。

3. 車停。一個大院的工廠大門前。門邊豎掛着兩個白地黑字大牌子：“理研鐵工廠”和“大業營造廠”。

洋車夫幫着抱下了羅錦。羅克一跳，下了車。母親付了錢。車夫解下了車後掛着的小手提箱。

母親拉着兩個孩子，推開工廠大門。

4. 門衛朝母親恭敬地點頭含笑、寒暄了兩句，用手指指遠處的一座日本式洋房，接過車夫的手提箱。

羅克掙脫了母親的手，跑向房子。一條大狼狗搖頭擺尾地撲向他。

羅克：“哈利！”他激動地抱住它：“哈利！”

父親（遇崇基）戴着淡黃色玻璃框眼鏡，一手夾着冒煙的煙捲，出現在房前的平臺上。

羅克：“爸爸！”他高興地抱住父親，父親心愛地撫着他的頭髮。母親拉着女兒上了臺階。父親抱起羅錦。兩位嫗姆走出來，親切地向母親問候；呂姨抱着一歲的羅文，王姨接過門衛提的箱子。

羅克：“王姨兒！呂姨兒！”

母親站在父親身邊，環視着大院子：“這院子可真不小！”

羅克高興地在院子裡跑來跑去。

約有三畝地的大院落，荒草叢生、房子前後左右，共幾十棵樹。平臺前，一棵大梨樹，一排塔松。紅色的磚垛後面，有棵又高又粗的大榆樹。院牆的另一面，是座三層樓高的男子中學。下了課的孩子們，有的正從玻璃窗裡向外張望。

羅克跑到遠遠的牆根，那邊靠牆有個小木棚，用矮木板圍着碎石子和水泥袋。一角，堆放着造房的木料。羅克好奇地探身看着靠牆挖的三口水井。他又跑進屋子。

5. 姥姥（楊瑛）在自己的屋子裡，正戴着老花鏡，剪裁一件衣服。

羅克：“姥姥！”

姥姥：“算計着你們也該到了。才倆月沒見，更象小大人兒了。”

羅克歡快地看每一間屋子：大客廳，靠窗的牆角有玻璃面寫字臺、一把轉椅、躺椅、大小沙發、大圓桌、多把椅子、大掛鐘、三角櫃及簡單的老式傢俱；父母臥室通一小客廳、小客廳的出口，正對着一大藤蘿架；站在架下，能看到工廠的大門；羅克又跑回來，呂姨的臥室，旁邊一小搖床，呂姨正把睡着了羅文放進小床裡；羅克湊過去，用手指劃劃弟弟的胖臉蛋；他又去看王姨的臥室、及一小間空着的客房和衛生間。羅克去廚房裡，王姨一邊在洗菜，一邊與蹲在門邊、給工人做飯的胡大爺聊天。

羅克：“胡大爺！”胡大爺笑笑。羅克回到客廳。父親吸着煙，正坐下來看建築資料。

羅克：“爸爸，您不是說給我一間屋子嗎？”

父親放下資料，帶他走去。

6. 羅克臥室。九平方米的小屋，有個明亮的後窗。單人床、小寫字桌、檯燈、一把木椅。桌上有鬧鐘、五六本新買來的課外讀物、字典。牆角，一個小書架，立着幾十本舊書和兒童讀物。

羅克：“我這屋子真好！我的舊書都在這兒？”

父親坐在椅子上：“都在。在徐州，家還沒搬來，我就決定給你一間屋子，好安靜地看書。這幾本書，是我給你新買的。”

羅克：“謝謝爸爸！”他迫不及待地翻着書。

父親：“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多讀課外書有好處。你一下學先做功課，門門考第一，不讓我和你媽操心，這是對你的獎勵。”

羅克：“謝謝爸爸！”

父親：“要做妹妹、弟弟的表率，別老招他們生氣。”

羅克淘氣地笑了。父子二人走出了屋子。

7. 羅克來到後院。四、五棵高高的棗樹。半人高的滿院的荒草。十來棵桑樹。一大棵合歡樹。再往前，一大棵毛桃樹、幾棵柳樹。荒草中一條羊腸小徑，通往牆角的土廁所。遠遠有一亭子。

羅克從油漆剝落的舊亭子裡跑出來，朝那叮叮噹噹的打鐵聲跑去。

簡陋的廠房，十幾個工人的職工宿舍；一大間會議室；工人的廚房，胡大爺正在蒸饅頭。羅克站在車間前的空地上、立在鐵砧子旁邊，看兩個工人用大錘、小錘，你一錘、我一錘地敲擊鐵活。

8. 春天。大荒園百花盛開。青草一片碧綠。蔚藍的天空，太陽高照。四歲的羅錦，坐在平臺的臺階上，雙手把腮，一眨不眨地盯着太陽。白晃晃的刺眼的太陽，忽然，它變成了紅、黃、橙、綠、青、藍、紫的彩球，來回變換，顏色純淨、透明極了。

四周一片寂靜，滿園是夢幻般的音樂。啄木鳥“叭、叭、叭”地在桑樹上啄蟲。布穀鳥歌唱着飛過頭頂。一切都在發出動人的旋律。

暖暖的陽光灑遍荒園。羅錦盯着太陽一眨不眨地看着。

9. 後院。羅克和兩歲的羅文，蹲在半人高的青草裡，捂着嘴竊笑。

姥姥尋找着：“羅克！有蛇啊！”

羅克拉着羅文，貓腰繞過了她。姥姥還在後院尋找着。

羅克拉上羅錦和羅文，去看工人們打青嫩的榆繭兒。

10. 四人才環抱的大榆樹。榆繭兒壓彎了樹枝。三、四個年輕工人，扶着木梯子，工人小張向上攀登，手裡提個竹籃。他向梯子下的胡大爺喊道：

“胡大爺，別忘了拌榆繭兒蒸包子，多放點兒豬肉和香油！”

胡大爺仰頭看着小張，憨笑着。

兩隻大喜鵲警覺地扒着喜鵲窩，朝工人們注視。窩內有四隻待哺的小喜鵲。

樹下的人和三個孩子，都在仰頭瞧他捋榆繭兒。他看見了喜鵲窩，好奇地攀上去。

兩隻大喜鵲喳喳叫着，驚飛而去；落在不遠的一棵樹上，喳喳地抗議着。

小張一手提竹籃，一手扒着樹枝想看個究竟。樹枝折斷，喜鵲窩整個掉了下來，摔個稀碎。三個孩子和幾個大人，驚訝地瞧着摔死的、還蠕動的小喜鵲。

11. 天黑了。“喳喳”的大喜鵲叫聲的悲涼，響徹了整個荒園。

坐在窗前縫衣服的姥姥，心疼地自言自語：“那是在罵呢！”

看課外書的羅克抬起頭，不語地望着窗外出神。

12. 東四區一中心小學。古老的“文丞相祠”。木結構的鐘樓：文天祥被監禁和就義的地方。松柏參天、石碑林立，極大的校園，大殿做了“少年宮”；闊大的操場，一座座新蓋的教室。噹，噹，噹的鐘聲悠揚，正在外面玩耍的孩子們，都匆匆跑進了教室。

挨着大操場、敞着窗子的“三年級一班”教室。

身量不高的遇羅克，坐在中間的第一個座位。五十個孩子（9歲—11歲不等）個個坐得端直、雙手放在背後；每人的課桌上，齊齊整整地放着書、

本子和鉛筆盒。教室的後牆上，是學習壁報：每人名字後面是一面小小的紅色三角紙旗。全班正專心地聽着班主任王篤元老師的講話。

身材高大魁梧、相貌堂堂、透出正直、慈善和有學養的王老師，身穿白色、卷了袖口的襯衫，襯衫塞進深藍色的卡嘰布長褲裡，站在講臺邊說着：

“誰的建議好，老師就採納。遇羅克建議學習壁報上人人插面小紅旗、看誰的平均學習成績走在前，這個建議很好，能鼓勵大家學習的積極性。今天早上，我已經把新的學習壁報，掛在牆上了。”

羅克一眨不眨、高興地，滿臉敬服地看着他。

“他還有個好建議，說我們應該去野營、野餐。星期天，咱們就去郊外野餐，生篝火、做飯、採集植物標本、捕蝴蝶。誰願意去，請舉手！”

全班同學興奮地高舉手臂。

13. 北京近郊區。藍天白雲。陽光下，一片望不到頭的綠野，遠處有村落。一棵粗壯老樹的綠蔭下，王老師帶着孩子們“安營紮寨”。孩子們在附近，歡樂地又跑又笑；捕蝴蝶的，採集植物標本的，練習風景寫生的，挖野菜，尋找野花的……

篝火上架着小鍋，有人喊：“水開了！”

一些孩子跑去看。有幾個在“做飯”，他們把自己包的餃子一個個下了鍋……開心的笑聲，蕩漾在原野上。

14. 大客廳。大圓桌圍坐着十個人。除了母親、父親，其餘都是同事或老友，母親給每人斟上紅酒。兩位媒姆端上一盤盤的菜肴、熱湯。

母親：“請、請，別客氣，隨便吃點兒。”

老友姜叔叔：“琳姐，聽說，咱們的老朋友裡頭，有好幾個都收攤兒不幹了，咱們倒又開‘理研’、又開‘大業’。人家說，怕以後共產黨抓小辮子、找麻煩哪。”

母親：“哪兒能呢？什麼事都得講政策吧？”

父親：“當初有朋友把飛機票都給我們買好了，叫我們趕緊上飛機、去臺灣。”

同事鐘叔叔嗓門兒特別響：“別說臺灣。大姐、大哥，你們還不是因為愛國，才從日本跑回來嘛！”

母親：“七·七事變，誰還能在敵國求學？”

老友楊姨：“秋琳什麼都扔了，就為了那一皮箱照片。”

父親：“照片比她命根子還要緊。”

鐘叔叔起立、舉杯：“大姐，讓你乾弟弟再敬你一杯！”

他一仰脖喝乾，又給每人斟滿。父親推託說不行。客廳裡樂融融的一片談笑聲，不時夾雜着鐘叔叔的開懷大笑。

15. 房前的一大片茉莉花正在盛開，姥姥拿着噴壺澆水。蜜蜂、蝴蝶翩翩飛舞。藤蘿架垂下一串串紫色的花。合歡樹粉紅的花朵，恰似一片燦爛的雲霞。高高的青草中，野花斑斑。

大榆樹下，羅克教兩位同班男生，在地上挖陷阱。兩個小男孩兒賣力地用小鐵鏟挖着。

羅克：“現在鋪上樹枝。我去找點兒草來。”

他跑向後院。

同班女生葉麗，和羅錦在合歡樹下拾落花，每人手裡一大把。葉麗用兩片大綠葉綁住落花。

葉麗：“嘿，博士！”羅克停住。

葉麗：“過來，博士！看我的發明，好不好看？”

她比羅克高出一頭。羅克過來認真地審視一番：“不錯，像朵荷花！”他轉身去拔青草。

羅錦問葉麗：“什麼叫博士呀？”

葉麗：“我們班給他起的外號兒。博士嗎……就是書讀得多、盡是新鮮主意！”

羅克抱了一大把青草跑去。

陷阱剛鋪好，三歲的羅文傻乎乎地走來。

羅克低聲吩咐兩個男孩：“咱們站到對面去。”

羅克：“羅文，快來呀！這兒有好玩意兒！”

羅文直奔陷阱而去，“撲哧”掉了進去。羅文傻乎乎地往外爬，反而笑。

16. 平臺的房廊下，米色的石柱邊。羅克靠柱坐在石板地上，舒服地伸出一條腿，右臂悠閒地搭在支起的膝蓋上，不知幻想着什麼。葉麗背着書包，一手攥着那“荷花”，在他對面靠另一柱而立。二人時而幻想着、時而交談着，一派滿足、寧靜、和平。

二姨（王桂蘭）遠遠地走來。葉麗向羅克招招手再見。

羅克：“二姨兒！”

17. 大客廳。

二姨：“羅克，咱們來段兒『玉堂春』吧？看你學得怎麼樣了？”

姥姥幫忙，把白布窗簾綁在羅克的胳膊上。羅克甩了甩這“水袖”。

羅錦坐在二姨懷裡，頭上頂一條折起的毛褲。

二姨用手正了正那毛褲：“這是烏紗帽，我替你唱。羅克，咱們唱過堂那一場。”她“唱”出胡琴過門。

二姨：“——快快道來！”

羅克：“大人——哪！”

他跪下，唱得有板有眼、字正腔圓、進入角色；唱罷站起，雙手揉着膝，唏噓地向後退去。

姥姥和二姨那讚歎又有點想笑的神情。

18. 羅克臥室。清晨五點半鬧鐘響起，羅克一醒立即用手按住了它。他側身半躺在被子裡，開了檯燈，左臂支腮，看課外書：《世界著名童話選集》。他入迷地看到七點。突然，他像想起了什麼，淘氣地微微一笑，穿着睡衣，抄起掛在牆上的木頭寶劍。趿拉着拖鞋，匆匆忙忙地跑出臥室。

19. 姥姥臥室。

姥姥剛醒，半眯着眼躺着養神。羅錦、羅文熟睡在她裡側。羅克突然開門進來，姥姥轉臉瞧着他。

“小笨！小笨！”羅克用木刀，照妹妹、弟弟脖子底下一人劃上一刀，咯咯地笑着返回。

羅錦、羅文驚醒。

姥姥：“這是怎話兒說的！”

20. 姥姥拉着羅錦，走在拐來拐去的胡同裡。一身花布衣服、梳着兩個小辮子、系着綢蝴蝶結的羅錦，一手拉着姥姥，總想跳着走。她們走進一個小小的四合院。

21. 二姨狹窄、昏暗的門洞間。小小的屋子，雙人木板床占去了屋子的一半。牆上貼着“勇晴雯病補孔雀裘”的年畫。兩三件傢俱油光呈亮。枕邊，是租來的十幾本古典名著小人書。羅錦坐在櫈子上，頗有興致地環顧着屋裡的一切。

二姨在屋前的“過道廚房”，用煤球火爐炒菜。

三人圍着小小的茶几，香甜地吃着飯。姥姥與二姨津津有味地吃着、聊着，似有永遠說不完的家常話。

吃完飯的羅錦，坐在小板櫈上，抱着用毛巾裹的娃娃，出神地、羨慕地看着姥姥和二姨聊天。

鄰居的小女孩招呼羅錦出去玩兒。

22. 天忽然暗下來，雷聲隆隆。羅錦抱着毛巾娃娃，失望地進了屋。

二姨：“還想玩兒嗎？來，我給你們出個主意。”

她支起一把大的紅油紙傘，用幾隻木櫈、洗衣搓板、不用的舊木板、小板櫈，立在過道前房檐下的牆根前，搭起了一個有棚有牆的小屋。她進了屋，用棉花搓個燈稔、往小瓷盤裡倒了些花生油，做了一盞小小的油燈，點燃，擺在“小屋”裡的“桌子”上。三個小姑娘擠坐在一起，中間的扶着傘，歡愉得無法形容。

23. 大雨傾盆而下。院子裡滿是雨泡泡。羅錦抱着毛巾娃娃，瑟縮起肩膀，抵禦着風雨的涼氣。

嘩嘩的雨點，清脆地打在紙傘上。

搖曳的小油燈，在昏暗的雨簾裡，發出活潑、誘人的光焰。

24. 幼稚園。在鋼琴的伴奏下，羅錦和二十多個小孩子圍成大圓圈，女教師站在中心，教孩子們邊唱邊表演：“天空出彩霞呀，地上開紅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敗了美國兵呀……”

教室的牆上，貼着“打敗美帝野心狼”的全市統一招貼畫。

25. 東四區一中心小學。各班教室都在上課。敞開着玻璃窗的三年級一班教室，班主任王篤元老師正在教授着語文課，學生們個個在專心聽講。王老師在黑板上寫了八個大粉筆字：“勞動光榮 剝削可恥”。

羅克眼睛一眨不眨、刻骨銘心地盯着那幾個字。

王老師繼續地講着課。

26. 放學了，學生們背着書包，蜂擁地走出教室，一個個喊着“王老師再見！”。羅克和幾個孩子仍圍住王老師你一言、我一語地說着和問着什麼。王老師站在教室門口溫和耐心地解答着。他抱着一摞作業本和講義，慢慢地向教研室走去，幾個孩子向王老師道了再見，唯有羅克緊緊追隨。

王：“你有什麼事嗎？”

羅克按捺着心裡的波動：“我想和您說件事。”

王：“你等等，我把作業本放在桌上就出來。”

27. 空無一人的大操場。王老師一手摟着羅克的肩頭，二人緩緩地沿着操場散步。

羅克：“我……我母親是資本家。她也剝削工人了嗎？”

王：“當然。”

羅克：“可我是她的兒子。”

王：“父母養活兒女是社會義務。”

羅克抬頭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王：“你可以回想一下，她對待工人是否合理？”

羅克：“……嗯，有位工人閻叔叔，他幹機器活時右手被機器軋斷了手指，我母親就把他辭了。”

王：“真的？這就是資本家的無情無義，就是剝削。如果是在國營企業，不僅不會被解雇，還要長期吃勞保呢。”

羅克：“王老師，我該怎麼辦？”

王：“寫封檢舉信，實話實說，交給派出所，或許閻叔叔會得到合理的安排。”

28. 大客廳。四個能坐十二人、擠坐十四人的大圓桌。姥姥的五十大壽。正中一桌，是母親的“洋朋友”：同事、殷實的中產階級；另三桌，是滿口河北農村老家話的“土親戚”：三姥姥、姥爺至七姥姥、姥爺們及每家的四、

五個兒女。母親站在廳中指揮安排，王姨、呂姨、胡大爺正匆匆地往一桌上端壽桃壽麵及各種炒菜。小孩子們被安排在靠牆的矮桌上另吃。

五、六十口子亂哄哄、熱鬧鬧。

羅克四下望望，悄悄拉開父母臥室的門。

29. 父親坐在裡面小客廳的寫字臺邊，一個人正靜靜地看着建築資料。

羅克：“爸爸，飯都擺好了。”

父親頭也不抬：“我不餓。”羅克不語地走開，輕輕關上門。

傳來劃拳、喝酒的笑聲，北京話、河北話此起彼落、熱鬧成一片。

看建築資料的父親搖搖頭，自言自語歎道：“俗不可耐……”

30. 吃完飯的羅克，與他年齡相仿的親戚們說笑地聊了會兒，走進他的臥室，關上門。

31. 大客廳。濁熱的酒氣和煙氣。人人笑咪咪、樂盈盈，人人有着說不完的話；邊喝酒、邊吃、邊聊。媒姆們上上下下地端着、送着。姥姥樂得合不攏嘴。“北京人”的一桌，個子高、唇厚嘴大的鐘叔叔，站着向母親敬酒、向各位乾杯，頻頻地一乾而盡，笑得震天響。劃拳、聊天、歡笑的嗡嗡聲亂糟糟熱鬧鬧。

羅錦把肥肉都挾在了桌子上。她吃了幾口，撂下碗，扒着玻璃門向外張望：夜，漆黑。

32. 房前平臺。

羅錦開了門，未被人注意地來到平臺上。噪音、煙酒氣都消失了。

她一動不動地立在夜的羽翼下，傾聽着夜的心語。她凝視着眼前無底的黑暗，望着剪影似的樹木、遙遠的、神秘莫測的星星。她的腳像生了根，溶入這謎一樣的、無思無求的大自然中。

忽然，遠遠的、渺茫茫的、細細的一絲二胡聲，那般哀婉動情，由深夜的盡頭悠然飄來……她聽呆了。夢幻的音樂。鏡頭穿過亂哄哄熱鬧的大客廳，羅克在臥室中入迷地看課外書，父親在小客廳裡看建築資料。

33. 大荒園的初秋。

三個工人在棗樹上打棗。紅紅的、甜脆的棗兒，工人們邊打邊吃。

姥姥、王姨用大鐵盆在下面接。羅克、錦、文站在樹下，吃着棗，仰頭看着他們。

男五中的學生下課，窗子開着，三、四個男生站在窗前，工人們騎在樹上，高興地一枚枚往窗子裡扔。

34. 落葉飄飄的金秋。 羅克、葉麗、兩個男生、羅錦、羅文，趟開荒草，撿拾半乾的紅棗。每人手裡拿着上學帶的鐵水碗，都塞得滿滿的。錦、文的小手裡也抓滿了。

半乾的、佈滿皺紋的大紅棗。

35. 初冬，房前平臺。陽光和煦的中午。母親高興地從客廳搬出一張靠背椅。她的肚子有些隆起。鐘叔叔手握相機，招呼四個孩子來照相。他興致勃勃地擺弄着孩子們的姿勢；羅克坐中間，抱着剛滿周歲的羅勉；錦、文站在椅子的兩側。

母親欣慰地看着四個孩子。

鐘叔叔：“羅文、羅錦，再往中間靠靠！別眨眼，笑！”

定格。

36. 放了學背着書包的羅克走進「理研鐵工廠」大門。站在傳達室門口的閻叔叔滿面紅光地與兩個工人說笑着。

羅克驚訝地：“閻叔叔，您怎麼又上班了？您的手好了？”

閻叔叔（高興地舉起戴着白手套的右手）：“安了個假手。有人來調查，你媽又做了安排。我又來上班啦，看大門兒！”

羅克高興和好奇地撫摸着那硬邦邦的假手。

37. 父母的臥室。父親心事重重，吸煙、踱步、停下、欲言又止地瞅瞅母親。母親正整理着臨睡前的床被。

父：“秋琳，咱們離婚吧。”

母：“什麼？”

父：“咱們離婚吧。”

母：“你說……咱們離婚？”

父親坐在化妝台前的小圓椅上，嚥了兩口唾沫，不語。

母：“你精神有毛病吧？”

父親又嚥嚥唾沫，難言地：“真的。”

母親愕然：“你剛從上海出差回來，受了什麼刺激吧？”

父：“秋琳，是真的呀。咱們和平分手，我什麼條件都聽你的。”

母親盯着他愣了好一會兒，臉都變白了。

母：“崇基……我哪點兒對不起你？”

父：“對得起。只是……我不愛你。”

母：“不愛？不愛還有四個孩子？”

她一手按着隆起的肚子，無力地坐在席夢絲床沿上。

母：“……這第五個，都四個月了！”

父親不敢看她：“你不溫柔，太不溫柔，真的。我什麼財產也不要，什麼東西也不拿。秋琳，只求你把我放了。”

母親愣愣地呆望着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38. 大客廳。

“談判”仍在又一次地進行。

母親：“你在上海肯定有了外遇。我不見她的面，絕不離。”

父親沉吟片晌，無奈地：“好吧。我叫她來見你。”

39. 父母臥室內的小客廳，掛起了很少用的白色透花紗幔。羅錦偷偷溜了進來。

沙發上，二十歲的邊虹談笑自若、滿面春風，正對母親說：“大姐，你放心，我怎能破散你的家？多好的四個孩子！回去，我要好好說說老遇！”

40. 大客廳。母親臉色慘白、冷冷地站在一旁；穿着米黃色風衣、手中無一物的父親含着淚，雙手捧起四個孩子的臉，俯身親吻他們的面頰。每親一下，他就說：“爸爸走了。聽媽媽的話。爸爸還會來看你們……”

呂姨抱着一歲半的羅勉，王姨、姥姥在稍遠處，靜默心酸地瞅着他。

父親趑躅轉身，一狠心走出了屋。

屋裡的人呆呆地立在原地。羅克突然衝向玻璃門，他眼裡閃着淚花，似乎想喊住父親。

“站住！”母親聲音發顫、無比嚴厲：“誰去誰別回來！”

羅錦、羅文望着她鐵青的臉，都嚇愣了。

羅克將臉緊貼住玻璃門，含着淚，戀戀地向外望去。

母親使勁忍着，她無力地坐在靠背椅上，啜泣起來。

姥姥陪着掉淚，慈愛的歎道：“秋琳，別哭了……有四個孩子，比什麼都強！”

41. 東四區一中心小學，大操場空無一人。放學有些時候了。羅克背着書包、半低着頭，兩手插在褲袋裡；王篤元老師左手摟着許多作業本，右手搭在他的肩上，和他漫步，開導着他對家庭之變的憂傷……

42. 四年級一班的教室。敞開的窗戶。羅克站在全班面前，朗誦他的範文。王老師站在一邊，望着他心愛的學子。

43. 一輛人力洋車行進在小胡同裡。父親抱着羅錦坐在洋車上。剛下過雨，地面還濕潤潤的。

“咱們上哪兒？”

“到我的新家去。”

“我媽不讓去。”

“沒關係，住幾天。”父親囑咐：“見着邊姨，一定要叫‘媽’，聽見了？”

羅錦極為難地“嗯”了一聲。

44. 父親的小四合院。

身材苗條小巧的邊虹，燙過的高高的馬尾頭上，紮着一條豔麗的手絹，更顯得風流俏灑。她開了不大的院門。

她嫵媚地笑道：“喲，這不是羅錦嗎？”

抱着羅錦的父親捅她的背，等她開口。

“怎麼不叫我？”邊虹更甜蜜地一笑。

父親捅羅錦的背，她不自在地扭動身子，臉漲得熱辣辣的。

“好了好了，別難為孩子了。”邊虹毫不介意，抱過羅錦來，輕盈地進了屋。

45. 臥室。夜。

父親與邊虹沉睡着。睡在中間的羅錦被擠得坐了起來。她揉揉眼睛，看着這掛着厚窗簾的昏黑的屋子。父親的頭偏着、嘴微張、發出微弱的鼾聲，好像一輩子都會放心與滿足。邊虹的小嘴抿閉，仿佛睡着了也在琢磨和思考。他們的腳下有一塊空地方，羅錦蜷起身子躺在那裡。

46. 母親家大客廳。母親剛一進屋，便迫不及待地吧羅錦拉到跟前，蹲下來看着她：

“他們家什麼樣兒？”

羅錦彆扭了好幾秒鐘才說：“……我沒叫她‘媽’。”

“好孩子！”

“他們屋老那麼黑。”羅錦委屈地噘了嘴。

“哼，”母親解恨地：“他們屋亮不了！”

47. 大客廳的一角。父親悄悄向母親說：

“秋琳，再借我幾塊零花錢。”

母親輕蔑地“哼”了一聲，有氣地開了臥室的大衣櫃，將一張鈔票生硬地塞給他：“窮光蛋！她不是‘溫柔’嗎？！”

父親趕緊裝起錢、左右瞅瞅、不好多待，溜出客廳。哈利在門口向父親搖尾巴、蹭他的腿。

48. 父親匆匆朝遠處的工廠大門走去，羅克與哈利緊緊追隨。

“爸爸！爸爸！”哈利和羅克一前一後地高興地撲向父親。

父親兩手撫弄哈利，放開它；又一手緊緊摟住兒子、放慢腳步，問長問短。羅克像有說不完的話；他們邊說、邊走、邊停。

49. 十個青壯年男女，背着被包，由一中年男人領隊，高舉着“三反五反打虎隊”的標語旗，雄赳赳地進了大院，直奔客廳。廠院大門立即交叉貼上蓋了印章的紙封條。

50. 大客廳。身穿制服、四十多歲的隊長一進門便高聲宣佈道：

“我們要住在這兒了！”

母親不語。姥姥、王姨、呂姨驚愕地瞅着他們。羅克不解地望着隊長。羅錦抱着大毛巾裹的布娃娃，渾然不懂；羅文仍在“叭”、“叭”地比劃着木頭小手槍。姥姥把羅文摟住。

十個青年男女，卸下背包放在客廳的牆根。隊長一擺手：“把地毯捲起來！”

兩三個小夥子忙去捲地毯。一家人驚慌地躲到別的屋去。

露出了難看的木制地板。隊長又命令：

“撬！”

他們拿出自帶的鐵釐，將地板撬開長長的大洞。幾個小夥子，打上手電筒，趴在地板上往洞裡看。

“藏了什麼沒有？”隊長問。

幾個人搖搖頭。隊長又親自扒地上看。他暗示了一下，地板又合上了。另外幾個姑娘，用手敲着牆壁，聽聽是否是夾心牆。兩個小夥子搬來梯子。一個攀上梯子，打上手電筒，探身朝天花板的方洞裡望去。

51. 工廠會議室。長桌的一頭坐着隊長。懷着身孕、穿藍布大褂、臉色蠟黃的母親，半低着頭站着。桌子的兩邊，坐着“打虎隊”成員及鐘叔叔、姜叔叔、三位表現積極的工人，捅了喜鵲窩的小張也在座。標語貼滿了牆壁。

聲色俱厲的鐘叔叔站了起來：“王秋琳！你要老實交代！為什麼對抗三反、五反運動？你偷稅、漏稅！明知運動要來了，你和遇崇基假離婚，讓他逃脫運動！你必須徹底交代！”說罷一拍桌子坐下。

隊長：“遇崇基也跑不了！他有歷史問題，再加上偷稅、漏稅、假離婚、生活作風問題，我們已經把他抓起來了！”

玻璃窗上出現了羅克戴眼鏡的小臉，鐘叔叔發現了他，羅克旋即不見了。

52. 套狗的禁車停在廠門外。車身上有大標語：“禁止飼養一切動物！保護市內環境衛生！”

被封了封條的工廠大門上的小門開了，戴着口罩和手套的兩名大漢，抬着被電死了的哈利鑽出小門，將狗扔進了封閉的大車廂裡。

53. 小廚房。姥姥、羅克、錦、文四人，圍坐一張油膩的小木桌，吃着窩頭、玉米麵粥、鹹菜。兩位媒姆坐在後門口的小板櫈上。呂姨抱着羅勉。

54. 大客廳。錦、文站在遠遠一角，好奇地看着十個青年男女坐、臥、躺在地鋪上，嘻嘻哈哈地唱歌、聊天、逗樂。

姥姥在自己的臥室門前悄悄招手，錦、文向姥姥走去，臥室的門關緊了。男女青年們仍在嘻哈笑着。有兩個青年在地板上高興地咚咚跳躍。

55. 廚房後門外、背人的房根處。胡大爺與王姨在說悄悄話。

提心吊膽的胡大爺：“俺被監視了……”

王姨：“這是哪兒跟哪兒的事？硬不讓你做飯、怕你往飯菜裡下毒？你到底有什麼事？”

胡吞吞吐吐地：“俺是逃出來的……”

王姨：“老胡……你？”

胡：“俺……俺是逃亡地主……不逃，也得殺死俺……鄉下殺人如麻呀……”
他驚恐地瞧瞧左右。

王姨憂愁地：“王太太知道嗎？”

胡：“不知道。俺敢說嗎？”他流着淚。

56. 東四區的“蟾宮電影院”。任何電影都不再放映。電影院外面大大小小的標語，從二層樓頂垂掛到樓下。

57. 電影院的臺上。父親與十幾名“罪犯”一起，個個戴着手銬，一排人低頭站在臺上。

鐘叔叔在臺上高舉拳頭大聲疾呼：“應當槍斃遇崇基！”

台下黑壓壓的聽眾舉臂如林：

“槍斃！！槍斃！！槍斃！！”

58. 母親臥室。面色蒼白、消瘦了的母親，滿腹心事、不習慣地抽了口次等煙捲。她坐在桌邊的靠背椅上愣着神，不發一語。她左手按住隆起的肚子：一個正待出世的孩子。

59. 姥姥臥室。

姥姥拉住羅錦，悄悄囑咐：“去看看你媽，這麼晚了，怎麼還不回來吃飯？”

羅錦點頭。

60. 會議室外。羅錦踮起腳，兩手扒住窗戶，盡力地朝屋裡看去：穿着藍布長衫的母親，哭得淚人兒一般，低頭站在長會議桌的一頭。隊長正拍桌子朝她怒吼：

“王秋琳，你必須老實交代！……”

羅錦嚇得扭頭就跑。

61. 母親的臥室。她坐在小桌邊，背對着門，邊寫邊在抹眼淚。姥姥輕輕推開半扇門，瞅了瞅，不安地離開了。

62. 姥姥臥室。

姥姥擔心地拽住羅克：“羅克，我不識字，也不知道你媽寫的什麼。你千萬別言聲兒，偷偷兒看看去，回來告訴我，啊？”

羅克認真地點點頭，躡手躡腳地走去。

63. 姥姥臥室。姥姥六神無主地坐在床邊，神經質地搓着兩隻粗糙的、勞作的手。羅錦、羅文不安地看着她。

羅克慌忙地進了屋、關上門：“姥姥，不好了！”他拽住姥姥的一隻衣袖：

“我媽寫她不想活了——要摸電門！”

“啊？！”

不知所措的姥姥，死死揪住羅克一隻手，另一隻手拉住羅文，哆裡哆嗦，三步並兩步地奔出了屋子。羅錦也跟了出去。

64. 母親臥室。羅克“撲咚”一聲跪在母親膝前：“媽，您不能死，媽！”

“秋琳……”姥姥已泣不成聲，儘量壓低了聲音：“不能尋短見哪……還有四個孩子……”

母親摟住三個孩子、和姥姥一起，哽咽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65. 廚房後牆的僻靜處。

蹲着的胡大爺鼻紅眼紅，顯然是哭了一夜。王姨坐在他身邊的一塊大石頭上。他膽怯、鄭重地從懷裡掏出一個小紙包。

“這是俺給兒子攢的一百六十塊錢，先放你這兒吧。”

“別介。”王姨悵郁地用手一擋：“別介，老胡。你怎麼啦？”

胡：“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這是給兒子結婚用的……”

王：“好好兒的怎麼——，別介，老胡，別介！”

66. 大客廳。夜裡約九、十點鐘，家裡家外亂成一片。

“老胡不見了！”一年輕人向隊長說：“哪兒都找不着！”

“他能上哪兒去？”隊長喝道：“找老胡！”

工作隊全體出動，帶上幾名工人，又亂惶惶回到大廳，七嘴八舌地說着找不到老胡的事。

母親坐在一旁，緊閉着嘴、半垂着頭、默然不語。

隊長厲聲道：“王秋琳！你再想想，老胡上哪兒去了？”

“不知道。”母親凝視着地板。

隊長：“多帶幾把手電筒！竹竿兒，大繩！是不是跳了井？”

他氣呼呼地坐在寫字臺前的轉椅上。

“等把他找回來，看怎麼好好懲治他！”隊長蹺起二郎腿、狠狠抽了兩口煙：“亂跑亂動、違法亂紀、罪加一等！”

王姨撲通一聲跪在他的腳前，苦苦地磕頭：“行行好吧，隊長！他是個好人哪！行行好吧！別懲治他！”

隊長仍高蹺着二郎腿，大口地吸着煙，不耐煩地轉動椅子，給她一個背面。

王姨滿面淚痕、跪着挪到他眼前：“行行好吧，隊長！他是個好人哪！”她瘋了似的求情、磕頭。

隊長怒喝：“你糊塗！你出身貧農，為什麼被逃亡地主拉過去！”他又給她一個背面。

王姨聽也不聽，只是不停地跪着挪到他眼前，她髮髻凌亂、嘶啞地求情、搗蒜般地磕頭……所有的人，心房發顫地看着她。

幾個人呼哧帶喘地跑了回來。

“沒有！哪兒都沒有！”

“找！”隊長斷喝、將煙頭狠命一甩，忽地站了起來：“他還能飛了？必須找到他！手電筒！再帶幾把手電筒！”

人們又去了。羅克象猴子似的竄進出去的人們當中。

“羅克！”母親着急地低聲喝斥：“不許去！”

羅克已然不見。客廳的門大敞，廳內燈光雪亮，而廳外的院落卻黑得嚇人。姥姥恐懼得渾身哆嗦，死死攥緊羅錦一隻手，羅錦害怕地瞧着她。姥姥瑟瑟縮縮地坐在一張靠背椅上。

大家屏聲靜氣、一眨不眨地盯着漆黑的大院子，幾道手電筒光隱約地在樹影后閃過……

羅克像被彈進來的球兒，一蹦蹦到了大廳裡，由於萬分驚恐，他的小臉兒煞白：

“老胡上吊了！吊在大榆樹後頭！一垛磚擋着！舌頭伸得那麼長！”

人們驚愕得像一具具木偶。突然，“噠噠噠噠”——姥姥像根斜倒的木頭，僵直地從椅子觸溜到地上。她兩眼上翻、口吐白沫。

“媽！”“姥姥！”“哇！……”“老太太！”大廳裡亂成一團。

67. 姥姥臥室。深夜。三人用的木板床上，羅文已睡着了。羅錦穿着睡衣，坐在自己的被窩裡，害怕地望着姥姥。

“睡吧……” 姥姥坐在床沿上，虛弱無力地說。

羅錦仍害怕地看着她。

68. 《北京日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的頭版大標題：《慶祝三反五反運動的輝煌戰果！》

69. 王姨、呂姨，鋪好客廳的地毯，按原來的樣式擺好傢俱，擦擦洗洗。

70. 門衛揭去廠門上殘破的封條，將廠門大開。

羅克與弟、妹及兩三個小孩，在大院子裡跑來跑去、捉迷藏。有的藏到大榆樹後面。羅克唬人地大喊：

“老胡上吊了！大鬼來了！”

孩子們嚇得撒腿就朝客廳跑去。羅克仰頭望望那不祥的大榆樹，也自怕地跑去。

71. 大榆樹，枝條漸漸枯萎、老樹幹的皺紋斑痕鏽裂，像得了什麼病……

72. 大客廳。上午。四十多歲、面色紅潤、體態豐滿、穿戴齊整的河北省農民馮叔馮嬸，正用新的紅緞子棉斗篷，小心地包住出生不久的嬰兒，從母親手裡小心地接了過來。

母親和姥姥強作微笑地目送他們走出客廳。

73. 姥姥臥室。中午門開着，姥姥在縫衣服，母親走進客廳。

姥姥從老花鏡上抬頭看她：“他們回老家有一個多月了吧？還沒來信？”

母親惆悵地：“他們怕咱們知道哇。”

74. 客廳前的敞篷大卡車。幾個年青工人，幫着將傢俱一件件抬出來，裝在卡車上。

羅克留戀地環顧着大荒園。初冬，到處是殘留的雪跡。羅克蹣着高高的荒草，來到幾棵光禿的棗樹前，他兩手緊緊地摟抱住樹幹，將臉貼住它。他退後一步，仰望着棗樹們，又一次地緊抱住它們，心裡難過地向它們道別。

75. 一九五三年

小胡同裡的一座四合院。海棠樹繁花正開。樹下，姥姥擺好了矮圓飯桌。

姥姥：“你媽快回來了。”

幫着拿小板凳和碗筷的四個孩子，停了手裡的活兒，支愣起耳朵聽着大門外的動靜。

唧唧唧、唧唧唧的自行車響由遠而近。

“媽媽回來了！”孩子們互相高興地說。

母親燙着過耳的短髮，一身筆挺的毛料衣褲，推着“金手牌”英國女車，滿面春風地出現了。

“媽——！” “媽——！” 四個孩子，爭先恐後高興地叫着。

“欸——！” 母親一聲欣慰的、平平的長音，推着車往院裡走，歡快地說：

“媽媽給你們買好吃的了！”

四個孩子雀躍地圍上去，拿下掛在車把上鼓鼓的手袋。

76. 呼啦啦的隊旗飄拂着羅克的臉。在晴空的映襯下，作為“護旗”者，他緊挨旗手右側。東四區一中心小學。大操場。學校進行着第一批少年先鋒隊隊員的入隊儀式。一年級的羅錦，作為低年級班列隊觀看。

小號、隊鼓齊鳴。低年級生，有節奏地鼓掌致意。穿着白襯衫、藍褲子、戴着紅領巾的王篤元老師，俯下身來給羅克授巾。

羅克舉起右手，向王老師行第一個隊禮。他的臉無比莊嚴、神聖，他激動地揚起的右手，伸得過分筆挺有力，緊緊併攏的五指，挺得像要彎過去似的。

77. 從府學胡同西口（小學校）到東口、到東四北大街，十里長的路途。俯視的街景。

羅克激動地小跑着，背着黃帆布書包，鮮紅的領巾，映紅了他的臉。羅錦背着花布書包，上氣不接下氣地緊跟着他，被哥哥的興奮感染着……長長的大街，不多的公共汽車，很少的小轎車，破舊的運貨卡車；柏油馬路兩邊的自行車龍；尚未蓋完的一兩處樓房的腳手架……

78. 兄妹二人一直跑進小胡同、跑進院子。

羅克朝母親喊道：“媽，我入隊了！給我買個日記本兒吧！我要從今天起開始記日記！”

79. 兩大間南屋騰了空，兩家新來的鄰居正往屋裡搬家具。

80. 暑假。羅克的臥室兼“書房”：九平方米的西屋。他在桌上用一張四開大的白紙，編自己辦的《暑期小報》。羅錦、文、勉扒在桌邊觀看。他寫上許多欄目、畫上小花邊為界。

羅錦：“哥哥，這童話、寓言都是你自己寫的嗎？”

羅克：“當然。這兒有『徵文』專欄，希望你們踴躍投稿。”

姐弟三人茫然地互相看了看。

羅克：“給你們讀讀我自己編的寓言《新龜兔賽跑》：一隻博學的烏龜，主動要求和兔子賽跑，兔子一下子跑到前面去了，烏龜心想：‘嗯，我不用急，我在書裡見過，兔子在前面那棵大樹下會睡覺的、會睡覺的……’結果，兔子並沒睡覺，早就到達終點了。”

羅克看看弟妹：“這則寓言有意思嗎？”

三人都說：“有意思！”

羅克：“這諷刺了什麼？”

三人面面相覷，誰也說不出。

羅克用食指、中指彈每人一下額頭：“小笨、小笨、小笨，這是諷刺本主義和經驗主義呀！”

81. 四合院。

“遇羅克的信！”大門外的郵遞員喊着。

羅克從西屋出來飛跑去接。邊朝院裡走，邊拆開信看，失望地：“又是什麼意見也沒有！”

82. 西屋。

羅克失望地回了西屋，將退稿信放在一個大玻璃盒裡，起碼有同樣的五十多封。他坐在桌前，拿出一摺稿紙，手握鋼筆沉思，開心地又想出一篇題目，一字字地寫下：童話《小氣球漂洋過海記》。他略一沉思，一氣呵成地往下寫，既不停頓也不塗抹……

鬧鐘，從中午一點轉到下午兩點。小書桌上，是幾十頁寫滿了清秀、勁拙筆跡的稿紙。他署上名字：“遇羅克”，想了想，塗掉；“禿筆”，想了想，又塗掉；然後，鄭重地寫上筆名：“千章侯”。

他將三、四十頁稿紙理了理，很快默讀了一遍，只添改了一兩處，折好。他用白紙糊了個信封。裝入信封、粘牢。信封上寫下：“中國少年報社，編輯部收”。他滿懷信心地走出屋子，向院子外面跑去。

83. 從郵局出來的羅克，走進旁邊一家私人開的「曹記書局」。

84. 書店裡，有人在櫃檯付錢，有三、四個人在書架上翻書。羅克走進來，流覽着“世界文學名著”一欄，他取下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站在書架前，專心地看下去。

85. 四合院。白天。

海棠樹下，羅克與一鄰居（四十多歲的男子），蹲着在磚地上下象棋。

羅克一“將”，贏了。他咯咯地笑了。

86. 西屋。書架上，幾十本《象棋》月刊。羅克取下最後一本，在書桌上擺上象棋盤，與自己對陣。他翻開刊物，思索着，出了一招。

87. 四合院。中午。戴着紅領巾、穿着白短袖汗衫、藍短制服褲、白襪、白力士鞋的羅克，右手握着紅緞子黃流蘇的錦旗，興奮地、汗水騰騰地跑了進來。父親正好在家、正欲離開，剛要走出屋子。

羅克：“爸爸！我得了亞軍！”

父親展開他遞過來的錦旗：鮮紅閃亮的紅緞子、四周是一圈黃流蘇，上面繡着金黃的字：“全國少年兒童象棋比賽，亞軍”。

羅克：“唉！只差一個子兒！比賽都快停了，還是不分勝負；裁判說：‘注意，還差十五秒！’我一走神，被他吃了車。要不，冠軍就是我的了！”

父親：“這正是你不足的地方。不是一個子兒，是你還差得遠呢。”

羅克誠服地沒有作聲。

父親撫撫他的頭髮：“好好聽媽媽的話，我走了。”

羅克：“爸爸！”他追出去。父親一手摟住他的肩膀，二人一同走出院子，慢慢地朝小胡同口走去，羅克對父親總是有說不完的話。

88. 北屋。陽光明亮地射進來。三間屋子通着，隔間牆上有敞開的突花厚玻璃門。西邊是母親的臥室兼會客廳一：一套沙發、西夢絲軟床、玻璃板寫字臺、轉椅、玻璃門書櫃、大鏡子穿衣櫃、小床頭櫃；中間屋子：大木板床夠睡四個人（姥姥、錦、文、勉）；五屨衣櫃、二米長一米多高的大躺箱，箱上放有大瓷瓶插着毛掸之類；八仙桌、四隻木櫈、三角櫃、老掛鐘；最東邊是衛生間，靠里牆角是一大摞舊皮箱及一些雜物。

羅克在中屋的八仙桌上擺下象棋盤。

羅克：“羅錦，來，我教你下象棋。”

羅錦很勉強：“我不喜歡下棋。”

羅克：“女子組下得太差了。我保證不出三個月，你准能下好。明年比賽，你准得前三名，說不定是冠軍呢。來，咱們先把棋子兒擺好。”

羅錦極勉強地擺了棋子：“我不想學……”說罷，就是不幹了。羅克十分掃興。

“羅文，來，我教你下，”羅克又招呼了一次。

羅文只想玩木頭手槍：“乒！乒！乒！”竟跑到院子裡去了。

羅克歎氣：“小笨呀小笨，一群小笨！”

89. 傍晚。下了班的母親把羅克叫進北屋小客廳。

母：“你們班有個同學叫王傑？”

羅克不明所以地：“是呵。”

母親克制着生氣：“他爸爸和我認識。今天他告訴我：當初給你閻叔叔安排了看大門的事，原來是你寫了檢舉信給派出所，人家才來調查的，你還受到了北京團市委和學校的雙重表揚信，你竟對我一字不露？”

羅克倔強地不說話。

母越說越氣：“養活你這狼兒子，會檢舉父母了？我非打你不可！”

不會打人的母親亂找掃炕條笤，卻不知條笤在哪裡；羅克早已走出屋外，站在院子裡，不服氣地望着母親。姥姥在一邊氣得罵母親：“連打孩子都不會！”

母親氣得臉發白：“你小子別跑！掃炕條笤呢？媽，掃炕條笤呢？我去告警察！我去告警察！我不養活你，你吃什麼？！”

戴着紅領巾的羅克清清楚楚地回答：“養活我是社會義務！”

說罷他大步地走出了院子。

90. 北屋。下午。

二姨和姥姥對坐在八仙桌的木櫈上，小斟着白酒「二鍋頭」，就着半盤切了片的醬肘子。

姥姥：“大人沒法兒跟孩子一般見識。過去的就過去了。唉！四個孩子，秋琳都是一樣地疼。”

二姨：“他們長大就明白了。我們小時候也沒少讓您生氣。”

姥姥：“你沒讓我生過氣。”

四個孩子相繼放學進了屋，高興地和二姨打招呼。

二姨：“來，一人一口！”她挾起一片片爛熟的醬肘子，輪流放進四個孩子的嘴裡，盤裡的肉立即少了一半。

羅克：“二姨兒，您想聽我給您朗誦〈我的童年〉嗎？”

二姨：“想啊。又是全校的範文兒吧？”

羅克點點頭。他打開作文本，感情充沛地：“……棗樹啊，在那雪球紛飛、打雪仗的日子裡，是你用你堅實的軀幹，擋住了我的身體……”

迷濛的大荒園的畫面：厚厚的白雪，幾棵棗樹的周圍，羅克在和三、四個男孩、女孩，歡快地互相朝對方擲雪球。

91. 四合院。中午。西屋、北屋之間一條窄窄的空地，放煤球、劈柴的小煤屋前。

羅克悄悄地：“羅錦，你想和我去看看大荒園嗎？”

羅錦肯定地點點頭。兩人不出聲地走出院子。

92. 兄妹倆走在拐來拐去的胡同裡，又一拐，看見了更加破舊、半開的「理研鐵工廠」的大門。

他倆悄悄地溜了進去。

93. 大院。兄妹倆東張西望地往大院裡走。

深秋。滿目瘡痍、完全變了樣的大荒園，幾乎快認不出的日本洋房破敗不堪；房前寬敞的的平臺，竟東拼西湊地蓋成了“居室”。樹幾乎都被砍光，沒了梨樹、沒了塔松，大榆樹完全乾枯了。院子裡蓋起了一排十多間的簡易平房。這裡、那裡，堆積着工廠早該清理的雜物和垃圾。

桑樹一棵也不剩。荒草也不見，合歡、藤蘿、毛桃、亭子更是無蹤影。唯有四、五棵棗樹孤零零地立着，唯有幾撮荒草圍着棗樹根。兄妹倆似乎聽見荒園在哭泣。

兩人淒涼地仰望着那幾棵棗樹。羅克傷感地趟趟荒草，尋找着，拾起一棵乾棗，難過地瞧着它。羅錦也撿到一顆。

忽聽一聲男人粗野的吆喝：“哪兒來的野孩子？外頭玩兒去！”

兄妹倆驀地回過頭去，只見一中年男人，正站在屋裡的玻璃窗後，虎視眈眈地盯住他倆。

羅克心裡不平地走開去，羅錦跟着。

快走到大門時，羅克一轉身，把手裡那顆乾棗，盡力地、遠遠地拋了回去——象拋掉對大荒園的最後的思念。羅錦也用力地拋去。

94. 一九五四年七月

母親的臥室兼客廳。

戴着紅領巾、背着舊帆布書包的羅克，興衝衝地進了屋：“媽！我得了獎狀和獎品！”他雙手遞給母親。母親欣慰之至，一樣樣地看着。

母親：“好孩子！太不錯了！我把獎狀掛起來。”她環顧着牆壁，想掛在最顯眼的地方。

掛完，她欣賞地看着那獎狀，感歎地自語：“六年全優，不容易啊。”

95. 東四區一中心小學。大禮堂。

大禮堂黑壓壓地坐滿了人。畢業生一律穿着校服：白襯衫、藍褲子、紅領巾。紅、白、藍，像是花海。兩排低年級代表，坐在前後的畢業生中間，羅錦也在其中。低年級代表每人手裡拿着紙做的花。

“畢業典禮現在開始！”教導主任用麥克風宣佈。

喇叭和隊鼓齊鳴，旗手及兩位護旗，高舉隊旗繞場一周，畢業生全體站了起來，打着隊禮並莊重地向隊旗行注目禮。低年級生站着，手裡搖動着紙花。樂畢，全體坐下。唯有低年級的兩排尚未入隊的小學生，仍手舉紙花、整整齊齊地喊道：“向大哥哥、大姐姐學習！歡迎你們常來母校！”

坐下的畢業生向他們鼓掌、注目致意。

校長和教導主任相繼講完了話，熱烈的掌聲。

“六年級一班代表遇羅克發言！”

在全體的掌聲中，羅克跑上了台。他竭力克制着激動，站在與他齊肩高的講臺旁邊。他右手的五指，併攏得像入隊那天一樣筆直，手用力揚上去，

“啪”地一聲，不小心指尖碰着了講臺的邊緣，台下發出友善的笑聲。這笑聲將停，卻又發出一陣更響的笑聲，原來，他的鞋穿反啦。現在是立正站着，那穿反的五眼系帶黑布鞋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然而，人們很快地被他那爽朗、清脆、激昂的聲音所打動；他那白鏡框後面晶亮的眼睛，他那莊嚴的面容透出的戀戀不捨的心情，他那清秀的五官和不俗的氣質，像一塊磁石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了過去：

“……我們就要離開母校了，就要離開撫育我們成長的老師了。敬愛的校長、教導主任、班主任和老師們，是您們，循循善誘地教導我們；是您們，無比關切地啟發我們……”

他的發言通過麥克風，越過敞開的大窗，隨着窗外一片槐樹的香氣，奔向雲霄和日光裡去了。無數顆心和他的脈搏一起跳動：

“讓我們，再一次向您們，致以最崇高的敬禮！”

隨着他莊嚴的又一次隊禮，六年一班忽然全體起立，和他一起舉起了右手，隊鼓齊鳴；羅克的臉，無比的激動、神聖。坐在第一排的校長、主任和老

師們，不約而同地都站了起來，感動地回身鼓掌致意。羅錦和低年級的代表們，充滿着欲哭的激動，鼓着掌、閃着淚花。

在雷鳴般的掌聲中，羅克含着熱淚跑下了台。當他邁下講臺那稍高的木階時，險些絆了一跤，被站在臺階下的王老師一把抱住、緊緊地摟在懷裡。

96. 大禮堂前的空地上。

散會之後，陸續走光的孩子們。只有羅克、葉麗和三個男孩兒，還緊緊地圍着王老師，難捨難分。羅錦背着書包，站在旁邊，巴巴地等着。

他們極緩慢地向校門口走去。

羅克眼裡閃着淚花：“王老師，我們走了……”

五個孩子，像有一肚子的話，卻說不出來。

羅克：“王老師，別送了，我們走了……”

王老師難過地左手摟着羅克、右手摟着葉麗，邊走邊囑咐着：“羅克，一定要做表率！一生都要做表率！到了中學，一定要積極爭取入團！”

校門口，古代大殿式的進出口。

羅克：“王老師……我們走了……”

王老師與他們一起走到校門外，站在街上：“常來看我啊，孩子們！”

孩子們一步三回頭地向王老師招手：“王老師，再見！我們一定來看您！”

王老師高高地招手，喊道：“一定要積極爭取入團！羅克，要做表率！”

97. 北京東城區燈市口大街。“北京市男二十五中”校門。

鏡頭進入敞開的大門，環境幽雅的極大的校舍。初一一班的教室，敞開的窗子。放學後，羅克及兩三個男生，在教室裡寫作業。還戴着紅領巾，做完作業的羅克合上本子、塞進書包，沉思；從本子上撕下一頁白紙，恭恭敬敬地寫着：“入團申請書”。

98. 四合院。羅克背着書包走進院子，進了母親的臥室。

99. 母親臥室兼客廳。

羅克：“媽，老師叫我們填個人履歷表。”他從書包裡拿出一張表格：“您看怎麼填？”

特寫鏡頭：個人履歷表的欄目——“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家庭成員”、“家屬個人成份”、“是否有重大歷史問題”、“是否有政治或刑事處分”、“是否有海外關係”等等。

羅克看着母親：“家庭出身——？”

“當然是資本家！”母親毫不猶豫、甚至有些驕傲地說着，便用鋼筆填了那一欄。

100. 大街上，“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的大小紅色標語，貼得到處都是。十月一日遊行過後手拿紙花、疲勞渙散的行人，三三兩兩

地走在大街上。沒有汽車和自行車的馬路，地面上，是紙花殘敗的一片狼跡與污濁。

母親、姥姥和四個孩子，走進一家照相館。

101. 照相館。

立架式攝影機蒙着黑紅二色的大布巾，從布巾下鑽出頭來的攝影師，一手握球狀氣門，注視着刺眼燈光下的全家人：沒有父親的“全家福”。

母親挨着姥姥坐在櫈子上。四個孩子站在身後身側圍着她們。羅克戴紅領巾、小眼鏡，頭微歪着，一手親切地扶住母親肩頭，抿着多情善感而又堅毅的嘴角；眼鏡片後面“小大人”的神氣：那明犀的目光裡，含蘊着對母親深厚的感情、凝聚着他的個性與思索。燈光一閃，定格。

102. 四合院。冬天。

羅錦在院裡踢羽毛毽子，羅文握着玩具鐵手槍，追逐着羅勉和鄰居的兩個小男孩兒。姥姥圍着布圍裙、捲着袖口，從北屋房簷下抱起一棵大白菜，對孩子們說：

“你媽快回來了。”說着進了東屋廚房。

錦、文、勉，連同鄰居兩個小男孩兒，都支棱起耳朵聽。

一秒鐘過去、兩秒鐘……隱隱約約的“哐唧唧、哐唧唧”由遠而近。

三個孩子高興地雀躍：“媽媽回來了！”

羅克開了西屋的門，也站在院子裡。

“哐唧唧、哐唧唧”——

“媽——！”四個孩子幾乎同時高興地叫道。

“遇大媽！”就連鄰居小孩兒也受了感染。

“欸——！”母親特有的長長的平聲，高興地招呼着：“孩子們！”

面孔有些蒼老的母親，仍是滿面春風、精神飽滿、有股丈夫氣。

她將自行車靠在西屋牆根，四個孩子蜂擁着母親進了屋。

103. 父親的小四合院。死氣沉沉、關緊了屋門的狹小院子。父親推開院門進了北屋。

104. 北屋臥室。

窗簾在白天也全掛着。昏暗的光線裡，邊虹坐在小沙發上，心事重重地抽着煙。

父親高興地進了屋，放下公事包，脫下風衣，把鈔票從錢夾裡全掏出來。

父：“虹，今天發工資了，給、都給你。”

邊虹一手夾煙，一手接錢，點了點，收起來。

邊虹：“這一降到一百元，夠幹什麼的？你養不活我一大家子呀，我媽、妹妹、弟弟，都要靠你的工資。”

父：“你放心吧，我養得起。我多翻譯點兒日文資料。”說罷坐到小寫字枱邊，拉開抽屜，拿出幾張日文資料，點了支煙，開了檯燈就繼續筆譯。

邊虹若有所思地吸着煙，一口接一口地噴雲吐霧。

邊：“老遇，我都想了，仔細想過了，咱倆離婚吧。”

父親愣愣地回身瞧着她。

邊：“檔案跟人一輩子，我不想老為你的政治問題背黑鍋。”

父：“虹，那都是無中生有哇！”

邊：“我知道你冤枉。可人家該怎麼判怎麼判。我想離開中國。說真的，最近我認識了一個華僑，他有可能再出國。”

父：“虹！我不能沒有你呀！”

虹：“你愛我，我知道。可你老是回家看孩子，感情也不夠專一。那華僑，還沒結過婚。”

父苦苦哀求：“虹！我不能和你離！沒有你，我活不了！”

邊虹不語，陷在沙發裡、罩在煙霧中。

105. 父親的小四合院。

下了班的父親剛一進院門，體格魁梧的年輕華僑端着一盆髒洗臉水，兜頭便朝父親的頭上潑去。

106. 大機關單位「水力電力部」。後院的單身宿舍。

一間不到八平方米的小屋，一張單人木板床，靠窗一小舊木桌、一隻櫈子。苦行僧般的父親，臉上有被抓過的指痕，穿着一身皺巴巴的舊藍布制服、鬍子拉茬，大口大口地吸着煙，屋裡煙霧騰騰。突然門開了——

羅克：“爸爸！”

107. 四合院。羅克從西屋出來，匆匆往院外走。往北屋端飯的姥姥站住了。

姥姥：“上哪兒去？該吃晚飯了！”

羅克：“我就回來！”

108. 北屋。全家圍着八仙桌吃晚飯。

母親：“羅克呢？”

姥姥：“又出去了。這幾天也不知道他忙什麼呢！”

109. 母親小客廳。晚上。

母親與楊姨隔着茶几，對面地坐在沙發上。母親兩手熟練飛快地織着孩子們的毛衣。

楊姨：“秋琳，羅克找過我啦。他說讓我勸勸你，和崇基復婚……”

母：“一個小孩子，他懂得什麼！他爸爸自作自受！”

110. 母親小客廳。白天，母親一個人坐在大沙發上，舒心地織着羅勉毛褲的褲腳，抻起來看看長短。

姜叔叔突然推門進來：“琳姐！”

母：“中秀，你怎這麼閑在？”

姜叔叔：“呀，呀，星期天有工夫啊，”他坐在小沙發上，似乎不知怎麼開口。

母：“有什麼事兒？”

姜：“琳姐……羅克去找我，一見我就跪下了。說若是我不答應，他就不起來……”

母：“又為他爸爸？”

姜：“也難為這孩子！我看……既然邊虹和崇基離了婚，崇基又那麼孤苦伶仃——”

母：“他是天報應，沒法兒可憐他！”

111. 北屋。姥姥戴着老花鏡，用襪板補着孩子們的破襪子，八仙桌上還有五隻待補。

羅克：“姥姥，您就勸勸我媽吧！”

姥姥歎了口氣。

112. 北屋。夜。八仙桌上方的老掛鐘打了十下。大木板床上，錦、文、勉都睡着了。母親和姥姥坐在八仙桌邊沉思。

姥姥：“唉！倒也是，復了婚，才是一家子人家兒呀！”

113. 西屋。檯燈下，羅克在寫日記。他停了筆、抬起頭，空望着夜空沉思。

114. 小客廳。燈下，母親心事重重地織着毛衣，她搖搖頭，又歎口氣。

半開的隔間門大開，羅克拉着文、勉，羅錦和姥姥緊跟，一起來到了母親跟前。

羅克先跪下，妹、弟三個也跟着傻乎乎地跪下。

羅克含淚望着母親：“媽，原諒我爸爸，讓他回來吧！”他不出聲地淚流滿面，懇求地望着母親。妹、弟三人看見哥哥哭，不知所以然地跟着哭。姥姥站在孩子們身後抹眼淚。

母親俯身摟住四個孩子，放聲大哭。

115. 離家不太遠的「森春陽飯莊」。

大圓桌圍坐着九個人：父、母、姥姥、四個孩子、姜叔叔、楊姨。服務員將一大盤削了片的烤鴨肉端上來。姜叔叔給大人們斟滿了紅葡萄酒。

姜：“羅克，你也得來半杯！”

羅克一副小大人似的、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他那不言不語的得意神情，仿佛剛剛立下了特等功。人人洋溢着幸福、欣慰的笑容。

116. 照相館。

強烈的燈光下，姥姥、父、母坐在中間、四個孩子圍着的“全家福”。

定格。

117. 北海公園。一片春天的新綠。

濃蔭蔽日的茶座。藤桌上是大壺茶、茶杯、一碟豌豆黃、一碟金絲蜜棗、一碟栗子面小窩頭、一碟芸豆卷兒，都被孩子們吃去了一半。

籐椅上，母親怡然地織着毛衣；羅克和父親下象棋，羅克贏了，開心地咯咯笑着；錦、文、勉在周圍又笑又跑。

羅克：媽，爸爸，我們去划船！

母：小心啊！

118. 父母的臥室兼小客廳。

坐在寫字臺邊的父親，神不守舍、心不在焉、不停地吸着煙，凝望窗外的天空，一副心猿意馬的哀傷神情。

119. 北屋。八仙桌上剛擺好三菜一湯的晚飯，全家圍坐，父親推門進屋。他放下公事包，去里間洗了手出來。

父：“秋琳，今天發工資了，說是‘三五反運動糾偏’，我又恢復了一百九十八。我應當交你多少？”他從錢包裡往外拿錢。

母：“我只收你一百。九十八你零用。”母親分錢：“媽，您的五塊；羅克，三塊；羅錦，兩塊；羅文，一塊；羅勉，五毛。孩子們，媽媽要供你們全上大學！”

120. 四合院。羅錦放了學。東屋門開着，姥姥正在廚房裡忙着洗菜。

羅錦：“姥姥，我幫您幹什麼？”

姥姥：“灌個壺吧。”

羅錦灌壺回來：“我幫您淘米吧。”

姥：“你淘不乾淨啊。”

錦：“我能淘乾淨。”她偏拿過米盆。

姥：“好孩子！倒也是，一點兒一點兒就學會了。”

121. 北屋。桌上已擺好飯菜，全家準備吃晚飯。

母親：“崇基怎麼還沒回來？咱們先吃吧。”

正吃着，父親氣急敗壞地走進了院子。他的毛料西服褲角，踢踢唧唧地幾乎拖着地。他推門進了屋，紫脹着臉，也不脫風衣，一手發顫地指着門外，朝着母親：“你、你、你告她去！”

母：“告誰？”全家都愣住了。

父：“告、告邊虹！”

母：“幹嘛告她？”

父親的眼睛骨碌碌地亂轉，紫脹的臉變得通紅，想把話吞回去已不可能。

母親直盯着他：“怎麼回事？”

父親不知怎麼辦才好，不自在地坐到寫字臺前，又站起來掏出煙，剛抽一口又撚滅，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母親發急了：“到底怎麼回事？你說呀！”

全家人都盯着父親，等着他說。

父：“我……我得了一筆稿費……兩千塊……”他嚥了口唾沫、乾嗽了一下嗓子：“她、她、她吭了我！”

母親不解：“她怎麼會吭你？什麼稿費？”

父：“我……我一年前寫了一本《日語入門》，出版了。”

母親恍然大悟：“噢——，甬說，給人送錢去了？”

父：“你、你告她吭騙錢財！”他手指發顫地指着門外：“你告她——”

“你混——蛋！”母親氣得臉煞白：“多可氣、多可氣罷你！”

全家人誰也吃不下去，呆望着飯菜一言不發。

122. 昏黑的北屋。大木板床上，姥姥、文、勉都睡着了。羅錦睜着眼幻想：父親取了錢，直奔“銀碗胡同”。

“老遇？”邊虹堵住半扇門：“你找我什麼事？”

“我、我給你送錢來了。”

“哦？”她閃身讓他進去，不無驚訝地望着他。祈求和孤注一擲竟使父親結巴起來：

“虹，我、我剛得了一筆稿費，兩千元，給、給你。”

邊虹接了過去，雖沒明白過味兒來，卻將錢攥得緊緊的，走進了屋。

“虹，我不能沒有你！”父親可憐巴巴地尾隨着她：“苦死我了！和她一天也過不下去呀！我的工資又恢復了，什麼問題都沒有了。只要你回心轉意，我還能和她離婚！”

邊虹眉眼鬆開了，將錢麻利地鎖進大衣櫃；轉身坐在沙發上，悠然地點起一支香煙。

“老遇，你的好意我收下了。”她深吸一口煙，將煙圈輕輕吐出：“咱們只能做個朋友了。因為，我已經結婚了。今後你也不要再來，不然，我丈夫也有意見。”

“虹，你再想想……”

“你什麼東西！”歸僑猛地從裡屋竄了出來，一把揪住父親的衣領：“你要是再來，我告你破壞家庭罪！你給我滾！”……

羅錦翻了個身，凝視着昏黑的屋子。

123. 父母的臥室。

西夢絲雙人床上，父親、母親背對背躺着，中間一道寬寬的空隙。

父親睜眼凝視着黑暗的窗外，一動不動。

只聽母親冷冷的一句：“我算看透了，你要是有了錢，還得找那邊虹去！”

124. 敲鑼打鼓。街上舉着標語、三十多人的“資本家”和“小業主”稀稀拉拉的遊行隊伍：“慶祝公私合營！”“堅決擁護黨的英明政策！”

125. 二十五中。教研室門前，羅克與班主任談話。

羅克：“劉先生，我不明白，為什麼從初一起，我的操行評語是‘良’？我一直積極爭取入團，各種活動我也都積極參加了，為什麼學習成績不如我的都入了團，品行反而是優，可我就入不上？”

劉先生：“這個嘛，黨有政策。你出身‘資本家’，是否和父母的剝削階級思想劃清界限了？重在政治表現嘛！黨是‘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的。出身不可以選擇，但道路是可以選擇的。”

羅克認真地聽着、仰臉看着他。

126. 四合院。全院都熄了燈。唯有西屋的燈亮着。書桌上，有羅克寫完的當天作業，有一本打開了的課外書。羅克正寫日記。

畫外音：我真想念王老師。可我怎麼有臉去見他？從初一起，我的操行評語就是“良”，我辜負了他對我“做表率”的期望。不得“優”、入不上團，我怎麼去見他？

羅克停下筆，沉思，又寫。

班主任的畫外音：“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

他又停筆，思索着這話是否有道理。

127. 小客廳。母親將裝在相框裡長長的照片，掛在最顯眼的地方。

特寫：一九五六年全國婦女代表大會。體態微豐、衣着得體的母親，坐在毛澤東身後，笑得合不攏嘴。

128. 北屋。全家圍着八仙桌吃午飯。

羅克：“媽，有件事我想了好幾天了。您現在是全國婦女代表、副廠長、您還一度想入黨，可是您卻收房租，這與您的身份極不諧調，您說呢？”

母親沉思了片刻：“你的意思呢？”

羅克：“我的意思，您最好把全部房產交給國家，連咱們自己住的房，也應當照付房費。”

母親：“自己住的房還照付房錢？”

羅克：“凡不是自己的勞動所得，都不應該要。”

母親吃着飯，沉吟不語。

父親：“倒也不指望那兩家的十塊錢。”

羅克：“並不是指不指望十塊錢的問題，而是性質問題。”

母親：“要是連咱們自己住的房也交錢，可是筆不小的開支呀，只交那兩家的算了。”

羅克依舊心平氣和地：“要做您就應當徹底。幹嗎還要留尾巴呢？咱們應當像別人一樣，該拿什麼錢就拿什麼錢。再說，房子歸自己，還得負責修繕，交出去多省心！”

母親想了想：“也好。交出去省心。”

羅克高興地：“真的，媽？”

父親：“明天我和你媽去房管局。”

羅克：“媽，爸爸，明天我也去！”

129. 西屋。檯燈下，羅克在寫日記。

羅克畫外音：如果一個人和剝削思想劃清了界線，如果一個人做了好事卻不表白，他們是否看得出來？他們究竟是用什麼方法來衡量、來悟出劃沒劃清界線的？

130. 四合院。夏天。姥姥在院子當中的公用自來水龍頭灌水壺。羅克和同班好友郝治從西屋出來，每人手裡拿着一條乾毛巾和折起的游泳褲衩，向大門口走去。

羅克：“姥姥，我和郝治游泳去，可能晚點兒回來吃午飯！”二人高興地聊着，走了。

131.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

北京的各大報紙，頭版大標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全國各黨委機關鼓勵人民暢所欲言、給黨提意見》……

132. 小客廳。坐在寫字臺邊的父親，放下報紙，內心波濤洶湧，從抽屜裡找出紙和鋼筆，有些激動地寫下一行標題：《我贊成儲安平、章伯鈞、章乃器的言論》。

133. 水力電力部的大院。院牆被形形色色的大字報和小字報糊滿了，人們駐足觀看。

父親將刷了漿糊的小字報《我贊成儲安平、章伯鈞、章乃器的言論》貼在牆上。幾個人圍過來看。一個人念着：“我完全贊同儲安平、章伯鈞、章乃器的言論。黨天下的現實是：假積極、打小報告、言不由衷的風氣，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壞；越正直越有才能的人，越不被重視越受打擊……”

134. 小客廳。

父親坐在寫字臺邊的轉椅上抽煙沉思，看着沙發上的三個人；母親織着孩子們的毛衣，和姜叔叔、楊姨聊天。

母：“你不提意見都不行，黨支書恨不得跪下求你！”

姜：“琳姐，你提了？”

母：“嗨，我只籠統地提了一條兒：能不能今後少扣點兒帽子？海提唄。”

姜：“還是小心點兒好。”

楊：“他們求我提，說破了大天，我也不敢提。”

父：“儲安平、章伯鈞、章乃器提的不比咱們厲害？報紙上不全登出來了？這個共產黨，也該讓人提提意見了！”

135. 各大學、中學、小學，各大小機關的院牆，全被人們“給黨提意見”的大小字報糊滿了。人人沒有這麼興奮過：這裡、那裡，公開地討論着、辯論着、建議着、評論着……

136. 一九五七年，年初。北京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嚴厲打擊右傾翻案風！》，《右派分子惡毒攻擊黨中央，人民不答應！》，《不准右派份子翻天！》，《引蛇出洞、全面落網》，《堅決消滅一小撮階級敵人！》，《右派份子必須低頭認罪！》深沉、悲哀、夢幻的音樂。

137. 各單位的批判大會：臺上，一排“右派份子”低頭認罪；台側一人，站在麥克風後，振臂高呼口號；台下，人們個個高舉拳頭回應呼號。

138. 《北京日報》頭版下半版：《王秋琳的真面目》，作者：“鐘學彪”。

八仙桌邊，母親讀着報紙：“王秋琳在日本求學是假，認日本間諜做乾爸爸是真。並答應把自己唯一的女兒，送給日本乾爸爸做小老婆……”

母親搖頭、歎氣，撂下報紙、哭笑不得地：“我在日本上學的時候，還不認識你爸爸呢，哪兒來的羅錦？”

羅克湊過頭去看看報紙：“是鐘叔叔寫的。”

母親：“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139. 永定門火車站和前門火車站。

月臺上，在持槍的解放軍大兵監視之下，黑壓壓一片“右派份子”，提着自己的行李，被押上火車。父親被推搡着登上火車，他回頭望了一眼。

140. 烈日下，母親和十幾名“右派份子”，在臺上低頭罰站；一片居民住宅區附近，小足球場上搭起的檯子，臺上一大橫幅：“右派份子必須低頭認罪！”臺上一人正聲色俱厲地發言，舉臂高呼着口號。近百名老老少少的居民在台下觀看。

烈日下，母親汗流浹背。她舔舔乾焦的嘴唇。

忽然，長高了的葉麗，端着一碗水上了台，旁若無人地遞給了母親。全場呆若木雞。

141. 北屋。傍晚。除了父親不在，一家人剛吃過簡單的晚飯。姥姥慢慢地收拾着碗筷。

母親疲憊、黯然地慨歎：“葉麗那孩子太不錯了……”

四個孩子看着母親，感動地聽着。

142. 大門外。一套還很新的高級厚布面沙發、大小茶几、大小椅子、三角櫃、床頭櫃……共十幾件傢俱，放在大門口。鄰近的居民、孩子們好奇地看着、撫摸着。標有“東四委託商行”的無蓬大卡車停在大門外，兩三個壯年男人正一件件地往車上搬。

羅克、羅文不發一語地看着。

143. 四合院。兩家新來的鄰居正往屋子裡搬簡陋的傢俱，一家往原來的北屋小客廳和東屋搬，一家往西屋搬。一家正在窗前支出自搭的小棚，下面是燒蜂窩煤的做飯爐子。家家的做飯爐子都立在屋外門邊。

144. 北屋。過於擁擠的屋子。

靠窗，是夠睡三人的自搭的木板床；僅半米之隔，是緊靠牆的雙人軟床。大衣櫃、大躺箱、五屨櫃、八仙桌、四隻櫈子，將二十五平方米的屋子擺得滿滿。

母親：“裡屋馬桶也撤了，往後羅錦和姥姥，睡裡屋去。”

羅文：“我哥哥和我們睡一塊兒？”

“咚咚咚咚”，隔壁正將兩屋之間的玻璃門，用木板死死地釘住糊嚴。

145. “北京市六十五中學”學校大門。鏡頭進入校園。“高一一班”的教室門口，學生們放了學正在散去，班主任齊先生正走出教室，羅克緊跟了出去。

羅克：“齊先生！我想跟您談談。”

四十多歲、其貌不揚的齊先生，擰着眉頭、攥着作業本、冰冷地不高興地偏臉瞧着他。

羅克：“您看了我寫的入團申請書了嗎？”

齊：“你父母是右派？”

羅克：“我對團組織不應當隱瞞。”

齊先生更擰緊了眉頭、欲走不能的姿勢；打着官腔、應付似地說：

“遇羅克，我會考慮地——，我現在沒有工夫。”說罷頭也不回地走了。

羅克愣愣地望着他走去的背影。

齊先生趕上了一位同班男生，一手攥着他的肩膀，親切有加、笑容滿面、討好地說着什麼。

146. 一間放學後人走空了的教室。

主持人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筆寫了幾個大字：“北京六十五中課外文學小組”。

二十多個背着書包的男生，隨便地找了個位子坐下，氣氛活躍。羅克和兩三個同學說着什麼，聽的人笑了起來。

主持人：“現在開會。六十五中是二十五中的高中部，課外文學小組的成立，有好幾年了。今天大家第一次見面，希望都能提提意見，看看如何把它辦得更好。”

一人舉手，主持人朝他示意。他說：

“請著名作家給咱們講講他們的作品。”

主持人：“誰還說？”羅克舉手。

羅克：“希望今後的活動能多樣化。比如，辦黑板報、辦得活潑一些；組織看看電影、看看戲劇；請老師多做一些課外輔導、講講世界文學名著；大家討論、共同提高認識，總之，豐富多彩一些。”

在座的同學們鼓掌。

147. 課外文學小組。黑板上寫着：評講《三國演義》。

一年輕男教師眉飛色舞、生動俏皮地講着什麼，二十多個學生開心地笑着鼓掌……

148. 課外文學小組。黑板上寫着：評講《紅樓夢》。

一中年男教師表情泰然、神情幽默地講着什麼，三十多個學生大有收穫地有的微笑、有的點頭、有的認真做着筆記……

149. 大街，人行道。放了學、推着一輛破舊自行車的羅克，和同校同學王學泰邊走邊聊。

王：“你聽說了嗎？”

羅克：“什麼？”

王：“給咱們講《三國演義》和《紅樓夢》的黃先生、徐先生，都送去勞教了。”

羅克停了步、驚訝地：“勞動教養？！”

150. 黑板上只有白粉筆寫的這幾個字：“課外文學小組”。二十來個同學垂頭喪氣地坐着。

齊先生陪着教導主任走進教室。

教導主任：“你們應當揭發黃先生、徐先生的問題，他們散佈了惡毒的反動言論，是漏網右派份子！”

齊：“組長領着大家討論，然後把記錄交上來。”二人說罷走出教室，大家面面相覷。

主持人（組長）：“誰發言？”

一男生清了清喉嚨，站起來：“那次徐先生講《紅樓夢》時，說薛寶釵穩重大方，像個青年團員，這是不是攻擊團組織的右派言論？”

會場立即亂了，有人說算、有人說不算。

羅克坐在一旁靜默不語，努力克制着心裡的不平。

151. 放學路上。羅克推着自行車，和王學泰邊走邊談。

羅克：“這算什麼呢？徐先生當時講的時候，大家都笑了，現在卻說成是他的罪行。如果說他有問題，我們每個人都有份兒！”

152. 監獄：北京德勝門外的“北苑農場”。

羅克騎着自行車，車座上夾個布包，在監獄大門口的傳達室停下。

153. 緊閉了門的傳達室，只打開了一個小小的視窗。

羅克：“我給我爸爸送東西。”

男人：“遞進來檢查。”

羅克將布包遞進窗口。

男人將打開過的布包又塞出來：“出示你的證件，填表格。”

一張表格遞了出來，羅克在小窗口填寫。

154. 監獄會客室，一間十平方米、一張破桌、兩把椅子、靠牆有個長櫈的簡陋屋子。

打開過的布包放在桌上：只有兩件舊衣服、一塊肥皂。一位便衣公安隊長抽着煙，對羅克說：“不准隨便給犯人送東西。今天對你是破了例。每年接見一次家屬，時間是統一的，到時候會告訴你們。今天接見時間只能五分鐘。”

門開了，蒼老、疲惫的父親衣着不整地走了進來，身後跟着一位便衣隊長。

羅克撲過去：“爸爸！”

父親：“你怎麼來了？”他高興又激動地抱住羅克，頻頻親吻他的頭髮。

羅克：“我來看看您。”

父：“好孩子！你不用太惦記我。”

羅克：“爸爸，您吃得消嗎？”

父：“行，還行。你媽他們都好嗎？”

羅克：“都挺好的。我給您帶了兩件舊衣服。還有，五塊錢。”他把錢掏出來遞給父親。

父：“你媽讓你給我的？”

羅克：“嗯。”

父：“你媽，還在鉗工車間勞動？”

羅克：“是。她精神挺好。”

隊長看手錶：“到時間了。以後不要再隨便送東西。再來，不會讓你進來的。”

父親抱住兒子，親他的額頭和臉。他眼裡閃着淚花。他挾起布包，在一個隊長的押送下，戀戀不捨地離開。

羅克含淚追到門口：“爸爸，您多保重！”

155. 公私合營後的“北京市東四金屬加工廠”大門。鏡頭穿過敞開的工廠大門，穿過工廠不大的院子，進入開着門的鉗工車間。穿着一身工作服、戴着工作帽的母親，站在工作臺的大鐵夾子前，正用銼刀專心地銼一個零件。

156. 下了班、摘去工作帽、仍穿着工作服的母親，一臉倦容地推着自行車，和工人們走出工廠大門。

157. 母親把自行車停在“東四委託商行”門外。

158. 委託商行的玻璃櫃檯。玻璃櫃裡陳列着手錶、首飾等小物件。牆上，掛着形形色色的衣物、裝飾品、油畫之類。

母親將一條毛料西服褲從包裡拿了出來，打開包紙，放在櫃檯上。

櫃檯裡的中年男人，用識貨的眼光將褲子翻來抖去地看了兩遍。

“五塊錢。”

母：“這條料子不錯呀，沒穿過幾回。”

櫃檯男人：“咱們是老主顧了，您前幾回送的，和這條不相上下。給別人，還給不了五塊呢。”

母親無奈地點點頭。

159. 北屋。母親推門進來。

“媽——！”四個孩子不約而同地叫道。

“欸——，孩子們，媽媽給你們買好吃的了！”

羅勉：“媽，您哪兒有錢呀？”

姥姥將八仙桌上扣着兩盤菜的大碗揭去。一盤素炒鹹菜絲，一盤炒白菜，菜裡有極少的豬肉片；蒸饅頭。六口人就坐。

母親去里間洗了手出來，打開了小紙包：滷豬肺和十二片薄薄的滷豬耳。油紙上，母親用筷子分成平均的六份。

母：“不偏不向，一人一份兒。不吃不行啊，你們正長個兒啊。”

羅克：“媽，今天我看我爸爸去了。”

母親愣住，其他人也都愣了。

母：“就這麼去了？讓你見了？”

羅克：“讓我見了。隊長說只准這一回，再送東西，就不讓見了。說以後會統一接見。”

母：“孩子，你怎麼也不跟我說一聲兒？你送什麼去啦？”

羅克：“兩件我爸爸的舊衣服，一塊肥皂。”

母：“他怎麼樣啊？”

羅克：“我爸爸精神挺好的。”

母：“嗨，我要知道你去，說什麼也得給他帶點兒炸醬、炒麵、煙捲兒什麼的呀！”

160. 裡屋。緊靠門靠窗放的寫字臺。外屋的老掛鐘打了一下：夜裡十一點半。靠牆的木板床上，姥姥和羅錦都睡了。

外屋的三口人，也都睡着了。唯有羅克在寫字臺昏暗的綠玻璃罩檯燈下，做完作業和複習完功課，正寫日記。

畫外音：“今天順利地見到了爸爸，他老多了。我給了他五塊錢：兩個月攢的零花錢，沒告訴媽。爸爸的勞教期是三年。他犯了什麼罪？……我不喜歡這位極左的班主任齊先生。昨天我交給他一個紙條，希望他對學生一視同仁。今早上課時，發現他更敵視我了。”

羅克合上日記本，沉思。寫字臺一角，平放着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和斯湯·達的《紅與黑》。他翻開看了一半的小說《牛虻》。老掛鐘打一點。羅克被臨死前的牛虻那慷慨就義的豪情感動得淚流滿面。

161. 北屋。晚飯後。姥姥、母親坐在八仙桌邊喝茶。

羅錦：“媽，明天我們放寒假了。我的學習成績冊，給您。”

母親打開，一頁頁地看：“不錯。算術四加，體育四分，其他各門兒都是五分，不錯。操行——‘優’。行啦，再半年，你就六年級畢業啦。”

羅文、羅勉遞上自己的學習成績冊。母親一頁頁看着：“都不錯！都不錯。羅克，你的呢？”

羅克不情願地遞給她。

母親一頁頁地翻看：“五分，五分，五分，全是五分。怎麼——，操行是‘中’？！”

全家都愣了。羅克別轉了臉。

母親唸着：“不能和家庭劃清界限……”她深深歎了一口氣，強打精神地說：“中就中吧，有什麼了不起！將來，進工廠當個工人，也蠻不壞！或是學一門兒技術，當個技術員，更吃得開！你爸爸倒大學畢業啦，管屁用！”

162. 北屋。晚九點。嗖嗖的西北風撞着玻璃、搖着電線，悠兒悠兒地響着。

屋子中間，是個帶煙筒的火爐。羅克坐在裡屋的寫字臺邊、檯燈下，專心地看着課外書。

姥姥和三個孩子圍八仙桌而坐。她戴着老花鏡，邊補着孩子們的舊衣服，邊講故事：“……早先，一根兒麥稈兒上長三個麥穗兒，家家的糧食吃不完。有一天，一個小孩兒拉完屎，他媽用一張烙餅給他擦屁股，讓玉皇大

帝看見了，一生氣，打那以後，一根麥子就結一個麥穗兒了——”她的話，被強勁的北風撞玻璃聲打斷。她不由停了針線，轉臉望着漆黑的夜空發愣，心疼地自言自語：“你媽那兒，不定怎麼受罪呢！聽這北風刮的！你媽那封信，我想起來就難受。唉！住帳篷裡，毛巾凍得邦邦兒的，飯剛吃兩口就冰涼了。穿着毛衣毛褲才敢鑽被窩兒。唉！挖什麼水庫！打什麼凍方！你媽受的這份兒罪啣！”

三個孩子支着腮、趴在桌上，半天不說話。羅克也聽見了姥姥的話，放下書，站到爐子前，望着窗外發呆。

烈風中的電線悠兒悠兒地癡笑。

忽然羅克轉身說：“來，咱們每人給媽媽寫一封信好不好？一塊兒寄給媽媽？”

姥姥：“讓你媽也高興高興吧，唉！”

羅勉：“哥哥，怎麼寫呀？”

羅克：“我教你。”

錦、文自己找來紙、筆，趴在桌上就寫信。羅克把着才上一年級的羅勉的小手，寫下：

“媽媽：我真想您。我們都很好。我也會寫信了。媽媽，我們盼您早點兒回來。羅勉。”

163. 北屋。中午。

羅克站在八仙桌邊念桌上的信，姥姥和三個孩子，圍桌坐着同看。姥姥不時抹着眼淚。

母親畫外音：“克、錦、文、勉，四個可愛的孩子們！看到你們的信我哭了。你們四種不同的筆跡，我看了好幾遍也看不夠。尤其羅勉也會寫信了。在我身邊的楊姨，看了你們的信，也高興得直掉眼淚。我真想你們，可愛的孩子們，三個月一結束，我就回家了，還差一個多月，很快會過去。不用惦記，我一切都好。羅克，你爸爸和我都不在家，你就是大人了。你要像個做哥哥的樣子，有空幫着姥姥幹點活，別讓她生氣。你是好孩子，應當做妹妹和弟弟的表率……”

164. 北屋。下午。火爐旁。一大鐵盆泡着的髒衣服，羅克坐在小板凳上，用窄木搓板和肥皂，不熟練地洗着衣服。揉着發麵團的姥姥，向他指點着領口和袖口，羅克打上肥皂，認認真真地搓洗。羅錦蹲在旁邊，往一小鐵盆裡倒壺裡的熱水，幫他淘洗衣服。

羅文用小刀削着木架小檯燈的底座。羅勉出神地看着他削。

母親吃力地提着被褥大行李推門進屋，她變得又黑又瘦又憔悴。

“媽——！”四個孩子驚喜地叫道。

165. 一九五八年

大街上、胡同裡的大小標語：“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萬萬歲！”“十五年超英趕美！”“大躍進就是好！”“全民煉鋼、超英趕美！”“積極捐獻廢銅爛鐵！”

胡同裡，貼完標語的十來個街道積極份子，正用鐵傢伙撬下每個四合院門上的鐵、銅門環。每一個院裡都有人出來，獻上“破”鐵鍋、黑糊糊的炒勺、箱子上的銅環和銅角……一輛平板車跟着，車上已裝了幾大麻袋。兩人張着麻袋口，讓收集的人往裡扔。

166. 六十五中校園。院牆上懸掛着紅布黑字大標語：“停課大煉鋼鐵，積極響應黨的號召！”

十幾座土高爐建立在大操場上。鼓風機隆隆地響。學生們煉鋼的煉鋼、劈柴的劈柴、運料的運料，土高爐口火苗熊熊，爐頂上青煙滾滾。羅克也和大家一樣忙忙碌碌。

“出鋼啦！”幾個學生快樂地叫嚷，羅克、王學泰和幾個同學放下手裡的活兒，跑去觀看。

冷卻下來的“鋼”塊呈蜂窩狀，黑糊糊的。

羅克：“這就是鋼？”

一學生：“是鋼。”

羅克：“不對。我在工廠裡見過鋼，不是這個樣子。”

又一學生問：“怎麼能不是鋼呢？”

羅克：“這是碎鐵，只不過把它燒結了。”

“誰說我們煉的不是鋼了？”一位老師走來，正好聽見，他嚴厲地問道。

羅克：“我說的。我覺得……”

老師：“什麼你覺得！你知不知道全民煉鋼是黨中央、毛主席親自抓的大事？難道你反對大煉鋼鐵運動？”他朝其他人一揮手：“還不趕快拉劈柴去！”他狠狠地瞪了羅克一眼，走了。

羅克搬運着木柴，回身對王學泰：“訓我管什麼用？鐵還是鐵，鋼還是鋼！”

167. 大紅標語掛在馬路邊上的一間門面上方：“大辦街道公共食堂，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居民們出出進進。有的用盤子端着幾個還冒熱氣的大菜包子。

168. 公共食堂賣飯窗口。羅錦排在五、六個人後面，等着買飯。不大的屋裡，放着三張破桌、幾隻舊長板櫈，有人坐在那裡吃菜包子。吃着那缺油少肉、皮厚、滋味不佳又不便宜的菜包子，人人表情惶惑、不滿。

169. 六十五中大操場。大雨。紅布標語耷拉下來，濕淋淋地滴淌着大墨筆字的黑汁。

一堆“蜂窩鋼”堆在校園一角，蜂窩裡長出了青草。

170. 六十五中。高二一班教室。黑板上寫着：“批判遇羅克同學班會”。

五十個男生不發一言地坐着。齊先生站在講臺後面氣洶洶地講話：“遇羅克不僅反對大煉鋼鐵運動，還說：‘是鋼為什麼不拉走！’他抵觸黨的英明政策，態度已經非常鮮明。他出身資本家，父母都是右派份子；父親被勞教，資本家的母親被下放車間勞動。他從小就對黨心懷不滿。儘管我多次地啟發他、讓他和家庭劃清界限，但是他沒有進步。今天，我們大家要幫助他認識錯誤！”

坐在中間第三排的羅克緊抿着嘴，靜聽着。

171. 北屋。夜裡十二點，寫字臺邊，檯燈下，羅克在看課外書。桌角上，有十幾本哲學著作：黑格爾、康得、費爾巴哈的、馬克思的《資本論》……為了不妨礙姥姥和羅錦睡覺，他用一塊舊布遮擋了檯燈一半的光線。

172. 北屋。中午。羅錦好奇地看着那些哲學書的封面。羅克放學進屋：“姥姥，我幫您幹點兒什麼？”

姥姥：“好小子！今兒沒什麼活兒。拿碗拿筷子吃飯。”

羅錦：“哥哥，你不看世界文學名著了？”

羅克：“我要瞭解每一學派的思想。文學名著，對照着當時的哲學著作來看，更有意思。”

羅錦：“你能借來這麼多書？”

羅克：“我和幾個同學弄了個『首都圖書館』的集體借書證。一次可以借二十本兒。”

羅錦：“首都圖書館？”

羅克：“嗯。你也應當多看看好書。”

羅錦不感興趣地搖搖頭。

173. 北屋。老掛鐘打了夜裡一點。羅克仍坐在寫字臺邊看書。

有氣喘病的姥姥又一次咳嗽、把痰吐在痰罐裡，不舒服地喘息着。

外屋的母親迷迷糊糊地醒來：“羅克，還不睡呀？”

174. 北屋。星期日上午。羅克一手支腮，趴在寫字臺邊看着厚厚的《資本論》。

不時有人從他身後經過、幾乎蹭着他的衣服；姥姥來回去洗手池洗青菜、淘米；羅文去寫字臺開他自己的抽屜找小刀和彈弓；母親進去洗手；羅錦去開自己的抽屜找什麼……羅克不時地微皺眉頭。

母親坐在八仙桌邊，拆着舊毛線衣：“羅克，星期天也看書？天天熬夜兒，對身體不好哇。昨天我跟你姜叔叔說起你，你姜叔叔讓我勸勸你，少看點兒書好，書讀太多了危險哪！”

羅克換了一手支腮，將臉背着母親。

175. 北屋。六口人圍坐吃午飯。

羅克：“媽，能不能把小煤屋騰出來，做我的臥室和書房？”

母：“小煤屋？那是住人的地方嗎？那麼小，又黑又潮，又沒門，又沒窗戶，牆都糟啦，也危險哪。”

羅克：“我簡直沒法兒看書，你們也覺得不方便。我去和房管所談談，看他們能不能幫助修理、安個門。”他撂下剛吃完的飯碗，起身走了。

母：“想起一出是一出！連個窗戶都沒有，也太潮哇！”

羅錦靈機一動，快地扒完了飯。

176. 小煤屋外。羅錦走進小煤屋：它的進口約一米寬，夾在西屋西牆外的盡頭與北屋外牆的盡頭之間。

羅錦回頭看看沒人，抄起那立在牆根劈木柴的斧子。

177. 小煤屋裡。一米半寬、四米長；羅錦開燈，燈泡壞了。黑得伸手不見五指。越過一小堆碎劈柴和煤球，羅錦摸索着登上裡邊的破爛雜物堆。她雙手握斧子，“咚咚咚”，向那又糟又髒的後牆鑿去。

178. 小煤屋外。姥姥聽見了“咚咚”聲，慌忙走進小煤屋，羅錦已在那牆上鑿了個大洞。一大柱光線射了進來，大小蜘蛛、土蠶、錢串子正匆匆向黑暗處爬去。

姥姥生氣地：“哎呀！你真夠可以！也不和大人說一聲兒，就鑿個大窟窿？可怎麼好哇！”

羅錦高興地：“您看多亮！可以開個後窗戶啦。”

姥姥：“你這孩子，還不快出來！”

羅克剛好回來，探身一看，咯咯地笑了：“真好極了！房管所答應來修，正好讓他們開個後窗戶！”

179. 漆黑的四合院，唯有小屋的燈光亮着：從那木門上“田”字形的玻璃，透出黯淡的、橘黃色的燈光。

雨，嘩嘩地下着……

秋風，捲起地上的落葉……

雪花，靜靜地大片地落着……

小屋橘黃色的燈光，夜夜地亮着……

近距離鏡頭：透過玻璃窗，羅克攻讀的背影：八十公分長、六十公分寬、粗糙的小木桌；桌左角，是羅文制做的木架紙罩檯燈。專心致志讀哲學著作的羅克，時而寫着讀書筆記、時而凝眸沉思……

180. 一九五九年

“北京女十二中”，“二十五中”的緊鄰。

七月底。紮着兩條小辮子、穿着白短袖衫、花格裙、白短襪、黑帶絆布鞋、戴着紅領巾的羅錦，背着書包，從“初一五班”的教室，隨着幾乎同樣打扮的同學們走了出來。她有些悶悶不樂。

“喂，等等我！”同班李燕追上來。

回家的路上。兩人低頭沉默地走着。

羅錦：“你操行得什麼？”

李燕：“中。你呢？”

羅錦：“也是中。小學我六年全優。”

李燕：“我也是。”

羅錦：“‘中’，是快被開除的壞學生才有的呀。”

李燕：“班主任給你寫的什麼？”

羅錦：“應和家庭劃清界限。”

李燕：“我也是。”

羅錦：“我真想念小學班主任耿育慧老師，可我怎麼去見她？”

181. 北屋。中午。屋裡只有羅克和羅錦。羅錦背着書包正要出去，坐在裡屋寫字臺邊看書的羅克叫住了她。

羅克：“到了中學，你寫入團申請書了嗎？”

羅錦為難地：“我還沒退隊呀……”

克：“沒退隊照樣可以申請。”

錦：“太難了，哥哥。爸爸、媽媽都是右派，媽媽又是資本家。”

克：“別灰心，看你怎樣認識。父母剝削過工人，這是事實。原來營造廠的閻叔叔，手指讓機器軋掉了，父母就把人辭了。要是今天，能辭了嗎？臨時工還要轉為正式工呢。當然，父母的資產階級思想還不止這些，比如爸爸，從不讀專業以外的書，沒有信仰；媽媽思想有些庸俗，咱們對周圍的人，尤其對自己，要用正確的思想去衡量、去分析，更要嚴格要求自己。”

錦：“這思想是什麼呢？”

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我堅信這個思想是最正確的。”

錦：“可入團，太難了……”

克：“不難，只要你有決心。意志消沉的人不可能進步。我還不想失望……總之，我希望你能入團。”

182. 羅錦背着書包，憂鬱地走在上學的路上。

羅克畫外音：“我還不想失望……總之，我希望你能入團。”

羅錦畫外音：“哥哥是在掙扎？是在給自己打氣？是因為他的班主任太壞，才把希望寄託於我？憑什麼我們都被列為另冊？憑什麼我們在學校裡翻不了身？我多想念耿育慧老師！”

183. “初一五班”，人都走空的教室裡，做完作業的羅錦，找出一張紙寫信：“敬愛的耿老師……”

184. 放學回家的路上，羅錦一遍遍地看著耿老師的回信，胡同的僻靜處，她悄悄抹去眼淚，又看一遍……

耿老師畫外音：“收到你的信我是多麼興奮，我腦海中立即浮現出一個純潔無瑕的、可愛的孩子。我永遠忘不了你指揮全班大合唱時，你那活潑可愛的身姿……來看我吧！”

羅錦慢慢走着，腦中出現幻想的畫面：她撲在耿老師的懷裡哭着，耿老師坐在小沙發上，撫着她的頭髮。羅錦抬起頭，淚流不止地問：“為什麼父母都成了右派？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家裡一年比一年破敗？為什麼大荒園會死去？為什麼父親要去勞教？勞教是什麼呢？為什麼哥哥入不了團？我們都入不了團？為什麼必須得‘中’？為什麼現在的班主任不像您呢？為什麼對出身好的總是諂媚、對我們卻冷冰冰呢？”

流着淚的羅錦，慢慢地把那封信撕碎，扔進果皮箱。

185. 四合院。夜。透過裡屋的玻璃，羅錦在寫字臺的檯燈下寫日記。羅克在小屋的燈下攻讀。

四合院一片漆黑。唯有小煤屋還亮着燈光。

186. 四合院。上午。

“圈兒圈兒圈兒！”羅文舉着一封信，從大門口跑來：“圈兒圈兒圈兒來了！”

“圈兒圈兒圈兒？”全家人都奇怪。

羅文：“爸爸的①②③④不是圈兒圈兒圈兒嗎？”

羅克聽了也不禁泛出一絲苦笑。

母親拆着信：“別這麼說，你爸爸那兒苦哇。”

“你們孩子家懂什麼！”姥姥戴着花鏡，用襪板補着幾雙破襪子。

母親看着信：“你爸爸又要東西了。咱們再苦，也得給他呀。噢，讓下個星期天統一接見！”

“下個星期天？”四個孩子期待地看着母親。

187. 北屋。只有母親和姥姥在。姥姥在八仙桌的菜板上切着白菜幫，切成小丁丁。母親在屋門口的火爐上炸醬，門開着，她和姥姥小聲地說着話。

姥姥：“天天熬菜粥，吃得全浮腫了。”

母親：“停課、停工，為了節約糧食。也不大躍進了，也不畝產萬斤糧了，也不超英趕美了。”

姥姥：“畝產萬斤？聽都沒聽說過！”

母親：“現在又說是農業歉收、自然災害了。”

姥姥：“一個月一個人才二兩肉。全家才一斤油、半斤點心票、半斤白糖、二兩芝麻醬。什麼全憑票兒，唉！沒過過這日子！”

母親：“高級點心、高級糖果，也有啦，可貴了，誰買得起？”

188. 北屋。晚上。燈下的八仙桌上，擺滿了要給父親帶去的東西。全家人看着母親一邊念信一邊核對：“肉丁炸醬、炒麵、白糖、餅乾、點心、火柴，煙捲，芝麻醬，火石，圓珠筆芯，信封，信紙，筆記本，牙膏，牙刷，肥皂、香皂、洗衣粉、毛巾、針、線、鈕扣、布鞋、球鞋，齊啦。”

母親把東西一一塞進兩個布手提袋。

錦、文、勉看着餅乾和點心，眼睛發直。

拿着餅乾，正要往袋裡裝的母親，將餅乾紙包拆開一個小口，無比慷慨地說：“一人一塊，行啦。”

三個孩子高興地接過來，珍惜地一點點、一點點地咬着。

羅克悄悄走出屋子。

189. 北屋。天還沒亮，母親和姥姥叫醒四個孩子。姥姥幫着遞給孩子們乾淨的衣服、襪子。

190. 北京西城近郊區。通往“北苑農場”的長長的黃土路。天大亮，太陽照耀着黃土路上的五個人。母親一手提個包、另一手拉着羅勉，羅文緊跟着；羅克、羅錦提着、背着父親需要的雜物。一輛破舊的運貨卡車開過，揚起漫天的黃塵。

191. “北苑農場”的高牆外。

緊閉的電動大鐵門。高高的結實的水泥牆，牆頭上幾道帶刺電網。院牆的牆角處有高高的炮樓，持槍的警衛站在炮樓裡向四下觀望。

牆根下，三百多個“右派”家屬背着、提着大包、小包，拖兒帶女地等候。沒人談笑、沒人聊天，一個個臉色憂鬱、愁眉不展。連小孩子也不再哭鬧淘氣。

當頭的陽光，曬得人人冒油。人們苦等着。附近連棵遮蔭的樹也沒有。不遠處，是一畦畦的麥地、菜田。母親和有的家屬禁不住焦慮地看手錶。

192. 兩扇沉重結實的黑鐵門，終於慢慢啟開了條縫。一中年男人手握擴音器喇叭走了出來，大聲喊道：“犯人家屬請注意！犯人家屬請注意！自動排成兩排！按順序走進去！不准大聲喧嘩！不准啼哭、喊叫！要注意對犯人的影響！接見二十分鐘！必須自覺遵守時間！”他又喊了一遍，人們已默默地站成兩排。

193. 監獄大院裡。

人們惴惴不安地走了進來。近處的樹蔭下，有幾排給家屬們預備的長木凳。遠處，是菜地和麥田。院裡有院，幾個持槍人守衛的小鐵門開了。兩排男人走了出來，個個衣冠破爛不整、神態蒼老、暮氣沉沉。

所有家屬的目光，都投向那兩排人，在肅穆、冰冷的氣氛中，饑渴地搜尋着家人的臉。

“立——正！向前——看！報數！”隊長喊道。

“一、二、三、四……” “犯人” 們有紀律地一個個頭向左轉。

“注意事項，一定要嚴格遵守！” 隊長嚴厲地喊道：“解散！”

“爸爸！” 羅克一邊叫、一邊朝一個人跑去。

母親及三個孩子不無驚愕地望着那走來的人：衰老、邋里邋遢、連背都駝了似的！

“爸爸！” 錦、文、勉叫道。

父親摟住羅克的肩膀，親吻他的頭髮、額頭。

父：“長高了！都長高了！” 他一個個親吻孩子們的臉。母親攥着手裡的手絹，強忍悲傷。

四處一片輕輕的哭泣聲、擤鼻涕聲。幾個便衣隊長背着手，在人群中穿來穿去，盯盯這個、看看那個。

194. 母親和父親站在一邊，小聲談話。四個孩子圍着父母，東看看、西瞅瞅。

父：“日子能維持嗎？”

母：“對付着過吧。沙發都賣了……”

父：“寫字臺、玻璃書櫥呢？”

母：“那兩件給你留着呢。”

父：“家裡夠住嗎？”

母：“羅克搬到小煤屋去了。”

父：“小煤屋？能住人？”

母：“他非要住那兒不可，說為了看書。房管局給修理好了。”

父：“孩子們的學習呢？”

母：“功課都不錯……羅錦和羅克的操行都是‘中’……”

父親愣了愣，瞧瞧羅克、羅錦；羅錦無奈地看看父親，羅克有意識地將臉別轉過去。

195. “接見時間結束！”嚴厲的命令聲中，小鐵門那邊立即響起緊急的哨聲。方才一片輕輕的哭泣和絮語，現在變得騷亂不安起來。“犯人”們匆匆提起家裡送來的東西，告別親人，一個個刻不容緩地朝小鐵門的方向走去。

“快點快點！”隊長們在催促。

父親急忙提起和背起地上的大小包包。

“我得走了。”他又突然撂下手裡的東西，匆匆說道：“快過來，孩子們，爸爸再親親！”

他捧起四個孩子的臉、用力地親了每人的面頰。

父：“別讓你媽生氣，好好聽話！”他提起地上的兩個包，趑趄拖拖地快步趕去。

“爸爸再見！”四個孩子嚷道。羅克的眼圈微紅。

小鐵門那邊：“報數！”“一、二、三、四……”

隔着許多樹木，家屬們也向大門的方向，沉重地、慢騰騰地移動着腳步。一個個，脖子都像被無形的線牽着，側過臉、目不轉睛地盯着在報數的親人，一些家屬已泣不成聲……

196. 回家的黃土道上。正午的烈日酷照。黃土道泛着白光。貨運卡車一過，黃塵撲面、嗆得人咳嗽。母親身心疲憊地走在最前，不願讓孩子們看見她在流淚。羅克一語不發、兩手插在褲袋裡，沉思地跟在母親身後；錦、文、勉裡里拉拉地跟在最後。

197. 四合院。清晨，全院人還未起床出屋，羅克站在北屋前雙臂舉生鐵啞鈴。

“二十五、二十六……”他放下啞鈴，又跑出院子，環跑“隆福寺街”、“神路街”、“豬市大街”，再跑回家。

198. 北屋。羅克小跑進來，滿頭熱汗，臉色也少有地紅潤了。家人醒了、正待起床。

羅克：“媽，今天我又比昨天多舉了一下，我能舉二十六下了！”

羅錦從裡屋出來，用毛巾擦着臉：“哥哥，你真打算考地質學院？你應該考文科呀！”

羅克：“文科，不容易被錄取。都怕吃苦、不願意去地質學院，錄取的希望才大。”

羅文起床穿衣：“地質學院有什麼好哇？”

羅克切饅頭片、用鐵支架烤饅頭當早點：“我爬山涉水，走遍全國尋找礦藏；不但鑽研了業務，又能瞭解社會各階層、風土人情、欣賞大自然，還能磨煉自己的意志，有助於寫作。”

199. 四合院。漆黑的深夜，唯有羅克小屋的燈光亮着。

200. 北屋。中午，全家人吃過午飯。羅錦、羅文在八仙桌上刷洗碗筷；一個刷、一個擦。

羅克：“媽，明天就高考了。”他精神抖擻地。

母：“你有把握嗎？”

羅克蠻有信心地：“有把握。不說門兒門兒一百，至少也九十八。”

悲哀、夢幻的音樂。

201. 北屋。上午。

羅克坐在裡屋的寫字臺前，半個身子俯在玻璃檯面上；左手支着額、手指插在亂髮裡；握着鋼筆的右手，壓在那寫滿詩句、塗塗抹抹、已經發皺的紙上……

特寫：紙上的筆跡——

“沒有金色的衣裳，

沒有金色的衣裳……”

羅克一動也不動，凝望着塗滿了詩句的紙，有時停了筆，空望着窗外。

羅克腦中的回憶：早上，他懷着一絲渺茫的希望去找班主任。

羅克：“齊先生，怎麼我連最後一個志願也沒被錄取？這中間出了什麼差錯？”

齊冷冰冰、厭煩地：“那就在家等着嘛！作為社會青年，也可以工作嘛！”

羅克恍然大悟、絕望憤怒地盯住他……

羅克仍一動不動地坐着，不吃不喝。

全家人不聲不響。羅文要進裡屋，羅錦拽住他，示意他不要進去。

姥姥淘米、洗菜，去院裡打水。沒人進裡屋，大家都不發一語，動作都輕輕地。

給羅克的飯菜用大碗扣住。他一動不動地從上午坐到下午，似乎是在回憶、總結、權衡、思索……

傍晚母親推車進院。錦、文、勉迎上去，悄悄告訴她什麼。母親一愣。她和三個孩子小心地不出聲地進了屋。姥姥朝母親努努嘴，示意她別出聲。

羅克仍痛苦地、一動不動地坐着。姥姥將他中午的飯菜回鍋熱，又小心地將晚飯擺在八仙桌上。全家圍坐。姥姥不語地看着母親。

母親轉臉瞧着羅克，為難、試探地：“羅克，吃飯吧。”

羅克一動不動：“我不餓。”

母：“給你留着。”她撥出半盤新炒的菜，用碗扣住。

全家儘量不出聲地吃飯。

老掛鐘“噹噹”地響起——夜裡十點。

202. 清早。羅克進了北屋。他坐在裡屋的寫字臺邊憤懣地寫信。

羅克畫外音：“……您這種做法，對無辜的心靈是殘酷的扼殺。作為一名教師，這樣做無異於犯罪。如果有一天我當教師，我絕不會像您這樣對待學生……”

母親探身看了看：“你寫這幹嘛？你寫了，他就能改了？”

羅克將信裝入信封，貼着郵票：“雖然改不了，也要觸一觸他的靈魂。”

母：“當初你要不給他提意見，也許還不至於。”

羅克：“他對不提意見的出身不好的同學，就好了嗎？”說罷不屑一顧地去發信。

203. 北屋。傍晚。

八仙桌擺上了晚飯。母親分一包油炸開花蠶豆。

母：“來，孩子們，一人一份兒！”

她給自己斟上一小杯白酒，也給姥姥斟上半杯。

羅勉：“媽，我再給您一半兒吧，您就剩這麼點兒了。”

母：“好孩子，你吃吧。”

錦、文：“媽，我們又不喝酒，再給您一半兒吧。”

母：“不用了，孩子們，只要你們別氣我就行了。”

羅克進屋。去裡屋洗了手、出來。

母：“你的。一人一份兒。”

羅克抓起來，往弟、妹每人碗裡放了兩、三個，剩下幾個自己嚼着。

母：“給你的，你就吃；一人一份兒，不偏不向。”

她又呷了兩口酒：“沒考上就沒考上吧，不分配就不分配，沒什麼了不起。找個工作也不是找不着。高中畢業生誰不搶着要？我看，當個工人也蠻不壞。你看你的同學李連城，家裡供不起，高二退學了，進了蘭州軸承廠當工人，不是照樣上業餘大學嗎？再說，你檔案裡清清白白，沒有任何問題，不就出身不好、父母是右派嗎？今後，誰都得憑技術吃飯。工人的待遇可不低呀！每月的獎金、毛巾、肥皂、衣服費、洗理費、手套、加班費、夜班費，名目可不少哇！好好學一門兒技術，自己再鑽研鑽研，廠裡照樣兒重視。大學畢業又算老幾？你爸爸倒大學畢業啦！”

姥姥：“那倒是。”

羅克一直默默地吃飯，這時抬起頭，平靜地說：“媽，我已經考慮過了，咱家經濟確實很困難。但是我打算自學一年，希望您支持我再考一次大學。”

全家都愣了。

克：“如果說因為班主任作梗沒能考上大學，那麼，現在我擺脫他了，倒是件好事。我想再試一次，在沒有某個人作梗的情況下，看能不能考上？如果我再考不上，您放心，我絕不會考了，一定去工作。”

母親皺眉：“有幾個社會青年考上了大學的？”

克：“既然高教部有這規定，就可以試試。或許，那些人的成績都不太好？我一定要再試一次。”

母親沉了臉：“四年，怎麼供法兒？一個大學生，每月沒有二十五元下不來呀！申請助學金，咱家又將將不夠條件。全家總不能不生活呀。”

克：“我想好了，媽。如果自學這一年，基礎打得特別好，上大學就不會吃力。尤其是俄文，我可以白天上學，晚上翻譯點外文資料，來減輕您的負擔。有個同學的父親在『情報技術研究所』工作，能幫我要來翻譯資料。”

母親無奈地、憂愁地歎了口氣。

204. 深夜中的四合院。唯一透着橘黃色燈光的小屋。

205. 雪花，落滿了四合院。南屋的鄰居拿出一串掛鞭，劈劈啪啪地放了起來。

206. 北屋。一家人圍着八仙桌，翻看着一冊又一冊的老照片、新照片。有幾十大本。

母親看着年輕時，在日本的種種快樂無憂的照片，自言自語：

“早知如此，回國幹什麼？要是你們都在日本，別說上一所大學，上兩所也供得起呀！”

207. 一九六〇年

《北京日報》、《人民日報》、《青年日報》……報紙頭版頭條：

《做有文化的新農民》，《邢燕子——黨和人民的好女兒》……

208. 四合院。陽光充足的正午。羅克走進院子。羅錦正要把曬得喧騰的棉被褥，替羅克抱進他的小屋。

羅克小聲地：“羅錦，我剛剛在街道辦事處，把申請書交上去了。”他接過羅錦手裡的被褥。

錦：“申請書？”

克：“我要去郊區公社當農民。”

錦：“媽媽希望你上工廠呀。”

克：“我想瞭解社會、瞭解各個階層，從中也鍛煉我自己。先別告訴媽。”

209. 一九六一年二月，四合院。上午。

“遇羅克的信！”郵遞員在大門外喊。

羅克跑出小屋。一邊慢慢往回走，一邊迫不及待地拆信看：“太好了！太好了！”

四家鄰居的大嬸、老奶奶都探身出來問：

“什麼好事，羅克？”

羅克快樂地：“紅星人民公社讓我在一星期之內去報導！”

鄰居們聽了大不以為然。

羅克：“我立刻去遷戶口！”他匆忙地進了北屋。

210. 北屋。上午。

羅克翻抽屜找戶口本、糧本、副食本。

姥姥：“羅克呀，你急什麼呀？再有一兩天就賣春節的供應品了，一年才這麼一回，差一天你都等不了？”

羅克故做淘氣地：“等不了、等不了！”他衝姥姥縱了個貓臉，急匆匆走出了屋子。

211. 汽車站。中午。

羅錦、羅文幫羅克把大行李拖上公共汽車。羅克在車門裡轉身囑咐：

“別弄亂我的小屋！我會給你們寫信的！叫媽媽不用惦記！”

汽車門關，揚起一股塵煙。

212. 羅錦獨自坐在羅克小屋門邊的橈子上，想畫下小屋的全貌；她畫着水彩寫生。

羅錦畫外音：

“每逢我走進院內，

都要深情地凝望；

橘黃、暗淡的燈光，

透在唯一的窗上；

哥哥攻讀的背影，

永刻進我的心房……”

隨着她一筆又一筆地畫着，出現了腦中回憶的畫面：和羅克用舊報紙高興地糊小屋頂棚；幫助羅克掛上徐悲鴻的印刷品國畫《逆風》和魯迅詩箋；用舊報紙和木紋紙糊那未刨的、粗糙不平的小木桌。

羅錦望着羅克單人床的上方，他那遒勁淋漓的書法橫幅：“山雨欲來風滿樓”，她出神地凝思……

213. 北屋。燈下，圍着八仙桌，姥姥在縫縫補補；三個孩子圍着母親看羅克的信。

羅克畫外音：“媽媽，姥姥：我到了這裡一切順利。我被分配在菜園小隊。共三十個高中畢業生，我們算是農業工人，上發薪，先發了二十五元。住宿舍、有食堂、飯票制。食堂菜給得很多、很便宜。我第一次領到工資，可高興了。買了幾塊錢飯票，給您買了瓶好酒，給姥姥憑票買了半斤點心，還買了大蔥和鴨蛋。剩下的錢，星期六下午回家我交給您。

“來到農村

一切尚好

夜間出門

僅防狗咬

羅克

1961.2.8”

母親哭笑不得地：“這孩子，沒正經的！也不等我回來，就跑農村去了！和誰商量啦？要多任性有多任性！工廠找個工作還成問題？不聽，非要跑農村受苦去！唉！幸虧是農業工人掙工資。這兒，還有你們一封呢。”

錦、文、勉頭湊着頭看那封信：

羅克畫外音：“我最想念的妹妹弟弟們：今天我已經上了社會大學的第一課：扛陽畦的草苫。二百來斤重的草苫，社員一扛就走，可我卻感到十分吃力。隊長要把我調到輕體力的溫室組去，我拒絕了。別人扛得動、為什麼我就扛不動？咬咬牙，一天到底幹下來了。雖然疲累不堪，但心裡格外輕鬆。願你們常給我來信！你們的好哥哥燈下草”

“好哥哥！”三人高興地異口同聲地道。

214. 北屋。傍晚。羅克風塵僕僕地進了屋。

“哥哥！”錦、文、勉高興地喊。

羅克：“媽！姥姥！”

他曬黑了，顯得結實了許多。他從布袋裡掏出大蔥、鴨蛋、酒、點心，都放在八仙桌上。把錢都交給母親。母親、姥姥十分欣慰。

母：“五塊錢你得零花呀！你交我十塊足夠了。”母親硬塞給他。

羅克只有收下：“姥姥，這一塊錢，您看電影、買戲票吧。我每月孝敬您一元。”

姥姥樂得合不攏嘴：“好小子！姥姥也花上你的錢了！”

母：“以後姥姥的一塊由我給吧。你的五塊零花就是你的。”

羅克又從舊帆布書包裡掏出三本書，對妹妹、弟弟說：“這是我送給你們的。”

克：“羅錦，《裴多菲詩選》。羅勉，《外國童話選集》，我給你題了詞：書本是海洋，字句是波浪；眼睛是帆船，載着你呀，到‘抱着天的懷裡’去遊蕩！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羅勉敬仰地、微笑地搖搖頭。

克：“這是一本外國兒童詩裡的，藍天問大海：‘大海，你為什麼這麼藍？’大海回答：‘因為我的懷裡，抱着美麗的天。’——寫得多美！”

羅勉笑着不語，認真地翻開書看。

克：“羅文，這本童話《黑母雞的故事》，是世界名著，你看完就知道它為什麼好了。羅錦，這本《裴多菲詩選》最有名的一首是〈愛情・自由〉：‘愛情、自由，人們要的就是這兩樣！為了愛情，我獻出我的生命；為了自由，我又將愛情犧牲！’——寫得多好！”

215. 北屋。傍晚。除了羅克和父親，五口人都在。

剛下班的母親，飯前小斟。她高興地把醬豬肝平均分成五份。

母親：“媽，您也來上半杯。”母親和姥姥坐在八仙桌邊小斟。母親一邊嚼着、品着，一邊像自言自語似地說：“等我一退休，就上你哥哥那兒去。開個小菜園兒，種點兒架扁豆、種點兒黃瓜啦、絲瓜啦，興許給你哥哥看孩子呢！”

216. 一九六一年。 四合院。

郵差叫道：“遇羅錦的信！”

羅錦跑去接信，拆着信往回走，走到院中心，樂得一蹦再蹦、跳着叫着：“我考上了！考上了！我考上工藝美術學校了！”她在院子裡跳了又跳、萬分激動。

鄰居抱着孩子的大嬸、老奶奶，都高興地瞧着她。

217. 北屋。傍晚。

下了班的母親坐在八仙桌旁看着“歡迎你，新夥伴”的漂亮卡片，感歎道：“這下我可有盼頭了。四年畢業，學校管吃管住。看來，上中專這條路最好。熬出一個是一個呀！”

218. 四合院。傍晚。羅克風塵撲撲地進了院子，手裡提着網兜、背着鼓鼓的舊書包。

“哥哥！”錦、文、勉叫着，接過他提着的東西。

219. 北屋。羅克把網兜裡的東西放在八仙桌上：“撐死的填鴨，算半價；二斤奶油，從奶牛場裡買的；大蒜、大蔥，水蜜桃，可甜了。”

羅錦：“哥哥，我考上工藝美術學校了！”

羅克：“真的？你缺什麼？我一定要送你點兒東西。”

220. 裡屋。夜。

姥姥在二姨家。羅錦一個人躺在床上。她興奮得睡不着，開了床頭燈，又拿起枕邊羅克買的速寫本，用手輕輕撫摸那亞麻布面、印着奔跑小鹿的圖案。她慢慢打開硬的封皮，扉裡，寫着羅克那清秀、勁拙的鋼筆字：《祝辭》，羅克畫外音：

我祝你幸福；

前進吧，

你踏上了理想的道路。

但願你許血于軒轅，

但願你忠實於藝術。

我祝你幸福；

勤奮吧，

你鍛煉得精力永充足。

但願你征路中飽經風險，

但願你青春的活力把萬難排除。

我祝你幸福；

幻想吧，

你憧憬着奇妙的前途。

但願你開放得爭梅並菊；

但願你吸吮大自然的溫柔。

揚帆、

擊鼓、

祝你、

幸福！

好哥哥羅克

1961 年 8 月

羅錦把本子合上，放在枕邊，關上燈，睜着眼睛在黑暗中幻想。

她的畫外音：“我多希望，也能寫一首祝賀他考上地質學院的詩啊。”

221. 藍天、草地、陽光。九月初。上午，北京一個天然公園的綠草坪上。顯得老成持重、戴黑邊眼鏡的班主任、溫文爾雅的朱玉成先生（二十六歲），帶領全班二十六名學生（其中五名女生），席地圍坐。

朱：“天才就是勤奮。一個人，一定要有事業心……”

羅錦深受啟發地望着他。

222. 素描課教室。二十六名學生每人坐在畫架旁，畫石膏靜物素描。朱先生靜靜地走到每個人的身後觀看，耐心地加以輔導，他用一枝鉛筆橫過來，伸出胳膊，瞄準着石膏靜物的比例大小，指出學生在畫作上不夠準確的部位。

223. 朱先生帶領全班學生，在公共汽車總站人多的地方，畫人物速寫，他自己也畫。羅錦認真地畫着一個蹲着等汽車的老年人。

224. 四合院。傍晚。

羅錦站在北屋門前看《北京晚報》，忽然，她高興地跳了起來，迫不及待地對羅文、羅勉、姥姥、母親叫道：“哥哥的文章發表了！媽，我哥哥的文章發表了！”

全家圍上來看：《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署名是：“北京紅星人民公社遇羅克”。

225. 北屋。傍晚。剛從農村週末回家的羅克，又像以往一樣，從口袋裡拿出給家裡買的豬肉、豆腐、大蔥、油菜等等城裡難於買到、配給上也太少的營養品。他比往日格外高興。

弟、妹七嘴八舌：“哥哥，你的文章發表了！”

羅克：“我知道。我們那兒也有人訂〈北京晚報〉。瞧，〈大眾電影〉上也有我一篇〈評影片‘劉三姐’〉，可惜他們給我刪了不少。”

“真的？”弟妹們圍上來看那期雜誌。母親也戴上眼鏡，仔細、認真地看着。

羅克：“他們刪的，恰恰是最重要的話。”

226. 羅克的小屋。即使在白天，小屋裡也得開燈。羅克坐在小桌邊，檯燈下，用天藍色的電光紙和淺藍色的緞帶，裝訂了一本《前途文集》，他將發表的文章剪下來，固定在白紙上、編上頁數。將一張放大了四寸的自己的黑白頭像照片，貼在硬封皮裡。羅錦走了進來看着他弄。

克：“今後，凡是發表的文章，我都放在這本集子裡。”

羅錦看着他，她看到了哥哥對前途燃起的希望。

錦：“哥哥，他們刪的是什麼內容？”

克：“我肯定了影片的優點，可也有極大的不足，過分強調階級矛盾，把一個百年前的歷史和神話傳說，搞成了類似解放前的農會運動。”

有人敲門。羅克去開門，高興地：“郝治！”

227. 香山。“鬼見愁”峰頂。紅葉滿山。遠處的北京城，像一個小盆景。
玉帶般的永定河從城邊縹緲地穿過。

羅克與郝治迎着秋風，站立在峰頂遠眺。夢幻的音樂。

羅克的胸中湧起詩句，他的畫外音：

巨石陡，

欲把乾坤攬。

奇峰千古共有人，

豪傑甚或阿斗。

山上綠紫橙黃，

山下渺渺茫茫。

來路崎嶇征路長，

哪堪回首眺望！

228. 北屋。下了班的母親坐在八仙桌邊看信。

母：“羅錦，明天你和我接你爸爸去。”

錦：“我爸爸可以回家了？”

母：“我托了多少熟人哪！否則，一律得留場就業呀。”

229. “北苑農場”的高牆外。大鐵門上的小鐵門啟開，羅錦和父親吃力地提着一個大行李出來，母親提着兩個包跟在後面。

230. 北屋。白天。蒼老了的父親，坐在寫字臺邊心事重重地抽煙。

母親：“崇基，今後你打算怎麼辦呢？”

父：“我在家裡，找點兒外文資料翻譯翻譯，也不少掙。”

母：“那不是長久之計呀。還是找‘水力電力部’和領導好好談談。衝你的技術，說不定能恢復工作。”

父：“我不去。”

母：“現在找個工作不容易呀。”

父：“翻譯稿子也一樣。”

母：“那有一天、沒一天，不是牢靠的事啊。”

父執拗地：“我不去。”他一想起那些領導，就水火不容。

231. 北屋。傍晚。羅克又像每週末一樣回家。腳還沒邁進屋，便高興地喊：

“爸爸！”

父親高興地迎上去接下他的背包：“爸爸可想你了，好孩子！”

母：“明天星期天，咱們得照張全家福去。”

232. 照相館。父親、姥姥、母親坐着，身側，身後是四個孩子。燈光一閃，定格。

233. 一九六二年八月。

北屋。中午。

羅克：“羅錦，你離開學還早呢。最近我們菜園忙不過來，招家屬臨時工，一天一塊錢。你在家待着也沒事，不如去幹個十天半月，還能掙十幾塊，買點書也是好的。再說，你瞭解一下農村生活，對你也沒壞處。”

羅錦猶豫地瞧着他。羅克又說：“工餘，你還可以畫畫水彩風景畫兒。”

錦：“好吧。我這就收拾行李。”

234. 北京大興縣紅星人民公社舊宮大隊菜園小隊，農業工人的宿舍。嘟嘟的馬達聲一刻不停。下午。

溫室組和菜園組單身男女宿舍的一排平房。右邊一大間是男宿舍，左邊緊鄰是女宿舍。白天，宿舍的門老是開着。房前的空場是人人必經之地，男、女社員、老人、孩子、幹部，凡經過男、女宿舍門前的，都能一目了然地看見宿舍裡的一切。

羅克和羅錦提着行李、每人背着鼓囊囊的書包，來到宿舍前，只聽有人高興地喊：

“伊拉克兒來了！”幾個青年男女和兩三個社員圍上來。

羅克介紹：“這是我妹妹，來打短工的。”

羅克把行李立在他的單人木板床床頭地上，從書包裡掏出一本本的書：從首都圖書館新借來的二十本，男女青年農工四、五個，高興地急忙“瓜分”。

羅克：“趙大爺，這是您要的茶葉。這是找給您的零錢：四兩茶葉五毛六，您給了我一塊，找給您四毛四，您點點。這是發票。”

趙大爺：“嗨，伊拉克兒，跟你沒得說！”

克：“王大嫂，這是您要的繡花線：紅的、綠的、粉的、黃的，顏色對嗎？這是發票：四股線三毛二，您給了五毛，找您一毛八，您點點。”

王大嫂：“伊拉克兒，謝謝你啦！這顏色全對！什麼發票不發票的！”

克：“二海，你要的解放鞋，42 號，看合不合腳？三塊八毛九，這是發票，你給我五塊，再找你一塊一毛一。”他遞給一位二十來歲的青年農民。

二海試鞋，抬頭一笑：“正合腳兒。”他滿意地把鞋收起。

克：“小玲，我妹妹住在你們宿舍吧？”

小玲：“沒問題，跟我來吧。”

235. 女農工宿舍。八個自搭的木板單人床，幾乎占滿了全屋。只五個床上有被褥和蚊帳。除了一張舊木桌、兩把破椅子之外，只在牆上有個圓形舊電錶，其他一無所有。每人的床下放有自己的洗臉盆，內有香皂和毛巾等。

小玲：“三個床位都空着，你睡哪兒都行。”

羅錦把鋪蓋鋪在了小玲旁邊的空床板上。

小玲：“我在溫室組。明兒一早兒，和我們一塊兒起來，跟你哥哥出工就行了。”

屋裡蒼蠅嗡嗡亂飛。幾百隻蒼蠅擁擠着扒在燈繩和電線上，象一條粗粗的黑棒槌。羅錦好奇地一抖燈繩，幾百隻蒼蠅轟地飛起，把她嚇一跳；片刻，無數的蒼蠅又落回原處。

236. 宿舍前空場。傍晚。

羅錦站在女生宿舍的門口，好奇地觀看四周。小玲買了飯菜回來。

羅錦聳聳鼻子：“玲姐，怎這麼臭哇？”

小玲往三米遠的兩個大水泥池子一揚下巴：“沒瞧見嗎，那倆大糞池？”

錦：“大糞池？”

玲：“菜園兒小隊的寶，沒它，長得了黃瓜嗎？”說罷進了屋。

羅克招呼道：“羅錦，和我打飯去。”他遞給她一個小飯盆、一個小勺子。

兩人經過那兩個沒有蓋的大稀糞池，臭氣熏天，羅錦直縱鼻子。

錦：“哥哥，你們天天就聞這臭味兒？”

克：“習慣了也就好了。”

錦：“這嘟嘟嘟的馬達聲是什麼呀？”

克：“前頭那水泵機，每天二十四小時地抽水。”

錦：“二十四小時？”

237. 農工食堂。一間敞着門的五平方米小土屋，一土灶、上架一大鐵鍋，鍋裡是煮白菜摻菱瓜；湯少、菜稠。胖胖的、繫着圍裙的王師傅，用大勺子給農工往小飯盆裡盛菜。破木桌上有一大竹籠屨蒸熟的饅頭和玉米麵窩頭。

羅克：“王師傅！三個饅頭，兩份兒菜。”他交上飯票：“這是我妹妹，來打短工的。”

王師傅：“好哇，多給你們來點兒。”他往兩個小飯盆裡搥了滿滿兩大勺菜。

羅錦端飯要走。

克：“就蹲這兒吃吧。回去，蒼蠅多得不得了。”

羅克大口地吃得香香。羅錦吃了口菜，味道不佳，勉強地嚼着。

238. 女宿舍。晚上，屋門終於關上了。熄燈，六個人都躺下了，一個個都把蚊帳嚴實地塞在褥子四邊。馬達聲嘟嘟嘟嘟。

蚊子起碼有幾百隻，嗡嗡地大聲唱着，一齊撲向羅錦。她倏地坐了起來，用手撲打。不行，她用毛巾將臉蒙住、用棉被將身子蓋嚴，仍不行，隔着毛巾鑽進她的頭髮、照樣叮她的臉，她又坐起來撲打。

小玲：“沒有蚊帳不行啊。”

羅錦索性用棉被將自己整個蒙住，太熱，她汗水淋淋，剛露出頭，幾十隻蚊子一齊上，她啪啪地打自己的臉，忙又鑽進被裡。腳露了出來，又忙把腳縮進去。

239. 天矇矇亮。女宿舍。

小玲：“起了，該起了。”她推推羅錦。

羅錦從被子裡探出頭來，迷糊糊地：“我剛睡着。”

小玲：“這兒沒蚊帳不行啊。”她拿着臉盆出去了。

羅錦迷迷糊糊地看看燈繩和燈泡上的電線，都像黑棒槌一般，各糊滿了無數隻蒼蠅；夜裡的蚊子都飛出屋去吃露水了。

羅錦拿臉盆出去洗臉，碰到燈繩，幾百隻蒼蠅“轟”地一飛，唬得她急忙奔了出去。馬達嘟嘟嘟嘟。

240. 稀糞池旁邊有個小鍋爐房，房前有個公用自來水龍頭，人們在這裡就地刷牙洗臉。

羅克也在接水洗臉：“羅錦，夜裡你挨咬了？”

錦：“嗯。”

克：“中午，我帶你買蚊帳去。”

241. 旭日東昇，天大亮。菜地裡，羅錦和十幾名女社員蹲在田壟上間菜苗。家屬們一邊聊着天兒，一邊兩手熟練又飛快地間着，羅錦使勁趕也趕不上，總差二米遠。一位大嫂在壟頭上接了她一把。

大嫂：“你幹得還行。你哥咋來，還不如你呢。走，上那塊地去。”

242. 另一塊菜地。每人占一條壟。羅錦遠遠看見羅克蹲着在間菜苗兒：他那文弱的身軀、他那微駝的背、他那閃閃發光的白玻璃框眼鏡、他那不甘落後的姿勢，不是熟練自如，而是不屈不撓，她被深深地打動了！她顧不得再看，急急忙忙地間着菜苗趕上去。

243. 歇息兒。大蓆棚下堆着稻草捆，人人找了個地方坐下來，有的大嫂拿出針線活或納鞋底。

“羅錦，幹得下來嗎？”羅克從那邊走過來。

“幹得下來，”羅錦儘量裝得自然。

一位三十多歲的男社員老遠就嚷：“喂！伊拉克兒！昨兒個，那工分兒你咋給我記的呀！”

“怎麼了？”羅克瞅他一眼，坐在田埂上。

“我明明幹了一天兒，你咋給我記了半天兒？”

羅克：“下午那半天兒你哪兒去了？”

“你說我哪兒去了？”他一歪頭、一眯眼、梗着脖子。

羅克：“還是你說吧。”

“我說就我說，不信你問問——”

“甬問了。”羅克嘲諷地一笑：“下午那半天兒，你大兒子來找你，你回去一會兒，回來打個照面兒又溜了，你當我不知道呢！”

幾個社員笑了。直到這時，羅克才輕鬆而銳利地盯了他一眼。

那人圓睜的小眼睛和羅克的目光對視了兩三秒鐘，似乎還想要賴，卻又撲哧樂了，無奈地笑嚷道：“好你個伊拉克兒！我算服了你了！也難說，你小子比別人多倆眼睛！”說罷，拾起一塊土疙瘩隨便一扔，悻悻地去了。

一個社員：“這賴瓜！記工員這差事不好當，就是愛得罪人。”

克：“因為有空子可鑽，有人才敢賴。如果都一絲不苟。就沒人敢賴了。”

罗锦：“哥哥，你一直是记工员嗎？”

克：“不是。那真的病了，讓我替他两天。”

一位納鞋底的大嫂：“聽我們當家的說，那次上館子吃飯，有伊拉克兒在旁邊兒，誰也不敢往兜兒裡裝瓷勺兒、小盤兒什麼的。誰知他身上怎麼有股神光兒？”

說得連羅克也一笑。

244. 小百貨店。門面極小、貨品極少。中午。一位年輕女售貨員站在櫃檯後。

羅克：“蚊帳一頂多少錢？”

售貨員：“十五塊。”

錦：“哥哥，太貴了，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掙出十五塊呢。就算能，也不能把十五天工錢都買了蚊帳啊！回城裡又用不上。”

羅克猶豫着。

錦：“走吧，哥哥。”她硬拉他走開。

245. 女宿舍。中午都休息，有的縫補着，有的睡着，有的躺着看書。羅錦也和衣躺着，用手轟着蒼蠅。

羅克抱着蚊帳走進屋，將蚊帳往她床上一撂。

“我的蚊帳給你。”

羅錦一跳下床，抱起蚊帳追出去。

“哥哥，那怎麼行！”

羅克不接；羅錦把蚊帳放在他床上，又跑回來。羅克又抱蚊帳出來，進了女宿舍。

246. 女宿舍。

羅錦：“我能堅持。沒蚊帳，你怎麼睡覺？”

小玲：“這樣吧，羅錦晚上和我一個蚊帳。”

247. 女宿舍。夜。馬達嘟嘟嘟嘟。

一米寬的床，小玲與羅錦背靠背地側身躺着，但身體只要一蹭着蚊帳就挨咬，天氣太熱，緊挨着也不行。二人不時地拍打着，只能更往中心勉強湊湊。但仍抵不過蚊子的嚴陣以待。

248. 歇息兒。羅錦看着手上的血泡、撓着腿上的皸，無精打采。羅克走過來。

克：“你看這兒的風景多美！要是我，早利用中午時間畫它一張了。”

錦：“嗯。”

克：“手疼嗎？腰酸？過兩天就好了。這不比在學校下鄉勞動。你們家屬隊的活兒算最輕的了。我們用鋤翻菜畦，不比你們累？可我也幹下來了。她們還誇你能幹呢。”

“嗯。”

249. 女宿舍。當晚，羅錦睡在自己床上，穿着長袖棉毛衫、褲，用被子蒙上頭。

小玲：“你怎麼又一個人睡？”

羅錦：“沒關係。明天反正我要回家了。”

小玲欲言又止，沒再堅持，鑽進了蚊帳。

馬達嘟嘟嘟嘟。蚊子嗡嗡嗡嗡。羅錦坐起來，用毛巾不停地轟着蚊子，看看牆上的電錶：夜裡一點半。

她一面不停地轟着蚊子，一面穿上鞋，躡手躡腳地開了屋門。

250. 男宿舍窗外。燈亮着。羅錦扒着玻璃向屋裡張望。兩個蚊帳垂掛着是人已睡了，兩個還沒有，羅克與小葉，各自在床頭的小桌上看書。他倆穿着老舊的、補了補丁的厚布工裝，紮住褲腳、戴着布帽，在每人的小檯燈下，看得聚精會神。羅克一邊看書，一邊挖了點兒小盒裡的清涼油，塗在脖子的兩側，又專心地看下去。小葉合上書，打個哈欠，看看表：“羅克，今天你又贏了。”他拉下蚊帳鑽進去。

羅錦看着仍專心看書的哥哥，看呆了。

251. 中午。一片玉米地。收工後的羅錦鑽出玉米地，羅克扛着鐵鍬，也正從另一頭鑽出來。

克：“羅錦，你嘗嘗，甜極了。”他從衣服口袋裡掏出一個桃子：“我們這兒的特產，水蜜桃。一個社員給我的。我剛咬了一口，就想起你。要是你嫌髒，用水洗洗再吃。”

羅錦一聽，反倒不嫌髒了，就吃了起來。

“哥哥……我想回家了。”

“你真決定走？”

“嗯。”

“我還是希望你再堅持幾天。”

“我想回去了。”

“今天？”

“今天。”

“晚上九點鐘，奶牛場有卡車直達東單菜市場。搭車能省幾毛錢、又快。下午，你就待半天兒吧。行李，我週末給你帶回去。”

“嗯。”羅錦心裡七上八下。

252. 宿舍前的空場。下午人們去出工了，男女宿舍的門仍大開着。羅錦把捆好的行李拖進羅克的床前，無所事事地坐在床邊，左右環顧：蒼蠅滿屋亂飛，燈繩和燈泡上的電線，蒼蠅密密麻麻地落着，都像個粗粗的黑棒槌。五個單人床，外加每人床頭前的小破桌，已將屋子擠得滿滿。人人的床下放著洗臉盆、舊鞋或雜物。她湊過身去看羅克小桌上的“本月讀書計畫”：一張小紙上，寫着十幾本他要讀的哲學書名。小桌上，是費爾巴哈、康得、羅素、托克維爾、培根、笛卡爾和佛洛伊德的書。羅錦翻看他的讀書筆記。枕邊，有一本俄文版的中篇小說《阿霞》，她打開來，看到羅克寫在扉頁上的一行字：“沒用字典讀完此書，足可紀念也。”

羅錦坐在他的床沿上，愣愣地呆着；這擁擠不堪的宿舍、這馬達的嘟嘟聲、這蒼蠅、蚊子的世界、這惡臭的大糞氣味、這人人可一覽無餘的、永遠敞着的屋門……

羅錦畫外音：“這就是母親想像的田園生活？這是人的日子嗎？可敬可愛的哥哥，這是人的日子嗎？”

253. 公社奶牛場。昏朦朦的路燈下，一輛裝了半車牛奶的大卡車，停在奶牛場的大門前。三、四位年輕女農工嘰嘎笑着、和羅克打着招呼，爬上了沒有頂篷的卡車。三位女農工緊緊擠坐在一起，背靠着車頭的駕駛壁。一女農工幫着把羅錦拉上車。

254. 夜晚，卡車像瘋牛般地疾駛着，郊區的乾土路，進了城的柏油馬路。羅錦坐在一側、雙手緊緊把着車幫，強冷的風吹透她的全身，臉凍成了青色。

255. 卡車停在“東單菜市場”門前。所有搭車的人都下了車，唯有羅錦凍得快站不起來了。

她的畫外音：“難道，哥哥為了省幾毛錢，每週都是這樣搭車回家的？怪不得他說行李由他帶回來。”

256. 四合院。夜裡。背着書包的羅錦，推開了北屋的門。

257. 北屋。夜。父、母、姥姥、文、勉都睡着了，羅錦悄悄進了屋。父母驚醒，昏暗中，羅錦摘下肩上的書包。

母親：“回來了？這麼快？”

錦：“沒有蚊帳，根本沒法兒睡覺。”

母：“就知道你幹不長！”

姥姥的聲音：“壺裡有熱水，洗洗吧。”

母親翻了個身：“和她哥哥沒法兒比！”

258. 裡屋。夜。羅錦和姥姥躺在裡屋的床上。姥姥閉了眼。

裡、外屋歸於安靜。羅錦睜眼望着黑暗。

畫外音：“哥哥什麼也不講。媽還做着田園夢……”

259. 四合院。上午。羅錦站在北屋門前轉臉看着羅克小屋的門：它靜靜地，像是等待主人的歸來。羅錦一眨不眨地看着那屋門。她小心地走進去。

260. 關了屋門的羅克的小屋。昏暗中，羅錦坐在小桌前，望着哥哥的床、牆上的條幅、水墨畫、詩箋，她撫摸桌上的檯燈、書、本、筆……有些哀傷地想着心事。她開了檯燈，從筆記本上撕下一頁紙，寫信。

羅錦畫外音：“哥哥：我是個逃兵，受不了蚊子的叮咬。我又不能對你講蚊子的猖狂，否則你又會把蚊帳給我。當然，還有怕苦怕累。一比起你，心裡總是不安。哥哥，前天我看了一本美國小說《小婦人》，那喬多像我呵！我真喜歡她男孩子般的性格，可是不如她有勇氣。後來，她嫁了一個白髮蒼蒼的教授，這結局似乎令人奇怪，可又很能說明她的性格。現在我正看傑克·倫敦的《熱愛生命》……”

261. 四合院。羅錦拆開信，邊往屋裡走邊看。

羅克畫外音：“你的信我看了兩遍，並把它珍貴地保存起來。我真高興你能寫出你的讀書感想，但不能把讀書當作消遣。人的面前有兩類知識：一類是業務知識，一類是人的知識；這兩類知識，我們都要認真地學習。《熱愛生命》這篇小說，它道出了強者的力量、道出了生命的價值。《小婦人》我也看過，文筆細膩逼真。我也喜歡喬的性格。應當學習的，是作者描述人物的語言和方法。你是搞藝術的，建議你多涉獵世界文學名著，以此開拓自己的藝術眼界。我幫你訂一個讀書目錄：1·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2·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3·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4·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父與子》；5·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6·雨果的《悲慘世界》，《九三年》……”

262. 首都圖書館大門。鏡頭穿過古柏參天的優雅庭院，圖書閱覽室，羅錦興致勃勃地查找着目錄卡片，寫下一本又一本的書名、書號。

263. 紅星人民公社“黨支部”辦公室。上午。

四十多歲、相貌粗俗的黨支書抽着煙，坐在辦公桌邊，看着一、二紙文件。旁桌的男秘書遞給他一張表格：“張書記，二海想上大學，表也填了，您看怎麼辦？”

張書記看了看表格：“這個娃出身好，他爸是貧農、家裡政治清白，二海人也隨和，肯幹活，就是他。”說罷蓋上了公社印章。

羅克和二名男青工小葉、小劉走了進來。

克：“張書記，我們想報考師範大學，希望公社能給我們出個證明。”

張書記抽着煙、半眯起眼，端詳着三人；支起一腿，腳踩在椅子角上：“我正想找你們談談。別人對你們反映很不好哇，說你們整天看封資修的書，說你們是一群反動學生。你們又從來不靠攏黨團支部、不靠攏黨領導，還想讓公社開證明？”

264. 三個青工返回宿舍的土路上，高高的楊樹林蔭大道，兩旁是青綠的農田。小劉垂頭喪氣地低着頭。羅克沉默着。

小葉：“就因為爸爸的成份，咱們只能在這兒幹一輩子？”

羅克：“實在不行，咱們就去鑽研象棋。”

265. 菜地。上午。

組長喊道：“歇息兒啦！”

十五、六個農民和青工朝大蓆棚走去。二海回頭對羅克笑道：“嗨，伊拉克兒，咱不愛看書照樣兒能考大學！”他嘻嘻地瞅着羅克笑。

羅克猛地撲上去，揪住二海撕扯起來，二海驚得跌倒，憤怒的羅克按住他，眼鏡掉在了地上。人們都吃驚地站住了，人人意外地半張着嘴。

二海：“嘿！嘿！伊拉克兒，我怎麼啦？真急啦？！”

“羅克！羅克！你怎麼啦？”小葉驚異地慌忙把他倆拉開，人人意外得說不出話來。二海一骨碌爬起來，擰着土，不解地：“真急啦？”

羅克臉通紅，緊閉着嘴不發一語，接過小葉拾起的眼鏡戴上。

離蓆棚幾米遠的地頭，小葉和羅克沉默地並肩坐着，二人凝望着遠處，沉浸在悲憤中……

266. 農工宿舍門口。中午。一輛手推農業用二輪木車，羅克和小葉，把自己的行李和“家什”，往車上放。

小玲：“伊拉克兒！你們搬哪兒去呀？”

羅克：“前村兒趙大娘家。”

小玲：“住這兒不要錢哪。那房租多少？”

小葉：“為了省五塊錢房租，聞了兩年臭大糞了！”

馬達聲嘟嘟嘟嘟。蒼蠅嗡嗡亂飛。

267. 趙大娘家小院。西邊小土屋， 晚上。

屋裡是黃土泥抹的牆、沒有糊頂棚。土炕占去了九平方米的小屋的一半。

小玻璃窗前有一破舊木桌。羅克坐在櫈子上，在檯燈下看書。屋裡沒有火爐、也沒燒炕。羅克披着很舊的黑布面中式短棉襖（外衣），用嘴裡的熱氣，哈哈冰涼的雙手。嘴裡的哈氣一出， 便是團團的白霧狀。

六十多歲的趙大娘，提着一壺開水、拉開門。

“伊拉克兒，水開了，灌壺水吧？”

“謝謝您，趙大娘。”羅克忙起身將桌上的暖水瓶灌滿。趙大娘走了，他繼續看書。

門輕輕敲了兩下，小葉進來。

“羅克……”，他忽然看見小桌上方的牆上釘着一個紙條：「談話請勿超過十分鐘。」

小葉：“這不使人太難堪嗎？”

羅克微笑、誠懇地：“無論是鴻儒談笑、還是白丁往來，浪費時間都是一樣的，所以無暇多顧了。”他看着小葉：“你想說什麼？”

葉：“算了，我不打擾你。你要是想找我聊天兒，我隨時奉陪。”他出了屋子、帶上門。

羅克從小玻璃窗裡向外望了一眼，小葉剛剛進了他所住的對面的小東屋。

他又聚精會神地看書。

窗外雪花飄飄。

268. 夜。雪，覆蓋着趙大娘家的小院。北屋早就熄了燈。唯有西屋和東屋的燈還亮着。

269. 東屋。葉正在看書。臉盆裡的清水凍成了冰。他也像羅克一樣披着棉外衣，哈着熱氣暖手。

忽然羅克披閃着棉襖推門進來，把手裡打開的書撿在小葉的桌上：“寫得太好了！”

葉湊過去看：“什麼？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克：“你看這段說得多好：‘法學家既鄭重地宣佈了奴隸的孩子生下來就是奴隸，換句話說，他們也就肯定了人生下來就不是人。’——太徹底了！”

270. 公社“黨支部辦公室”。晚上。農工小劉被繩子五花大綁、右眼青紫、鼻子淌的血跡未幹、衣服被撕扯過、垂頭喪氣地坐在黨支書辦公桌前面的櫈子上。旁邊坐着一位三十多歲、披頭散髮、嚇得六神無主的女農民。女人的丈夫及兩個青年農民，怒氣衝衝地站在二人身後和身側。黨支書抽着煙，一腿支起、腳踩在椅子角上。他側面的秘書坐在桌後記錄。秘書身側，一男一女青年農民，虎視眈眈地盯住坐着的劉和農婦。

黨支書狠拍桌子，大怒道：“好哇小劉，你是反動學生還不算，還勾引有夫之婦？你給我老老實實交代！”

農婦丈夫擰胳膊卷袖子，舉拳威脅劉：“你不坦白，我打死你！”

小劉嚇得哆哆嗦嗦：“我坦白！我有罪！我坦白！”

271. 四合院。北屋。傍晚，羅克背着鼓鼓的書包、提着大行李進了屋。

“哥哥！”錦、文、勉高興地叫着。

母親：“怎麼提着行李回來了？”

父親、姥姥、弟、妹，疑惑地看着他。

克：“媽，我不打算幹下去了。”

母迷惘地：“這是怎麼說？說不幹就不幹啦？”

克：“明天我得去看看醫生，神經衰弱睡不好覺，得讓醫生開個假條兒。”

母：“也不至於把行李搬回來呀！”

父關切地：“到底是為了什麼？”

克：“小劉和一個有夫之婦相好，被人抓住，胡亂交代一氣，說受了我和小葉的壞影響，說我們在搞反革命小集團。”

父沉思：“是得回來。”

272. 工藝美術學校。宿舍樓內，第三層住女生，清晨六點，樓道裡安安靜靜，兩邊的宿舍門都關着。突然響起值班女教師刺耳尖亮的哨聲。不到一分鐘，女生們拿着洗臉盆，急急忙忙地有的去廁所、有的去大盥洗室，一個個緊張得亂穿梭。

273. 宿舍外的操場。天還沒大亮。操場前的六層大教學樓像是沉睡着。男生、女生，急惶惶地從宿舍樓裡湧出來，各班在操場上迅速站成方隊。

各班班長此起彼落的喊聲：“向右看——齊！報數！”羅錦夾在前排隊伍中也在報着數。

“齊步——走！一、一、一二一；一、一、……”

“殺！殺！殺！”各班方隊，學着解放軍的衝殺姿勢。然後又小步齊跑。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班長喊。

全班回應：“一二三——四！”

“一二三三四！”

“一二三三四！”腳步的嚓嚓聲。

274. 女生宿舍樓道。晚上。一些女生出出進進地洗臉洗腳、上廁所。值班女教師吹起哨子：“九點了，關燈睡覺！”

她一間間查房：“關燈睡覺！”

羅錦坐在大盥洗室的一角看書。

女教師：“怎麼還不睡？”

羅錦：“我看完這幾頁就睡。”

女教師：“現在是搞軍訓，一切行動聽指揮，你怎這麼自由散漫？”

羅錦：“盥洗室的燈反正是整夜開着，我又不打擾別人。”

師：“看的什麼書？《簡·愛》？給我，沒收了。”

錦：“那是從圖書館借的呀！”

師：“我要交給你們班主任，好好管管你！”

275. 操場一角，中午。朱先生把《簡·愛》還給了羅錦。

朱：“校長在上面做防修反修報告，你在下面看小說，又不遵守作息制度，這樣下去你很危險呀！”

羅錦半低着頭：“一來就軍訓、大搞階級鬥爭，鬥來鬥去都鬥誰呢？”

朱：“這是上面的精神，你怎麼能這樣講？這樣下去你很危險呀！”

276. 女生宿舍樓道。夜。羅錦悄悄開了宿舍的門，朝樓道兩邊看看，沒有一個人，靜極了。她左腋夾着一本書，右手提着鞋、只穿着襪子，躡手躡腳地向女廁所那頭走去。路過女廁所近邊的過道門，又一兩步遠，她推開一扇樓梯的門。

277. 黑糊糊的一側樓梯。

羅錦一直走到一樓，才穿上布面塑膠底系絆鞋。

她從門的玻璃往樓道裡小心地張望，沒有人。

278. 一樓男生宿舍。

羅錦手裡緊握着書，三兩步便竄進了男廁所緊鄰的大盥洗室。正當她往裡竄時，盡頭一男生正將宿舍門開開，要出去上廁所，一眼看見了她，並未停步。

279. 一樓大盥洗室。燈全開着。六個半開着和全開的大窗戶。

羅錦兩、三步便從開着的大窗子裡跳了出去。

280. 樓外。羅錦站在距離窗子只一米多高的地上。高興地看着深藍夜空的滿天星斗，握着書，幾乎是跳着蹦着向不遠的教學樓跑去。

281. 空空的教室，日光燈大開。羅錦坐在前排自己的座位上，專心地看小說。

282. 公共大食堂。全校學生在吃早餐，每桌幾個人圍着方桌站着吃，白米粥、鹹菜、饅頭或窩頭。羅錦感到男生們不懷好意地用眼瞟她、交頭接耳、壞壞地笑着。

“什麼事？”她好奇地問問左右的同學。

一男生滿臉含着壞笑：“聽說，昨天晚上你從男廁所窗戶跳出去啦？”幾個男生笑得要噴飯。

“男廁所？”羅錦一愣。

“有人看見你了。”又一男生說。

錦：“我是從盥洗室窗戶跳出去的，去教學樓看書！”

一男生：“可有人看見你了！”

錦：“誰呀？”

283. “雕塑專業三年級五班”教室。上午。

幾張課桌在教室中心湊成了長方形，全班二十六名學生圍桌而坐，五位女生坐在一起、靠近講臺的一頭。新班主任——高個子、方臉、相貌冰冷死

板、戴着白玻璃框眼鏡、四十多歲、只做行政工作的女教師康先生，坐在講臺前的桌子一頭。

康：“今天我們開班會，主要是幫助遇羅錦同學。過去朱玉成先生工作不得力，現在他只做專業教師、不再當班主任了。我作為共產黨員，有責任把你們帶好，不能讓你們只專不紅。遇羅錦一向自由散漫、不遵守作息制度、從男廁所窗戶跳出去跑到教學樓看書，看的都是封、資、修的壞小說！只走白專道路，這是不可以的！希望大家踴躍發言，她還說過什麼，還有什麼我不知道的，都應該公開地談出來幫助她。”

坐在她旁邊的一位男生寫着開會記錄。一位女生舉手，康先生點頭。

女生：“遇羅錦不止走白專道路，她還說過她的右派父母沒有錯兒、是被冤枉的。”

羅錦半低着頭，大滴的淚水掉下來。

284. 北屋。上午。寫字臺挪到了明亮的擁擠的北屋，父親坐在寫字臺邊翻譯日文資料。羅克穿着短棉外衣走進來。

羅克：“爸爸，醫生給我開了證明，您看看。”

父親認認真真、一字一句地讀着：

“因神經衰弱，不適合體力勞動。”他點頭。

克：“爸爸，我寫好了辭職信，這就去農村遷戶口、辦手續。小劉胡亂交代一氣，不走也不行了。”

285. 農村。趙大娘小院。羅克的小西屋。門開着，羅克用毛筆、沾着硯臺裡的墨汁，在平平的黃土牆上大筆一揮地題寫詩句：

物去人飛陋室留，

斯人知唱不知愁。

286. 夜，月光下，一望無際的農村雪景。茫茫的雪原中，背着書包、穿着棉襖的羅克，大步地走着。

羅克畫外音：

千傾雪原泛夜光，

天心人願兩茫茫；

前村無路憑君踏，

路也迢迢夜也長。

287. 一九六四年

北京。冬天。東四北大街的一間門面，門口左邊掛一白底黑字木牌：“東四區街道服務站”。羅克走了進去。

288. 服務站屋內。羅克坐在桌邊填寫“社會青年求職登記表”。

特寫：登記表上的“家庭出身”、“家庭成員和社會成份”、“有無受過刑事處分”及“有無海外關係”等幾欄。

羅克將表交上去。態度溫和、三十多歲微胖的女幹事徐老師接過來。

克：“徐老師，我家裡太困難，您能不能先給我一個甬管什麼工作，我一邊掙點錢、一邊等待分配？”

徐：“讓我看看。”她翻資料。鄰座的一位老辦事員突然想起：

“看傳呼電話的老頭兒病了，要不你先替他幹着？”

克高興地：“行！”

289. 服務站緊靠門裡掛着的公用電話，牆上有一紙牌：“打一次電話四分。”電話下邊一小小桌，備有全市電話簿，已翻得又黑又髒又爛，用鐵絲拴住掛在電話下邊。

一支用繩拴住的圓珠筆、幾張自剪的一面無字的廢紙片，供做記留言之用。桌旁一把破木椅。羅克將書放在膝上看着。

電話鈴響，羅克立即起身去接，並迅速地記下門牌、號碼、所要傳達的事項，然後拿起書就走。

290. 北屋。傍晚。八仙桌旁，姥姥正擺晚飯。羅克拿着本書，回了家。他從衣袋裡掏出錢：“媽，這月所有的工資，九塊二毛二。全給您。”

母：“唉、唉，哪兒能全給我？你總得留五塊錢零花呀。”

克：“這月我先不要。等以後掙多了再要。傳呼電話老頭兒又上班了。後天一號，讓我去換房站幫助抄寫換房地址卡片。”

291. 一個又一個畫面：“東四區換房站”羅克在抄寫卡片；“北京首都圖書館”，羅克在整理線裝古書的圖書目錄；“中國情報技術研究所”，羅克在抄寫俄文資料卡片。

292. 北屋。傍晚。羅克從外面回來，一進門就興衝衝地：“媽，爸爸，下月一號起，我要去蔣宅口小學代課了！”

“真的？”全家都高興萬分。

克：“先代半年！”

父：“原先的班主任呢？”

克：“讓班上的幾個調皮鬼氣病了。”

母：“最亂的班給了你？”

羅克自信地笑笑：“我不信大人管不好孩子。”

293. 「北京市安定門外蔣宅口小學」。三年三班教室。羅克穿着一身乾淨合身的舊藍布制服，露着微敞的、乾淨的白襯衫領，新理的“學生頭”，白玻璃框眼鏡，神采奕奕地拿着講義、走上講臺。

五十個男女學生，好奇地盯着這位新老師。

面對一雙雙天真的眼睛，把羅克帶往一個新的世界。他第一次感到為人師表的莊嚴、神聖。

克：“我叫遇羅克。今天開始由我來代課。”他邊講邊用白粉筆寫在黑板上：“我的姓名：‘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心，加一個走之；羅霄山脈的羅；克服困難的克。”

孩子們開心、敬服地感到高興；從未聽過這麼怪的名字，從未有人這樣解釋過自己的名字。

克：“現在我來認識你們。我點誰的名，誰就站起來，然後坐下。好，王秀芬，李小潔，丁鵬……”

294. 蔣宅口小學。不大的校園。下課十五分鐘的自由活動時間。學生們在教室門前玩的玩、又跑又跳。鏡頭進入敞着門的教研室。

教師一：“怎麼樣，第一堂課還行嗎？”

羅克：“還算安靜。”

教師二：“調皮搗蛋的還沒好意思露一手呢。”

295. 鈴聲響，學生們都進了教室。

296. 三年三班教室。羅克在黑板上寫算術題，坐在第三排的男生丁鵬將小紙球塞進前座一女生的脖子裡，女生嚇得叫起來。

羅克：“丁鵬，你一直做小動作，老師制止不聽，現在你必須站起來。”

丁搖頭晃腦地站了起來，滿不在乎的，兩三個男生笑。羅克繼續講課。他讓剛才發笑的一男生站起來回答算術題答案。

克：“你算錯了，坐下。老師要求每個人要專心聽講、要遵守課堂紀律。誰來回答這道題的答案？好，你來回答。”

一女生回答對了然後坐下。

克：“丁鵬，你現在可以坐下了。”

丁滿不在乎，就是不坐。一些學生又笑了。

羅克立即爽朗地：“好。丁鵬認識到自己錯了，老師叫他坐，都不好意思坐。我們歡迎他能認識錯誤，咱們一起鼓掌表示歡迎！”

大家笑着和羅克一起鼓起掌來。這“調皮大王”偏又一屁股坐下了，更為挑釁地掃視着大家，大家又笑了。

“好！”羅克熱誠、肯定地說：“這回，他是真正認識自己錯了，他知道剛才老師叫他坐、他不坐是不對的了，因此他坐下了。我們相信，他一定會變成一個守紀律的好孩子。咱們再一次熱烈鼓掌，為他能夠認識錯誤表示歡迎！”

全班與羅克一起，鼓起了更響的掌聲。丁鵬羞愧地低了頭、紅了臉，半天抬不起來；羅克就像沒看見一樣，接着講課。

297. 北屋。傍晚。

羅克：“羅錦，你幫我畫一張學習壁報，像這樣，”他用一枝鉛筆，在一小張白紙上畫草稿：“題頭是‘光榮榜’，左邊寫上‘誰是英雄誰懶漢’，右邊寫上‘光榮榜上比比看’。左下角畫個仰天躺着，光腳丫，翹着腿的懶漢；右上角畫個用功的好學生。”

錦：“好吧。明天星期天。我這就回學校，明天畫完給你送回來。”

克：“我去買大圖畫紙。”

298. 三年三班教室。早上。

羅克：“今天早晨，我把學習壁報掛在牆上了。每個人的名字後邊有面小紅旗。誰的各門功課平均分數最高，誰的小紅旗就走在前邊，老師就給誰獎勵。”

五十個孩子興奮地聽着。

299. 三年三班教室門口，傍晚。

放了學的學生在陸續地走出學校大門。圍着羅克的五、六個男生、女生，仍在嘰嘰喳喳地問他和說個不停。羅克充滿愛心、一一地回答着。丁鵬站在他身邊，敬服地望着他。

300. 北屋。白天。全家七口人圍着八仙桌吃午飯。

羅錦：“我正實習的玩具四廠，賣處理小手槍，才二分錢一把。”

羅文：“能打子彈嗎？是鐵制的嗎？”

錦：“是鐵制，不能打子彈，只能吧吧響，手巴掌大小。”

文：“太小了。我只想要能打子彈的。”

克：“立即給我買五十把，給你一塊錢。”他立即掏錢給了她。

錦不解地：“五十把？”

羅勉：“哥哥，幹嘛買那麼多呀？”

克：“我們班學生一人一把，我帶他們下周日去景山玩兒軍事遊戲。”

忽然，門外幾個孩子問道：“遇老師住在這兒嗎？”

羅克撂下飯碗迎出去：“你們怎麼來了？怎麼找到的？”

幾個孩子笑着推丁鵬：“都是他的主意。”

丁不好意思地笑着：“星期天，我們想看看您。”

克：“都吃午飯了嗎？”

丁：“我們都吃過了。”

克：“來，都上我的小屋去。我給你們講故事。”

301. 北京景山公園。白天。

羅克和全班學生在山坡上的樹林裡，高興地玩軍事遊戲。男女學生人人手裡一把小手槍。

302. 三年三班教室，上午。

羅克用手指着學習壁報上的“先進”者。在全班有節奏的掌聲下，羅克讓十名先進者在前面站成一排，他一一發給獎品——鉛筆、橡皮、作業本；丁鵬站在第九名，他是那麼興奮。

303. 四合院。白天。羅克的小屋裡亮着燈光，門半開着；鏡頭推進，羅克坐在小桌邊，給孩子們讀着世界童話名著；講着高爾基的《童年》；床上、地上，坐着擠着二十多個孩子，他們那熠熠生輝的、充滿童稚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視着羅克。

304. 校長室，白天。羅克站在校長的對面。

校長：“你能把一個亂班、學習上倒數第一的班，在半年之內帶得這麼好，難得的人才！教育局每年給一個名額，我竭力地推薦你，上邊就是不批，說‘政審不合格’。我沒有辦法，非常非常地抱歉！可是我給你寫了很好的鑒定，推薦你去朝陽區小牌坊胡同小學代課，他們那兒正缺一位老師。”

305. 一九六六年。

《北京日報》、《文匯報》、《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文章：姚文元《評‘海瑞罷官’》。

306. 四合院。白天。丁鵬和十幾個男女生走進小院，羅克從小屋裡迎出來。孩子們七嘴八舌地圍住他：

“遇老師，遇老師，您怎麼不來了？”

羅克苦笑着不知如何回答。他把他們請進小屋。深沉、悲哀、夢幻的音樂。

307. 羅克的小屋。夜。檯燈下，羅克放下《北京日報》，沉思。然後找出稿紙，一氣呵成地寫下去——特寫：《從‘海瑞罷官’談到歷史遺產繼承》。他文思噴涌、一鼓作氣地寫下去。

308. 「北京市玩具四廠」大門，白天。鏡頭推進大門內不遠的設計室，畢了業的羅錦坐在辦公桌邊，和兩位年紀相仿的男、女同事，正設計着兒童玩具，每人畫着自己的設計圖樣。

309. 北屋。傍晚。羅克剛下班進屋。父親拿着一份報紙，驚慌地：

“羅克，今天〈文匯報〉上有你的文章啊！”

羅克接過來看，意外地：“把我的標題也改了，〈和左傾機械論者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刪改得面目全非，刪掉了一萬幾千字！”

父、母：“這、這不是好事呀，這不是故意拿你當反面典型嗎？”

310. 「小牌坊胡同小學」，校長室。上午。

校長拿着《文匯報》，向羅克指指他的文章，兩手一攤、為難地搖搖頭。羅克不語，離開校長室，推着自行車走出校門。

311. 羅克小屋。夜。檯燈下，羅克寫着日記。

羅克畫外音：“發表一篇文章真是難得的很！我的文章儼然是工人和農民的反面教材了！生活在今天對我來講，成了乾乾淨淨的零。我有什麼可怕的

呢？未來只有勝利，最壞的結果，也不過既無勝利也無損失罷了。我要是害怕，那不十分可笑嗎？憑心而論，〈文匯報〉刪得也還不失本來面目，文筆依然犀利，論點也還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們讀了振奮，使認識我的人知道生活並沒有把我擊垮。誰敢如我全盤否定姚文元呢？誰敢如我公開責備吳晗不進一步把海瑞寫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這一邊的。‘爾曹身與名俱滅’，在歷史面前，正是他們在發抖。”

312. 「東四街道服務站」，上午。

徐老師在打電話：“遇羅克出身不好，但是本人優秀、沒有任何問題。他年齡是大了幾歲，這有什麼關係？大幾歲就不能做你們工廠的學徒工？如果你們不要這個人，我們就一個也不給！”

313. 「東四街道服務站」。後面的一間屋子。羅克正帶領十幾個有些不三不四的小青年學習，他正在念報紙。徐老師拿着一紙表格走進來，將表格遞給他：“遇羅克，明天，你可以去『北京人民機器廠』報導，他們要你了。”

314. 「北京人民機器廠」，安裝車間。上午，羅克穿着工作服，滿手黑污油膩地與一位師傅，裝拆着機器零件。

315. 1966年5月份，北京各大報紙的頭版文章標題：毛澤東號召展開文化革命；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批判《三家村》；《反對美化帝王將相》；

共青團中央號召對毛澤東思想無限崇拜、無限信仰；半版的“工農兵發言”；批判電影“舞臺姐妹”；批判《青春之歌》……

316. 北京市“中南海”後門的府右街人山人海，各單位敲鑼打鼓、湧來一隊隊的遊行隊伍，人人高舉手臂呼喊口號，舉着小紅旗和大標語：

“熱烈擁護黨中央的決定！”“打倒彭真！打倒劉仁！”“熱烈擁護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同志！”

317. 深夜。四合院。唯有羅克小屋的燈光還亮着。鏡頭推進，透過田字形的玻璃，羅克正寫日記的背影。

克畫外音：市委易人。定有更高級的人物倒了霉……

318. 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以及各個學校牆上的大字報。各個單位的院牆上也糊滿了大字報：給單位領導提意見。人們在看，不止一人在舊的上貼新的。

319. 傍晚。下了班的羅克，站在“國務院接待處”的大院裡，看那滿牆的大字報。有人正在舊的上面又刷新的。

320. 騎自行車回家的羅克，路過故宮角樓，他停下車，站在護城河邊，凝望着護城河水和黑黝黝的古代建築。

克畫外音：努力夠了嗎？修養夠了嗎？都不夠。可以休息嗎？能夠自滿嗎？前途還漫長着呢！

321. 由弱漸強的毛語錄歌曲。在“文革歌曲”聲中，畫面出現以下鏡頭：

北京師大女附中。中午。一群戴“紅衛兵”袖章、身穿舊黃布軍裝的女學生，正用皮帶和木棍狠抽、狠刺女校長和老師。她們把戴着大牌子的卞校長打死。

322. 小牌坊胡同小學。戴“紅小兵”袖章的小學生，正用皮帶、棍棒狠命地打老師，他血流滿面、不支倒地，學生們仍狠狠地打他踩他。

323. 清華附中的教學大樓，垂下了兩大條白布黑字寫的大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

324. 清華附中。白天。戴着紅衛兵袖章、穿黃軍裝的男女學生，用皮帶狠命地抽打剃了陰陽頭、脖子上掛牌子的校長和老師們；抽打幾十名正拔草的出身“黑五類”的同學們。

325. “北京市文聯”正在開批鬥名作家的大會，被剃了陰陽頭、掛大牌子的老舍、田漢、曹禺……被紅衛兵強按着必須低頭。

326. 各大報紙上的頭版紅標題：《紅衛兵萬歲！》、《紅衛兵好得很！》、《紅衛兵小將破四舊、立四新，走上街頭！》……

王府井大街、各街道的牌子，全被紅衛兵們貼上了紙條：“反修路”、“防修路”、“東方紅大街”、“紅旗路”、“延安路”……

紅衛兵們在砸老字型大小的店鋪，貼上大紅紙，將許多店名改為“紅旗”。

紅衛兵們在砸古老的文化古跡，佛象、碑匾、牌樓……

327. 紅海洋、瘋狂的天安門廣場。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百萬“革命師生”。
天安門城樓上，宋彬彬給毛戴上了紅衛兵袖章。

328. 黃風般的自行車陣：一百幾十名個個穿黃軍裝、腰系牛皮帶、戴大紅袖章、騎着名牌新自行車的青年男女，像黃風般在馬路上旁若無人地向前衝；人人嚇得停下來，連十字路口的交通紅燈也得讓步。行人們張口結舌地看着這群不可一世、耀武揚威的飛馳的自行車陣。

329. 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向紅衛兵致敬，世界是你們的！》、《砸爛舊世界、創立新世界！》、《大破四舊、大立四新！》、《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砸爛誰的狗頭！》

俯視的北京城街景：許多街頭正在燒書，書籍堆如小山，濃煙滾滾，圍着火堆的紅衛兵們不停地將一捆捆的書籍往火裡扔。獻書的人個個表情沉重，自動排成了長隊。

下了班騎着自行車的羅克停下來，沉默地觀看着。

克畫外音：“好一個焚書坑儒！”

330. “北京人民機器廠”正在停產，開聲討廠領導宋玉鑫的大會。下起大雨，沒有帶傘的羅克，在雨中望着被淋得精濕、不承認有罪的沉靜的宋。

克畫外音：“如果我也挨鬥，我一定要記住兩件事：一，死不低頭；二，開始堅強、最後還堅強。”

331. 白天。一條普通的大街人行道上，兩三個手握銅頭皮帶的紅衛兵，突然攔住一個個行人喝問：“你什麼出身？”

一位四十多歲的男人：“我、我……”

紅衛兵：“說！快說！！”

男人：“我……小業主。”

“混蛋！”紅衛兵劈頭便抽打他。旁邊的行人嚇得四散離開。

332. 北京六中。白天。被砸爛的校園、校舍。教學樓上掛着“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幼兒混蛋”的極大的對聯。一些紅衛兵用皮帶、棍棒猛抽、狠打另一些學生，叫嚷着：

“狗崽子！打死你！你有沒有罪？！”

一被打倒的學生：“有罪！我爸爸是商人……”

紅衛兵：“說！說你是狗崽子！”

“我、我是狗崽子……”

“打死你！狗崽子！”他們狠命地打、抽、踢、刺。

333. 戴着大寬袖章的「西城區糾察隊」、「東城區糾察隊」、「海澱區糾察隊」，在大街上橫衝直撞，張貼着各種“勒令”、“通牒”，命令“牛鬼蛇神”們這樣那樣及各種規定。

334. 紅衛兵手持大剪刀，在大街上剪女人的稍長的辮子、稍長的頭髮。用棍棒抽打着穿半高跟鞋、穿西服的人。剃了她們的鞋跟，扒下男人的西服，扯下領帶剪斷，揪下女人頭髮上的花色髮卡踩碎。沒任何人敢於反抗。

335. 四合院。深夜。羅克的小屋亮着燈光。

336. 小屋裡。羅克在檯燈下寫文章。特寫：《略論家庭出身的幾個問題》。

337. 唱着“揪出牛鬼蛇神”等等“革命歌曲”的紅衛兵，闖進一個個四合院，又砸又打又抄又搶。

338. 北屋。父親寫了一大張墨筆字《毛主席語錄》，用漿糊將穿衣櫃的大鏡子嚴嚴地糊住了。

二姨父推着自行車進了院子，把車靠在牆根下。姥姥正在房沿下的爐子上燜米飯。

二姨父：“媽！”

姥姥：“長澤，進屋坐，吃了沒有？”說着跟進了屋。

二姨父：“大姐夫！”

父：“長澤，坐，坐，我剛把這大鏡子糊住。”

二姨父：“唉！不得不如此。這下他們就不敢砸了。”

父：“你和桂蘭還好吧？”

二姨父：“她又犯喘了。我想接媽去住一陣兒， 等她病好了就回來。”

父：“行啊，多住一陣兒沒關係，平時我也做飯做家務。”

姥姥立刻收拾了幾件換洗衣服：“走吧，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桂蘭。”

339. 中央音樂學院。白天。大門口橫放着長桌子，四個紅衛兵傲氣凌人地坐着、質問每一個進學院看大字報的人。一男人約三十來歲，正想走進去。

“什麼出身？”

“我……我……”

“地、富、反、壞、右和狗崽子，一概不許進！”

“我……只想看看大字報。”

“你他媽准是狗崽子、黑五類，滾！”

男人嚇得轉身離開。

穿着白短袖衫、素花裙子的羅錦要進去。

“什麼出身？”

“革幹！”她一仰脖走了進去。

滿院貼的大標語、語言空洞的大字報已稀稀拉拉，本校學生都去外地串聯了，或是因“黑五類子女”躲在家裡。唯有外地來串連的不多的學生們和極少數留校生。沒有可讀性的大字報，只有“打倒狗趙瘋（瘋）！”，“打

倒大吸血鬼馬思聰！”“歡迎外地師生革命大串連！”，“停課鬧革命，打倒封資修！”，“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萬歲！萬萬歲！”

340. 中央音樂學院教學樓內。樓內空空蕩蕩，正在停課鬧革命。牆上到處貼着標語和“勒令”。羅錦蹬上二樓，用眼睛尋找着什麼人。一位精神疲憊、眼圈發黑、四十多歲的婦女，正從女廁所提着一簍髒紙出來，她脖子上掛着紙牌：“黑鋼琴家俞宜萱”並打上黑色橫叉。俞教授一見羅錦，趕忙低下頭躲進女廁所。羅錦又蹬上三樓。三樓更寂靜，水磨石的地面擦得乾淨又光亮。羅錦見一門半開着透出光亮，便朝那兒走去。兩位五十多歲、面貌清瘦、教授模樣的男人，正從那男廁所裡提出髒紙簍，一人拿着長把笤帚。羅錦看見一人脖子上掛着紙牌：“大吸血鬼馬思聰”。兩人一見羅錦，急忙要躲進廁所裡，羅錦朝後面那人叫道：

“馬先生！”

馬院長側身站住，一手把住廁所的門，膽怯地斜睨着她。

羅錦向他深深鞠了一躬：“馬先生，我非常尊敬您。我喜歡拉小提琴——”

“還是改拉二胡吧。”他說畢便進了廁所關上門。

羅錦愣在原地。

341. 羅錦悵然地下了二樓，忽又愣住：兩位曬得黑紅、土里土氣、顯然是外地來串連的戴紅袖章的一男一女學生，正往俯着身子擦樓道的俞教授的背上貼大字報：“打倒牛鬼蛇神”；二人開心地每人踢了她兩腳，揚長而去。

342. 清華大學。白天。門口橫着長桌子。羅克推着自行車往裡走。四、五個紅衛兵坐在桌邊。

“什麼出身？”一個喝問。

羅克：“你呢？”

那紅衛兵一愣：“我是紅五類，我爸爸是工人！”

羅克嘲諷地：“我比你強，我就是工人！”

他自豪地推車往裡走，騎上車、往教學樓的方向騎去。幾個紅衛兵傻呆地望着遠去的他，沒想過味兒來。

343. 樓外、校園牆上無數的標語：一幅特長特大的白布黑字對聯從樓頂垂掛下來：“老子英雄兒就是好漢，老子反動兒就是混蛋；鬼見愁仇”；牆壁四處貼着“譚力夫的對聯好得很！”，“老子反動，兒必是混蛋！”，“革命只能依靠血統純的革命後代！”，“緊跟偉大領袖、偉大舵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緊跟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打倒劉少奇、王光美！”，“打倒彭、羅、陸、楊！”，“歡迎革命的大串連，讓中國江山一片紅！”羅克推着自行車站住了，操場的大檯子上，正在批鬥三十多名“牛鬼蛇神”。台下一片“革命師生”在熱烈呼應，人人手舉“紅寶書”毛語錄。

344. 四合院。中午。七、八個手拿棍棒的紅衛兵、兩名街道積極份子四、五十歲的家庭婦女、三名三十來歲的男、女，闖進院裡、直奔南屋王大嬸家，幾家鄰居嚇得趕緊躲進自己屋裡。

一群人將屋門大開，亂翻亂打，並高呼口號：“把地主份子掃地出門！”

“堅決打倒黑五類！”

王大嬸背着一小包衣服，拉着十歲的兒子小黑兒和五歲的女兒；王叔叔和王奶奶，各挾着一小包衣服用品，在一群人的呵斥及棍棒之下，被他們押出了院子。

345. 北京市台基廠市委大院。上訪的大廳裡、過道裡、院子裡，住滿了被掃地出門、無家可歸的“牛鬼蛇神”。羅克抱着一件還很新的黑布面棉襖，尋找着人……他看見了盡頭牆角的王大嬸一家。他從擁擠不堪、無處下腳的地面，終於來到他們面前。

克：“王叔，王嬸，王奶奶！小黑兒！”

王叔、王嬸：“羅克，你怎麼來了？”

克：“我來看看您們。”

王奶奶抹着眼淚。

克：“這件棉襖是我送給小黑兒的。還有，我買了幾個火燒油條，給您。”

王叔王嬸眼裡含淚，執意不受。

王嬌流着淚：“這棉襖，還是春節前你姥姥給你新作的；這紐絆兒，還是我幫你姥姥打的。一人一年就那點兒布票那點兒棉花，我們咋能要哇，羅克，你留着穿吧！”

克：“您們放心，這種日子不會長久的。小黑兒是我們看着長大的。您說什麼也得留下。”

346. 四合院。白天。羅克走出小屋，向北屋的羅錦招呼了一下，羅錦隨他進了小屋。

347. 羅克隨手關緊了門。

羅克沉重地：“現在抄家風大興。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我決定把這些日記、文稿、信件、筆記全部燒掉。你也最好把自己的日記燒掉。在燒之前，我真希望有個人能看看、能了解我。你就坐這兒看吧，看完，我就全燒了。”

羅錦看着他，說不出一句話來。羅克拿起一本藍色塑料皮日記。

克：“這一本，是我近一年來的日記。所有的想法，都是經過深思熟慮、比較成熟的；無論如何我也捨不得燒了它。你能幫我藏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嗎，過了這陣抄家風就拿回來？”

“能！”羅錦不加思索，便雙手接了過來，把日記摟在胸前。羅克望着她，似乎完全相信了。

羅克：“看吧。”他站在關閉的屋門前，背着手，向玻璃外的天空凝視。

羅錦默默地坐在小床邊。桌上，床上，是一摞摞的日記、文稿、讀書筆記、信件。她把藍皮日記放在身邊，抓起另一本日記翻看、儘量快又仔細地看着。

翻看着日記的羅錦，畫外音：“『吾日三省吾身』、每周思想小結、每月中結、每年大結——一個多麼敢於解剖自己、嚴格要求自己的人哪！日記，是我們的心、我們的靈魂哪，我敬愛的哥哥！”

她不由難過、敬仰地半抬起頭，悄悄地看着哥哥，想牢記下這刻骨銘心的畫面——羅克立在門邊、望着窗外的天空那一動不動的側面。

348. 北屋。晚上。母親將窗簾遮得嚴嚴實實。四十多本大厚相冊摞在八仙桌一邊。母親坐在桌邊，打開相冊，小心地揭下每一張照片。四個孩子圍着她。父親坐在一邊沉悶地抽煙，難過地不語；孩子們盯着母親那揭相片的手。

特寫：母親的手：她象在小心翼翼地把一個個活人請下來，從她兒時起直到現在的家人和朋友的照片，四個孩子沒見過的姥爺、奶奶、姑姑；沒見過的許多次結婚、生日、節日和出殯的場面；沒見過的無數中國與日本的生活畫面——一部近百年的活着的歷史。

母親歎了口氣：“七七事變，很多留學生不願意在敵國求學，都想回國，上飛機不准帶超過八公斤的東西。我什麼都扔了，唯獨捨不得扔了它們！”

她一張又一張心愛、仔細、小心地揭着。

母發愁地：“可往哪兒藏啊？”

克：“交給羅錦吧，她有地方藏。”

母：“你有地方藏？”

羅錦毫無把握，但卻點點頭。

羅錦畫外音：“我不應，不就都被燒了嗎？”

349. 北屋。早上。屋裡沒別人，羅錦拉開寫字臺最下邊的抽屜，將自己大大小小的二十本日記，匆匆塞進一個姥姥縫的花布書包裡，把那本藍皮日記放在最中間，又將一大包照片塞了進去。

350. 羅錦提着鼓鼓的一袋東西，進了一男同學家。男同學正在屋裡燒信件、筆記之類，門窗開着，青煙嗆人。屋裡亂七八糟。

同學：“你還不快燒了？你還敢穿裙子？”

351. 羅錦又走進一女同學家。

女同學：“不定哪天誰來抄家呢！你還留着日記？我早燒啦！這兩捆外國小說正要交出去呢！”

352. 傍晚。北屋。羅錦筋疲力盡地進來，見沒人注意，將那一書包東西匆忙塞進裡屋床底下。

父親：“你媽廠裡來電話，她被廠子扣住、關進牛鬼蛇神學習班了，叫家裡人送兩件衣服去。唉！”

353. 傍晚。濃黑的積雲滾滾而來，遮住了大片天，遠處有轟隆的雷聲。東四北大街。母親被剃了陰陽頭，被繩子捆綁着，脖子上掛着牌子：上寫“牛鬼蛇神”並打上黑色的橫叉，由幾個拿木棍、皮帶的紅衛兵以及廠裡的幾個工人押着，走在街邊的人行道上。

354. 四合院。父親將矮圓桌放在屋門前海棠樹下，克、錦、文、勉幫着拿碗筷正要吃飯。

八歲的鄰居小男孩兒飛跑進院裡：“遇大爺，遇大媽讓一群紅衛兵押着，都走到錢糧胡同了！”說完他又跑了。全家都愣了。

父：“快走！都快走！我一個人頂着，早知會有這一天！”左鄰右舍嚇得都進了屋、關上門。

羅克迅速穿上米黃色的風衣：“爸爸，我上國務院接待站看大字報去，儘量晚點兒回來。”說罷他推着自行車去了。

羅文：“爸爸，我到學校過一夜。”也趕緊走了。

羅勉：“我也到學校去。”

父：“多拿件衣服！”他塞給羅勉一件舊上衣。

父着急地朝羅錦：“你還不快走！”

羅錦抓起牆上掛的小提琴，匆忙跑了出去。

355. 大雨點劈啪地甩了下來，小胡同裡，羅錦追上了羅勉：“快跑！”她一把拽住他的衣袖，二人匆匆逃進了胡同口馬路斜對面的郵局。

大雨傾盆如注。

356. 郵局門外。不時有人躲進郵局避雨。姐弟倆站在淌着雨水的玻璃門前，聚精會神地朝馬路對面右側的方向凝視，但無法看見那胡同口。

一群人押着深身精濕的母親，已走進了小胡同。

357. 雨停了。自行車鈴聲又清脆地響了起來。姐弟倆走出郵局。羅錦凝望着深藍的滿天星斗的夜空。姐弟倆站在郵局門口一側，又朝胡同口方向望着；行人們你來我往，似乎這世界什麼事也沒發生。

羅勉：“姐姐，你去哪兒呢？”

羅錦：“去……二姨家？也看看姥姥。”

姐弟倆朝左面的十字路口走去。羅勉過了馬路。羅錦留恋地望着弟弟遠去的背影。

358. 一條長胡同，只有一兩個行人。羅錦登上三層石階，輕輕推開虛掩着的一扇破舊的黑漆院門。

359. 一手提着小提琴的羅錦，穿過寂靜的小院，站在掛着白布窗簾、透出燈光的二姨家窗前，側耳傾聽片刻，聽見了二姨的咳嗽和喘聲、二姨父的歎氣聲。她小心地敲門。

“誰呀？”屋裡二姨父謹慎地問道。

“我，羅錦。”

窗簾的下角掀起一小塊，露出姨父一隻驚疑不定的眼。屋門只開了三分之一：“快進來！”

羅錦擠了進去。

360. 屋內。姨父立即關上門並插上小鐵門門。

錦：“二姨父，二姨兒、姥姥！”

二姨坐在大木板床上，咳喘得紫脹着臉，往小痰筒裡一口口地吐着黏痰；姥姥坐在床上她身邊，心疼地輕輕地給她捶背。

“你怎麼——這時候來了？”姨父驚疑不定地站在屋中央，擰着兩道淡淡的眉，狐疑地盯住羅錦。

“我來看看姥姥。怎麼，二姨兒又犯病了？”

她把小提琴豎在牆邊，坐在櫈子上。

姨父：“這小提琴？不是家裡出事啦？”

錦：“出什麼事呀？我剛才到同學家練琴，路過來看看。”

“那……你還沒吃飯？”

“吃得可飽了！”

“噢……你媽，她還上班？”

“嗯，上班。”

“沒抄家？”

“沒有。”

“提防着點兒吧，早晚得來一次。我這兒已經抄過一回了。”

“您家？”羅錦驚奇地掃了一眼屋子：“您家有什麼問題？”

姨父不答，只是坐在桌邊垂頭歎氣。二姨又是一陣劇烈地咳嗽，艱難地大口地喘着氣。

姥姥歎了口氣：“孩子，我不是不想回去。你二姨兒病成這樣兒，我的病也不大好，怎麼回去？”

錦：“您先住着吧。”

姨父站起身，拿下掛在門邊的一件舊藍布上衣，伸到羅錦眼前：左胸上縫着一小塊黑布，用白線繡着：“黑五類老婆”。

羅錦極為意外：“黑五類老婆？我二姨兒？您不是一直做會計嗎？”

姨父：“唉！孩子！你可不知道我和你二姨兒受的這份兒罪喲！我的二胡也給砸啦！全因為解放前，我做過半年的交通警喲！哪一次運動不交代個底兒吊！唉！沒地方講理喲！”

361. 深夜。羅錦挾着小提琴走出二姨的院門。冷風凍得她縮起肩膀，用雙手捂住肩頭。她走在無一行人的幽暗的胡同裡。

二姨父畫外音：“我拉過洋車，做會計直到如今，只當過半年交通警。這可好，成了階級敵人了！天天陪着當權派挨鬥！給我從會計室調到鍛工車間去打鐵。可你二姨兒一個老老實實的家庭婦女，招誰惹誰啦？成了黑五類老婆，天不亮就得去掃街！咱不明白，解放前就不需要交通警維護交通秩序啦？”

362. 黑黝黝的小胡同口出現在眼前。羅錦突然看見一個人頭在牆後一縮，她轉身就跑。

“抓住她！別讓她跑了！”

幾個大漢將羅錦緊緊鉗住，小提琴被一紅衛兵幾腳踩碎。

“狗崽子！還想跑？老子等了你們半天了！走！”

363. 四合院。各屋都掛着窗簾、熄了燈。只有北屋的兩扇屋門大敞，日光燈亮得刺眼。亂七八糟的衣物、破破爛爛拖到了門邊。家裡被翻了個底朝天。父親跪在鋪了滿地的舊衣服上。他禿頂的頭在日光燈下閃閃發亮。

“打！”幾個押着羅錦的紅衛兵將她往屋裡猛地一推，木槍、皮帶劈頭蓋腦地抽下來：“跪下！”十來個紅衛兵都站在屋裡，把屋門關上了。

羅錦掙扎着：“憑什麼打人？”

“就衝你這裙子也得打！”

“頭上還別卡子？打！”

“跪不跪？！”

“打！狠打！”

羅錦撲通跪下了。

“低頭！”幾個人仍在抽打着。

“低頭！”他們又抽打着父親。

“狗崽子，知道自己有罪不知道？”

“知道。”

“什麼罪？”

“我媽是資本家，父母都是右派。”

“應不應當向人民低頭認罪？”

“應當。”

“為什麼穿裙子？違反四號通令？”

“你們這一窩崽子都跑哪兒去了？”

“這一包日記、照片為什麼藏在床底下？”

“說！說！”他們邊審問邊抽打着。

突然，屋門“豁啣”一聲被推開了，紅衛兵們驚異地扭過頭去——深藍的夜空，襯托出羅克那嚴厲、鎮定、蒼白的臉。他那銳利、冰冷的目光，像閃電般直刺向驚愕的人群；那堅毅、緊閉的嘴角、正直的鼻樑，發着寒光的白玻璃鏡框，直攝進人們的心魂！

他穿着米黃色的風衣站定在門口，一動也不動，威嚴地望着他們。紅衛兵們從呆滯中猛省過來，一擁而上，將他團團圍住；但他鐵塔般地立在那兒，刺人的目光使人發怵，竟沒人敢拉他一把。

跪在地上的羅錦和父親，羞愧得不敢看他。

“對於你們的革命行動，我十分歡迎！”未等他們開口，羅克便果決地說道：“就是你們不來，我也要請你們來！但是——”

“你就是遇羅克？”

“但是十六條明文說過，報紙上也多次講明：只許文鬥、不許武鬥；武鬥只能觸及皮肉，不能觸及靈魂——”

“你先跪下！”一位照他的後脖梗猛擊一掌。

“你打人？”羅克疾速地扭過頭去，灼灼的目光緊逼着他、臉色煞白。他不可侵犯的凜然氣度竟使那人縮回了手，悻悻地避開了羅克的目光。

“我犯了什麼罪？”羅克冷透骨髓的目光緊逼着面前的紅衛兵們。

“出身就是你的罪！”

克：“一個人的出身是不能選擇的，但一個人的道路，卻是完全可以選擇的。請問，你們是如何看待家庭出身問題的？”

“我們擁護‘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克：“你們承認家庭影響大於社會影響，還是社會影響大於家庭影響？”

幾個紅衛兵張口結舌，不知如何回答他。突然，五、六個年輕人闖進院子嚷道：“遇羅克，走！廠子叫你去，你必須參加學習班！”

“對，把這小子帶走，找個地方說理去！”

“帶上這包日記，還有好多反動照片！”

一個人上來就要扭羅克的胳膊。

“慢着！”羅克威嚴地喝了一聲，甩開他們的手，颯然走了出去。一群人蜂擁地尾隨着他，象一陣黃風刮出了屋子，屋裡剎時空了。

羅錦和父親歪坐在地上，朝門口發愣，在欽佩、羞愧和屈辱中不能自拔。

364. 北屋。深夜。熄了燈的屋子，只有月光幽幽地撫照着一切，撫照着屋門口那小塊地面。

羅錦側身躺在大躺箱上，凝視着屋門口羅克站過的那塊地面，不出聲地流淌着淚水。

父親躺在零亂的床上，身邊堆滿了尚未整理的衣物破爛，他似想非想地凝視着被撓開過的屋頂。

365. 月光。空蕩的教室的課桌上，躺着幾個臨時過夜的“黑五類”學生。羅勉閉眼睡着，蓋着一件舊衣服，蜷縮着發冷的身子。

366. 從六樓掛下長長的白布黑字對聯的「北京市工藝美術學校」，橫批的“基本如此”已改為許多學校貼的“鬼見愁仇”。

夜。一間地下室。六名戴紅袖章的學生，拼命抽打兩名學生，地上全是血水。一人已死去。他（她）們還在瘋了似地抽打踩踢着另一個。十幾個“黑五類”學生擠縮在牆角驚恐萬狀。

367. 北京紅星人民公社。夜。二十多個戴紅袖章的農民紅衛兵，將八十多口子“黑五類”男女老少、兒童及母親懷抱中的嬰兒，用鋼絲連綁在一起，用高壓電，將他們全部電死。

368. 鏡頭慢慢升高，越過山川河流，不止一條河流上漂流着許多屍體及無頭屍。

369. 夜。伸手不見五指的“防空洞”地窖。母親與四十多位“牛鬼蛇神”，和衣躺在稻草上，都被剃了陰陽頭。

370. 月光照進二姨的屋內。

姥姥、二姨父閉了眼，像是睡着了。二姨喘息着、十分艱難地坐了起來，她從枕下拿出一瓶“安茶鹼”，將藥片一把一把地倒在手心裡，嚼着嚥着，拼命地吞下去。她倒在床上，滿滿一瓶藥片全空了。

特寫：空了的藥瓶。

371. 天安門前。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百萬紅衛兵和外地“革命師生”。人人高舉紅語錄，林彪講話。一片瘋狂的紅海洋。

372. 停產鬧革命的“北京人民機器廠”。大車間臨時改為閹押“牛鬼蛇神”和“黑五類”的監禁地。四百多人擠住在鋪了稻草的地上。許多人無所事事地躺着，有的寫着“交代材料”。羅克與宋玉鑫下橡棋，他一將，贏了，開心地咯咯地笑。

373. “北京玩具四廠”。大禮堂的臺上，橫掛着紅布大標語：“批判遇羅錦反動思想大會。”廠裡的工人紅衛兵和兩三個戴紅袖章的男同學聲色俱厲地發言。呼口號，台下人人高舉紅語錄。兩名戴紅袖章的年青工人按住羅錦，喝令她低頭。

374. 北屋。中午。姥姥坐在八仙桌邊癡呆、虛弱地不發一語。二姨父對父親和剛放回家、因頭髮被剪得亂七八糟而戴着男布帽的母親講着：“那天早上，發現桂蘭沒氣兒了。藥瓶兒全空了。打那兒起，媽就一句話沒有了，像傻了似的。火葬場，楞不准燒，說是牛鬼蛇神家屬，不准火葬。大夏天的，屍首都臭了，給我急的！幸虧最後街道開了證明，證明桂蘭一向有哮喘病。這才讓燒了。這份兒罪孽！可怎麼說呀！！”

375. 北屋。傍晚。父親、母親、姥姥、羅文、羅勉圍着八仙桌吃簡單的晚飯。無力的姥姥傻呆呆、無滋味兒地小口地嚼着飯。

羅文：“媽，爸爸，明天一早，我和羅勉想去廣州串連。”

羅勉：“不走，我們也好不了，也得進勞改學習班兒，他們打死人也不償命。”

母：“那麼遠，多不讓人放心哪。”

文：“到處都是接待站，白吃白住。有賣紅衛兵袖章的，二分錢一個，買個戴上就行了。”

羅錦突然進了屋：“媽！”

文、勉：“姐姐！”

羅錦蹲在母親的櫈子邊，雙臂抱住她的腰。

母：“唉！不聽話呀！不燒日記，不聽話呀！總算放回家了。”

父：“快吃飯吧。”

羅錦洗手盛飯。忽然，穿着風衣的羅克也高興地進了屋：“爸爸！媽！姥姥！”

“哥哥！”弟、妹們高興叫道。

父：“怎這麼巧，全回家了？”

克：“幾個單位都是通氣兒的。”他脫去風衣洗手盛飯。

母：“算了結了？你和羅錦的日記裡都寫的什麼？可千萬別再惹事兒了！”

克：“沒說了結。學習班有四百多人，都睡稻草上。讓我承認錯誤，我就抄毛語錄。說不深刻，我把上段挪下段、下段挪上段，再抄一遍，反正毛語錄有的是。”他咯咯地開心笑。

376. 北京火車站。拼命往火車上擠、要去外地串連的學生們。從車門擠不進去，便從窗子往裡爬。

377. 擁擠得難以形容的車廂。行李架上、小飯桌上都坐滿了人，地上擠坐得誰都過不去，但學生們仍在使勁擠着、拼死命地上着車。羅文、羅勉貓着腰擠坐在行李架上，搭下的腿腳蹭着座位上學生的臉。

火車廂外皮貼着紅紙大標語：“革命大串連，江山一片紅！”，“緊跟英明領袖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廣播器的毛語錄歌曲震天響。

378. 深夜。俯視鏡頭。市內大片的小胡同，一片漆黑，人們都在昏昏地睡去。羅克家的四合院。海棠樹的黃葉片片飄落。昏黑寂靜的小院，唯有羅克的小屋還亮着暗黃的燈光。

379. 小屋內。檯燈下，羅克在奮筆疾書：《略論家庭出身的幾個問題》。

克畫外音：“家庭出身問題是長期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牽涉面很廣。如果說地富反壞右份子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那麼他們的子女及

其近親就要比這個數字多好幾倍（還不算資本家、歷史不清白份子、高級知識份子的子女，更沒有算上職員、富餘中農、中農階層的子女）。不難設想，非紅五類出身的青年是一個怎樣龐大的數字……”

380. 北屋。上午。羅錦在看着羅克的文章。

克畫外音：“……他們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特別是所謂‘黑七類’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經成了准專政對像。他們是先天的‘罪人’，出身幾乎決定了一切。有多少無辜青年，死於非命，死於唯出身論的深淵之中……”

381. 北屋。下午。父親在專心看着羅克的文章。

克畫外音：“……先從一副流毒極廣的對聯談起。‘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辯論這副對聯的過程，就是對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過程。因為這樣辯論的最好結果，無非他們不算是個混蛋而已。它的錯誤在於：認為家庭影響超過了社會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實踐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社會影響超過了家庭影響，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

382. 北屋。晚上。母親在燈下細讀文章。

克畫外音：“從孩子一出世就同時受到了這兩種影響。稍一懂事就步入學校大門，老師的話比家長的話更有權威性，集體受教育比單獨受教育共鳴性更強，在校時間比在家時間更長，社會影響便成了主流。朋友的琢磨，領導的教導，報紙、書籍、文學、藝術的宣傳，習俗的薰染，工作的陶冶

等等，都會給一個人不可磨滅的影響，這些統稱社會影響。這都是家庭影響無法抗衡的……”

羅錦：“哥哥，寫得真好！”

父：“就怕出事兒啊。說得都對，正是人人想說又說不出來的話。”

母：“說得都對。可是別人都不敢說，就你敢說？棒打出頭鳥哇。碾死你，還不就象碾隻螞蟻？”

錦：“哥哥，為什麼筆名是‘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呢？”

羅克：“我不喜歡‘戰鬥隊’之類浮而不實的名稱。希望這筆名能啟發億萬個家庭，每個家庭都能認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和社會問題。”

父母憂心地：“就怕出事啊，羅克！”

克：“媽，爸爸，您不用擔心，一人做事一人當。我把這文章寄給羅文。”

383. 四合院。傍晚。海棠樹葉都落光了。穿着風衣、戴着風帽、剛下班的羅克，推着自行車進了小院。

羅錦：“哥哥，羅文回信了！”

384. 羅克小屋。羅克、羅錦看羅文的信和油印的《出身論》。

羅文畫外音：“哥哥，我們住在廣州中學的接待站。你的文章，我們和幾個志趣相投的人辦了一份油印刊物叫《北斗星》，把它發表了，想不到的轟動！我們改名為《出身論》。又將它油印四處張貼，凡有《出身論》的

地方，人們圍得裡三層、外三層，從早到晚有人看，還有人用手抄。可是到處借不到油印機。我們學會了一種用蠟紙刮印的方法，一張蠟紙，能刮五百多張，這一份，就是刮印的……”

羅克高興極了：“太好了，羅錦，我去找鋼板、蠟紙和刻筆，再買一罐油墨，咱們也刮印！”

385. 北京的十一月。一條街道。白天。羅錦騎着自行車，車把上掛着一鐵筒漿糊和刷子，車後座夾着一個布包。她下了車，在人多熱鬧的地方，她在牆壁上張貼，先從最後一頁貼起，最後才貼第一頁《出身論》。人們圍過來看，她貼完立即騎車離去。人們圍得裡三層、外三層，伸長了脖子看着。有的邊看邊抄寫。

羅克畫外音：“即使是家庭影響，也是社會影響的一部分。一個人家庭影響的好壞，不能機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動的媽媽，影響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卻流于放任，有時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簡單生硬，效果也會適得其反。同樣，老子不好，家庭影響未必一定不好。總之，一個人的家庭影響是好是壞，是不能機械地以出身判定的……”

特寫：文章四周的空白處，寫滿了“好得很！”、“大毒草！”、“向作者致敬！”、“狗崽子變天賬！”、“說出了人們不敢說出的話！”、“狗崽子想翻天！砸爛作者的狗頭！”

386. 國務院接待站。在舊大字報上剛剛貼出的油印《出身論》。人們圍擠得水泄不通，有的人邊看邊抄寫和留言。

羅克畫外音：“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兒子的出身。為了轉移鬥爭的方向，他們偷換了概念，把父親的成份當成了兒子的成份。在‘階級鬥爭’的幌子下，一場大規模的迫害開場了……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一個新的受歧視的階層也隨之形成了。而這又是先天的，是無法更改的……”

387. 熱鬧的王府井大街把角，人們圍了幾層、爭相看着。

羅克畫外音：“……他們說‘我們既看出身，也看表現’，這是‘出身即成份’的翻版，五十步笑百步，沒多大差別。出身是死的，表現是活的，用死標準和活標準同時衡量一個人，能得出一個結論嗎？出身和表現根本沒有同一性。表現好的，影響就好；表現不好的，影響就不好。這和出身毫無牽涉。請問：出身不好、表現好，是不是可以抹殺人家的成績？出身好、表現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飾人家的缺點？出身不好、表現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現好，是不是要誇大優點？難道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嗎？”

一讀者忍不住在紙邊的空白處寫上“好極了！”又有人寫上：“向作者致敬！”“深刻！”“說出了多年來人人想說又說不出的話！”

兩位耀武揚威的戴“西糾”大紅袖章的，蠻橫地撥開眾人，寫上“大毒草！”“砸爛作者狗頭！！”並用圓珠筆在文章上劃了幾劃。沒人敢言聲。

一“西糾”衝人們怒目而視地嚷道：“我們早晚得把這狗崽子揪出來，讓他千刀萬刮！”

388. 羅克小屋。傍晚。檯燈下，羅克用毛筆將《出身論》寫成一開紙大的大字報，幾十張粉紅色的大字報紙平鋪在床上。門開了。

羅克：“郝治！”

郝治：“我把你的文章，在我們輕工業學院的《紅旗戰報》上轉載了，轟動極了。他們問我誰是作者，我說不知道，是從大街上抄來的。”

羅克：“明天星期天，我要把這大字報貼到王府井，看誰敢和我辯論。”

郝治：“我也去。”

389. 王府井大街。“工藝美術服務部”門前的石階平臺。店面的一側牆上，貼滿了粉紅色的大字報。郝治用漿糊貼完最後一張，羅克一躍跳上了平臺。

“誰敢和我辯論？”他向圍攏過來的行人們喊道。

“你小子要辯論什麼？”幾個戴大紅袖章、穿黃軍衣的“東糾”，蠻橫地撥開眾人、靠近他。

羅克：“辯論這張大字報《出身論》：是社會影響大於家庭影響，還是家庭影響大於社會影響？”

“你他媽什麼出身？這大毒草是不是你王八蛋寫的？”

羅克：“你是什麼出身？”

“我？我是紅五類！我家三代都是工人！”

克：“我比你強，我就是工人！”

人群裡有人鼓掌叫好。

“嘿！我爸是革幹！”又一“東糾”嚷道。

克：“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卻只會打人，除了狗崽子、混蛋，什麼也不會說，反而給父母丟臉！”

眾人笑，有更多的人叫好、鼓掌。

“媽的！你小子別美！我們認為，譚力夫的對聯就是好！”

克：“其實，這副對聯的上半聯，是封建社會的山大王竇爾敦說的，難道批判竇爾敦還需要多少勇氣嗎？”

更多的人鼓掌、叫好，人越圍越多。

“你他媽肯定是個狗崽子、混蛋！”

“有道理講道理！”眾人中有人喊：“別一開口就胡罵人！”

又一“東糾”：“我們既看出身，也看表現！”

克：“表現這種東西，根本沒有固定的準繩。愛奉承的人，認為拍馬屁是最好的表現；愛虛偽的人，認為客套是最好的表現；自來紅的人，認為黑

五類、黑七類子女，整天懺悔是最好的表現。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應當是平等的！”

更多的人鼓掌、叫好。幾個“東糾”份子氣得躍上平臺，要扭羅克；一米八高、壯實的郝治將羅克一擋，喝問：

“幹什麼？只准文鬥，不准武鬥，毛主席說的！”

幾個“東糾”圍住他：“你他媽什麼人？你是不是《出身論》的作者？”

郝治：“我不是，也不知道。有理說理！”

十幾個觀眾也跳上臺子，護住郝治和羅克。

390. 北屋。虛弱的姥姥坐在八仙桌邊，空望窗外的天空發呆發愣。父親做中午飯、切着菜。風塵僕僕、曬黑又顯憔悴的羅文、羅勉進了屋。

“爸爸！姥姥！哥哥，姐姐！”

全家驚喜：“回來啦？”

羅文：“天冷了，又沒帶棉衣。”

他從書包裡拿出一大卷油印的《出身論》放在八仙桌上。

391. 北屋。燈下，全家圍着八仙桌吃晚飯。

羅錦：“媽，爸爸，六五年畢業的中專生也可以去串連。我想和幾個同學一塊兒步行去延安。”

母：“你剛不挨鬥了，又去串連？小心點兒好哇！”

父：“你媽是怕有意外。”

錦：“白吃白住，到處都有接待站。幾個同學又能互相照顧。除此之外，再沒機會出遠門兒了。我的事都過去了。”

母：“羅克，你說說，羅錦是不是太任性！”

羅克沉思：“倒是機會難得。”

392. 北京郊外的柏油馬路。中午。藍天，陽光明媚。不時有三三五五、背着小行李步行串連的外地學生迎面而來。羅錦和四位男生，每人背一旅行背袋，走成一行。

一輛白色“麵包車”由後面疾駛而來，剎停在他們前面。車上跳下幾個戴紅袖章的本班男生。

“遇羅錦，你得回去！”一高個子蠻橫地命令道。另兩三個男生扭住她的胳膊、拖她上車。同行的四位男生抗議，但講不過他們。

羅錦：“憑什麼？我們廠裡同意了！”

“廠裡同意，我們不同意！你的反動日記問題還沒完呢，又想跑？”

393. 傍晚。北京市公安局。兩位持槍大兵站崗。不時有戴紅袖章的一群人扭送某個人進去，不必登記也沒人問。公安局的門大開，燈光耀眼，戴着

“政法公社”大紅袖章的男男女女大學生，頭天佔領了公安局，樓裡亂亂糟糟。羅錦被一群人扭了進去。

394. 北屋。晚。一男同學慌慌張張推門進來：“伯父、伯母，羅錦出事了！”

父、母、羅克：“怎麼了？”

男同學急得流了淚：“她被我們班的紅衛兵半道兒截走、押送市公安局了！”

正說着，十多個原先扭送羅錦的紅衛兵衝進院裡，將屋門撞開，他們每人手拿紅語錄，氣勢洶洶地站立在屋門口。

一男生：“偉大領導毛主席教導我們——”

全體右手舉起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羅克不慌不忙地從椅子上站起來，聲音朗朗：“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文鬥，不要武鬥。’十六條明確地告訴我們：‘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一男生喊得更響：“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舵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又教導我們——”

全體一致更高聲：“對地富反壞右，我們必須再踏上一隻腳！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絕、對、如此！！”

羅克：“你們敢到市委去辯論嗎？”

這群人七嘴八舌：“去就去！讓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走，去市委！”

一幫人擁着羅克走了。

395. 北京台基廠大街。正義路。敞開的大門邊掛着「北京市人民委員會」的牌子。一群人擁着羅克走了進去。

396. 院內，滿是無家可歸或是來看大字報的人。牆上貼着大標語：「十六條捍衛團」。羅克徑直穿過稠密的人群，來到那早已不辦公的大廳門前的平臺上。大廳裡，擠滿了無家可歸的“黑五類”，躺着、坐着、站着，水泥地上黑壓壓一片。大玻璃門開了關、關了開，人們出出進進。

羅克站在門前的平臺上，高聲說：“咱們就在這兒辯論！”

“黑五類”及家屬們立即圍了上來。

一紅衛兵男生：“狗崽子，你敢和我們辯論什麼？”

羅克：“咱們辯論：你們該不該把我妹妹扭送進公安局？她犯了什麼法？”

另一男生：“她寫反動日記！我們就是要對狗崽子實行專政！”

圍觀的“黑五類”們氣得有的捋胳膊、卷袖子，不少人準備要揍他們。

幾個男生並未察覺：“她思想一貫反動！大串連不是給狗崽子的！是給革命師生的！”

圍觀的人群裡有幾個青壯年嚷道：“你們嘴裡少胡噉！我們是十六條捍衛團的！你們是不是想嘗嘗我們的鐵拳頭？”

“讓他們滾！”“黑五類”們動手就要揍他們。

所有的男生驚慌地撒腿就跑。

羅克喊道：“誰幫我去救救我妹妹？她還在公安局！”

“走，我們哥兒幾個陪你去！”

397. 亂糟糟的公安局內。羅克和幾個青壯年拉開幾個屋門，未見有羅錦。

一位穿黃棉軍大衣、戴有“政法公社”、戴眼鏡、大學生模樣的人，一手拿支筆，另一手拿着大硬皮本子走過來。

“你們有什麼事？”

羅克：“我找我妹妹。幾個鐘頭以前，她被同學扭送進來的。”

大學生查看記事簿：“她已經被送往半步橋監獄了。”

398. “北京市半步橋監獄”的三層電動大鐵門，電網、高牆、崗樓，黑慘慘的像是密不透風的魔窟。

399. 女監號內。占去屋子一大半的木板地鋪，牆角一隻木馬桶。黑色的門上方，有一“隊長”監視的小小玻璃窗洞，外掛一雙層黑布簾；門下方，是百葉窗式的透氣、透亮的一尺見方、能見到號裡人活動的裝置。監號的門裡，貼着《監規條令》。

屋頂上一燈泡，白天和晚上總開着燈。羅錦坐在自己的鋪位上抱膝沉思。

一位被剃了陰陽頭的老女人、兩位來京上訪的中年女人，已睡着了。

400. 監獄宣判室。女隊長站在羅錦身後側，羅錦面對審訊員站着。男審訊員高聲念着宣判書：“……因書寫反動日記，思想反動，勞動教養三年，立即執行！”

401. 北屋。白天。母親剛看完羅錦郵寄來的信，哀傷地歎着氣：“不聽話呀，太任性啊！前途全完了！”

全家人默不作聲。什麼也沒聽見的姥姥空望着窗外發呆。

402. 一九六七年一月

北京四中。羅文在校外牆上張貼油印的《出身論》。兩位同齡的男學生走過來。

“我叫牟志京。”

“我叫王建復。我們正想找你。”

牟：“誰是作者？”

文：“不知道。我是從街上抄來的。”

王：“我們上月在王府井也讀過《出身論》。”

牟：“我們想辦一份鉛印報紙。你想不想和我們一起幹？”

403. 特寫：1967年1月18日，創刊號，鉛印的《中學文革報》，頭版頭條：《出身論》，署名：「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404. 大街上，買報的人爭先恐後。一老人對一中年人說：“這是自反右以來，最敢說話的文章了。”

405. 汽車裡，胡同裡，院子裡，學校裡，擁擠的火車車廂裡……人們愛不釋手地讀着《中學文革報》創刊號。

406. 大街上，白天，一中學生拿着一份《中學文革報》對一婦女說：“兩塊錢。”

婦女：“才二分一份兒，你賣兩塊？”

中學生不在乎地：“你不要，自有人要！”

婦女立即掏錢：“好、好，我買。”

407. 六部口街角，白天。集郵愛好者們聚集之處：交換、出售着自己的集郵郵票。

一女孩拿着一份《中學文革報》叫嚷：“換十份兒小報，兩枚紀念章！”

一青年：“我要！”又幾個人上前，沒換成，很失望。

408. 白天。大街。羅勉一個人賣報。舉手伸錢的人，使他動彈不得；他抱着報紙跑出重圍，想重新找個地方。幾十個人排成一隊跟着他跑。

409. 北京四中。白天。一間教室門口貼了條子：《中學文革報》接待站。

郝治、牟志京、王建復、羅文正忙着與屋裡的三十多個人接待、談話，不時有串連的學生進來。

兩位青年：“我們是湖南來的，文章寫得太好了，我們想見見作者！”

郝治：“我就是。我叫馬列。”

兩位青年激動地用雙手將他的手緊握，說不出話來，好一會兒不願放開，磕磕巴巴地：“我們、我們想說又說不出的，您、您都說了！”

又兩個女生擠過來哀求：“收下我們吧！讓我們給你們掃地、端水都願意！”

一位哭了：“收下我吧！我叫紀亞琴！”

另一位女生流着淚說：“我叫李金環。收下我吧，讓我幹什麼都行！”

有位男生背過身，悄悄抹着眼淚。

又有三名男生進了屋，激動地：“我們想見作者！誰寫的文章？是一組人嗎？我們是從廣西特意來的！我們代表全家人全村人向作者致敬！”

410. 王府井“百貨大樓”門前的小廣場花壇。白天。羅文蹬着平板車，車上是兩萬份新印的《中學文革報》和兩名女生李金環、紀亞琴。羅勉、王建復、王嘉材、帖漢、朱大年也騎車趕到了。他們把報紙都搬到花壇當中。人們圍上來。

羅文向眾人高聲嚷：“每人必須買五份兒，一毛錢！省得找零兒！”

兩位女生飛快地數着報，幾個男生穿梭般地接錢給報。兩個果皮箱被眾人擠倒。熱情的讀者自動圍起來形成人牆，將他們護在中間，並自動喊：“別擠！別擠！自動排隊！”

“排成四隊！”

每一隊足有三百多人。

羅文問紀：“兩萬份兒這麼快就光了？”

紀：“還一份兒壞的——只剩半張了。”

幾位買者爭着舉錢：“那壞的我也要！”

沒買到報紙的人們懊喪萬分。

一中年人激動地摘下胸前的大紀念章，送給了羅勉，向他們豎大拇指。有人緊握他們的手。

十幾個戴大紅袖章、手握銅環皮帶的“聯動”想擠進來搗亂，被眾人斥罵轟散，“糾察隊”們不甘地、恨恨地離去，遠遠地盯着他們。

411. 四合院。深夜。羅克的小屋，透出橘黃色的燈光。檯燈下，羅克在奮筆疾書。

疊畫：《中學文革報》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

羅克畫外音：“正是生活上的養尊處優，精神上的自認為高人一等，再加以長時期口是心非的說教，使一些人的靈魂變得醜惡了，乃至達到了滅絕天良的地步！人為的階級鬥爭使他們不知愛為何物。”

疊畫：五十二中女教師鄭兆南，被十幾個紅衛兵施以種種肉刑，直到把她打死。學生王光華被毒打折磨致死。學校裡的“黑五類狗崽子勞改所”……

羅克畫外音：“‘西糾’一小撮人，創造的種種慘無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即足以刻畫出他們的形象了……物質上的特權階層，精神上的特權階層，長期以貴族自居，長期放鬆思想改造，勢必使一部分革幹子弟的靈魂，變得十分醜惡了。其中的一小撮，簡直具有野獸般的性情，特務一樣的心靈，乃至達到了滅絕天良的地步！請看這些血淋淋的事實吧：澆、燙、燒、吊、踩、刺、跪、剝、磕響頭，諸如此類的刑罰，名目甚多，舉不勝舉。設想，二十年以後的今天，不正是你們這些西糾、東糾、海糾、聯動這一夥人當政了嗎？不正是今天沒有暴露出自己是殺人兇手、但具備了那樣心靈的人當政了嗎？你們和你們的這些‘好同志’不是在不久以前以當然左派的面孔擔任了一切領導職務了嗎？那麼，二十年以後的今天，這將是多麼可怕的局面！不僅中國的局面要葬送在你們的手裡，世界的命運也要葬送在你們這群敗類的手裡！”

412. 郵局門外。白天。羅文、羅勉從郵局裡出來，把一大麻袋的信件搬到平板車上。

413. 羅克小屋。夜。檯燈下，羅克從麻袋裡取出一封封信拆開。小桌上，是已讀過的十幾封信。羅克看信。

一工人畫外音：“我是山西省礦山上的一個鉗工，多少年來，礦山黨委領導都是以‘出身’和‘成份’來壓制人的……”

他又取出一封信。一女孩子畫外音：“全村成份不好和出身不好的人，有五十多口子，都被他們打死、電死、殺死、活埋了！那天我去遠處姑姑家串門，才撿了條活命……”

羅克淚流滿面地看着一封又一封的信。

一青年畫外音：“我叫孫剛，家在東北。您的文章太好了！說什麼我也得見見您！”

又一未成年男孩兒畫外音：“我姐姐鄭曉丹，只因為想保存《出身論》，只因為支持您的觀點，被她學校的紅衛兵活活打死了！”

羅克流着淚給讀者寫一封封的回信……

深沉、悲哀、夢幻的音樂。

414. 白天。男四中的一間大教室。二百多個學生站着、擠滿了屋子。除了幾十位“聯動”和其他的紅衛兵之外，其他的都是沒有戴紅袖章的學生。一位戴“聯動”袖章、穿尼子黃軍裝的男學生跳上課椅：“我們今天要在這兒辯論！我們是對聯的堅決擁護者！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一米八高的郝治站在他近邊看着他：“如果敵人表面上反對、實際上擁護，你是反對還是擁護？”

站在椅子上的“聯動”愣住了，沒想過味兒來，但卻蠻橫地：“你不要和我們狡辯！我們是頂天立地的革命後代！老子們拿下政權，兒子們就要接

過來，這叫一代傳一代！你們的爸爸壓迫過我們的爸爸，你們狗崽子就是不應當翻身！”

郝治：“你嚎叫的，早已被《出身論》駁斥得體無完膚！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製造敵人，就是不相信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革命青年，就是故意把他們推到深淵中去！”

“聯動”和紅衛兵們高呼亂嚷：“你在狡辯！”“狗崽子想變天！”

羅克站在教室門口的牆邊，冷靜地觀察着這一切。

又一“聯動”跳上椅子：“崽子們，你們誣蔑我們是自來紅，你們的誣蔑是我們的光榮！你們極端仇視我們！”

羅文也跳上椅子：“我們並沒仇視你們，我們認為，在出身面前，每個青年都是平等的！凡是個人努力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

突然，兩枚小鞭炮爆炸，隨之轟然而起的是二踢角的巨響：“聯動”的故技重演，同時幾個人拼命地齊聲狂叫：“《出身論》是大毒草！就是大毒草！”幾個“聯動”伸手揪拽郝治、羅文和牟志京。教室裡混亂不堪、頓時大亂，學生們蜂擁擠出教室。接連又是二踢角咚咚巨響，落在一女生的衣服上，竟燒起火來，女生瘋了似地刺耳地尖叫；跑不出去的學生們，急忙開了窗戶沒命地跳了出去。

415. 北京工人體育館。萬人大會。橫幅大紅標語：“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午九點。兩萬多人的體育館座無虛席，過道上也站滿了人。羅克遠遠地坐在人叢中，遙望着主席臺。郝治和王建復坐在主席臺一側。

譚力夫正在臺上發言：“‘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對聯一出來，大長了好漢們的志氣，大滅了混蛋們的威風！許多人說，不是‘基本如此’，是‘絕、對、如、此’！”

會場上大多數人高拋黃軍帽狂熱地歡呼。

譚：“我們認為：老子革命兒應繼承，老子反動兒應造反，重在表現！”

在黃軍裝們的歡呼聲中，譚力夫走下臺，羅文上臺。會場立即開始騷亂，明顯的人為故意製造的騷亂。

羅文：“我們想問問譚力夫：中央哪一個文件哪一條寫了你的對聯？我們反對反動的「唯出身論」！”

鞭炮與二踢角連番爆炸，全場大亂，有人失聲大喊：“聯動的來了！”穿黃軍裝戴大紅袖章的“聯動”們衝上了台，搶走了麥克風，破口大罵，不堪入耳，並歇斯底里地高聲狂叫：“《出身論》是大毒草！就是大毒草！我們來消毒！！”一幫人立即動手扯打，郝治與王建復慌忙離開主席臺盡力擋住羅文。“聯動”們圍住他們，兇狂漫罵、唾星亂濺；台下是起哄、喊打喊殺、罵“混蛋”、“狗崽子”的叫聲此起彼伏，將會場亂成一鍋粥。怕惹事的學生們紛紛逃離會場。

416. 上萬人急慌慌地湧出“北京工人體育館”。

騎着自行車的羅克已拐了又一條街，他發現身後有人盯梢。他想了想，索性下了車，轉身迎過去，直面問那位也下了車的中年男人：“您盯了我至少三個月了，是吧？”

417. 一九六七年。

春天。院裡的海棠樹綻放花苞。北屋。傍晚。除羅錦不在，一家六口都在屋裡。

羅克沉靜地：“戚本禹講話了，說《出身論》是大毒草。”

母親憂鬱感慨地：“撚死你們，還不像撚死螞蟻一樣容易！”

文、勉發愣不語。

父磕磕煙斗，不安地：“擔心哪！”

418. 羅克小屋。4月的初夏，晚上。

十八個人將小屋擠坐得滿滿：羅文、羅勉、郝治、牟志京、王建復、李金環、紀亞琴、張富英、王玲、張君若、王嘉材、張麗君、王世偉、張元琪、閻世均、張穎、陳家華、帖漢。

羅克站在關緊了的門邊，鄭重懇切地望着大家：“萬一發生什麼事，希望你們把所有的過錯和責任推在我身上。”

眾人皆陷入悲哀和沉默中。

419. 北屋。初秋。一家人圍坐八仙桌吃晚飯。

羅文：“媽，爸爸，《中學文革報》除了所有的開支，還剩了點錢。我們十八個人，打算用這錢去北戴河散散心，同時也避避風兒。”

母親：“什麼時候走啊？”

羅勉：“明天。”

420. 初秋的北戴河。蘭天，朵朵白云，一望無際的藍色的大海。海濤嘩嘩地衝擊着礁石。

海邊望不到頭的沙灘。羅文、羅勉一行十八個男女學生，說說笑笑地漫步在沙灘上，忽然女生張君若發現了什麼。

張：“嘿，你們看哪，前面那個遠遠走來的人，象不象遇羅克啊？”

大家都注目地向遠處望去：他頭戴鴨舌尼帽、身披短外衣、白玻璃鏡框在陽光下一閃一閃。

全體不約而同、驚喜地：“是，是他！”

羅文、羅勉揮着手，大步跑過去：“哥哥！哥哥！”

羅克面帶微笑地向他們一步步走來。

眾人也都小跑過去。

羅文：“哥哥，你怎麼來了？”

十八個人把羅克團團圍住。

羅克愉悅地：“我請了一周病假。長了白指甲，拔了。” 他伸伸左手裹着白紗布的食指：“出來散散心，想看看大海。沒見過大海總是遺憾。”

羅勉：“跟蹤你的公安呢？”

克：“我把他們甩了。”

王建復：“早知道，也把你的車票買了旅館訂了，何必讓你自己花錢？”

克：“這月我少交了父母工資，我的錢足夠支付自己的開銷。”

一兩個人帶了象機，給大家拍照留影。羅克登上一大塊礁石。海風吹着他披在身上的短外衣，陽光下的羅克顯得那麼寧靜和舒心。

421. 海邊。晚霞一片緋紅。頭戴鴨舌帽、身披短外衣的羅克，坐在一塊高高的礁石上，面向大海。詩意在他胸中湧起。

克畫外音：“淮河黃河與海河， 風塵萬里泛濁波。人生沸騰應擬是， 歌哭痛處有旋渦。

“惡浪惡浪奔馳速， 風雪日夜苦折磨。認定汪洋是歸宿， 不懼前程險阻多。 多少英雄逐逝波！”

422. 四合院，深夜。唯有羅克的小屋透出暗黃色的燈光。鏡頭推近，透過田字形的玻璃窗，他俯在桌邊，正在專心致志地寫着《工資論》。

他抬頭凝思。

克畫外音：“一個合理的社會，首先應能保障所有的百姓有最基本的生活費用、有醫療保險、有學習和言論自由的權利。工資的高低，應根據個人對社會所做的貢獻來評定……”

423.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

四合院。陽光燦爛的中午。牟志京帶着一位陌生中年男子走近北屋，敲了敲門走進去。

424. 北屋。羅克正坐在寫字臺邊看書。二人向父親和姥姥問了好。

牟：“羅克，這位是我朋友的朋友，他很喜歡《出身論》，慕名而來，求我好幾回了，想給你照張象，可以嗎？”

父親：“唉！家裡人好久不照象了。原來有象機，早就在‘三反五反’時被抄走了。”

羅克放下書，坦然地：“行。照吧。”

羅克坐在玻璃書櫥前的籐椅裡，兩手自然地握着。他的神情，是那麼自信與樂觀。透過白玻璃框眼鏡，他清澈、深邃的目光似乎在堅信着美好的明天。

閃光燈一閃，定格。

425. 羅克小屋。傍晚。

昏暗的光線裡，羅克鄭重地把一封折好的信，雙手交給牟志京。

克：“這是我的自辯書。萬一我出事了，我希望你想辦法，通過可靠的高幹子弟，把這封信交給中南海的最高人物。”

牟志京注視着他說不出話來，點了點頭，雙手接過來。

426.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大街上的許多商店門外都掛起了大紅燈籠。從胡同裡不時地傳來劈哩啪啦的鞭炮聲。北屋。晚飯後。家裡六口人都在。

羅克沉靜地：“媽，保衛科的一個人今天告訴我：我的檔案被公安局要走了，我很可能被捕。今天我要閉門思過，別讓任何人來打擾我。”

全家人憂鬱無言地望着他走出屋子。

427. 羅克小屋。沒有開檯燈。昏暗中，羅克坐在小桌邊，凝視着眼前的牆壁，久久地沉思着。

羅克畫外音：“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於探求真理以外的東西，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

沉思良久，他開了檯燈，把早已擬定的“一九六八年學習計畫”：他所要讀的歷史、天文、哲學、文學、共一百零四本的書名，用圖釘釘在牆上。

他取出那尚未寫完的《工資論》，一口氣地寫下去。

忽然小屋的門被推開，羅克扭過頭去。一位五官端莊正直、體格健壯、風塵僕僕的青年兩眼含着淚花：“我叫孫剛，剛下火車，我太想見到你了！”

他激動地雙手握住羅克的手，久久不願放開。

428.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早晨。

呼號凜冽的北風中，身穿舊黑布棉衣的羅克，在“北京人民機器廠”大門口下了自行車，他推車往院裡走，正要路過掛着“保衛科”小木牌的辦公室。門前一側，停着一輛“軍用”吉普車，玻璃是深色的。

“遇羅克！”突然，保衛科的一個幹部出現在門口喊住他。羅克一愣，停下。

猛丁，四個便衣警察從屋裡衝出來，人人手裡握着電棒，沒頭沒臉地朝羅克狠命地死打、捅他、電他、掄他、踢他，羅克拼命地喊叫掙扎。他的棉衣被打破、露出了白棉花；鼻子、頭上流着血，幾個遠遠見到的工人，嚇得四散而逃。

他們把羅克毒打昏迷，銬上了手銬、拖進黑綠色的吉普車揚長而去。

429. “北京市半步橋監獄”。黑黝黝、森嚴嚴的三道電動大鐵門。門前有高高的崗亭。持槍的警衛走近一輛“軍用”吉普車檢查。吉普車通過第一道大門。

430. “北京輕工業學院”。同一時間，早晨。

郝治像往常一樣走進學院。在一樓前，突然衝出二十幾名大漢，包括戴紅袖章的學生，用棍、棒狠狠打他、刺他、踢他、捅他，將滿臉血跡、半昏迷狀態的郝治，拖進了一間黑糊糊的小地下室。

431. “北京市六十五中”。同一時間，上午，羅文在被全班批鬥。三十來個戴大、小紅袖章的學生，用皮帶、拳頭、木棍一擁而上地揍他、抽他、踢、掄、刺。羅文頭破血流地昏倒在地上。

432. 四合院。同一時間，早晨。幾個警察及街道積極份子、十幾個紅衛兵突然闖進院裡。他們推開北屋的門，又闖進小屋。孫剛被戴上手銬，從羅克小屋裡被押了出來。警察仔細地搜查和抄走羅克所有的東西。

433. “北京市東四金屬加工廠”。同一時間，早晨。

母親被押進以前進過的、有持槍人站崗的地牢。

434. “北京二十五中”。同一時間，早晨。羅勉被紅衛兵押進了一間地下室：關着一屋子的“狗崽子”。

435. “東四北大街革命委員會”。同一時間，上午。

父親正被幾個戴紅袖章的居委會主任和委員厲聲訓斥。

436. 牟志京的家。深夜。屋門緊閉，掛着嚴實的厚窗簾。

牟五十多歲的父母，流着淚低聲哀求兒子：“所有的《中學文革報》都得燒了呀！不能留啊！說不定明天你就出事！”

牟望着往火爐裡塞報紙的父母，呆視着火苗，心疼得淚流滿面。

牟父焦急地：“你還有什麼？都燒了它！快！”

牟志京遲疑着，在父母焦灼的注視下，從上衣口袋裡掏出羅克的自辯書，無言地交給父親。父匆匆流覽着，搖頭歎氣，萬般無奈地：

“孩子，他的自辯沒有用，誰也救不了他！他觸的是當局最疼處，觸的是根兒！”

牟父將它扔進了火爐。

特寫：熊熊燃燒的《中學文革報》和羅克的自辯書。

437. 清河農場。六十多名“女教養份子”，在兩位便衣女隊長的監視下，正在給大田施肥、撒糞。羅錦停下手裡的鐵鍬，凝望遠方。

438. “北京第一監獄”審訊室。上午。一間約三十平方米的屋子。長桌後面坐着高個子、四十多歲的男審訊員丁，兩側坐着陪審員及記錄員，都穿着便衣。桌前不遠有一個矮木凳。滿臉青紫、腫脹、血跡斑斑、衣服被撕打扯破露出了棉花、戴着手銬的羅克，被四名手持電棍的便衣警察押了進來。

丁兇狠地：“坐下！”

羅克踉蹌地坐在凳子上。

丁：“坐正！知道你為什麼來嗎？”

克：“不知道。”

丁：“你老實點兒！還是談談你的問題！”

克：“我不知道我有什麼問題。”

丁：“你一點兒問題也沒有？我們抓錯啦？”

克：“我學習毛主席著作不夠好，還沒有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丁：“你別演戲！你早就在我們的視線之內了！我們抓你不會無緣無故！談談你的問題！”

克：“我沒有一條夠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的。”

丁：“你沒有問題嗎？”

克：“即使有，也是人民內部矛盾。”

丁：“《中學文革報》是誰辦的？”

克：“我一個人。”

439. 監號。白天。二十平方米的大監號，有二十個囚徒。政治犯、刑事犯混在一起。地炕占了大半間屋。牆角一馬桶。

“學習號”（學習組長）帶領着十九個人學習：背誦“老三篇”之一：《為人民服務》。

羅克戴着背銬。大家昏昏沉沉地背誦着。

監號門被啞啞啞打開，男隊長押着一位二十多歲、抱着被卷的犯人走進來。

隊長：“擠一擠，你睡這兒。”

新犯人對羅克說：“我叫張郎郎。”

羅克：“我叫遇羅克：愚公移山的愚去掉心字加個走之，羅宵山脈的羅，克服困難的克，”說罷自信地微微一笑。

440. 審訊室。

丁：“為什麼給你上背銬？因為你不老老實實交代問題！”

克：“幾年以來，我沒有做過任何一件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

丁：“你不用講好聽的！為什麼你要燒日記？”

克：“我認為沒有保留價值。”

丁：“你留下一本是什麼皮的？”

克：“是藍皮的‘北京日記’。”

丁：“記的都是你的真實思想嗎？”

克：“日記寫的時候有片面性，因為寫日記和寫文章不一樣，都沒有經過推敲。青年人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起伏性。”

丁：“你不要詭辯。你看看這本日記是不是你的？”

克：“是我的。”

丁：“這裡邊所寫的反動不反動？”

克：“不反動。我思想上有缺點、毛病。”

丁：“你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應當怎樣？”

克：“應當尊重。”

丁：“你日記中有沒有攻擊偉大領袖的話？”

克：“沒有。”

丁：“你這個人一貫思想反動，一貫耍兩面派手法，你對偉大領袖、對社會主義制度有刻骨的仇恨。”

克：“我希望你們看我的主流。”

丁：“你七月三日記，把學習毛選視為殘酷野蠻，這反不反動？”

克：“我指的是教條主義的學習。”

丁：“不准你辯護，只准你認罪！”

441. 監號。上午。二十一個人昏昏欲睡地齊聲背誦《紀念白求恩》。

學習號：“現在大家發言。”

眾人無精打采；有的咳嗽、吐痰、交頭接耳。

羅克含着慣有的嘲弄的微笑，慢條斯理地說：

“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滿屋子頓時安靜下來，全愣了。幾個積極份子突然七嘴八舌：

“什麼？凡是存在的全都合理？”

“那麼蔣介石存在，他合理嗎？”

“劉少奇存在，他也合理？”

羅克一點也不急、繼續微笑着：“你們仔細想想，要是沒有存在的理由，他們能存在麼？”

“你這話，要提到綱上來認識！”

“怪不得說你思想反動！”

“學習號兒，把他這話記下來！”

羅克忽做“正色”狀：“你們先別忙着批判，這句話可不是我發明的，那是馬克思經典著作中論述的！”

幾個積極份子瞠目結舌。羅克咯咯地笑。

442. 審訊室。晚上。強烈的日光燈刺眼。一米八七的“丁大個”不耐煩地站了起來，在桌子後頭來回走動：“你反對的不是譚力夫的對聯，你反對的是幾十年來黨的階級路線和階級政策！你對我們有很深的仇恨！”

羅克：“我沒有。”

丁：“郝治、孫剛、牟志京、王建復和你是什麼關係？”

克：“你無非是說我搞反革命小集團，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說根本沒有。”

丁：“如果有呢？”

克：“如果有我負法律責任。”

丁：“我可以告訴你，你不交代，是保護了自己，又包庇其他反革命份子！”

克：“你說的我很驚訝。我根本不包庇別人。我有錯誤思想，但我沒有和任何人搞陰謀活動。如果有，可以最嚴厲地判決我。”

丁拍桌子，大怒：“你是不是要頑抗到底？！”

443. 監號。下午。四、五夥人各自嘰嘰喳喳，有的不時斜眼瞟瞟別人。羅克和張郎郎在一角悄悄聊天，每當他和張郎郎聊天時，他那嘲弄的微笑就消失了。

克：“每個人對某一種事物總會‘門兒清’。”

張：“咱倆訂個合同，你講你熟悉的，我講我熟悉的。”

克：“你講什麼？”

張：“我給你講我在美术学院學習的專業：近代美術史。你呢？”

克：“我給你講‘世界電影現狀’。”

“啍啍啍”的開門鎖聲，聊天的人們趕緊分開，一個個盯着門。一犯人被審訊後回監，隊長疾掃了大家一眼，重又鎖了門。這犯人湊近羅克：

“唉，幫我分析分析，我這案子到什麼地步了，下回該怎麼對付他們？”

444. 審訊室。

丁：“你攻擊姚文元同志，比吳晗走得更遠！”

克：“我和吳晗不一樣，毛主席指出《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翻案。”

丁：“你不要狡辯！你的表演是你階級本質的暴露！你搞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動！”

克：“我沒有事實。”

丁：“你不交代，必然會得到更慘重的失敗，不交代，你也跑不了！”

克：“我沒有搞反革命小集團。”

丁：“你是頑抗到底！郝治與你是什麼關係？他全交代了，就看你老不老實了！”

羅克不語。

丁：“你拒絕回答？今天你又頑抗了一次！我們一定要從嚴處理！”

445. 狹小、黑暗、潮濕的地下室。屋角有一塊破爛的草簾子。

六名男”聯動”份子，用皮鞭輪流狠抽郝治。他半蜷着身子躺在水泥地上，地上全是血跡。身上的血跡透過衣服粘在身上。他的鬍子、頭髮有三寸多長，人比先前消瘦又憔悴。一位接過了皮鞭：

“你歇會兒，讓我過過癮。”他一邊狠抽、用腳踢，一邊兇狂地罵：“讓你是啞巴！讓你是啞巴！讓你是啞巴！”

446. 清河農場。女教養隊大院，中午。女隊長走在羅錦身後，進了離大門很近的隊長辦公室。

447. 辦公桌後坐着兩位中年男人。其中一位待羅錦坐在小板凳上之後說道：

“聽說你表現還可以，還是接受改造的，這就很好嘛！我們調查你哥哥遇羅克的問題，他給你灌輸過什麼樣的反動思想？”

羅錦：“他一向要求進步，堅信馬克思主義，多次鼓勵我要積極爭取入團，讓我和父母的剝削階級思想劃清界限。”

女隊長和兩個男人都愣了。一男人將一大厚摺子材料氣得摔在桌上：

“和你要好的同學、還有你們班的同學，寫了這麼多檢舉你哥哥的材料，你反而和政府頑抗？”

羅錦：“同學？他們比我還瞭解我哥哥？”

448. 監獄審訊室。晚上。

丁：“1962年你說如果日本能使中國工業化，有什麼不可以？”

克：“這是對我的污蔑。我根本沒講過這話，這是莫須有！”

丁：“你放肆！你是反動、賣國賊、叛徒！你放老實些！”

克：“這連影兒也沒有。這樣的材料沒有任何事實根據。”

丁：“這與你的日記吻合。”

克：“找不出來。我不會寫出這樣的話。”

丁：“你說蔣介石完全可以打回中國來。”

克：“沒影兒的事。”

丁：“你不承認也不算沒有！”

克：“我的日記如果落在蔣介石手裡，會殺我頭的。因為我說蔣介石的壞話多了。”

丁：“你反動！你還在放毒！”

克：“不能把我沒有的東西加在我頭上。”

丁：“不管你承不承認，都要給你定罪！”

克：“我不承認。”

丁：“我們用毛澤東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

449. 監獄樓道。清晨。隊長開了監號門：“放茅！”犯人們急忙奔出去進了廁所。隊長給羅克打開背銬。羅克撫撫腫脹、血液不流通的手腕，因突然流通而刺痛地疼；他艱難地儘快地拿起牙膏、牙刷、一小塊毛巾和肥皂，

進了公廁，擠到唯一的鐵條窗口邊，向院外的天空貪婪地望着。張郎郎也湊過來。

窗外柳絲隨微風搖曳。羅克伸出手去勾；鐵條擋住了身體，勾不到。郎郎也想去勾，未成。

羅克高興地笑了：“我的手出獄了，我的手自由了！”

張：“我的手也自由了！”

隊長在門外催：“快點、快點！”

450. 監號。上午開飯時間。隊長打開監號的門，給羅克除去了背銬。血液開始流通，腫脹和刺痛之感，使羅克撫着受了傷的青紫的手腕、撫着手指和胳膊。學習號與一名積極份子，端進一盆菜湯、一盆小窩頭。每人一個瓷碗，學習號用大勺子在地炕上分菜湯。眾人一擁而上地搶“大”些的窩頭，每人一個。然後眨也不眨地盯着分菜湯的大勺。菜湯無油星、無菜葉、連破爛菜幫子也少少的。郎郎拿過之後，羅克最後拿起剩下的小窩頭和一碗菜湯。

451. 審訊室。白天。

丁：“你為什麼要寫《出身論》？”

克：“我寫《出身論》，以前我認為不是為我自己的，我是為無產階級做事的。昨天通過你的談話，我開始有了懷疑。我對於我的家庭認識是有個過程的。小學三年級我九歲時，趕上‘三反五反’，我向派出所檢舉了父

母的一些問題，受到團市委的表揚。班上同學王傑的父親和我父親認識，把這事情告訴了我家裡，從那以後我和家裡關係一直不好。高中時候我也是和家庭劃清界限的。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我確實認為是家庭出身不好造成的。但高中畢業後，我還是願意到工農中去鍛煉改造自己，這樣就到了紅星人民公社。當時組織上信任我，讓我管糧食，我們小隊長是黨員，他叫我在糧食中搞鬼，他也搞鬼，本來我很信任他，認為他是黨員。出事後，我檢舉他，他沒有受處理，卻不叫我管糧食了，從此我情緒低落。時傳祥是掏糞工人，是全國人大代表、是著名勞模……”

牆上的電錶轉了一圈又一圈，書記員寫寫停停，丁不時看看表，又不便打斷他。

羅克講了兩個多小時，終於說完了。

丁：“你講了半天，並沒說到點子上！你不要和我們繞圈子！”

羅克看着他不語。

丁：“你對黨的幾十年的階級政策懷着刻骨的仇恨，為什麼不從這一方面去認識？”

克：“我認為自己是熱愛社會主義制度、熱愛黨的。”

丁：“你放肆！你想頑抗到底？都誰給你寫過信？你都接見過什麼人？”

克：“讀者很多，記不得了。”

丁：“三千多讀者來信的地址，這是不是你親手寫的？”丁亮出一個筆記本。

克：“是。”

丁：“全國各地都有。你是不是要成立黨派集團，推翻中共政權？”

克：“沒有的事。”

丁：“那你為什麼要把地址都記錄下來？”

克：“我也不知為什麼。”

丁猛地站起來，用力拍桌子：“你頑抗到底！花崗岩腦袋！你不要和我們兜圈子！你不交代，自有人交代！你想組織反革命集團，暗害偉大領袖毛主席！”

克：“這是沒有的事。”

丁：“你對偉大領袖、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有沒有仇恨？”

克：“我沒有。”

丁：“你態度極壞，怎能從寬？你服不服是你的事，怎樣懲處你是人民的權力！”

克：“我希望政府能將某些檢舉材料核實一下，並聽一聽我個人的申訴。”

丁猛地站起，雙手扶住桌沿，兇狠地俯視着他：“你囂張！你不老實交代，就是一級級升級！你不要成為一個死反革命！”

452. 監號。傍晚。二十一個人又在分成幾小堆嘰嘰喳喳。有的在嚷嚷、拌嘴、“扣帽子”、互相指責。羅克和郎郎趁機聊天。

張：“你入獄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克：“是因為《出身論》。”

張：“沒有別的原因？”

克：“沒有。”

張：“怎麼我聽說你要搞黨派？”

克：“沒有的事。”

張：“你有要好的朋友嗎？”

克：“只有我家裡人。”

張：“真的？”

克：“真的。”

張：“可我是胡裡胡塗地捲入了政治漩渦，入獄不值得。”

羅克沉思片刻，自信、認真地：“我值得。”

張望着他，他直視着張的眼睛：“你不可能理解我們的心情。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沒有和你們同等的政治權利和生活權利。《出身論》的發表，是所能發出的最強音了。偌大的中國，幾十年來，竟沒有一個人為出身問題公開鳴不平，這是時代的恥辱。我願為此付出任何代價。”

張：“你再沒有其他問題？或是你打算做什麼？”

克：“沒有。”

453. 審訊室。

丁：“這是不是你寫的反毛澤東思想的話？”他出示了一本羅克閱讀過的《毛選》，羅克在書頁天地空白處寫有許多評語。

羅克一聲不吭，臉上毫無表情。審訊員又拿出一共七期(包括專刊)的《中學文革報》，在羅克寫的文章上劃了許多紅道道。

丁：“鐵證如山！這是不是你親自寫的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話？”

羅克還是一聲不吭。

丁怒吼：“你是不知道，還是不想說？”

羅克沉靜地：“我不想回答。”

丁站起拍桌子、怒吼：“死反革命！！”

454. 監號。黃昏。銬着背銬的羅克，站在炕板上，凝望着塗了白油漆的高過人頭的小玻璃窗。從玻璃上剝落的一兩塊油漆處，能看到落日的餘暉。張郎郎也站在他身邊，向窗外凝望。

張：“你想什麼？”

克：“想我父母、姥姥、妹妹、弟弟……”他歎了口氣：“想起我小時候……”
他哼起一支歌：

“斯大林率領我們前進，

“大元帥號召我們去鬥爭……”

羅克雄壯、投入、動情地唱着，唱完後他自嘲地笑笑。

克：“那是小學時候在少年宮學的。當時我們班唱這支歌參加歌詠比賽，還得了獎。你會唱列寧最喜歡的那支歌‘光榮犧牲’嗎？”

“會。”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學這首歌。”

張唱，羅克隨着唱起來：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

“你光榮的生命犧牲；

“在我們艱苦的鬥爭中，

“你英勇地拋棄頭顱……”

所有的囚犯聽得默不作聲。

一老囚犯抹去淚珠：“別唱了，夠難受的了。”

“嘟——，嘟——”的哨聲，傳來隊長的喊聲：“睡覺！睡覺了！”

門上豆付塊大的小黑布簾掀起，隊長朝號內監視。戴着背銬的羅克站在地上、門邊。眾囚犯忙着脫鞋脫衣或在馬桶小便，每人一條同樣的黑布面舊棉被，連鋪帶蓋，無褥無枕。人人把自己脫下的衣服卷成小枕頭。羅克默默地看着他們。

屋頂上，高高的鉗在頂壁上的燈泡分分秒秒地亮着。

一年輕人幫羅克褪下半截褲子，以便羅克在馬桶邊上小解。

躺下的一囚犯：“留神，你同情反革命，回頭把你調走！”

年輕人：“人總得撒尿、睡覺哇。”

他又幫羅克把褲子提上，自己上炕躺下。

羅克鋪位另一邊的一個老囚犯，將羅克的棉被打開。羅克褪了鞋，就穿着原來的衣服和襪子，艱難地側身躺在被子上，老囚犯將被子為他蓋上。羅克閉了眼。

一切都沉寂了。

克畫外音：“這個腐朽殘暴的政權，為了封建血統論的統治，大搞愚民政策，不惜製造一代又一代的敵人；反過來，又為敵人的強大所恐懼。只有成立黨派，才能與中共抗衡。他們最怕的，就是對立黨推翻他們。我沒燒掉讀者來信的地址，是最大的疏忽……孫剛怎麼樣了？……郝治呢？”

455. 潮濕、昏暗、淒冷的地下室，幾個“聯動”們兇狠地抽打着郝治。他的鬍子、頭髮已一尺長，全被血水粘住變硬。他躺在血污的水泥地上閉着眼，閉氣不吭。

456. 監獄宣判室。白天。孫剛戴着手銬立在地上，二位男警站於身後，審判員高聲念判決書：“……孫剛與反革命份子遇羅克搞陰謀串連，判有期徒刑十五年，立即執行！”

457. 審訊室。白天。審訊室裡坐了二十幾個像是有職銜的人。人人一臉的嚴正和肅殺氣。

丁：“遇羅克，你的態度極端惡劣，今天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如果你仍頑抗，你就自取滅亡了。”

羅克：“我不明白您說的什麼？”

丁：“別廢話！好了，不和你耽誤時間了。你想想吧，還有什麼話想和你家裡人說，五分鐘以後告訴我們。”說完他起身，和所有的人陸續退出屋子。羅克靜靜地坐着，身後是監視他的三名法警。

羅克望着牆上的電錶。

指針剛過五分鐘。二十幾個人全部回歸座位。

丁：“遇羅克，最後還想給家裡留什麼話，說吧。”

羅克慢慢地抬起頭：“我想要一支牙膏。”

丁氣得臉色發青：“遇羅克，你行！回去吧，好好等着吧！”

458. 死囚牢。白天。

陰慘的樓道鐵門開了，戴着手銬腳鐐的羅克，嘩嘩地拖着帶有鐵球的沉重鐐鏈，由法警押着，被關進一個木頭盒子般的單人牢房：人稱“活棺材”。死牢隊長將羅克的腳鐐鎖在一角。鏈子的長短，囚頂的高度，只能使犯人每天蹲坐着，動彈不得。入口的最下邊有一小小的送飯口。一角有一小小抽水馬桶。暖氣片高高裝在囚頂壁，用海綿包住。

不時有人淒厲的瘋叫、哀求、哭嚎。犯人之間誰也看不見誰。

樓道鐵門嘩嘩地鎖上。瘋了的嚎叫、哭求聲，響徹陰暗死寂的筒道。

深沉、悲哀的音乐。面色青腫、血跡斑斑的羅克靜靜地坐着。

羅克畫外音：這封建殘暴的專制國家，把少數人的尊嚴建立在大多數人的屈辱之上，是不會長久的。我們失敗了，但，這是驕傲的失敗，是屹立不倒的失敗，歷史會做注腳的，會記下這一切。

他回憶自己短促的一生，百感交集，淚流滿面……不知過了多久，他哼起了歌，那些鼓舞過他、給他以力量和嚮往的歌……死寂的筒道裡，不

知誰跟着哼了起來。羅克和囚犯們忘情地唱着、唱着，壓過了某些囚犯嚎叫發瘋的聲音，歌聲穿出了死囚牢，衝入雲天……

459. 北京火車站。白天。

站臺上和火車裡擠滿了人。喧鬧的敲鑼打鼓伴着一片淒慘的哭聲，家長們在為兒女送行。月臺上、牆上、車廂上掛着、貼着紅色大標語：“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堅決響應英明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

火車的窗子都被打開，青年男女探着身子、揮淚向家裡人做最後告別。羅文、羅勉向月臺上的父親、母親頻頻招手。火車啟動，隆隆地開去。

460. 一九七〇年二月。

相反方向的一列破舊火車奔駛而來。

461. 火車廂裡。上午。羅錦穿着曬得發白的老舊棉外衣，無言地望着窗外：毫無生氣的寒冬原野飛快地掠過。

462. 白天。一座居民樓第二層的公共樓道。肩挎破舊書包的羅錦，站在一個關閉的門前，看看手裡的信封、又對對門上的號碼，不安地敲了門。她看看左右，沒人，很靜，又敲了敲。

門，悄悄地開了條縫兒，忽又停住，看不清門後是誰；恍惚中有只眼睛，越睜越大。門猛地拉開，羅文一聲驚喜地：“姐姐！”

羅錦一腳跨了進去。

463. 窄小昏暗的過道，左邊第一個門關着；光線從半開的第二個門裡射進來。羅文激動地擠過羅錦身邊。

文：“爸爸！我姐姐回來了！”

羅錦站在屋門口愣住了。

父親衰老不堪、頭髮凌亂、瞪着混濁的眼睛、不相信地、驚疑地盯着羅錦。

“爸爸！”羅錦叫道。連羅勉叫她她都沒聽見。

父親一手握着烙餅用的擀麵杖，突然“哇”地一聲，哭着癱坐在地上了。

“爸爸！爸爸！”錦、文、勉慌忙去攙扶他，但父親搖搖頭：“讓我哭個痛快吧……”

464. 北屋。中午。除了舊八仙桌和老掛鐘之外，所有的舊傢俱都沒有了。自搭的L形木板床，占去了大半間屋；背顯得更加駝的父親，在八仙桌的案板上繼續烙餅，桌旁是安了煙筒的蜂窩煤爐；衰弱的姥姥已臥床不起，靠牆歪坐在棉被裡，傻呆呆地凝望着窗外；羅錦挨到她身邊、握着她一隻手，她就像沒感覺似的。

文：“姐姐，你怎麼事先也不來封信？哪怕打個電報呢！”

錦：“高興得顧不得了。十天假，昨天才批准的。”

父親仍不住地擦眼淚：“三年……三年哪……一場夢啊！”

勉：“姐姐，我們也回來沒兩天。後天就是春節啦。”

錦：“陝西怎麼樣？”

文：“窮死了。我們都是扒車回來的。”

勉：“幹一年農活，連壯勞力的社員也分不到錢。”

父：“你算留場就業了？”

錦：“就業才一個月。聽說要把期滿的勞教人員，分散到全國各地的農村去。”

父：“國家不想付工資養活你們哪。”

錦：“讓我們自生自滅。爸爸，我媽還上着班？”

文：“姐姐，要是媽媽下班，你千萬千先躲到南屋去，不然——”

錦：“明白了。哥哥呢？哥哥怎麼樣了？”

父親眨巴着發紅的淚眼：“擔心哪！唉！又一批二十個政治犯，天天被拉到各大單位輪流批鬥。在工人體育場判死刑的，一批又一批。我一睡覺就夢見你哥哥……”

錦：“咱家人看見他了？”

文：“不讓看。天天有人監視咱們。連買個菜都有街道積極份子跟着。”

勉：“有一個和爸爸一塊兒掃街的老頭兒，偷偷告訴爸爸，說他看見哥哥了：都戴着手銬、腳鐐，可能嘴裡勒着什麼，誰也喊不出聲兒。他說哥哥的臉又黃又腫，兩個警察使勁按着他，他硬不低頭，一個勁兒往上掙、掙……”

沒人講話。老掛鐘滴答、滴答、滴答……

465. 傍晚。北屋。父親吧嗒着煙斗，坐在櫈子上，心事重重、一口又一口地抽煙。羅錦用臉盆裡的熱水，小心地洗着姥姥的頭髮、臉和手。姥姥現出一絲舒服的笑容。突然，有人敲門。

“是媽媽！”羅文斷定：“姐姐，快去南屋等着！”

羅勉接過羅錦手裡的濕毛巾，羅錦急忙躡出屋子。

466. 南屋。羅錦將耳朵趴在門上，傾聽着外面的動靜。她冷得打了個寒戰，這間沒有火爐的屋子，靠牆是自搭的木板小雙人床，牆角落着三隻極老舊的皮箱，靠窗一個小破桌、一把舊木櫈，除此之外，其他什麼也沒有了。北風在窗外呼號。

羅錦望着掛着半截白布簾的玻璃窗，把耳朵貼在門上更緊些。突然，一位鼠臉的中年婦女，正扒着窗玻璃朝屋裡張望。羅錦直直地盯着她，那女人趕忙閃開了。

她忍不住把門開了一條小小的縫，只聽飄來母親的一聲：

“真的？羅錦回來了？在哪兒？”

羅錦甩開門，一個箭步就躡了出去。

“媽——！”

467. 北屋。夜。月光照着床上昏睡的父親，照着姥姥和母親。睡在母親身邊的羅錦，側臉望着閉了眼、似乎睡着了母親。

她一眨不眨地看着母親紋絲不動的臉，好像看不夠似的，她極想把這形象永遠刻進腦海裡：月光下，母親那浮腫的面龐淡淡地發着青光；她那稀疏的、被紅衛兵剃過不止一次的短髮，茸茸地還沒有長齊。

羅錦悄悄翻了個身，仰望着窗外的夜空。暗淡的月光中，她仿佛看見了政治犯們被批鬥的疊影畫面，死不低頭、頑強掙扎的遇羅克。

468. 監獄院子裡。上午。一輛嚴封的大汽車，幾個彪形大漢的獄警，每兩人扔一個，像扔木頭一樣，把一個個戴手銬腳鐐的死刑犯，無情地扔進車裡。

469. 白天。一個小廣場搭起的臺子上，二十個政治犯每一個被兩名彪形法警押着，被強按着低下頭、彎着腰。站在中間的羅克，拼命地往上掙、掙……

台下不下千名圍觀者。有人朝犯人們扔石頭。臺上，一名發言人手舉“紅寶書”正在激烈地講着話，他每一舉語錄振臂高呼，台下便人人高舉“紅寶書”熱烈地呼號響應。

堅決不低頭的羅克，在拼死力地往上掙、掙……

470. 望着月光的羅錦，無言地流着淚水。

471. 北屋。上午。父親切菜準備做午飯，過道裡響起“鏗鏘”的皮鞋聲，一位年輕的男警察毫無顧忌地推門進了屋。

警察：“怎麼？你叫遇羅錦嗎？”

他目中無人地坐在椅子上，蹺起二郎腿，一手用力地點擊着桌上的農場證明：“這就是你‘因事回京’的理由？你姥姥的病是多年的老病，這算什麼理由？這點理由就請十天假？你們三個都這時候回來，遇羅克正在全市被輪流批鬥，難道，你們要回京劫獄嗎？立刻回去！遇羅文、遇羅勉也必須回陝西農村去！老老實實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正說着，鼠臉婦女大模大樣地走了進來。她坐在床沿上，挑起眉，用眼角不屑地向姐弟三人一掃，點燃一支煙捲，遞給小警察，自己又點燃一支吸了一大口。

父(克制地)：“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怎麼也得過了春節吧？”

警察：“春節？春節是給人民過的，不是給反革命過的！你們家的情況和別人不同！”

婦女：“瞧瞧你們這一家子，哪個不反動？這與你們做家長的有直接關係！後天下午三點，街道開全體大會，遇崇基，你要好好檢查，都給子女們灌輸了什麼思想？上次你做的檢查不深刻！”

警察：“再給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如果明天他們三個不走，後天下午，你們全家五口，一起上臺接受群眾批鬥！”

472. 北屋。中午。全家剛吃過午飯。羅文一口口地慢慢地喂姥姥米粥。羅錦、羅勉收拾盤碗，在一隻鍋裡刷碗筷。

羅勉戀戀不捨地：“媽，您下了班，我們的火車已經開了。”

母親：“我不能送你們了。讓你爸爸給你們烙幾張餅帶上。”她交給羅錦一元錢：“孩子，沒錢吃飯也得照張相。今天你們三個，千萬照好着點兒……”

母親戴上一頂舊布帽，遮住那長短不齊的頭髮，將飯盒放進黑色手提袋里，向門外走，三個孩子停下手裡的活兒，要去送她。

“別送我，回去吧，免得街道積極份子又看見。”

孩子們不舍地看着母親走出屋子。

片刻，羅錦衝出屋子、羅勉衝出去、羅文也衝了出去。

473. 姐弟三個，扶着公共樓梯的扶手，向下張望，母親已下到一層，正要走出樓門。

三個人飛快地折轉身，貼着公共走廊的矮牆，探身向下張望，等着母親出現。

母親——她微微左右晃動的步伐，她平展展的後背、她那男人般的風範和氣度，使三個孩子目不轉睛地目送她遠去。

474. 北屋。晚上。吧嗒着煙斗的父親，望望窗外黑下來的天空。

父：“去吧，這時候行啦。別一塊兒出去，一個一個下樓。不然讓那積極份子看見，麻煩又大了。連她的孩子也學會了這一套。”

羅文、羅勉一先一後地走了。羅錦坐在小板凳上，托腮望着老掛鐘，只感到沒有生的權利的痛苦。

滴答、滴答，老掛鐘的鐘擺不急不慢地晃着。

475. 燈火通明的「反修路」（三里屯大街）。在粗大的水泥電線杆子的陰影裡，姐弟三人像“地下黨”般地相聚了，一起朝馬路對面的照相館走去。

476. 照相館內。

羅文、羅勉並排坐着，羅錦站在他們身後的中間，她的左、右手，扶着兩個弟弟的肩膀。燈光強烈地一閃。定格。

477. 北屋。夜。一切行裝都準備停當，木板床上，放着三個鼓鼓囊囊的破書包。羅錦和弟弟們坐在橈子和小板凳上，看着父親，專注地聽他翻來覆去地囑咐：“記住了嗎？萬一以後全家失散，千萬記住，每逢陽曆一號和十五號，到各大街、各大路口、人多熱鬧的地方，看看有沒有〈尋人啟事〉，同時別忘了，也貼上自己寫的〈尋人啟事〉……你哥哥的名字，用‘霞’代替，萬一他有不幸……我、我就寫‘霞回老家去了’，記住了嗎？”他吃力地說出這句話。

“記住了，”姐弟三人發呆地回答。

父：“千萬把那些老朋友的位址保存好。現在人家不和咱們來往，也准是倒了霉。一旦全家失散，也許能從他們那兒，間接知道咱家人的地址。記住了嗎？”

“記住了。”

父：“如果以後，有什麼事我給你們打電報，凡是下邊的落名帶姓，那內容的意思一定是反意的、一定是街道或公安局逼着我發的，或是不敢明說，不得不用反意來告訴你們；如果落名不帶姓，那內容的意思就是正的，記住了嗎？”

“記住了。”

父：“要是人家轟你們下車，可千萬別跟人家犯態度啊！”

“我們都記住了，爸爸。”

“唉！走吧！”父親難過地眨巴着發紅的眼睛，嗑嗑煙斗，站了起來。姐弟三人各自背上破舊的書包。

478. 樓外。晚上。

群樓擋住昏暗的路燈，樓下和樓上模糊一片。四周的高樓像是魔鬼，威嚴地聳立在他們面前。

姐弟三個抬頭望去：父親正探着身子、一手用力扒着二樓公共樓道的矮牆、一手扶着眼鏡，盡力目送孩子們遠去。

他們走兩步一回頭，無聲地向父親招手道別。羅錦放慢步子，故意走在弟弟們身後。兩個弟弟已拐過樓角，前面，便是燈火通明的大街。羅錦最後望了爸爸一眼：在那朦朧的光線裡，在那昏黑的樓群中，父親佝僂着身子、奮力向前探着、脊背彎彎地呈現出弧形；他一手扒着牆頭，一手扶着眼鏡，那活生生的輪廓、那黑糊糊的色調，猶如一幅生動的、永世難忘、刻骨銘心的木刻！

479. 大街。寬寬的人行道。夜。

燈火通明的大街。車輛穿梭般地行駛。姐弟三人邁着輕快的步子，像脫離了苦海般地說笑着、幻想着……大塊的濃雲，聚攏得像一隻隻黑色的天鵝，欲翱翔遠去……羅錦幻想着自己變成了一隻黑天鵝，衝向監獄、啄斷鐵條、馱着哥哥，煽動着巨大的翅膀，飛向自由快樂的國度……

480. 黑夜中的一列火車疾馳而去。

481. 初春。河北農村。上午。羅錦和五、六個姑娘、媳婦，在長得稀稀拉拉的鹽鹼地的麥田裡鋤草。

郵遞員從身後的田埂騎車停下，喊道：

“遇羅錦，有你的信！”

羅錦扔下鋤頭跑過去。姑娘、媳婦們拄着鋤頭遠遠地回身觀望。

羅錦迫不及待地拆開信，愣住了。

父親沉痛的畫外音：“霞，回老家去了……”

482. 陝西窯洞。黃昏。

羅文、羅勉靠牆坐在土炕上，哭得淚人兒一般。羅文淚如泉湧，又看了一眼攤開在土炕上的家信。

483. 深夜。一農民院落。正房的燈都關了，全村人都睡了。羅錦靠門坐在門檻上，仰望着蒼白的月亮。湧泉般的淚水，無聲地滾下來。她幻想中的畫面：盧溝橋下乾枯蒼茫的、極開闊的河床，有如荒郊曠野。夜空，黑黑的；星星，稀疏遙遠；月牙，幽靈般地時隱時現。

一片未壓實的土，伸出羅克的手指、一隻手、胳膊；渾身血跡、憔悴不堪的他，慢慢地從土裡坐了起來，他緩緩地站了起來……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靜、無一人影。他抖抖身上的土。淒清的月光下，露出橫七豎八、未埋嚴實的屍體。他呆望着，力求自己鎮定。他沉思地站了會兒，緩慢地、頭也不回地向前走去——向那遙遠的、泛出魚肚白色的霞光走去了，漏化在越來越亮的清晨的霞光裡……

484. 二〇〇八年五月。

一間明亮、寬敞的客廳。中午。和煦的陽光照耀着坐在沙發上、面對面的兩個婦女。

五十多歲的女記者：“您的哥哥到底是怎麼死的？”

六十二歲的羅錦：“他就義之後三十六年，我才斷定，他並沒死在盧溝橋。而且像他那樣的死法，也不是他一個人，而是許多人，包括現在對待法輪功人員。”

485. 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

中午。陽光、藍天、白雲。

「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足球場，坐滿了十萬人。臺上，二十名老少不等的男女政治犯，都戴着沉重的腳鐐手銬、脖子上勒着發不出聲的細繩；每名犯人由三名彪形大漢的法警用力押着、按着；羅克站在中間，臉色青黃、浮腫、憔悴不堪；他死命地往上掙、掙、堅決不低頭，三名法警吃力地按着他。

一側是講臺和麥克風，一位四十多歲穿黃軍裝的男人，正起勁地宣講着什麼。臺上挂着極大的紅色橫布大標語：“堅決鎮壓一切反革命份子！”“無產階級專政萬歲！萬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萬萬歲！”

一宣判人在大聲、慷慨激昂地宣讀着「死刑判決書」：

“……遇羅克，男，1942年生，漢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資本家，本人成份學生，系北京市人民機器廠徒工，住北京市朝陽區南三里屯東5樓13號。父母系右派份子，其父是反革命份子。遇犯思想反動透頂，自1963年以來，散佈大量反動言論，書寫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惡毒污蔑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又書寫反動文章十餘篇，印發全國各地，大造反革命輿論，還網羅本市和外地的反、壞份子十

餘人，策劃組織反革命集團，並揚言進行陰謀暗殺活動，妄圖顛覆我無產階級專政。遇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遇犯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經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處現行反革命份子遇羅克死刑，立即執行！.....”

他右手每一舉起紅色毛語錄，十萬人便個個高舉右手的紅語錄并高呼口號，一片瘋狂的紅色呼嘯的海洋。

極大的空曠的足球場，停着大大小小數輛灰綠色警車；稍遠，有一輛約五米長、三米寬的雪白的長方形汽車：無窗、無牌無字、車門緊閉。

十萬人又一次狂呼口號、高舉語錄，一遍又一遍。

二十名犯人被強行押、拖下臺，羅克不肯邁步、死命抵制，三名高大的法警，費力地拖拽他。

十九名犯人被塞進深色大警車。唯獨將羅克拖向白色的長汽車。他拼死命地頑抗，腳不肯向前邁出一步。又加來一名法警，四人用力地拖拽他，塵土被帶起老高。

不寬的白色汽車門突然開了，四名法警吃力地將頑抗的羅克抬拽上車。

486. 活動手術車內。

手術臺上，躺着剛昏迷、被消毒水擦淨身體的羅克。他的手、腳被四個穿白大褂、戴塑膠手套、白帽和口罩的人緊緊地按住。

特寫：握着手術刀的主刀醫生微顫的手。

他慢慢地、準確地、長長地劃開了羅克的胸膛。幾隻手術箝扒開了他的胸膛。定格。

487. 慢動作畫面退回——四個彪形大漢的軍警，連拽帶拖地將遇羅克押往遠處一輛長長的，白色封閉的活動手術車。遇羅克死命頑強地不肯向前邁出一步，塵土被帶起老高。他那超人的頑抗，竟讓四名軍警十分吃力。他不甘死去，他不承認這個吃人的政權！他兩眼射出的光像是火、像是雷、像是電、像是洪濤，要吞滅整個中共暴政！！

488. 深沉、悲壯、夢幻的音樂。

片尾字幕：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給予遇羅克案件平反，宣佈遇羅克無罪；

遇羅克一案涉及到三千多人：凡給《中學文革報》寫過信、被留下地址的讀者，都被判刑，有的被折磨至死，至今不知姓名；

遇羅克於 1970 年 3 月 5 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宣判死刑之後，在十萬人的眾目睽睽之下，單獨被拉走，被強行押進活動手術車，進行活體器官移植。當局至今不僅沒有交代遺體下落，連遇羅克和遇羅錦的日記、以及近千張家庭照片也未歸還；

母親王秋琳，1983 年在北京病逝； 彌留之際， 喃喃道：” ……羅克……羅克……” ；

父親遇崇基，1988 年在北京病逝； 彌留之際， 呼叫着：” ……羅克……羅克……” ；

二姨王桂蘭，1966 年，于文革中在北京家裡自殺；

二姨父趙長澤，1972 年，在北京自殺；

姥姥楊瑛，1973 年，昏迷了整整七年， 在北京病逝；

1986 年 2 月，遇羅錦在西德申請政治庇護並定居；

1987 年 3 月，臺北「皇冠出版社」出版遇羅錦著《愛的呼喚》，在中共壓力下，1989 年宣佈不再出版；

1987 年，日本東京「現代文學研究所」出版中外評論集《遇羅錦》，在中共壓力下，宣佈不再出版；

1999 年 1 月，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徐曉、丁東、徐友漁合著《遇羅克 遺作與回憶》，立即遭到中共禁銷；

2000 年 5 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遇羅文著《我家》，立即遭到中共禁銷；2001 年七月，遇羅文出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並定居；

2008 年 2 月，遇羅錦將《愛的呼喚》做了大量修正、刪改、補充，回歸原書名《一個大童話 我在中國的四十年 1946-1986》，2009 年 1 月，由香港「晨鐘書局」出版；

2010 年 3 月，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一個大童話》的續篇《童話中的一地書》；

2010 年 8 月底，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了金鐘主編《遇羅克 中國人權先驅》的多位作者著述，編入了遇羅錦的傳記電影劇本《遇羅克》，及她搜集的集體獻辭《獻給遇羅克的花》；

2013 年 10 月，香港「晨鐘書局」出版遇羅錦編著《遇羅克與中學文革報》，電影劇本《遇羅克》增補 17 節，及又有新獻辭的集體獻辭《獻給遇羅克的花》再次放入其中。

2008. 3 月一稿

2010. 7 月二稿

2012. 1. 7. 增補 8 節

2012. 3. 16. 又增補 9 節

2013. 10. 5. 定稿

(本書编者注：劇本裡共增補的 17 節內容，皆根据已出版的《一個大童話》以及別人發表的回憶录。)

卷五

評遇羅克

哥哥的小屋

遇羅錦

兒時他有一間小屋，
是讀課外書的樂園；
學校的講授另是一樣，
只對課外書興趣盎然。

凡他能讀懂的書籍，
都認真地做了筆記；
迸射的思想的火花，
留下他每天的痕跡。

接二連三的劇變，
使他失去了小屋；
全優的品行和成績，
突然變成了罪人。

苦悶的汪洋大海，
險些令他窒息；
他需要一間小屋，
能與智者和偉人交流！

那放煤和劈柴的小屋，
變成哥哥的書房；
那潮濕陰暗的小屋，
是哥哥心靈的天堂。

白天，
為了生存勞作奔波；
夜晚，
在燈下苦讀和思索；
無盡的知識的海洋裡，
他尋求着道義、啟迪、力量。

每逢我走進院內，
都要深情地凝望；
橘黃，黯淡的燈光，
透在唯一的窗上；
哥哥攻讀的背影，
永刻進我的心房。

文學、歷史、哲學……
伴隨着他的成長；
他與偉人們討論——
那無數的日記、筆記、文章。

寂靜、深沉的黑夜，
人們皆昏昏地睡去；
唯有哥哥的小屋，

仍透出橘黃的燈光。

愚弄人民的謬論，

鉗制着億萬靈魂；

哥哥勇敢地應戰，

駁姚之作登上黨報，

將他作為“反面教員”。

文革的紅八月，

愚弄變成毆打、關押、屠殺；

幾十年的“出身”枷鎖，

沒人敢於駁斥、揭發。

勞累了一天的哥哥，

深夜中奮筆疾書；

他寧肯為發聲而死，

也絕不屈辱地生存！

油印的《出身論》誕生了！

人們如醉如癡地讀着；

幾十年憋在心底的話，

被闡述得無比透徹！

鉛印的《出身論》誕生了！

人們歡呼、奔走相告；

《中學文革報》的頭版文章，

都是在哥哥的小屋裡，

徹夜不眠的傑作。

每一期報紙被瘋狂搶購，

幾萬、十幾萬份一售而空；

雪片般的讀者來信，

傾訴着飽受欺凌的呼聲。

讀着信的哥哥淚流滿面；

從不愛哭泣的他，

對自己說：

“為他們死，值了。”

半年的暗探跟蹤，

哥哥沒有半點驚慌；

從他動筆之日起，

生死便已置之度外；

唯有讀書、寫作、思考，

才是他每天的最愛。

寂靜、深沉的黑夜，

小屋的燈光明澈……

哥哥被捕的那天，

《工資論》還沒有寫完；

桌上攤開的年終總結，

還記着昨天的誓言：

“如果我自欺了，

或屈服於探求真理以外的東西，

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

他再也沒活着回來，

因為他不認罪、拒不交代；

他受盡兩年多的折磨，

終於到臨死的這天。

他——

在人间的大学毕业了，

藍天、白雲、上萬的人，

壯觀的「北京工人體育場」，

這就是他——

大學畢業的盛典！

他是多麼傑出的學生，

值得有這壯觀的場面！

他交出了第一篇論文，

光華燦爛；

然而代價必須是——

他的頭顱。

拿去吧！

他大笑着。

寧可付出這代價，

也絕不跪着生存！

他——

在社會的大學畢業了；

藍天、白雲、上萬的人，

壯觀的「北京工人體育場」，

十萬人的觀禮，

就是他大學畢業的盛典！

小屋的燈光滅了？

不，它還在不屈地放光；

小屋的燈光滅了？

不，它仍是深夜的導航。

小屋的燈光滅了？

不，它仍輝映着人們的心房，

那火炬何曾熄滅？

它明明分外紅亮！

我有千萬次夢，

每一次夢境一樣——

我走進那小院，

仍是深情地凝望；

橘黃、黯淡的燈光，

透在唯一的窗上；

哥哥攻讀的背影，

清晰地眼前飄蕩。

每逢我走進院內，

仍是深情地凝望；

寂靜、深沉的黑夜，

橘黃

明澈的

燈光……

有關遇羅克的五個問題

遇羅錦

一. 遇羅克的信仰

文革中，以及文革過去了的很多年裡，從未見誰提出過對遇羅克信仰的質疑，即他信奉終生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當“黑五類”和包括了形形色色造過反的“二十一種人”在文革中幾乎被斬盡殺絕之後；當文革結束、國家需要人才，死了的或活着的父母的成份不再十分重要之後；當黑後代的子女也可以報考大學和出國之後；近

年來，一些人便提出了遇羅克的信仰問題，一是說他思想有局限性，竟然信仰馬克思主義；二是把他歸結為“體制內”的。尤其是海外個別名人大網站把馬克思這個人描繪成惡魔時，那麼，誰信仰過馬克思主義，誰也就似乎是個不可理喻的人物了。

首先要說明：除了在學校必須學習政治課之外，我從未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對於馬克思的其他著作，我也從無研究，所以我也沒資格去談論馬克思和他的主義是否一無是處。我的第一問：是否辯證唯物主義只屬於馬克思的發明？哥哥讀了那麼多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的哲學著作，是否黑格爾、康得、費爾巴哈、孟德斯鳩、笛卡爾、亞當·斯密、羅素、馬赫、皮亞傑、洛克、佛洛伊德、杜林、盧梭、梅特里、孔子、老子、莊子、墨子……都與辯證唯物主義無關？我也從未聽說過哥哥說他自己是什麼主義者。我只深深記得在1966年十月油印的《出身論》的最後一句話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我的第二問：中共幾十年來所宣揚的馬克思主義是否是真實的？馬克思主義是否真的一無所取？我只看到，那些真地通讀了（甚至有反復讀過多遍的）《馬克思全集》的有獨立思想有學問的知識份子，他們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是客觀和審慎的，是多次地論述過馬克思的著作裡國人以前所不知的許多內容的；而那些從未讀過馬克思著作或是一知半解的人，說的話反倒是非常武斷和絕對，他們徹底否定馬克思，除了謾罵，卻從未見全面地令人信服地闡述過。

我只能從另一面去看馬克思是否是惡魔，或只是個活生生的人：德國不准許有希特勒的雕像和命名的大街，卻對馬克思的舊居、博物館、著作和雕像都保存完好。以“卡爾·馬克思”命名的大街，各城市都有，西德比東德還多。因為西德各城市的大小街道，盡是以著名的作家、科學家、藝術家、思想家、哲學家……的名字命名的。一旦經過了市政府的討論和通過之後，也不會隨着政局的變化隨生隨滅。德國始終是把馬克思視為哲學家 and 思想家對待的。儘管中國人認為他與海倫的私生子和老是沒錢一事都不可饒恕，德國人卻早就知道也並不以此為怪，因為比起毛魔的淫亂霸道、虛偽專制、貪色撈錢以及其他的政治惡魔們，馬克思實在與他們風馬牛不相及，就更不用比如今의 公開撈國庫的權貴們包養的二三四五奶和頻頻地光顧雛妓、並捲款億萬逃西洋了。

與德國人的心胸相比，某些中國人應反思：為什麼我們要麼是聖人要麼是惡魔，好象從未見過人似的？而我們幾十年如一日地見慣了的“人”，我們親口無數次喊過“萬歲，萬萬歲”的“偉人”，直到今天，不僅天安門城樓上高掛着他的畫像，更有無數擁護他的老百姓和思念他的網站，而西方人卻反倒視毛為透頂的惡魔呢？

就連創建了「法輪功」的李洪志還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在近幾年的退黨大潮中，他才公開了這件事，說自己過去的工作單位都是黨員，不入就不太好，能否因他過去是個黨員，就否認「法輪功」嗎？就偏說他是體制內的？或說他退黨無誠意？偏要說他仍舊信仰馬克思主義而不信仰「真善忍」？

這就牽涉到一個問題：一個人有信仰好還是沒信仰好？什麼樣的信仰才是值得尊敬的？是否誰信仰什麼都必須經過別人的檢驗？信仰是否可以隨着自己的認識而改變？

世上的信仰有千百種。我們不應重視一個人信仰了什麼，而應看一個人做了和宣揚了什麼。假如一個人做了許多好事，備受人尊敬，我們就不應強調他信仰的對或錯。因為信仰什麼只是他個人的事，而所做出和所宣揚的事才是關係到公眾利益的事。即便有着同一種信仰，認識也有高低之分，不見得都能做出對大眾有益的好或壞事。

沒有任何信仰的人，不見得就一事無成或不是好人；公認那個人的信仰是很正確的，也不見得他就不虛偽或不做壞事。

對於哥哥的一生，我在香港「晨鐘書局」2009年1月出版的《一個大童話》裡，有詳盡的描述：一個從小就不甘落後、以做表率為榮的性格；一個從兒時起到被捕前，每日讀好書認真做讀書筆記並獨立思考的青年；一個在青少年時代起就樹立了積極向上的人生觀、備受政治打擊而不屈的天性；一個在文革中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願為億萬受苦人大聲疾呼並勇於犧牲自己的無畏精神。假如他沒有信仰，沒有正確的思維方式，他是做不到獨立思考、具有透徹的洞察力、嚴格律己、關愛他人、把為真理獻身視為自己神聖的職責的。他認為自己所信奉的，是能解開他心結的鑰匙。他不僅信奉辯證唯物主義，更信奉「吾日三省吾身」。他把剖析自身、成為完全的人當作最大的追求。假如他在燒掉無數的筆記、日記、文稿、信件之前，沒讓我親自翻看他的許多日記的話，我就無法這樣斷言。遺憾的

是：我這唯一去看了他日記的人，也成為唯一的見證人。如果我去世了，再也沒有第二個見證人了。而家裡人都眾口一致地說他從一出生就反共，因我回憶起他勸過我入團的事仍舊刻骨銘心，羅文在《我家》裡便毫無根據地說我懷恨父母，才故意給家人“抹黑”。但羅文羅勉比哥哥小四歲和八歲，到了他倆上初中時，哥哥早就不勸任何人入團了。甚至由那時才出現的鄰居任眾先生出面寫文章故意去符合倆弟弟，說我寫的不是事實。而任眾對我的意見，是因我轉告了倆弟弟說他的自傳《樹與林同在》別提多沒勁了，所以不用郵寄給我，並附了四句給他：“林中有死樹，獨樹亦蓬勃；樹本無疆界，何處不能活？”對於張賢亮《牧馬人》式的自傳：“劃為右派改了就好”、“母親(國家)打兒子(右派份子)打兩下就打兩下”、“不想出國是因太愛祖國和人民”、“樹必須與林同在”(而不說因考慮年紀大了學外語太困難及怕找不到好工作等等)。倆弟弟對那種虛假的自傳讀不下去，卻不反思：如果我們也這樣寫，豈非也是垃圾？他們只想把哥哥寫成事事處處高大全的偉人，而不是走過曲折彎路的普通人。他們不把他的純潔向上、不甘麻痺消沉的追求，看作他的赤子之心。我恰恰認為：這痛苦曲折的道路及赤子之心的不甘，才是他寫《出身論》的動力。正因我們沒有他的痛苦和不甘，早已變得悲觀和麻木，所以寫不出《出身論》，豐富的學識與嚴密的邏輯思維都是其次。

如果按照羅文的邏輯，認為哥哥從一出生起就反共，或不妨說：在娘胎肚子裡，哥哥就連踢帶踹地喊着“打倒共產黨！”然而遺憾的是：1949年中共建立新政權之前，父母的朋友已給父母買好了逃往臺灣的飛機票，父母因對中共抱有幻想卻偏要留在國內。若連父母都如此，那個兒子又怎麼會

從一生下來就反共呢？如果人人都是從一出生起就怎樣怎樣，那麼，說遇羅克“從一出生起就反共”與“紅五類”說自己“從一出生起就是消滅黑五類的紅色革命派”又有什麼兩樣？若按羅文的邏輯，豈不是反駁了《出身論》最重要的論點：“社會影響大於家庭影響”嗎？更不用說，他並不瞭解哥哥一生的成長過程了。

我只能忠於文學而不是聽從家人的擺佈。我要寫的是文學作品，不是去給每個人立塊大石碑。什麼是文學？首先是描寫人的心靈，而心靈就是一個人的心路歷程：包括好的壞的、明白的糊塗的、歡樂的痛苦；假如能夠理解什麼是文學精髓的話。更奇怪的是：無論是《冬天的童話》還是《一個大童話》，我對父母和家人的許多愛的描寫，家人竟看不出來，那些象電影畫面一樣的描寫，那些感動讀者的，不是愛又是什麼呢？沒有辦法，我深感差一歲是一歲的悲哀：文革時無數青少年學習的停頓，一年比一年僵硬死板、毫無人情味兒及無愛的鬥爭洗腦教育，自己又不主動地看課外書反洗腦，已使得無數人不懂得愛的思維和欣賞愛的語言了；無論是在生活上、工作上、還是寫作上。

如果我和家人在這個問題上無法和解，只好隨它去；我看到的只是那種頑固不化、自以為是的死腦筋。自己深知實話實說是對家人和所有人最大的愛。至於幻想着誰來向我道聲歉，隨着年月的無情逝去，我是一點也不幻想了，也深感這個國家的子民從上到下是不懂道歉為何物的；反而覺得自己能對文學始終地忠誠不渝而自豪，覺得能比他們更多地去理解別人。

正如任不寐先生在信裡給我寫的：“您的人生經歷真是一本大書，這本書不追求每個人都理解，真正的作品不在說服，而在見證。說服是對讀者的仰望，見證是對遇羅克和他所仰望的理想的仰望。”他說的多好啊。

為了做到我不是哥哥心路歷程的唯一見證人，我曾多次寫信給哥哥的摯友郝治，希望他能寫出對哥哥的回憶；但他的筆端讓沉積太久的悲痛凝住了，正象那些受哥哥案件牽連的上千人都沉默一樣。其實，見證應是多角度的，對於同一個人，每個人對他的瞭解和看法都不一樣。

提起郝治大哥，我不得不再多寫兩筆。他的父親與我的父親是摯友，都是死不認錯的硬骨頭右派份子。他們的兒子，繼承了他們的硬骨。與哥哥同歲又是初中三年同班生的郝治，和哥哥宛如一對雙胞胎：一個是強有力的筆桿子，一個是用生命保護他，誓死捍衛《中學文革報》；一個是在監獄裡寧死不屈，一個是被關在「輕工業學院」的地下室，被非人的長期嚴刑毒打不吭一聲。對於他的鋼筋鐵骨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在「輕工業學院」大學畢業不予分配工作，繼續監視考察整整十年。1970年他被分配到外地，1980年才被允許回到北京，被上級任命為一個廠的廠長，一直優秀地領導該廠工作直到退休。我和倆弟弟對郝治大哥的由衷敬佩，絕非語言所能形容。

很多人只信“真善美”，覺得有了真才有善和美，沒有真就沒有善和美；但就連這樣的信仰，也不是人人都有、人人能力求去做的。哥哥做得到的那些，絕大多數人卻做不到。我仍歸結為信仰的堅定與通達與否，與

知識水準的高低有關，也與性格有關；否則我就無法解釋那些象哥哥和郝治一樣堅強的人，以及無數有氣節的優秀的知識份子。

如果人們喜歡遇羅克所做出的事業，那就不應責備和檢驗驅使他作出了事業的信仰。若他真按照人們所希望的應是這個或不應是那個信仰的話，他很可能只是個碌碌無為的庸人，或一知半解又自以為是的人，也許是個軟弱的兩面派，而絕對不會是我們所認識的這個遇羅克。相反，那些欽佩和想學習遇羅克卻又找不到自己信仰的人，倒不如去信奉他所信仰的。

但別忘記，在法制如同虛設的中共國，自中共建黨以來，是不允許完人存在的，他們一直是把最優秀的知識份子趕盡殺絕的。

二.《中學文革報》的文革詞彙與文革術語

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一個事實：在公眾場合，領導做報告、群眾發言、報紙社論、學習討論、小報文章，沒有文革詞彙和文革術語，不僅通不過當權者的要求，一天也無法生存的。引用那些毛語錄和文革術語，更大的意義是對自己的保護，也是為了“以毒攻毒”地辯論。

比起別的小報，《中學文革報》上發表的文革詞彙少得太多，因為那些小報，除了千篇一律的文革詞彙和大吼大叫的謾罵之外，簡直就沒有內容。報紙創辦人牟志京為了報紙的生存，對我說，他在哥哥的文章裡，加進了許多革命詞彙和文革術語，他還要求哥哥去掉不少辛辣語句，是經過

了哥哥同意的；他說自己又加了些「聯動」製造的新的血腥罪行，及對譚力夫之流的謊言的駁斥等等，但哥哥所寫的原文內容並沒有失去。

最早的油印的《出身論》不僅沒有後來鉛印的長，也無一句文革詞彙和文革術語，辛辣和諷刺的語句有多處。因哥哥寫作從來都不寫那種虛浮誇大、華而不實、故作驚人、狐假虎威的詞彙的，哪怕當時的風氣便是這種詞彙滿天飛，甚至變成了保護色。在《中學文革報》發表的《出身論》中，辛辣的語句只剩下了一句：“‘自來紅’是餡子糟透了的月餅而已。”牟志京說：當時哥哥對他說：“不能再改了，再改，銳氣就沒了。”

可惜，無數次抄家顛簸流離，家人和朋友竟未能保存一份油印的原作。且不說沒經過文革的人，就連我們多年以後，對當年那些報紙上的文革詞彙和文革術語，也看不習慣了。這是否亦是不信仰辯證唯物主義者們所說的“局限性”呢？

三. 網上對遇羅克事實的歪曲

如果說中共體制內某些軟弱的兩面派，以及被中共暗中收買的人，一提起遇羅克就故意褒貶參半的話；如果說國內的「百度百科」之類的網站，因政治原因，一直對遇羅克的個人簡介予以誣衊的話；那麼，就連外國人辦的「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網站上，在對遇羅克的介紹裡，也有同樣的錯誤。該網站對遇羅克的生平介紹正確的部分除外，現只照抄不正確的部分：

“……1967年，《中學文革報》的大部分成員到東北去看武鬥熱鬧，遇羅克在長春車站發武器時獲得了手榴彈，不忍心丟掉帶回北京，後被發現……”

“被判死刑的主要原因——表面原因：根據《遇羅克 遺作與回憶》記載，遇羅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彈，預謀暗殺毛澤東（來源於判決書）。主流印象是：遇羅克因《出身論》一文，為當權者所不容。另一種觀點是：不是因為《出身論》而是發表在《文匯報》的《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

以上內容，一是錯在手榴彈的問題，那明明是遇羅文所為，卻安在了遇羅克的頭上。遇羅克不僅沒去過東北長春市，就算有人給他一顆手榴彈，他也絕對不會接受，去做那種愚蠢的沒頭腦的事。愛做楞頭青的事的，只有從小就對槍炮極感興趣的羅文。2001年，羅文出走中國去了美國時，我與他同住在一友人家，鄭重地問過他：“你在監獄裡，關於手榴彈的事，是否全推在哥哥頭上了？”

因為哥哥在被捕前，曾向所有《中學文革報》的成員嚴肅誠懇地交代過：“萬一出了事，你們把一切過失和責任都推在我身上好了。”

當時羅文很認真地回答我：“沒有。那是我做的事，我怎麼能推在哥哥頭上？”而我也相信了。

所以，對於這件事，我和羅文在所有關於遇羅克的文章或書裡，都沒混淆過是非。在2010年8月底，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遇羅克 中國

人權先驅》一書之前，主編金鐘先生也問過我關於手榴彈的事，我也是如實回答的。但「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網站上，不僅這件事是錯的，就連遇羅克因何而死也是錯的。在遇羅克的死刑判決書上，前面除了列舉了他的文字罪之外，中間只沒頭沒腦的一句“並揚言進行陰謀暗殺活動”，要暗殺誰？沒有實語；什麼活動？沒有說明。遇羅克絕對不會招認自己從沒做過的事或想法。即便監獄裡的審訊員一再希望他承認搞反革命集團，無論他是否為此受過酷刑，他自始至終是不招認、也不交代別人的，故他的判決書上有一條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囂張”，指的就是他這“不認罪、不交代自己、不交代他人”的態度。

從以上的錯誤明顯看出：負責編輯遇羅克簡介的人，要麼是不清楚事實就任意發表文字，要麼是誤信了他以為可以信任的人的介紹。而介紹人故意把遇羅克的死因貶低成因“手榴彈”和“暗殺”，這論調是中共一向的做法。即使我想去信向該網站更正，卻發現很難與之聯繫，竟找不到可以寫信的信箱。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共繁殖的特務與線人已在全世界遍地開花結果、無孔不入了，該網站的負責人尤其應提高警惕，更應向《遇羅克 中國人權先驅》的出版人金鐘先生多問一問，尤其是能與遇羅克的家屬取得聯繫、徵詢意見。過不了幾年、十年，我們能夠作為見證人的都死了，編輯人就是想與我們聯繫也不能了。（注，見下）

而羅文的槍彈夢，在美國倒是很容易地實現了。他已買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二十條槍，每週日他都會去魏京生那空曠的農場裡，忘乎所以地打靶射擊，從大白天射擊到天擦黑。我只希望他別為槍出事就好。

(作者注：2012年3月6-9日，在朋友的熱心幫助下，我這腦盲終於與「維基百科」的編輯小組取得了聯繫，他們很快地對遇羅克和我的詞條給予了修正和補充。我給編輯小組寫了感謝信。但我在「維基百科」遇羅克頁面上所做的許多編輯文字，只保存了兩天便全部消失；几经反复，最後只保存了極為有限的介紹。為了能更真實地說明事情的經過，在2012年3月5日之前所寫的此文中的有關內容，我不想做任何改動。)

四. 談“常識”

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雷頤，首次發表了《捍衛常識的代價》之後(編者注：此文發表於1999年1月「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徐曉、丁東、徐友漁主編的《遇羅克 遺作與回憶》，該書立即被中共禁銷)，他在文中闡述了在中國，捍衛常識竟需要極大的代價。我也在博克首頁《獻給遇羅克的花》裡，將他文章結尾的這段話收錄其中：

“常識往往因其‘平常’而不被注意，但其實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一旦常識受到普遍的破壞，生活就會極其可怕，此時人們才會感到常識的重要。而捍衛常識竟要以生命為代價，則是最可怕的時代。”

自他的“常識”之論問世以來，近年來，忽然許多人提起遇羅克的《出身論》及他那一系列力透紙背的文章時，皆以“常識”二字概括、簡化和淡化了。似乎一個人甘願以生命代價去闡述他的理論、宣揚他的觀點、去改變社會的不合理，不過是為了一個小小的常識而已。而《出身論》以及

六期的《中學文革報》的頭版文章，並非只闡述了常識，更多內容是駁斥了歪理和謬論。這種故意避重就輕、故意淡化的輿論風氣，只起到了讓人們輕視先烈的理論、忽視先烈犧牲的作用。

“父母的成份是子女的出身，父母的成份不是子女的成份”，這是常識。

“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這不是常識，這是貌似公正的歪理。

在大講階級鬥爭的幾十年的環境裡，這歪理就變成了“父母的成份是子女的成份”，常識變成了反常識。

1966年「紅八月」中，又變本加厲地變成：“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這是歪理的歪理，是謬論。也並非象雷頤所說的：“常識往往因其‘平常’而不被注意”，而恰恰是以毛周為首的黨中央，幾十年來，故意地把父母的成份強加在子女的頭上，讓他們永遠有階級敵人可鬥。

遇羅克不僅反駁了那反常識，更重在反駁的是謬論。他明明清楚毛周的陰險用心，然而在一系列的文章裡，他又不能不引用毛的大量語言，以毒攻毒，去反駁譚力夫之流的“聯動”們，讓他們啞口無言。

他的《出身論》及一系列文章之所以誰也駁不倒、誰也寫不出來，因他所有的論點和論據，都是以他一生的真實的生活體會、以及大無畏的責任感換來的。

《出身論》所以能激論驚天，就因為作者是用他的一生去寫這論文的，是把他一生的快樂、追求、痛苦、醒悟、不屈、艱忍、才華、思考、昇華全部地溶入進去的。

沒有他那些在底層生活體會的人，即使有深厚的文學、歷史與哲學的功底，也絕對寫不出那麼充實、那樣深刻精闢、無比鮮明、一鳴驚人的文章的。

正如他評價鄭兆南烈士的幾句話：“假如不具備熾熱的無產階級感情，假如不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假如沒有高度的政治遠見，假如沒有巨大的鬥爭魄力，就一定不會成為這樣一個無所畏懼的人。” 其實，這正是哥哥自身的寫照。

六期《中學文革報》的頭版文章，亦是他對《出身論》結合現實的更詳細具體的闡述。

僅用“常識”二字去概括他的理論，要麼是人云亦云、未經過大腦思考、不思及“常識”與“理論”的區別及各自份量的輕重，要麼是別有用心地故意淡化、故意貶低、生怕得罪中共；甚至許多讀者未必讀過雷頤的原文，只是摘取一詞一匯，扭曲了作者的原意。

正是遇羅克的熱血、是先烈的鋪路、全國對《出身論》反響的巨大、以及社會對人才的迫切需要，致使當局後來不得不對出身政策有所改變：父母的“成份”不再過於重要，表格上不再填寫“出身”一欄，過去的“黑五

類”子女也可以報考大學了。然而，從另一角度來說，恰是文革中把“黑五類”几乎都斬盡殺絕、斬草除根了。

但在理論上，幾十年來，卻始終是不明不白的，遇羅克的名字和他的理論，是被中共諱莫如深的。在國內的官方報刊和網站上，也始終沒有人著文公開肅清「血統論」的毒害。因為直到今天，當政者仍以“出身”為考慮權利圈內接班人的準繩，認為交給“革命紅後代”才最可靠。過去“黑五類”的子女的子女，絕大多數仍是社會邊緣人，被稱為“弱勢群體”。由於沒有言論自由和選舉權，當局並不以才華和貢獻去平等地對待人民，致使邊緣人想方設法地只好出國定居。在國內，紙醉金迷的愚民教育和物質欲望的薰陶中，當局只希望故意以輕視的態度去論及和醜化遇羅克，就是必然的。

比我們年輕的人津津樂道地把《出身論》貶為“常識”，認為“極其稀鬆平常”，然而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常識呢？

它是中共當局七十年來統治的根，是當局最疼最深處的誰也不敢碰的東西；

它是壓制和折磨了幾代人的精神法寶；

它用歪理使億萬無辜者的心靈屈死在看不見的屠刀下；

文革中，它還用肉體去消滅數以億計的“黑五類”；

它是幾代人都無人敢論及、幾代政治家和知識份子都無人將它闡述成理論的“常識”……

哪個國家見過這樣的“常識”呢？

正是如此重要的“常識”，由遇羅克把它闡述成誰也駁不倒的理論，是了不起的理論貢獻！

他為了這理論的闡述和宣揚而寧死不屈。遇羅克的精神，是人們永遠紀念他的原因。

年輕的一代又一代，當考大學和出國再沒有了限制時，就應該忘記過去為了“出身”、流過多少血的上輩的事實嗎？甚至覺得它稀鬆平常而嗤之以鼻嗎？還是甘願自我麻木，只考慮自己的利益與欲望得失呢？

是的，這個國家是不能有常識的：

“人應當是平等的”，這是常識，而中國直到今天仍不能實現；

“人應該有言論自由”，這是常識，胡平透徹地闡述了它。但有志於闡述常識的人們，不得不離開中國，選擇流亡國外；

“作家應該說真話”，這是常識，而為了它，無數的作家和學者付出的是監禁、流亡和血的幾十年的代價，以及不被家人或朋友理解的代價；

“人民應該有地方講理”是個常識，凡被屈死的人，都因沒地方講理；國內上訪者的艱難遭遇，人人都見到了；無數上訪者為了這常識，致使家破人亡、生活無着、貧病交加、艱難度日；

“人應當助人為樂”是個常識，而中共可以用“雷鋒”把它變成假包裝；中國的道德淪喪及無處講理發展到今日，是誰助人為樂誰倒楣，寧肯圍觀那摔倒在街上的老人千萬不要去攙扶，汽車碾壓兒童無人呼救；

“一個國家應有健全的法制”是個常識，然而權錢交易的背後，罪魁禍首逍遙法外，受害者上告無門被關入大牢；憲法是廢紙，法制是空談；

“中國的歷史是暴民蜂起的歷史”是個常識，然而……

“應該保護自然生態平衡”是個常識，然而……

“沒有中產階級的國家是貧富兩級分化的國家”是個常識，然而……

“一個合理的社會制度應能保障底層人民的正常生活”是個常識，然而……

“人民應當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個常識，然而……

“一個邪惡了幾十年的政府應被人民徹底推翻”是個常識，然而……

這個國家是不能有常識的。

在自由國家的常識在中國是禁止提及的。

住在中國的知識份子是最害怕闡述常識的。

中國最缺少的就是遇羅克那樣敢為真理獻身的人。

當一個國家，所有的常識都變成了反常識，再也沒有人願意為了捍衛常識去闡述理論、去犧牲自己時， 那個國家才是最可怕的。

五. 無法寫出哥哥深邃豐富的思想

自哥哥就義後， 自己就有了一個責無旁貸的任務：寫出哥哥的音容笑貌，寫出我所記得的他的一切。我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好的， 尤其在國內那種沒有言論自由的環境下， 作品被任意刪改； 就算不被刪改，主編卻是冒着被革職的危險的。我出國就是為了寫一本真實描述的書， 這裡包括了哥哥，包括我們一家人。很多人也許接受不了我對家人的描寫， 但我相信更多的人是完全能接受並十分贊同的。因為自塑英姿的自傳太多了，人們只能拿它們當作劣等小說看， 且一邊看一邊鄙視作者。如果我不想讓自己的作品變成垃圾， 就只能如實地寫；哪怕家人不高興不理我， 那是他們的事， 我必須對得起事實。再說：假如受了那麼多罪還個個毫無缺點地高大全、個個無比相親相愛、是“黑五類”家庭卻又絲毫不受社會影響， 那么，豈不是應該讓中共繼續統治、更多的搞政治運動、以便更加高大全、更加个个優秀傑出無比、彼此更加相親相愛嗎？假如從上到下的高官與老百姓都高大全和相親相愛， 怎麼到今天中共國的制度還不能變好、亂象叢生、人情冷漠、冤案遍地、暴民蜂起呢？假如我不如實地去寫， 卻瞻前顧後， 又如何給別人做出榜樣呢？難道都是躲避現實、避重就輕， 只寫女人的臀奶、男人的陽物和自我誇耀嗎？

我雖然要盡可能地寫出哥哥，但我寫不出哥哥深邃豐富的思想。因他對家人並不說出他的思想，他把一切思想都只在日記和讀書筆記裡傾訴。文革中最殘酷的“紅八月”時，他在燒掉所有的日記和讀書筆記之前，讓我去看它們。但那麼多日記、文稿、筆記、信件……只有半天的時間，我怎麼看得過來呢？詳情我在《一個大童話》裡都寫了，我只是儘快地翻閱他的日記了。他最感動我的就是「吾日三省吾身」以及自小就有「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的志向。因此，張朗朗一再地在文章裡說他在監獄裡沒想到自己會死是不確切的。哥哥城府很深，看人看事非常敏銳，他在監獄裡故意避重就輕地說，只對自己有好處，因為他心底的真心話：“在寫《出身論》的那一刻起，就把自己的命交出去了”是不會對任何人說的。但他在1967年的總結裡，是吐露了自己大無畏的心曲的；他曾回顧了《出身論》以及前後寫成的十幾萬字文章，自豪地寫道：

“這些文章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翻印的估計有一百萬份以上，不知影響了多少人。”又說：

“血統論橫行是社會主義時期的一個奇特現象。以中國之大，竟無一人大膽的抗議、強烈的控訴，實在是時代的恥辱。我盡了歷史必然規律性所賦予我的任務，或者說由於主觀的努力，比別的人先走了一步。即使我不做這件事，也會有別的人做的。

“假使我不是把生命置之不顧，我就絕不能寫出這樣的任何一篇來。從《出身論》一發表，我就抱定了獻身的宗旨。我想，歷史是會把我的這一段話當作注腳的，它是會估價我的功過的。歷史會看到，在躍進了一個

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封建的意識形態還怎樣廣有市場，和它戰鬥還會有多少犧牲。

“這就是戰鬥。任何懲罰是壓不倒那些為正義而鬥爭的戰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犧牲。戰鬥的甘與苦全部在這裡。”——多麼豪邁的語言，多麼有氣魄的心胸，多麼堅定的鬥志，多麼高遠的視野！

難道，他會把以上的真心話對靠不住的難友說嗎？把遇羅克說成胸無城府的老天真，以及其他的隱晦的抹黑內容，是中共一向的做法。

如今我編輯這本書，再重讀哥哥的遺作，仿佛聽見了他說話的健朗的聲音；他的文風就象他的語言一樣，是那麼中肯和親切，是那麼乐观、自信和一語中的。他四十七年前所闡述的，不僅沒過時，而且全部地應驗了：“革軍”、“革幹”紅后代的腐化與墮落，他們對人民的剝削與殘暴，至使今天的國內，每年的暴亂達上萬起，民不聊生、貧富兩極嚴重分化……而哥哥在四十七年前，就已經敲起警鐘、並透徹地分析和預言過了。

哥哥捨不得燒掉的那本唯一的日記、我的二十本太一般的日記、以及母親畢生積攢的上千張家庭照片，在我和兩個弟弟的有生之年，是不會還給我們了。就連我們的下一代能否得到它們，我都不存希望。它們是否還存在「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呢？也不知道。虽然我寫不出哥哥深邃豐富的思想，但只希望那一本他很重視的日記還存在。我和哥哥每逢過生日就換一本日記。哥哥那一本是32開大小、天藍色塑料皮封面、燙有“北京日記”四個金字，裡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鋼筆字。哥哥對我說，他捨不得燒掉它，是因為這本日記，是一年以來、一生中思想最成熟的日記，直記到

1966 年的 8 月下旬。我多希望掌握這本日記的有權人， 有一天，能把它的内容全部地在網上公之於眾， 每一頁、每一字都不要拉下，也能公開哥哥在監獄裡所有的口供、事實及所遭受的磨難。那時，人們才能看到一個更加真實的全面的遇羅克：他學富五車的知識與智慧，他人品的傑出與氣節，才能完全地呈現給世人。

哥哥的案件被平反之後， 專案組對他的屍體處理無任何交代， 只發給父母二千元人民幣的撫恤金， 父母分文也不想動它。幾年後， 母親去世，我們才發現，在衣櫃中她的一件上衣口袋裡，放了三個銀行存摺，是給我和兩個弟弟每人同樣多的幾百元人民幣， 以此道出她對我們深深的愛；這錢裡，就有哥哥那筆滴血的撫恤金。

2011. 12. 17 一稿

2012. 2. 11 二稿

2012. 3. 6-9 , 在第三 “網上對遇羅克事實的歪曲” 之結尾處做了作者注。

2013. 10. 5. 定稿

五湖四海的獻辭

獻給遇羅克的花

(遇羅錦收集)

金鐘：遇羅克在歷史上留下英名。他給中共血統論以沉重的一擊，建樹一個不屈的象徵。他的代表性並非偶然，而是出於他的人格特質，尤其是他的好學深思，「吾日三省吾身」。在那樣極端困苦的情況下，博覽群書、自強不息、在鐵窗下也不懈怠。他在寫出《出身論》之前，就已發表文章向權威姚文元、陳伯達挑戰，這顯然不是只有勇氣可以達到的境界。

金鐘：遇羅克的《出身論》勇敢地說出大家想說而又不說出的話。對社會來說，最重要的是良知和表現良知的勇氣。遇羅克所體現的，正是今

天中國社會所缺乏的：仍需要敢言，不怕犧牲，奮不顧身地維護真理，說出真理的時代精神； 中國真正的社會轉型才會早一天來到 。

徐友漁：人類歷史上， 有兩種人對同時代人和後來者的精神和心靈產生巨大的影響 。一種是烈士， 他們為真理， 為理想受苦受難， 視死如歸； 另一種是思想家， 他們的目光如炬， 洞察事實， 是社會的先知先覺。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兩者寥若晨星， 他們承受的巨大苦難和發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輝映， 使他們成為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

王晨：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英雄豪傑，似群星燦爛，彪炳於歷史的太空。那些扭轉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創造發明、能利國福民的明星，將永遠被人們稱頌。人們不會忘記，當銀漢低垂、寒凝大地，我們民族蒙受巨大苦難的時候，那拼將自己全部的熱、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劃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隕星，雖然看來它轉瞬即逝了，卻在千萬人的心頭留下了不熄的火種。 恰似長夜的十年動亂中，被殘酷殺害的青年遇羅克，就是這樣一顆過早隕落的智慧之星。

胡平：我也飽受出身歧視之苦。《出身論》闡述得那樣嚴謹，清晰，深入與精闢。第一次讀到它時，真是一種奇妙無比的感覺。這個聲音很可能和自己一樣孤獨，但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和信心。這就是理性的力量，思想的力量。

宋永毅：文革年代，常識就是真理，就是理論；把常識說清楚了，就是重大理論貢獻。遇羅克公開訴諸于理論文章，可謂精深，尤其在那個不尋常的歲月。對比四十年後今天的知識份子被收買現象，中國知識份子應當感到慚愧。遇羅克冒着被砍頭的危險，樹立了一個出類拔萃的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

徐文立、賀信彤：遇羅克先生是二十世紀對中國和全世界都最有意義的高尚的人權事業在中國的先行者。

—— 從 1979 年至今一直追隨遇羅克先生足跡前行的後來者

劉青：遇羅克之所以稱得上時代的巨人，首先是他在恐懼時代展現的超人勇氣。遇羅克發表《出身論》的歲月，是大陸毫無理性、陷入瘋狂的紅色恐怖歲月。明知是死亡、是災難，仍然義無反顧地前行，必須具有面對死亡的勇氣。在當年六、七億人口的中國，唯有遇羅克用自己的行動，向世人展示了蘇格拉底式的勇氣。

遇羅克之所以稱得上時代的巨人，還因為他深刻、縝密的見識。他對《出身論》的見識，代表了同代人中最先進、公正、人道的理解，也是對中共利用出身製造歧視、迫害的討伐檄文。

徐水良：我是 1967 年 7 月在北京看到遇羅克的《出身論》的。幾乎從文革一開始，我們就與血統論激烈論戰，我完全贊同遇羅克的文章。這篇文章當時的影響是很大的。

1979 年我出獄後，到北京，聽說文章作者遇羅克被殺害，吃了一驚。這位獨立思考的思想家，因為思想罪，在大好的青春年華，死在了中共血腥統治的屠刀之下。

中國的進步，以無數烈士的頭顱和鮮血為代價，以無數人的被勞改、迫害和苦難為代價。遇羅克，是中國自由平等事業的先驅者，是提倡人性、自

由和平等，反對野蠻、禁錮和歧視的先驅者，尤其是反對中共階級賤民制度的先驅者，也是不盲目順從獨裁思想獨裁制度的獨立思想的先驅者。讓我們永遠記住這個傑出的先驅者，記住他的名字、事蹟和對中國進步的巨大貢獻。

廖亦武：我忘不了最初曉得遇羅克的那種震憾。那是一粒種子，我能夠撐到現在，都得益於那粒種子在體內發芽和生長。我以為“乾坤特重我頭輕”永遠是最美的詩句。如果每個中國知識人的墓碑上，都能無愧地刻上這樣的詩句，這個種族的遺傳基因就改變了。

野夫：舉世昏昏，君獨昭昭。捨身求法，燭照千秋。——獻給遇羅克

陳破空：在因“出身問題”而飽受欺侮的童年，我並不知道你曾為我代言。當我得知你的英名，已是在狂潮過後。於是，我明白，我不過是千百個“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之一，而你，卻付出了最高昂的代價。那狂潮，竟卷走

了你，你的青春、熱血和生命。我深知，今日，唯有堅守信念，矢志不渝，承繼你未竟的事業，才是對你最好的告慰。

魏京生：遇羅克知識淵博，勤於思考，最重要的是非常勇敢，敢於說出當時很多人想說卻又不敢說的想法。而且敢用自己的生命堅持自己的說法。因為反血統論就是觸動了共產黨統治的理論根據。不能讓人民之間成為你死我活的敵人，少數壓迫者就會暴露他們是人民公敵的真面目。這就是遇羅克遭遇不幸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作為人民代言人的偉大之處。和那些因為給共產黨提意見而遭遇不幸的人，有本質的區別。

王希哲：遇羅克是我們的思想先驅！

金鐘：一個公平的社會——人權， 人的自由， 追求幸福的權利能夠得到保障的社會， 只有把象遇羅克這樣無數的冤案公正處理， 為受害者討回公道， 對醫治社會的弊病才絕對有好處。

徐友漁：遇羅克和《出身論》的本質，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真理重於生命。

胡平：1966年文革紅八月，“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風行一時，二十五歲的工人遇羅克寫下長文《出身論》，不僅向對聯，而且向中共實行的階級路線發起最有力的挑戰。在那最黑暗的時代，發出了爭取平等與人權的最強音。1980年底，北京大學舉行的自由競選活動中，一批中文系同學向競選者提出一份問答表：“你最敬佩的人是誰？”我毫不猶豫地寫下了：“遇羅克”。

任曉町：請記住為公正犧牲的遇羅克，那個年代最有勇氣最有才華最具獨立思想的中國青年。

蘇雙碧：遇羅克在短蕪的一生中，一直在思考、在探索，從政治、經濟、哲學、歷史，他都有寬廣的視野，有獨到的建樹。

袁紅冰：遇羅克，一位鋒刃上的舞者，他浴血的舞姿是那個恐怖時代的至美。

徐曉：遇羅克正義的聲音穿過黑暗，使我們蒙羞的歷史有了一點炫耀的資本；遇羅克淋漓的鮮血已經使眾多苟且者無地自容……

然而，他真真切切地倒下了；不只是倒在槍口下，還倒在十幾萬人齊呼的”打倒”聲中，倒在十幾億人無言的沉默中……

如果我在現場，會不會和十幾萬人一樣振臂高呼？

李劫：遇羅克的《出身論》，是一部中國賤民的解放宣言，其意義堪與美國的黑人解放宣言相比。

徐友漁：遇羅克的思考具有根本性，他的邏輯出發點與文革主流思想毫無關係。他堅信人生而平等，每個人的權利和地位只能由自己的行為來決定；他堅信基於家庭出身的歧視是不正義的，對於歧視的提倡和辯解，不論來頭有多大，都嚇不倒他；不論詭辯披上了多麼華麗的外衣，都被他揭露無遺。

宋永毅：遇羅克是民族的先知先覺，第一個在黑暗中發出了人權宣言書。他所以能“舉世皆濁我獨清”，和他在1960年因出身問題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機會，但仍在社會大學裡學習，讀了大量的西方哲學著作有關。從古希臘的柏拉圖……到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體系，他都下過苦工夫研究，這些都培養了他的獨立思考精神和對現代迷信的批判。

瘋狂的年代容不下一個獨立思考的清醒者。正如他自己所說：“世界在發瘋，理智的人註定是要做祭品的。”

萬潤南：遇羅克是我們那個時代的英雄。初讀遇羅克的《出身論》，那感覺就象見到了一顆劃破夜空的流星。他說出了人們想說而說不出來的話，說得是那麼透徹，表達得那麼準確。

我們現在都敢說真話了嗎？今天的中國，說真話仍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我也有個夢：每年的三月五日，成為全國性的“遇羅克日”。

遇羅文：在紅色恐怖最猖獗時，羅克沒有沉默。他是舉世少有的英雄。羅克又是一位智者，他僅僅用毛澤東們的語言就戰勝了毛澤東們。羅克的銅像上雕刻着這樣一句話：“不是憑自己努力得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

平等——羅克用生命去呼喚她的來臨。

滕彪：遇羅克先生是爭取民主和人類尊嚴的先驅者，歷史將記住他的思想之光芒和生命之絢爛。我們今天將繼續沿着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前行，我們面臨的危險已經遠遠低於那個年代，為此必須銘記和感謝遇羅克和那個時代的所有覺醒者和行動者。

張敏：永遠忘不了 1967 年 1 月寒冷的冬夜，我這北京師大女附中初二四班（鬥爭“黑五類”最狠班級之一）的“黑五類”，擠在馬路邊人群裡，從板車上買到《中學文革報》，回家在昏黃燈光下讀《出身論》時驚喜恐懼交加的心情。

在最血腥黑暗的日子，幾億人向極權專制匍匐，你高擎人權火炬站立着吶喊。而今，你倒在槍口下已經四十年，我們是否完成了站立的姿勢？

英雄遇羅克，你拷問着我們的每一天！

王軍濤：遇羅克是我們時代的一座豐碑，代表了受迫害和受侮辱的不幸的人們的苦難、尊嚴和抗爭。然而，在中國，也許還要花上幾代人才能領會他的價值和意義。如同所有豐碑般的偉人一樣，他以生命的代價展示給我們一個艱巨的任務，並為我們完成這一任務提供了道義的信心、勇氣和力量。

傅瑞德：以慎思的勇氣諷刺迷信， 以透徹的理論對壘荒謬； 以人格的光芒照亮黑暗， 以生命的代價捍衛真理。

晉松：遇羅克沒有上過大學， 可是他的閱歷， 他的才識配得上中國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當“羅克老師”走入我的心中， 進入我的生活時， 我已是十三歲的少年。我很幸運， 讓我在人生與社會“初見”之前就得到了遇羅克精神的洗禮—— 獨立思考。

遇羅克是我心中的精神支柱。

老驥：他是暗夜中的一顆流星，他是暴政下的一灘鮮血。但，他那“去留肝膽兩昆侖”的魂魄卻化作了男人的風範，不息的長歌。假如，一個民族在刻意遺忘思想先驅遇羅克、林昭、張志新……那麼，這個民族的末日也就到了。

王銳：遇羅克無疑是 1949 年以後中國知識份子群體中最勇敢，也最有深度的思想者之一。

孫乃修：歷史的悲劇，時間不能把它泯滅，謊言不能把它掩蓋。遇羅克，是中國民族應當為之沉思、激勵和驕傲的話題。就這一意義說，他已獲得永生，成為這個民族挺拔的脊樑和勇氣的象徵。

遇羅克的奮發讀書和深思精神，對民眾苦難的深刻同情，對社會問題的積極思考，對真理的追求和對道義的承擔，挺身而出、捨己為人的品格、智慧和膽氣過人、捨生取義、談笑赴死的精神態度，這一系列非凡的精神品質使他成為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現代史上最傑出、最有影響力的青年思想家，代表着那個黑暗時代中國民族並未泯滅的理性、良知、人格和勇氣。

齊家貞：子彈，可以擊碎年輕的頭顱，但不可以擊碎真知灼見；死刑，可以絞殺血肉之軀，但不可以絞殺凜凜正氣。

遇羅克的功業彪炳千秋，遇羅克的名字與宇宙共存。

錢躍君：無聲者的聲音

無權者的權利

有史以來，許多侵犯人性尊嚴都是從對人的不平等劃分與不平等對待開始，其中踐踏人性最最嚴重的就是根據人的出身來劃分貴賤，因為人的出身不是人所能自己選擇的。在那個時代，被劃為地、富、反、壞、右的“階級敵人”不僅本人受到殘酷迫害，孩子們作為黑五類家屬也同樣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品學兼優、富有才華的遇羅克就因為父母是右派份子，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權利。他撰寫和發表了著名的《出身論》，接着就被逮捕，被判死刑。如果說《出身論》揭示的是在政治領域、根據人的出身來劃分敵我的話，則“戶籍制”是在經濟領域、根據人的出身來劃分貴賤。“家庭出身”是以政治手段、“戶籍制”是以法律形式公然在公民中區分貴賤，這樣的政治與法律本身就違背中國憲法保障每個公民的平等權利。這是一批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無聲群體，但他們有他們的聲音，他們有他們神聖不可剝奪的權利。

向異：敢於用自己的腦袋思考，敢於為有尊嚴的活着而抗爭，這種精神永遠都不會過時。

任眾：羅克犧牲已四十年，他追求的人權仍有現實意義：暴君毛澤東仍被高舉，毛所造成的禍害，遠未清算；人與人的平等關係遠未恢復。羅克的鎮靜，樂觀，他的使命感，艱辛和毅力，令我永生難忘，刻骨銘心。

彭小明：改革開放以後，我來到國外，第一次讀到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想》那震撼人心的字句的時候，我的心在顫抖，我舉目望天，質問為什麼在六十年代我們不能讀到這樣美好的真理篇章？否則我們的思想將如何振奮？

1963 年左右正是毛澤東強調家庭出身越來越荒謬的時刻，恰恰是西方盛傳《我有一個夢想》的時刻。馬丁·路德·金的真理是明確的“人人生而平等”。他的夢想就是“昔日奴隸主的兒子跟昔日奴隸的兒子同席而坐，親如手足”。“國家不以膚色的黑白，而以品格的優劣為評判標準”。我歎息號稱中國革命的導師、領袖或理論家們不僅沒有講出這樣的話，反而說的是幾乎相反的話。我猛省地想起，只有一個中國人曾經發表過與馬丁·路德·金幾乎相同的見解，他就是《出身論》的作者遇羅克；那是在 1966 年秋冬，直接面對反動血統論的狂潮。

印紅標：遇羅克是文革年代的思想先驅者，被譽為沉沉暗夜中劃破夜幕以全部青春和熱血放射出理性光華的隕星。

他以單薄的身軀和無畏的勇氣，拼死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呼喊和犧牲。

雷頤：常識往往因其“平常”而不被注意，但其實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一旦常識受到普遍的破壞，生活就會極其可怕，此時人們才會感到常識的重要。而捍衛常識竟要以生命為代價，則是最可怕的時代。

丁東：文革既是本世紀中國的一段最不容忍獨立思想的年代，又是啟動了一批先驅者獨立思考的年代。許多思想的火花，往往來不及燃燒，就被國家機器的暴力撲滅了。

遇羅錦：當一個國家，所有的常識都變成了反常識，再也沒有人願意為了捍衛常識去闡述理論、去犧牲自己時，那個國家才是最可怕的。哥哥，是為億萬個心靈被扭曲，被屈死的人大聲疾呼的。所有的被壓迫者與哥哥的心靈一起永生！

蘇曉康：遇羅克是“英雄”，“先知”，但他首先是一個“受難者”，是我們大家的“犧牲”；除非在終極的宗教的層次上，我們甚至無法觸碰到他。而他為之受難，獻身的目標，我們至今並未爭取到，甚至情形更壞了。離開“受難者”，我們是多麼的不濟。我們愧對遇羅克！

陳奎德：在中共統治的前幾十年裡，“出身”象一個巨大的陰影，籠罩在人們頭上；象一塊燒紅的烙鐵，燙在人們心上，陰霾、流血永無止期。遇羅克抨擊的目標是明確的，那就是中國式的“新的種姓制度”，中國式的“賤民劃分”。

《出身論》就是當年中國的人權論，是赤色烈焰焚烤的中國大地下，噴薄而出的自由主義言說！

曹長青：在鮮少有思想反抗的中國，遇羅克是個異數。他在《一九八四》式的文革時代，敢於大聲說出“二加二等於四”的真實，用生命的代價，鑄造出“獨立思考，疾呼吶喊”的思想者豐碑。雖然他像只小小的蠟燭，迅速被腥風血雨吞噬，但它放射出的思想光芒，把中國的黑暗，照得無處躲藏。

盛雪：文革是人類尊嚴、精神、文化、肉體的一次空前災難。期間，有數千萬的受害人，也有數千萬的施害者；在歷史無情的長河中，都是無痕的過客。

而遇羅克，將以其特立獨行的膽識，無懼暴政的灑脫，超越存在的思考，和直面死亡的微笑永載史冊。

陳子明：《出身論》中的一句話：“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

前半句體現了智慧，後半句體現了勇氣。前半句揭穿了意識形態的說辭掩蓋的制度的本質，後半句則直接向權利的暴力基礎提出挑戰。

遇羅克的思想，作為普世原則與日月同輝。

牟志京：羅克的可敬在於：權利的平等不應因出身、性別、種族和膚色而有別。

羅克在寫作上不愧為一位突破時代的巨匠，文革時代對中國寫作語言所造成的災難，直到今天，在政論文章中晰晰可辨。羅克的文章卻在文風中出污泥而不染，自成一統；其思路寬廣、條理清晰、廣征博引、詞彙豐富，並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文人的遺風。

傅瑞德：他獨立思考又肯博覽百家的精神；勇於質疑、大膽說真話的精神；時時刻刻關注廣大被侮辱、被損害群體的精神；不妥協、不屈服、堅持理念的精神，在今天仍顯得格外珍貴。

俞梅蓀：我從小飽受出身問題之苦，遇羅克在那最黑暗的“紅色恐怖”年代，大膽提出振聾發聵的《出身論》，呼喚人權、平等的普世價值，為此而獻出短暫的生命。每當我想到遇羅克——我們千百萬“出身弱勢群體”的共同大哥，都心如刀絞，難以平靜。但如今，普世價值離我們仍然遙遠，需要我們繼續努力。

朱大年：自覺並敢於追求平等的人在當時是少數。遇羅克進行的理論思考以及為真理獻身的勇敢精神，至今仍應令中國知識階層認真反思。

孟浪：遇羅克——中國思想者永遠的朋友與典範。

劉曉東（三妹）：遇羅克是思想超前、勇氣超人的時代巨人。有人用現在的思想來衡量遇羅克，是因為不瞭解當時的歷史背景，就像有人用現在民主自由的思想批判孔子，走入逾越歷史的誤區。那時，人們都在地上爬時，遇羅克已經站起來走了。我當時讀遇羅克的《出身論》時還太小，但是它

對我的思想的震動無疑是巨大的。遇羅克的《出身論》影響了那一代年輕人，那種對社會和時代的震動波及全國，尤其在北京，那時同學朋友見面談遇羅克的《出身論》的情景，我至今難忘。

茉莉：遇羅克不僅是一個傑出的人物， 他更是一種思想；是和我們民族的中庸，苟且，小聰明完全相反的思想。

徐沛：英雄者， 乃才能超常並勇於為了公眾利益犧牲自己的人也！

張承志：遇羅克啟發的， 是平民的尊嚴， 是潛伏在底層的高貴。我們對過去(文革只是其中的一環)的最徹底的反省， 就是對歧視人權的血統論的永不媾和的宣戰。

王璞：對我們的時代和社會更具現實意義的，是遇羅克的精神。無論在他的為人行事上，還是在文章理論中，始終透射出人道主義的光輝。屹立在我面前的，不僅是一位先知先覺不屈不撓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襟懷博大寬容為懷的人道主義者。

大軍：遇羅克，一個大寫的中國人！

葉式生：羅克身上有這樣一種無形的影響力：只要你不甘頹廢，那麼在同他共處時，你就不能不調動起全部自尊和毅力同他競爭，以做一個值得他結交的人為快。他的自信和毅力，反會照出你的盲目虛浮的影子，助你自省，激你奮進。當環境對一個人的求知和上進無所要求甚至壓制、平庸頹墮極易被接受的時候，這樣一個夥伴是何等珍貴啊！

遇羅錦：哥哥的高素質是怎樣形成的？他學富五車的書本知識和豐富的底層生活經歷是他素質的鋪墊與積累，不僅是他的獨立思考，更是他的「吾

日三省吾身」——他每天在日記裡解剖與回悟自己一天的言行；每週小結，每月中結，每年大結。他把要求自己成為完全的人當作最大的追求。也許他明知傑出的人不會有好結果，或許會走上死刑之路，但他把為真理而死看作靈魂的昇華。因為他堅信真理，為了真理而死他覺得光榮和自豪；他相信歷史就是真實，相信歷史會記下一切。

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有意識地不敢成為這樣的人，那麼，封建專制千百年地在原地轉圈，就是人人自食其果。

曾慧燕：在我因出身問題自幼遭受無數屈辱和苦難的年代，在升學、就業及赴香港等問題上歷經艱難曲折、幾被“三振出局”的歲月，《出身論》作者遇羅克“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張，曾是我孤立無援人生中的一盞思想明燈，儘管他為自己的真知灼見付出了生命代價，但活在人心便永生。歷史將永遠紀念他。

遇羅克在風雨如晦的“紅色恐怖”時代，以無比勇氣寫出了令人振聾發聵的《出身論》。今天看來，《出身論》只是用最簡單的事例、最簡單的理論說明了最平常的道理，但在當時，卻表明了一種大無畏的獨立思考精神，讓人對他思想的深刻、批判鋒芒的尖銳感佩不已。

1976年4月5日，“四五英雄”韓志雄曾在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慷慨賦詩：

“歷史，在太空逝去，也在太空永存；歷史有紀念碑，歷史有斬妖台，歷

史有裁判員……”——謹借這首詩，作為一束潔白的鮮花，敬獻在遇羅克的靈前。

王功彪：您是黑暗時代的火炬， 是平庸人群中的英雄。

劉燕子：“人只不過是一根蘆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思想形成人的偉大。”

——帕斯卡尔

人身自由，人格平等，人性尊嚴，三者密不可分。

他們殺死了遇羅克的身體，卻不能殺死遇羅克의思想和靈魂。

他們撲滅不了遇羅克的精神光芒——這就是，一個有尊嚴的生命面對整體黑暗發出的強韌的抗議之聲。

我只看到過遇羅克有限的幾張照片。眼鏡下的遇羅克天生聖徒的稟賦，他那悲憫而深邃人類苦難社會的目光，像一道光，照耀我們千瘡百孔的心靈。

葉治安：直到今天，我才從尊嚴和生命的雙重意義上，讀通了烈士在就義前的鎮靜和臨刑前的暴烈……前者是正義對野蠻的蔑視，後者則是人性本能的抗爭。這樣的行為，只有那種思想深邃，信仰堅定，心靈高貴的人才有的。

今天我們所享受的“社會進步”，曾使遇羅克，顧准等思想先驅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雲傑、雲荊：他是全民族的驕傲，是暴君的對頭；他高尚而勇敢，是奴隸的朋友；自由之明星，人中最高貴，在他的眼中，人人皆平等；不分奴和主、黑種或紅種。驕橫的暴君毀滅了他的肉體，卻消滅不了他那顆追求平等熱愛自由的雄心。

莫道中國無聖雄，莫歎中國缺林肯，我們將永遠不會忘記他！

鐘祖康：中國歷史上的冤死者無數，遇羅克之冤死，是又一張說明了中國人確是垃圾民族的證明。

陳凱：自由的代價是相當大的，自由的寶貴則是無價的。自由使我們每一個人品嚐他生命本源的意義，選擇他自身的美德，搜尋他自己的真實信仰。自由為我們每一個人開拓了通往真實的自我與愛的途徑。自由使人懂得：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與不能替代的。

何與懷：人們稱遇羅克的《出身論》是中國最黑暗年代裡的第一部“中國人權宣言”；他，就是美國的馬丁·路德·金。

黃東添：遇羅克的事蹟值得我永遠懷念。他用年輕的生命去頂撞萬歲爺和他臭名昭著的錦衣衛，雖死猶榮。

永遠的遇羅克！

祝勇：遇羅克是在向蒙昧與謊言宣戰。

葉式生：英雄，首先都是凡人。

然而象他那樣不自欺、不嫉妒、善於正視別人長處和自己短處的青年，就不易多得了。他比我年長有限，卻顯得那樣成熟、清醒、堅定、樂觀。我常懷疑，那樣一個戴着白框近視鏡，常常孩子氣地咯咯笑着的青年，是否真已在殺氣騰騰的刑場上倒下。即使到今天，我也還止不住時而遐想，說不定哪天會突然接到他一封信……

劉曉波：遇羅克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視和呼喚人權的鬥士。儘管官方已經於1980年為遇羅克平反，但是，他的亡靈仍然在泣血。事實告訴我們：他所批判的“血統論”和身份政治從來沒有消失過！

遇羅克是思想者，更是英雄。他在日記中對自己說：“開始堅強，最後還堅強。”

他做到了。我能做到嗎？

遇羅錦：哥哥把所有的愛都給了別人，只把對真理的追求留給了自己。

華夏匹夫：“永遠醒着，但不要害怕痛苦。意識到了痛苦，才有可能奮力掙扎；在痛苦中掙扎，就有生的希望。”——把自己二十多年前的一個靈感，作為一束花，獻給一位過去和現在、一直在照亮着中國黑暗夜空的偉人的亡靈。

老樂：《出身論》的震撼力今天依舊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統治者完全是出於恐懼而殺人滅口。遇羅克的反抗是一個成熟的思想家的反抗。我們正延續他的思想，證明他沒有白死。

黃河清：詠遇羅克

一、

中華思滅絕，禹域想一尊。

孤燈長夜裡，獨撰出身論。

二、

剜心點火是丹柯，照亮途程黃土坡。

好漢英雄人盡是，混蛋鬥爭造惡魔。

三、

人傑遇羅克，此生歷劫磨。

新朝風總暴，亂世雨皆渦。

大學門攔進，尊親室教多。

吾頭長作詠，乾坤特重歌。

四、

乾坤特重吾頭輕，宏文力論天下驚。

黔首匍匐呼萬歲，庶民感戴過一生。

從來地富原罪死，於今子女繼罹烹。

出身應作草泥馬，史載叢莽遇斬荊。

廖志峰：超越血統階級的是， 人的尊嚴價值， 無可取代。

松迪克：要真理不要犧牲！

思想的閃電開啟人類的未來。

于建嶸：這個出身普通的年青人，之所以讓千萬人為之動容，是他在那個荒誕年代裡獨立思考的自覺和能力，是他在無所不在的迫害中表達和捍衛自己觀點的熱血和勇氣，是他在黑暗中仍信仰和追求光明的“天真”。人們在他身上，看到了思想和精神所具有的偉大力量。

遇羅錦：哥哥不僅反駁了那反常識，更重在反駁的是歪理和謬論。《出身論》所以能激論驚天，就因哥哥是用他的一生去寫這論文的——是把他一生的快樂、追求、痛苦、醒悟、不屈、艱忍、才華、思想全部地溶入進去的。沒有他的生活體會的人，即使有深厚的文學、歷史與哲學的功底，也

絕對寫不出那麼充實、那樣深刻精闢、有理有據、一鳴驚人的文章的。文革中，六期《中學文革報》的頭版文章，都是他對《出身論》結合現實的更詳細具體的闡述。

楊逢時：填表——

小時候

學校填表，

坐在邊上的一個男孩

在出身欄裡哆嗦地寫下了“資本家”三個字，

然後

迅速用手

把它蓋了起來。

那一情景至今仍是如此清晰深刻在心。

“出身”的烙印

曾傷害了多少幼小的心靈，

曾奪走了多少年輕的生命。

勇於說出真話的吶喊，

是黑暗中人性不滅的閃電；

願填寫“出身”表的這一幕永遠消失於人間。

仲維光：不要忘了這個家庭的苦難，這個家庭為社會所做的承擔，它所曾出現過的巨人——遇羅克。不要忘了這個家庭在當代中國社會中的平常和不平常！

楊銀波：奮進且勇於思索，塑造強大的公民。

吳嗣瑜：他掏出心臟當火炬

他就是火炬

一隻行走在世紀冰川裡的火炬

騎在馬上

騎在火炬上

穿透夜空

開花落英

鄭義：遇羅克真正的永恆的遺產乃是捨生取義的勇氣。我永遠不能忘記他那些燃燒的語言曾如何溫暖我絕望的心。他和那些殺身成仁的先賢，必將融化在中華民族的綿延血脈之中，成為我們萬世不絕的勇氣的源泉！

張成覺：思想先驅， 精神不死， 浩氣長存。

李昌玉：中國的遇羅克，就是美國的馬丁·路德·金。遇羅克的《出身論》公開要求人人平等，生而平等，是昂然射向“唯成份論”和“血統論”的一支響箭，一篇檄文，是黑暗中的人權宣言。

王方：功過是非，歷史和人民自會評說。

申麗靈：“血統論”、《出身論》和遇羅克伴我走過人生最重要的一個時代，他的勇氣和無畏讓我緬懷終生。

遇羅克的一生雖然短暫，但留在中國的歷史中卻是永恆的。

施衛江：你的不幸遭遇就是一個縮影，襯托出我們民族的深重苦難，尤其是中國知識份子劫難的寫照，是國粹“精英淘汰率”最真切的展示。

一大批社會良心的公共知識份子，受你的精神所鼓舞；你的人權鬥士和先驅者的位置，已經刻上墓誌銘，你的形象已經銘記在我們的心裡。

仲維光：或許有人對遇羅錦揭示了“英雄”遇羅克曾經有過的對革命的追求，對進入社會做貢獻的渴望而不滿。然而，如果沒有這種揭示如何能夠理解社會給遇羅克，以及和他類似的人所帶來的心理重創和蹂躪，那個把人劃成三六九等的“外來文化”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摧殘！遇羅克的悲劇在於才能、追求和無畏。當這種才能、追求和無畏和那個殘酷的社會碰撞到一起的時候，便造就了在六十年代末期鶴立雞群的遇羅克。

一九八四：需要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擁有英雄的民族又是幸運的。遇羅克這樣的英雄是我們在那個瘋狂的的年代的唯一驕傲，如果沒有他們，我們民族的那一頁就將永遠寫滿黑暗。

邱建源：遇羅克，我親愛的兄弟，你走向永生的那一年，我才五歲啊！假如我和你生活在同一片風雨中，我不知道我將怎樣面對你的抗爭和你的鮮

血，是沉默無語，是振臂狂呼，還是在你的身上踏上一隻腳？假如你和我沐浴在同一片陽光下，我想，你一定是我的良師益友，我將向你傾吐我的快樂，我的迷惘和我的無奈，我將傾聽你對社會的看法，對人生的感悟和對未來的展望……

白磊：在近代人類文明史上最黑暗的時候，遇羅克——一名年僅 24 歲的青年工人，文革初期，他基於對“出身”、“成份”、“貴族與賤民”的深切感受以“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筆名先後撰寫出了一系列充滿睿智和獨立思考精神的文章，而《出身論》則是他這些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力作。這篇文章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論證出“唯成份論”即“血統論”的荒謬，邏輯嚴密。即使“出身”這個論題在早已不是一個被人所主要關注的今天，讀來仍有令人擊節讚歎之處。

它是對中共最早的一篇人權宣言。

林賢治：“出身”這東西，就像一塊長長的烙鐵燙在無數人的心上，劇痛和流血永無止期。從 1949 年到 1979 年，僅此計算便橫跨了三個十年，這是一個何等深重的傷口！這批先天的罪人，從識字開始，就害怕填寫各種

與出身有關的表格。在一生中，他們遭遇了太多的障礙：參軍、招工、“提幹”、求偶、進大學……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動物，天性馴良、柔弱、離群索居。在眾人面前，他們總是保守沉默，不願談說自己的親人，甚至回避自己。生活，這樣教會他們認識自己的身份：異類，卑賤者，准專政對像。等到文化大革命起來，就又多出了一個稱謂：“狗崽子”。正義和良知，它們在哪裡？有誰能說出它們在哪裡？

一個叫遇羅克的說了！

陳壁生：我們的忘卻意味着歷史沒有得到正確的認識、梳理，歷史的教訓沒有被汲取；這個來自遇羅克的時代，站在遇羅克的鮮血灑過的土地上發言的時代，對遇羅克已經十分隔膜，我們幾乎完全忘卻了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英雄，為我們今天所享有的出身平等而吶喊、鬥爭、流血過，直至獻出他最寶貴的生命。

真正的英雄，絕不是那些把功名建立在萬千朽骨之上的大將，也不是一時呼風喚雨的舵手，更不是那些在故紙堆與新紙堆裡窮經皓首，好像不食人間煙火的大師；而是那些在個人與社會、異端與正統的對抗中，被徹底打倒、甚至被送上斷頭臺，而終於至死不渝地堅持自己的理想、信念，並以最寶貴的生命去祭奠他們的理想、信念，從而最大限度地凸現其悲壯地主體價值、最大程度地提升他的主體精神的人。

遇羅克正是這樣的英雄人物。

祭園守園人：“何為不朽？不朽在於引起後人的共鳴。”——這是獄中遇羅克對難友的人生感言，也是他作為人權中國先驅至死不渝的信念；更應該說，這是浩劫中國偉大的草根思想家，在生命終點上對“後人”從容而深切的矚望！

高寒：《出身論》在當時實際上是一份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文獻，是文革中，中國民間馬克思主義公開挑戰官方那根深蒂固的左傾機會主義的第一個文獻。我至今還記得當年在社辦林場的油燈下讀它時的巨大震撼力。我本屬於黑五類中的“殺關管”，那種自幼就被無處不在的政治歧視所種下的心靈傷害，不是現在的青年們可以想像得到的。

草蝦：遇羅克叔叔是吾輩至為崇敬的英雄、現代的傑穌，以其佛光徹底照透了支部匪幫的劣根性。從文革的毛遠新到當代的習正恩，他們想起遇羅

克就會惶惶不可終日，就會感覺到自己的金碧輝煌其實是一絲不掛。遇羅克、周長利、楊佳都是北京人中的聖子，讓世人明白了亞夏健兒不都甘心充當誠俄奴殖民的亡國奴。面對他們，有誰不是罪人？唯能記取：血債總是要還的。

王銳：在遇羅克的判決書中，“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一語，為遇羅克在強大的專制力量和國家機器面前，同樣敢於堅持真理、不畏強權、甚至不惜獻身的勇氣提供了實證。

蘇雙碧：當遇羅克感到就要被下毒手時，他並不感到畏懼。他唯一遺憾的是，自己還年輕，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他在《贈友人》一詩中寫下了“遺業艱難賴眾英”，“乾坤特重我頭輕”的不朽詩句，顯示出一個思想解放先驅的膽識和英雄氣概。

徐曉、 崔衛平、 郭于華：遇羅克，我們前排的兄弟。在最黑暗的年代，你用自己的頭顱和身軀，點燃了思想的火把，自由的火把，人的尊嚴的火把。當你倒在血泊之中，我們整個民族倒在恥辱之中。

如今，這恥辱還沒有褪去。我們帶給你的，並非是勝利的喜訊。我們當中有人被告知，不能前來看望你，不能在你的面前，獻上一束花。

四十年了，你仍然讓人感到害怕。好吧，你們劊子手的後代，你們來吧，除非你們把我們全部看管起來，否則，我們一定要來到你的身邊，與你站在一起，與你一道承受頭頂上的風暴，承受失去自由的痛苦，承受對這片大地的熱愛，對真理的熱愛，對人民的熱愛。

你站在這裡，成為一座雕像。你是無限堅持的，我們也是無限堅持的。你是不屈的，我們也是不屈的。

把你那不能說出的交給我們吧。連同你的理想、你的抱負，你的激情。我們是你後排的姐妹，你的戰友，你的愛人。

傅瑞德：遇羅克不是無敵派，而是有人偏偏把他當作敵人，把他害死後還要踏上一萬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然而，專制者可以消滅思想者的身體，卻無法消滅思想；因而即使他們已經害死了遇羅克，卻依舊害怕他。害死

遇羅克的一一劊子手、組織、制度和偏見——不是個人的敵人，而是自由思考的敵人、行使權利的敵人、善良美德的敵人。

劉曉東（三妹）：遇羅克是我熟悉的思想家。我自青少年時就知道他、崇敬他，他的《出身論》在當時令我震動。那時我就感到，在人人瘋狂的時代，只有遇羅克一個人獨醒和敢於發聲。今天，讓我也叫你一聲羅克哥哥，告訴你，你的妹妹和弟弟把你的感人故事都寫了下來，她（他）們使你在我們的心中更加飽滿和真實，我們都是愛你的兄弟姐妹，我們都為有你這中國早期思想家的哥哥而驕傲。

冉雲飛：遇羅克先生的《出身論》猶如撕破長夜的閃電，讓獨裁者發抖，照亮了追求自由的人們，千秋萬世後的人們都還會紀念他。

何清漣：在那黑暗的毛時代，遇羅克的《出身論》象一道閃電劃破夜空，代表數千萬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政治賤民發出憤怒的吶喊。

只有充分瞭解階級鬥爭理論曾將數千萬人置於政治賤民這一黑暗歷史，才能理解遇羅克的《出身論》的政治意義與社會意義。

王學泰：羅克文科、理科都很好。北京作文比賽他的成績不錯，物理比賽他在東城區拿過名次，還可以同時與兩個人下默棋（有時開無聊的大會時，他常常與人下默棋）。可是1960年高中畢業生二十萬人，那年高校招新生二十三萬，有的沒有參加高考的或僅有初中畢業文憑的都有了學校上，而遇羅克卻被排斥在高校之外。我們分別的時候，他送給我這本《元曲別裁》（還有一本《中國文學六論》，可惜在文革中遺失）。

1965年底，批判《海瑞罷官》正在熱火朝天時，當局傾向已經很明顯。遇羅克卻在《文匯報》發表了《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矛頭直指文棍姚文元。這是當時最勇敢的一篇文章。他也沒有做到不與人爭。不久浩劫來臨，他又一次與當時風靡一時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爭論，並針對這種極荒誕的“理論”寫了《出身論》。

《出身論》成為遇羅克用生命做出的最後一次搏擊，其所面對的卻是封建粗鄙的“理論”和荒誕的政治。

王學泰：1972年8月翻騰舊書，又看到了《元曲別裁》。打開第一頁時我又看到那首《四塊玉》，萬感俱至，寫下這樣幾句話：“此書為高中時學友所贈，久沉書篋。今日偶翻舊篋，披玩久之。故書無恙，舊友已為隔世之人，不禁令人黯然。”並寫詩為記：

漸離屠肆鄒生霜，曾動蒼茫舊帝鄉。

為有先賢照卷冊，每披青史熱衷腸。

水清石見人終老，玉映金輝光正長。

予臥荒山聽落葉，冽泉汲水煎藥香。

他去了，給人們留下一連串的故事和懷念……

遇羅錦：一些人津津樂道地把《出身論》貶為“常識”，然而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常識呢？

它是中國當局七十年來統治的根，是當局最疼最深處的誰也不敢碰的東西；

它是壓制和折磨了幾代人的精神法寶；

它用歪理使億萬無辜者的心靈屈死在看不見的屠刀下；

文革中，它還用肉體去消滅數以億計的“黑五類”；

它是幾代人都無人敢論及、幾代政治家和知識份子都無人將它闡述成理論的“常識”。

哪個國家見過這樣的“常識”呢？

正是如此重要的“常識”，由遇羅克把它闡述成誰也駁不倒的理論，是了不起的貢獻。他為了這理論的闡述和宣揚而寧死不屈。

遇羅克的精神，是人們永遠紀念他的原因。

夏韻：四十多年過去了，沒人承擔哪怕一點點罪責，沒人為一條鮮活的生命遭冤殺埋單。多少年來，我一直在祈禱、在盼望：認個錯吧，中國不能沒有你，認個錯百姓會更擁護你，認錯使你會更煥發生命力；然而，除了遮遮蓋蓋，就是文過飾非。

《血統論》的陰影今日仍死死地不肯退出歷史舞臺，當年它斷的是地富反壞右子女的生路，如今，不講階級鬥爭了，它斷的是底層百姓子女向上流動的路，這對於社會是很危險的。

譚綠屏：文革中，“紅色風暴”、“紅色恐怖”的厚雲鋪天蓋地。省城重點一中紅衛兵同京城紅衛兵有直線聯絡，早已揮舞長鞭木棍殺氣騰騰。“血統論”標語滿牆滿目。被打死和自殺死的事件時有所聞。家裡被抄，字畫文具被燒。家父家母都進了“牛棚”。到底誰是誰非？一位正宗工人出身的同學悄悄對我說：“去他的，他們不是人。”但，誰能站出來公開與他們論理呢？一個黃昏，我在街上拿到一份小報，回家開燈一看，大驚：《中學文革報》——《出身論》，直劈“血統論”。滿眼電光石火。烏雲終於拽開了缺口，缺口中奔瀉出真理的光輝。窒息中一縷清新的空氣，令人絕路逢生。

張良生（張三一言）：獻給英雄遇羅克——

是英雄，二十八也是萬載英雄；

是奴才，一百歲倍添千古留臭。

《出身論》是指向共產等級社會的匕首；《出身論》是射向無敵論之矢——自認自身高貴、高人一等的黨貴族就是平民百姓之敵。

《出身論》可貴之處是在普遍認敵（共產黨頭子）作父的氣候下，勇於思考，說出石破天驚之語。

劉淇昆：遇羅克是我崇拜的英雄。有生以來，讀一篇文章使我如醉如癡、拍案叫絕的，唯遇羅克的《出身論》。在中國人民的思想解放史上，遇羅克崇高的歷史地位是任何人抹殺不了的。現在中國還是共產黨的天下，對遇羅克的全面評價還時候未到。

《出身論》是在共產黨嚴酷的統治下，一部天才的啟蒙著作。

盧笛：遇羅克轟動全國，主要是因為寫了《出身論》。當時那文章在我這黑崽子心中引起的震動，真非語言可以描述。毫不誇張地說，那文章在我黑漆漆的心靈中鑿出第一個亮孔，讓我第一次看到了除了毛思想，世上還可以有如此鮮活的另類思維方式。馬列既然可以作如此全新的、與官方截然不同的理解，而且又如此言之成理，邏輯上絲毫挑不出破綻來，既然如此，則誰也不能說官方理論就是正確的。所以，《出身論》是催生我的啟蒙的第一聲驚蟄春雷，是推動“必然”漫長過程的第一個“偶然”事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羅克喚醒了被壓迫、被凌辱、被欺騙的整整一代人。

郝建：遇羅克的銅像靜靜地樹立在那裡，多數時光都是佈滿塵土，但這座銅像和這個人的文字、言行卻時時在發出光芒，燭照着我們的思想。銅像上的那雙沉靜、深邃的眸子，時時在凝視我們，與我們進行着穿越歷史時空的心靈對話，讓我們思考自己的生存意義，提醒我們：不管在任何艱難境遇中，做出自我選擇都是無可逃避的。

徐友漁：只有在憲政民主制度之下，才有真正的公正與平等，才能實現遇羅克在《出身論》提出的簡單而光輝的原則：“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

遇羅錦：我最喜愛的是哥哥這句話：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於探求真理以外的東西，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

這是沉靜和理智，是對自身的要求、鞭策與精神昇華。在修養與道德普遍衰退的時代，這句話尤其可貴。他在被捕前反思自己的“年終總結”中的這句話，也正是哥哥一生的思想準則和行為。

我為哥哥的生命力驚歎，至 2016 年，《出身論》與六期《中學文革報》他所寫的頭版及其他文章，即誕生五十周年了。而在個別的著名網站上，對遇羅克的污蔑仍舊風行。看到那些誣蔑，就證明哥哥還活着；證明他那些文章的威力——他怎樣使太子黨的中共政權寢食難安。

張振波：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

庶人駭政君難安

敢言平民心底怨

雄才揮毫大略謀

撒血拋頭寄真情

悲歌樂奏長恨多

億萬眾生望天河

夜幕劃破碧空夢

四十一載來蹉跎

北島：給遇羅克

寧靜的地平線

分開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選擇天空

絕不跪在地上

以顯出劊子手們的高大

好阻擋自由的風

從星星的彈孔裡

將流出血紅的黎明

王藏：哥哥用思想血液

點燃紅色中國的黑色冬天

肢解密不透風的階級

以死擎起殉道者的火炬

妹妹穿越歲月荒原

在幽暗和假像中

編織情與愛的童話

找尋慘遭蹂躪的記憶，尊嚴

即便一切

都能被損毀為堆堆灰燼

自由的人生之夢，仍會自焚

照亮一個時代的深淵及前程

趙玄：——致遇羅克

落日愴然離去

卻不忘留下

最後一抹悲憫的殘霞

雖然未及

唱一曲

青春的輓歌

但那警世的箴言

卻虎嘯般長吟至今

一如上帝的歎息

天使的浩歌

你不死的生命

你不老的年華

你星光般的眸子

依然淚光粼粼

還在注視

這苦海茫茫

這人間地獄

哦

遇羅克

你是劃過夜空的流星

眩目、令人神往

雖然短促

卻光照千秋

你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你不來人間

誰來人間

人間有你

真摯的情愛

處男的情懷

姑娘們的臉上

綻放着你

血染的風彩

一如虹霞飄舞

千秋萬載

一如你永綻的血花

開得滿山滿崖

一直開到

永遠永遠

仿如頭頂世代複蓋的蒼穹……

趙玄：年火 祭羅克

春風又渡

不見新綠

依舊荒絕萬頃

瞧

有一星刺目的灼紅

那可是你

遇羅克

不肯熄滅

年復一年

烈烈燃燒

直到騰起

燎原大火……

匿名遊客：我查閱了眾多的偉人，達不到你的純潔；我流覽了不少的英雄，達不到你的深刻；你是二者兼有，人間難找。好兄弟，我們一定完成你的遺願，一定對得起你！

雲之：遇羅克是那個時代罕見的真正的英雄，與林昭一樣，他以一己之力與國家對抗，與林昭不太一樣的是，林昭以信仰的力量和領袖及他所代表的“強大”的黨派對抗；而遇羅克以理性的力量，公開主張並堅持因出身而被劃為異類、被損害被侮辱的人們的同等的權利和尊嚴。

遇羅克，高尚、純粹而勇敢，是那個病態中國的瘋癲時代中不多見的心理和精神健全的人。文革至今將近五十年了，如果我們仍然僅以錯誤和罪惡來歸因，就過於簡單化了，那是一個集體癲狂（雖然並不是每一個人，甚至不是大多數，但感覺集體癲狂似乎是唯一恰當的詞彙）的時代，舞臺上的人們紛紛展示的都是病態的精神和心理，更可悲的是，不僅僅是舞臺上的迫害者，還有許多的被迫害者，都是病態的，更為恰當的說法，那是集體互害的癲狂時代。然而，總體而言，從作者和其他人的敘述中，遇羅克，

始終表現得理性健康而心理健全。他展現了德國人盧安克所說的“進入黑暗，而不變成黑暗”的英雄形象，但至於盧安克的前一句“把自己的心交給敵人，讓自己在敵人的感受中如藥一樣發揮作用，引起別人心中的變化”，顯然是沒能做到，因為敵人消滅了他，至今還在試圖遺忘他，是他沒把心交給敵人還是敵人“油鹽不浸”、病入膏肓？

遇羅克，被以國家的名義殺害（並且掠奪了他的器官）。他是死于優秀和出色。中國歷來有“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之說法。不容出眾之優秀，是一個民族的悲哀，同時也值得反思種種原因和根源之所在。

徐友漁：將近半個世紀，時間的流逝，使人感慨萬千。歷史證明，遇羅克《出身論》反血統論的真理性得到了牢固確立，當初圍攻遇羅克的狼嗥犬吠，早已消失得乾乾淨淨，遇羅克已經是中國人民心中的一座豐碑；但同時，歷史也證明，血統論在文革中的慘敗，遇羅克思想的勝利並沒有一勞永逸地使血統論的流毒徹底消失，相反，許多有文革經驗的人都看到，遇羅克以生命為代價取得的勝利只是道義上的，而血統論者取得了實質性的、體制性的勝利。唯一的差別是，文革中的血統論是張揚的、喧囂的，今日的血統論是只做不說，或多做少說。

說到底，血統論並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權勢者子女心血來潮提出的，不是那場政治運動偶然產生的問題，而是涉及到中國幾千年舊傳統延續至今的問題，是現代專制制度的體制和生存基礎的問題。

任不寐：那顆罪惡的子彈，穿過遇羅克的身體，擊中了我們。遇羅克在這個殺害他的世界裡，用自己的生命，憧憬着一個奇妙的前途，見證着一個燦爛的前程。遇羅克是一位英雄，更是一個人，一個不可能被代替的人；“也許有一天”，“血紅的黎明”和“紛紛揚揚的碎片”，都不能安慰的人。解釋和記憶不能真正安慰死者，甚至不能安慰生者。生者不肯受安慰，因為他不在了。我們在向殺人者和灰燼般的人群以及冰冷的壁畫要人；但雙重的沉寂和黑洞的絕望，宣示着邪惡必勝的普世價值。

任不寐：家是抵抗一切革命和罪惡最後的堡壘，家是對殺人說不最後的防線。正因為如此，搶劫者必須拆毀家庭。……血統論首先根植於兩個歷史背景。一方面，家庭倫理為政治倫理的根本，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生物學的原則基礎之上；其中血統論，不過是等級社會最原始的分層策略。另一方面，“家天下”傳統造成了社會封鎖和不公正，歷史積怨蓄勢待發。而這兩個歷史積怨連同當下政治的需要，使很大規模入侵宇宙的中心，人為地

在家中製造衝突。愛被逼迫，離家出走；全面專制主義成功將自己建造在每一個家庭的廢墟之上。

任不寐：罪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成功廢掉了反對的聲音，把每一個遇羅克囚禁和活埋在沉重而肅殺的冬天裡。……“北京工人體育場”上演着永恆的體育競賽：罪對愛競爭，全面勝利。這場災難不是從 1949 年才開始的。1919 年聖經翻譯的時候，翻遍經史子集，中西方家找不到與“神”、“罪”和“愛”對應的象形文字。人從根本上被廢掉了保衛生命、尊嚴和榮耀的能力，沒有對神的敬畏，沒有對罪的懺悔，沒有愛的勇氣，這會使那惡者肆無忌憚和暢通無阻。

任不寐：遇羅克先生一直是我所敬仰的。他告訴我們，即使在最平庸或最邪惡的時代，生命仍然可以很燦爛。他是真正的殉道者。

真正的作品不在說服，而在見證。說服是對讀者的仰望，見證是對遇羅克和他所仰望的理想的仰望。

郭宇宽： 我研究过遇罗克这个人，他和林昭，王佩英那种豁出命去干到底的不一样，他其实没想过做烈士，他就是一个辩论爱好者，听一些高音喇叭讲得狗屁不通的话，有些心智上的不适感。按耐不住讲了讲道理，他自己也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为了讲道理就给枪毙了。现在中国有这么多年轻“童鞋”喜爱辩论，我希望他们不要忘记我们大陆辩论界真正先驱的前辈。

敬献给我们的英雄遇罗克

头颅高贵鸣不平，

仰天长歌向刀丛。

生不逢时逢死时，

少年豪气万古雄。

——郭冬成敬献

王藏：废墟之上，坚强的呼吸还要继续，渗透苦楚的诗句定迎来彩虹的光照。

胡杰：“乾坤特重我头轻”——在罗克罹难 46 周年的纪念日，我的微信群不断有人在发送对他的悼念信息。在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他复活了。

云之：读过遇罗克狱友对他的追忆，深感他与林昭等的不同，他没有殉教的狂热和执着，他一直平和理性，一直利用一切机会学习、获得新知。他到死都是充实的、神智清明的，爱他的人们当觉欣慰。

章和铮：我拜读遇罗克的大作，是在文革时。我所就读的中学——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处于华东局，市委机关大院附近，人称上海高干子弟学校。被列为“市内部重灾中学”。也是上海文革时期反动血统论的重灾区。发生过给“狗崽仔”同学上“老虎凳”，“灌辣椒水”，“跪钉板”灭绝人性，打死人的事件。白色恐怖笼罩着每一个老师，工友，学生。晚上，整条街黑洞洞，没有一个行人敢出门，只有成帮集队，身着军大衣，挥着军用皮带，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的“联动”……如有谁走过，被看不顺眼，一顿拳打脚踢，顷刻鼻青眼肿，变成了“牛鬼蛇神”，“流氓”，“坏分子”，“反革命”！

就在此时，遇罗克的杰作《出身论》问世！犹如一股春风，吹进玉门关。同学们相争传阅，如获至宝，欣喜若狂，讨论，效仿，抗争！我们运用其中的论据，论据批判“血统论”的反动对联……我们无数次欣赏、拜读遇罗克的论文，似醍醐灌顶。他的文笔是如此犀利、多才博学、又意志坚定。他人才难得，却生不逢时。他是一位敢对暴政强权说“不”的英雄豪杰，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大文豪，他是中国民主、自由进程中的先驱者！

到那云开雾散之日，遇罗克的名字，定与其他先烈一起载入华夏史册，永垂不朽！

章立凡： 魯迅筆下的狂人，從千年禮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義道德”的字縫之間，好不容易解讀出“吃人”二字。那場“光焰無際”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卻了無數繁文縟節，直接張開血盆大口，不但當場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人們可以相互原諒以往，但歷史從未寬恕過任何罪惡。

章立凡： 迎来“文革”五十周年，历史不断闪回。从几年前的重庆“红歌会”到今年的央视春晚，“文革”式重口味持续袭来。

泽东和中共既是一党专政体制的受益者，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债务，成为其自身长期历史行为的受害者。他们创立了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互害”体制，而“文革”就是这一体制的现世报。其历史遗产包括：平均的贫穷、人为的仇恨、人口的爆炸和文化的毁灭。

这个根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立起来的体制，没有永久的朋友，且永远在寻找和制造敌人。1949年打败了政治对手国民党，通过土改消灭了地主，就开始整肃盟友和自己人。整完了民族资产阶级再整民主党派，消灭了党外民主，党内民主也保不住。

章立凡：毛泽东一辈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称“其乐无穷”。文革期间他还有句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完全是独夫口吻。为了干掉“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他不惜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投入绞肉机。

章立凡：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尽管存在着阻力，对“文革”及其成因的反思和研究，尚能以一种不太高调的形式踏实行进。出版了与国史、中共党史和文革史有关的一批著作，例如“历史在这里沉思”、“1949-1989年的中国”、“40年国史反思”等系列丛书、《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等专著和大事

记，以及《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译著，1989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后，随着文化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以及相关文艺作品，逐渐成为禁区。巴金先生生前呼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至今无从实现。

章立凡：儒家千年教化，自“人之初，性本善”始，国人束发受书便知，不过知荀子另主“性恶”之说。推翻千年旧制度，教化万民十七载，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性恶”被发扬光大到空前绝后的“顶峰”。率兽食人者倡之，助纣为虐者从之，在“一张白纸”上，描画出狂野酷烈的历史画卷，足以独步古今。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自从读了遇罗克的《出身论》，我就开始向人本主义回归，否定给活人贴标签的哲学。

章立凡：在国门紧锁、信息封闭的毛时代，造神运动容易成功。而在国门开放、信息多元的大数据时代，造神运动注定成为历史的笑柄。尽管毛泽东的幽灵徘徊未去，所谓“文革”重来仍像是一场皇帝新衣般的闹剧，在保持警惕的同时，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刘绍坤：遇羅克先烈的《出生論》與他反抗極權暴政的思想永遠是大陸政治賤民們反抗共產暴政邪惡制度的投槍和匕首，是大陸政治賤民們爭人權、自由、民主、憲政的思想利器！遇羅克先烈的思想和英魂將名垂青史流芳百世！

无名： 遇罗克殉难四十六周年（三首）

一.

凶凶镰斧祸千门，血溅京城哭万村。

大义独擎诛血统，壮心无惧陷沉冤。

九州暗寂灯前泪，一缕孤忠劫外魂。

霜月阑干今醉拍，天涯常忆侠肝存。

二.

浩气腾为万丈虹，不堪华夏遍腥风。

万千英杰罹屠戮，百载江山陷赤红。

无限国仇谁砺剑，共知党祸必穷凶。

神州多少寒儒泪，梦斩妖邪气尚雄。

三.

悲哉赤祸几人呼，欲挽狂澜叹力孤。

恶势威威羞傍附，荆榛莽莽力芟除。

写忧只剩黄垆在，感旧惟存向笛濡。

民主自由花放日，秦皇岛上好提壶。

柳栋： 追念遇罗克那一批先行者，同时献给我们这些后行者——
墓碑

我的墓碑自己刻

不用墨 不用刀

只用血色与高傲

笑傲浊尘

独步乾坤

眸子里没有至尊

天地间笃行真道

不信吗？
亮出剑来
绝峰顶上一决雌雄
皱下眉头
已是死地难容！
道行天下的剑客
也有英雄倒地的日子
那又怎样？
青锋坠地
也会遗下铮铮作响的铭记
——生命
可以鲜血迸溢
——精魂
决不可跪着死去！

丁灏： 杂诗四章 悼遇罗克）

（一）

血荐乾坤头不轻，拼将玉碎默雷鸣。

健儿含笑作豪鬼，千载龙泉夜有声。

(1)《出身论》正式出版后，罗克有诗赠我称“十年读典此剑成”又言献身之志曰：“鬼豪回首堪笑慰”

(二)

相期风雨未绸缪，谁信斯人真断头？

讯报春回寒欲尽，情余梦灭泪不流。

怜才笛咽古今赋，伤乱黍离班马忧。

细看长征修远路，前驱血印在神州。

(2) 罗克于六七年十月与我诀别，余南归，得其赠诗曰：“未有余情贻少年”，“羌笛一梦两地声”。

(三)

遇生赴国忧，慷慨一奇男。

逆风奔骐驎，偷火沥心肝。

强项立天地，横眉斥权奸。

烈士贱头颅，岂薄细碎冤？

人生本易老，急书胆剑篇。

(3) 清龚自珍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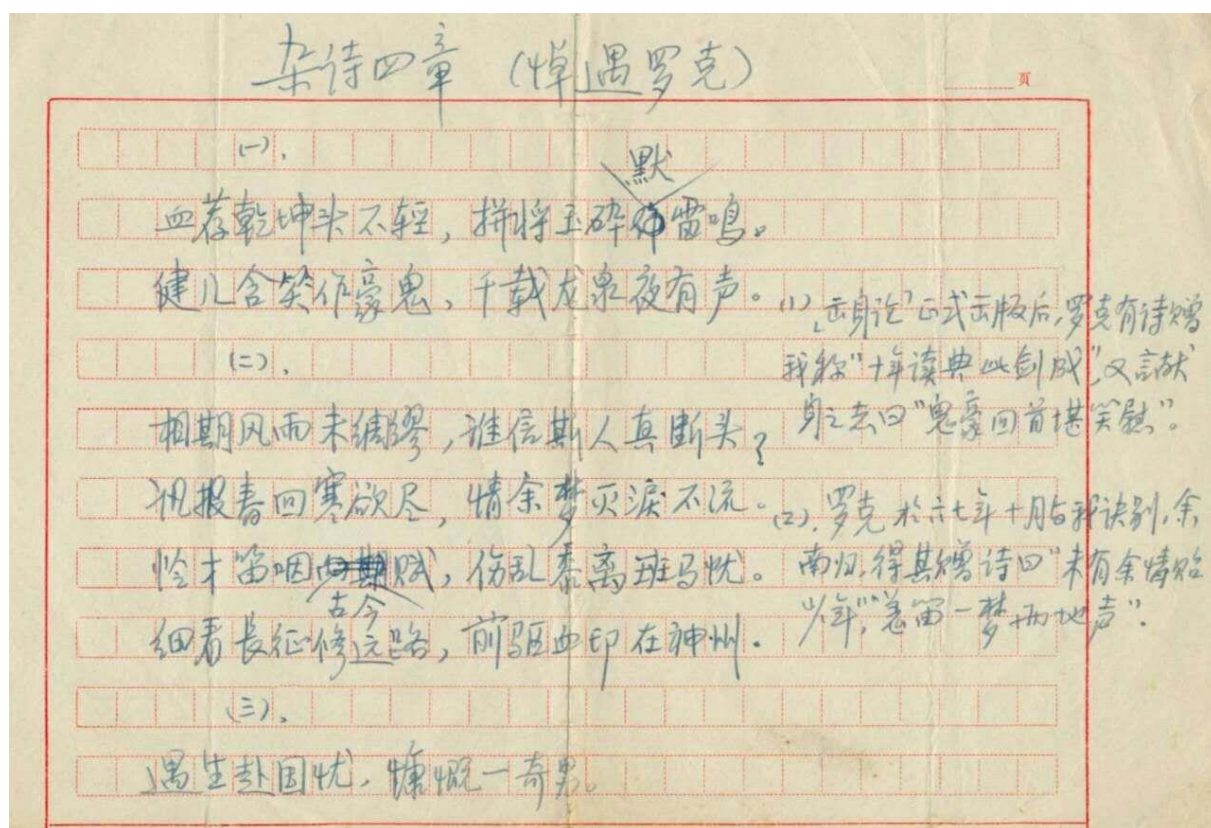
遗业艰难赖众英，网罗冲决贵先行。

心忧天下方无我，红落春前最有情。

破夜光华星烂璨，攻书马列志坚贞。

死灰莫道飞不起，封建幽灵誓扫清。

于 南京大学



丁灏手稿一

英年長恨已終天，
歌裏動地朔風旋。
萬里一曲燕台夢，
金水橋頭絕唱殘。
我憶薛郎聲嗚咽，
也悔為家日乾澤。
斷指痛誰摧心肝，
何日不復盡行客。

詩里為誰不勝悲，
今人莫道鶴鶴頌。
故事多如七子，
辭有牙分馳長永訣，
別也成元成。
孝終違孤灯踏坐空不寐，
風雨蕭晨吟死難。

夢裏為誰不勝悲，
情不能已，
既來未眠，
贈此以別。

丁灝手稿二

逆风奔驰骋，偷火沁心肝。
强项立天地，横眉斥权奸。
烈士贱头颅，岂屑细碎冤？
人生存易老，急书胆剑篇。

(四)，

遗业艰难赖尔英，网罗冲决贵先行。
心忧天下方无我，红落春前最有情。⁽³⁾ 清龚自珍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破晓光华星灿烂，改书马列志坚贞。
死灰莫道飞不起，封建幽灵誓扫清。

丁 滢 于南京大学

汪晶晶： 我是遇罗克的粉丝。中国的那一片土壤，自古没有宗教，谄媚小人多，殉道君子少。久而久之，中国人便成为自己并没意识到的某种异类。但遇罗克绝对是一个例外！ 遇罗克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中，是一点也不逊色地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坦坦荡荡的殉道者。

谢宝瑜： 遇罗克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遇罗锦： 这块祭坛是历史的见证。以上的献辞者，大多是当代知名的作家、诗人、政论家、学者、记者、教授、报刊杂志的主编、出版人和社会研究人员，更有多少无名的普通人，在心里早已写出了深刻雋永的献辞，尚未来到这块园地。

每位献辞者在遇罗克不朽的传记中，都有其独特的一页、有自己生动的故事。 他(她)们与遇罗克息息相关过——在生活中、经历中、事业中及个人

的精神向往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每位献辞者便与遇罗克一起永生在这里。

遇罗克永垂不朽！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封底折页（封三）：

「晨鐘書局」的新書封面介紹。

封底（封四）：

名家的字字珠璣

金鐘：遇羅克在歷史上留下英名。他給中共血統論以沉重的一擊，建樹一個不屈的象徵，顯然不是只有勇氣可以達到的境界。

徐友漁：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兩者寥若晨星，使他們成為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遇羅克和《出身論》的本質，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真理重於生命。

胡平：《出身論》闡述得那樣嚴謹、清晰、深入與精闢。第一次讀到它時，真是一種奇妙無比的感覺。這個聲音很可能和自己一樣孤獨，但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和信心。這就是理性的力量，思想的力量。

宋永毅：常識就是真理，就是理論；把常識說清楚了，就是重大理論貢獻。對比四十年後今天的知識份子被收買現象，中國知識份子應當感到慚愧。遇羅克冒着被砍頭的危險，樹立了一個出類拔萃的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

廖亦武：我忘不了最初曉得遇羅克的那種震憾。那是一粒種子，我能夠撐到現在，都得益於那粒種子在體內發芽和生長。“乾坤特重我頭輕”永遠是最美的詩句。如果每個中國知識人的墓碑上，都能無愧地刻上這樣的詩句，這個種族的遺傳基因就改變了。

魏京生：遇羅克知識淵博，勤於思考，最重要的是非常勇敢，敢用自己的生命堅持自己的說法，和那些因為給共產黨提意見而遭遇不幸的人，有本質的區別。

李劫：遇羅克的《出身論》，是一部中國賤民的解放宣言，其意義堪與美國的黑人解放宣言相比。

萬潤南：遇羅克說出了人們想說而說不出來的話，說得是那麼透徹和準確。我們現在都敢說真話了嗎？今天的中國，說真話仍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我也有個夢：每年的三月五日，成為全國性的“遇羅克日”。

晉松：遇羅克沒有上過大學，可是他的閱歷與才識配得上中國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當“羅克老師”走入我的心中，我已是十三歲的少年。我很幸運，讓我在人生與社會“初見”之前就得到了遇羅克精神的洗禮——獨立思考。遇羅克是我心中的精神支柱。

任不寐：遇羅克是中國政治的先知，也是自己命運的先知。

（全書完）